

## 第一回 密约成空逢敌虏 旧情如梦散鸳鸯

家国两茫茫，诗酒伴狂。长安西望路漫漫。吟到恩仇心事涌，愁上眉端。  
何处觅红颜？金缕歌残。伤心剑底起波澜。自是情天常有限，天上人间。

——调寄浪淘沙

蝶舞莺飞，匆匆过了清明时节，江南春暮，北国正花开。人道是“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似乎春光偏爱江南，秋日独宜冀北，其实北国的暮春三月，却也别饶佳趣，另有风光。

恰是清明节后的一天，冀北平原、蓟城北边的阳谷山上，有一个少年，正在负手徘徊，引领遥望。这时，朝霞未散，旭日初升，满山满谷的野花，在朝阳底下，分外显得花光艳发，色彩缤纷。

但这少年却似无心观赏这绝妙的春光，但见他不时地搓手搔头，一副焦急的神气。

他有什么心事？他在期待什么？不错，他正心事如麻，盼望着和他的心上人儿一见，因为他就即将离开此地，偷赴江南的了。

为什么说是偷赴？因为其时正是南宋年间南北对峙、天下三分的时代。南宋偏安江南；长江以北的中原土地和北方一大部份，则是女真族的金国所有；漠北则是新兴的蒙古国家。这一年是南宋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二年（公元一一五八年），南宋衰落，蒙古初兴，三国之中，以金国最为强盛。

这少年名叫耿照，家住蓟城，正是离开金国的京城“中都”（即今北京）不过一百多里的地方。蓟城沦陷已久，他的父亲曾在仕金朝，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前年病逝，目下只有老母在堂，他就是奉了母亲之命，要偷赴江南的。他是官宦人家之后，文才武艺，出色当行，在本城素受注视，这次偷赴江南，又携带有重要的物事，是以他母亲千叮万嘱，叫他切不可泄露行踪。

但是，他却把自己南行的消息，偷偷地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妹秦弄玉。他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多少年来，早已是情性相投，私心眷恋。如今他潜返故国，不知何日重来，又岂可不在临行之前，与心上的人儿一面？

可是，左等右等，心上的人儿还未见来！他跳上一块明如镜台的圆石，这块石头是被当地人称为“望夫石”的，据说曾有一位痴情的女子，曾在这块石头上眺望她远方的情郎，七日不饮不食，终至于死。他和他的表妹小时候，不止一次在这石上嬉戏，他的表妹也曾自比过那痴情的女子，也许今后她也会在这块石头上眺望他吧？但是如今，却是他在这块石头上眺望她。他心中正在万想千思，要在分手之前，要在这块多情的“望夫石”上，与她私把姻缘定了。唉，但是眺望复眺望，他的心上人儿还是未来！

山风吹过，茅草猎猎作响，耿照眼光一瞥，只见那一大丛茅草，似波浪般的起伏不定。初时还以为是被风吹动，但山风过后，茅草仍未静止，而且那“草浪”还在向前延展，正是对着这块“望夫石”的方向，同时还有窸窣窸窣的声响，这分明是有人潜伏在茅草丛中。

耿照恍然大悟，心想：“表妹又来作弄我了，她定是想出其不意地吓我一跳。”他们小时候在这里嬉戏，秦弄玉就曾不止一次这样作弄过他。耿照自以为识破机关，心里暗暗好笑：“好，我且不叫破她，待她近了，我就一把将她抓起来！”

耿照走到石台边缘，弯腰伸臂，正在作势欲抓，忽听得一声喝道：“站住，不许动！”这一声有如晴天霹雳，登时把耿照惊得呆了！

只见茅草丛中陡然窜出了好几个人，将这块“望夫石”团团围着，一个个都是金国的武士装束，哪里有他的表妹？

耿照认得其中一人正是本城的兵马司都监扎合儿，只见他正在一步步逼近，手持长刀，指着自己冷笑。

耿照故作镇定，说道：“扎都监，你早啊，怎的一副如临大敌的神气？”扎合儿冷笑道：“耿公子，你也真好兴致啊，这么早就上山来玩了？”耿照道：“我上山来玩，没什么碍着你们吧？”扎合儿哼了一声道：“你上山来玩？哼！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应该明白，识相的快快束手就擒，还要我们动手吗？”

耿照怒道：“这么说，你们竟是冲着我来了，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扎合儿大吼一声道：“耿公子，你别装糊涂啦，真人面前还要说假话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带了你父亲的遗书，今日就要动身到江南去？哈，哈，我们给你送行来啦！”

耿照这一惊非同小可，讷讷说道：“这，这从何说起？”扎合儿冷笑道：“是呀，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你们父子曾受过金朝大恩，却原来暗地里做南宋的奸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走吧！”耿照“嗖”地拔出剑来，一个武士喝道：“好小子，居然还敢拒捕吗？”

这武士是金国的“巴图鲁”勇士，见耿照年纪轻轻，哪里将他放在眼内，一马当先，倏地就跳上石台，挥铜便打。

哪知耿照身手极是敏捷，他挥剑一封，只听得“”的一声，火星飞溅，知道这个武士气力极大，立即一个回身拗步，趁着那武士立足未稳，施展“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将他轻轻一带。那武士正向前扑，给他借力打力轻轻一带，那水牛般粗大的身躯，竟然整个飞了起来，“吧”的一声，跌出了数丈开外，那些武士们齐声鼓噪，“嗖嗖”连声，紧接着便有几枝冷箭飞来！

扎合儿喝道：“要留活口，当心点，别射杀了他！”要知耿照乃是“私通南宋”的疑犯，这是金人最忌的事情，当然最好是将他活擒，然后才可以缓刑审问，追查他还有没有其他党羽。

话声未了，耿照陡然间从石台上飞起身来，只听得“嗖”的一声，一枝冷箭贴着他的脚底飞过，接着“叮叮”两声，连续而来的那两枝箭也给他用剑打落了。

说时迟，那时快，耿照未待身形落地，在半空中一个筋斗，头下脚上，便向扎合儿冲来，剑势凶猛之极！

扎合儿大吃一惊，心道：“原来耿仲果然是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我们竟给他蒙了十多年。”耿仲就是耿照去世的父亲。原来扎合儿是金国有名的武士，他的吃惊还不只是因为耿照的武功高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耿照乃是家传武功，儿子如此，父亲可知。耿仲以一个武林高手的身份，屈身在金国为官，至死不露。直到昨天，他们才知道耿仲一生苦心积虑，是要帮助南宋恢复中原，图谋倾覆金国，当真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扎合儿虽然吃惊，但还不至于怯慌，他的武功也确实了得，当机立断，趁着耿照身子悬空，立即霍地一刀，向耿照双腿斩去。

耿照一招“鹰击长空”，凌空刺下，右腿也踢了出去，踢扎合儿的太阳

穴，只听得“ ”的一声，刀剑相交，耿照借着这震荡之力，在半空一个侧翻，越过了扎合儿的头顶，扎合儿也避开了一踢。

耿照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长虹，闪电般的又向另一个武士刺到。这武士用的是一杆虎头金枪，武功亦非泛泛，枪尾一颤，立即抖起一圈枪花，这是青海哈回子的独门枪法，在花枪招数之中，夹着虎尾棍法，以“圈、点、抽、撒”的招数，要夺耿照的宝剑，并刺他的穴道。耿照大喝一声，“来得好！”竟然在斗大的枪花之中，欺身进招，“白蛇出洞”，迅如电光石火，剑锋贴着枪杆，便逐削那武士握枪的手指。耿照在这武士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少年，哪料得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竟然敢用这样冒险厉害的招数。那武士“啊呀”一声，要待后退，已是不及，但见剑光过处，血花飞溅，那武士的五只指头，全都给宝剑削了下来，那柄虎头金枪，也飞上了半天。

扎合儿大怒，飞步赶上，横刀便扫，一招“凤凰展翅”，逐斩对手的上盘。耿照动也不动，待得他的刀锋离开面门不过寸许，才猛地一拧身，一招“后弄射日”，剑锋由下而上，逐截扎合儿的手腕。这一招好不厉害，扎合儿顾不得攻敌，急急变招自保，月牙刀从上斩变为下拖，的一声，格过耿照的长剑，彼此都受对方的猛力所震，收势不住，向旁斜冲数步。那被削了手指的武士，正当其冲，他本已摇摇欲坠，耿照一抬腿，“咕咚”一声，就把他踢翻了。

那武士惨叫一声，躺在血泊之中，寂然不动，显见不能活了。扎合儿火红了眼睛，大声叫道：“叛贼太凶，你们无须再顾忌了，活擒最好，格杀亦无妨！”

呼的一声，一对日月双轮当头压下，这是专克刀剑的一种外门兵刃。使这对日月轮的武士比耿照高出一个头，居高临下，当真有如泰山压顶！耿照一个“搂膝拗步”，剑光划了一道长弧，身随剑转，陡然反手一剑，从那武士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那武士的日轮先到，照胸压下，耿照一剑刺去，正好插在轮圈之中，剑锋一旋！他这柄宝剑有断金切玉之能，但听得“嚓”声响，日轮的锯齿断了两齿，轮子也被他的剑势带动，向反方向旋转。那武士拿捏不定，手心反而给自己的轮子的急旋之力擦得鲜血淋漓。

耿照正要再加把力，把他的轮子绞出手去。猛地里寒光一闪，一对双钩又从侧面袭来，耿照迫得把宝剑抽出，一招“白虹贯日”，先迎击那使双钩的武士。这一招“白虹贯日”乃是强攻招数，长剑刺出，劲直如矢，端的凌厉非常。那武士大喝一声：“好！”双钩霍霍，左钩一沉，右钩一带，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道左右牵引，耿照的宝剑几乎给他引去，忙使千斤坠的功夫，稳住身形，再一招“夜叉探海”，顺着被牵引的剑势，刺那武士膝盖的环跳穴，那武士被迫得移形换位，这才把他的攻势解了。原来这武士名叫察合图，乃是金国的一等巴图鲁，武功不在扎合儿之下。

耿照奔出数步，扎合儿的月牙弯刀迎面劈来，另一个武士的长鞭也拦腰卷到，登时把耿照围在核心。

扎合儿带来了五个武士，一个使铜的已被摔晕，一个使虎头金枪的伤重毙命，剩下的连扎合儿在内，共有四人。这四个人都是精选出来的武士，分开四个方向，四方夹击，前后照应，耿照不论转到哪个方位，都有人拦住。

耿照接连遇了几次险招，心想：“久战下去，终要吃亏。”他看出使软鞭的那个武士似乎较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倏地向那武士冲去，那武士

软鞭一抖，耿照大叫：“哎呀，不妙！”故意卖个破绽，让那软鞭卷住。

那武士大喜，他那一鞭的劲道本来极猛，一卷住了敌人，立即便将耿照的身子扯过来。扎合儿虽然有令“格杀不论”，但到底是活擒为妙，所以另外那两个武士一见耿照已被软鞭缠身，他们的兵器本来就要戳到耿照的身上的，也慌不迭地收手。

哪知耿照年纪虽轻，内功的造诣却很不弱。那武士软鞭一收，正把耿照扯到身边，要将他捆起来的时候，耿照猛地大喝一声，卷在他身上的软鞭，寸寸碎裂，说时迟，那时快，耿照已一把扣着他的脉门将他抓了起来。

耿照将那武士高高举起，作了一个旋风急舞，猛地喝道：“你砸吧！”呼的一声，振臂抛出。原来那个使日月轮的武士，正自双轮砸下，被耿照将他的同伴抛来，恰似小山般当头压下，那武士慌忙抛了双轮，张手接他的同伴。

哪知耿照这一抛已是运足了内家真力，那武士内功不及耿照，接不下来，“咕咚”一声，竟给撞翻，那个“人球”，仍然向前飞去。

扎合儿横刀护身，单臂一圈，将那“人球”揽住，只觉触手僵硬，原来早已气绝了。就在这时，又听得那使日月轮的武士一声惨呼，原来已被耿照一剑刺杀！

扎合儿见耿照在举手投足之间，连杀他手下两名勇士，不禁又惊又怒，说时迟，那时快，耿照又已挥剑攻来，扎合儿大喝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口刀使得泼风也似，每一刀都是拼命的招数。

耿照也豁出了性命，剑剑指向敌人要害。这时对方只剩下两个人，耿照以一敌二，堪堪打个平手。

但耿照毕竟是缺乏临敌的经验，招数虽然精妙，却不及对方老练，而且他还得提防对方续有援兵，久战不下，便不免心躁气浮。激战中他急于求胜，使了一招“贯日射石”，欺身猛进，剑尖直指到扎合儿的咽喉。扎合儿横刀一挡，“嚓”一声，刀头折断，可是就在这时，扎合儿的副手察合图看出了耿照下盘虚浮，双钩一划，左钩将耿照的宝剑带过一边，右手钩扯去了他小腿的一片皮肉。

耿照脚步踉跄，斜窜数步。说时迟，那时快，察合图又已跟踪扑到，双钩齐展，俨如两道银蛇，扎到了耿照的后心。

耿照猛地大叫一声，一脚踏空，跌倒地上。察合图一钩扎去，“嗤”的一声，又在耿照的肩头，划开了一道伤口，正想再扎一钩，哪知就在这瞬息之间，耿照忽地一个盘旋，剑尖挑起，刺穿了察合图的小腹。原来他用的是败中求胜的绝招，故意跌翻，好让敌人上当的。这一招可说是险到了极点，倘若不是及时刺中敌人的要害，他就要毙在敌人的双钩之下。

扎合儿刀头已折，又见察合图腹破肠流，全身躺在血泊之中，显见不能活了。饶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也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这时只剩下他一个人，哪里还敢恋战，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急急忙忙便逃。

耿照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喝道：“金贼，哪里走？”可是他刚一举步，便觉疼痛不堪，险些又再跌倒，原来他小腿中的那钩，也伤得不轻，已是力不从心了。耿照心想：“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去！”猛地一咬牙，力透剑尖，将宝剑脱手掷出，这一剑掷得准极，恰好从扎合儿的后心穿过前心，搯了个透明窟窿！

强敌尽歼，耿照方始松了口气，正要走过去取回宝剑，刚举起脚步，忽

觉一股大力扑来，突然间给人扯着了脚后跟，耿照的小腿本已受了钩伤，站立不稳，竟然一下子就给那人掀翻了！

原来这个人正是最先跳上石台，给耿照摔晕了的那个武士。他刚好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便来和耿照拼命。

这人力大如牛，一把将耿照掀翻，骑在他的身上，单掌按下，举起拳头，便擂下来。耿照横臂一架，伸出指头，疾点他肋下的“愈气穴”，这是人身十二个死穴之一，倘被点中，立时便要送命。

哪知这武士身披重甲，耿照在久战之后，气力不支，指力已是不能透过，只听得“卜”的一声，那武士大叫道：“好呀，你这小子还要害你老子！”一拳擂下，把耿照打得双眼发黑，金星乱冒，五脏六腑都似是要翻转过来。

幸亏耿照内功深厚，这一拳还未能将他打晕，百忙中急忙使了个擒拿手法，将那武士的小臂抓住，一个“鲤鱼打挺”，反客为主，自己翻了上来，却把那武士压了下去。

但可惜耿照已是强弩之末，虽然一时得手，气力毕竟不如对方。那武士紧紧将他抱住，两条臂膊，赛如两道铁箍，箍得耿照几乎透不过气来，耿照知情打不过对方，抓实了他，也不敢放手。

两人在地上翻翻滚滚，扭作一团，什么精妙的招数，都用不上了。那武士猛地大喝一声道：“滚下去吧！”原来他们已滚到了悬崖旁边，再向前一步，便要跌下激流急湍的深渊。

那武士使劲一推，耿照的半边身子已经悬空，他本能地将那武士拖着，心想：“我死了你也得赔我一命！”

悬崖石骨嶙峋，有如利刃，耿照的手脚给擦得鲜血淋漓，那武士猛用力挣扎，脱出了一只手来，举拳便打，耿照心里正道：“我命休矣！”忽觉有物绊腿，却原来是一支凸出来的石笋，耿照脚尖一勾，上身向后一仰，勾牢了石笋，使出了吃奶的气力，单掌一托，喝道：“下去吧！”他有所凭藉，气力容易使用，那武士一拳打空，失了重心，收势不住，被他托了起来，翻过了头顶，“咚”的一声，跌下了深渊，激得浪花高高飞起。

耿照抓着石笋，翻了上来，抹了一额冷汗，暗叫：“好险！”他忍着疼痛，一跛一拐地走到扎合儿尸体的旁边，取回了宝剑，四下一望，幸喜无人，心里想道：“我得先找个隐蔽的地方治伤。”他还剑入鞘，以剑作拐，支持着身体，走到了一处山涧旁边，这是他和表妹小时候经常嬉戏的地方，四面都有大石围住，恍如天生的屏风。耿照喝了一口水，又掬了一把水洗净伤口，山泉清冽，精神为之一振。

他抬头一看，红日正在中天，已是正午时分了。他记起了和表妹的约会。表妹是素来守信的，但这次却例外失约了！

他刚才在舍死忘生的恶斗中无暇思索，这时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不由得暗自想道：“咦，奇怪，金狗怎知我在此地？怎知我要偷赴江南？而且还知道我带着父亲的遗书！”

蓦地一个可怕的念头从脑海中浮起：“这是谁泄漏了的？莫非，莫非，唉，莫非……”“”的一声，他手上的一瓶药膏跌了下来。幸亏那是一个玉瓶，没有跌碎，但他的心已开始破碎了。

这瓶药膏正是他表妹送给他的，名叫“生肌白玉膏”，乃是秦家秘制、具有极大功效的治伤药。他想起了表妹送他这瓶药膏时的殷殷情意，种种关怀，他忽地叫起来道：“她，她对我这样好，我，我怎能对她有所猜疑？”

他表妹希望他永远无须使用这瓶药膏，但她知道他要冒险南归，却不能不给他准备。想不到还未曾动身，就用上了。这药膏的确灵效无比，耿照身上的伤口，经药膏搽过，登时一片清凉。可是身上的疼痛减了，心头的疼痛却加剧了！

他心中又再想道：“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妈妈和表妹二人，妈妈是绝不会向外人说的呀。表妹？她不说，金狗怎能知道？”

突然间耿照感到一阵寒意直透心头，浑身颤栗，这是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恐惧！他不敢想，但又不能不想，他心里不住地在叫：“我，我不能猜疑她……”但这只等于夜行人在吹口哨，用来给自己壮胆的。他要压制下猜疑的念头，那就是说“已经”在猜疑了。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怖呢？一个人在猜疑被自己心上的人儿出卖了！这刹那间，耿照感到好像就在悬崖旁边一样，不过，要推他下去的不是那个武士，而是他的表妹！唉，倘若他的怀疑真是事实的话，他的表妹就要比那个武士更为可怕了。心情混乱中，他伸手一抓，要抓着一根“石笋”来支持自己，也就是说他要抓着一个理由，支持他的想法：他的表妹是清白无辜的，绝非出卖他的人！

但他抓不着，这里没有“石笋”。他一抓之下，在水面上抓起一团波纹，清流照影，他自己的影子幻化成表妹的影子，影子在水中荡漾，影子在水中破碎了……

耿照一片茫然，思想似乎已冻结了，血液也似乎要冻结了，他呆了一会，水面恢复了平静，那影子忽地又幻化成他母亲的影子，他蓦地跳了起来，叫声：“不好！”他想起了他的母亲！

金贼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了，而且由本城的兵马司都监率人来捉捕他了，那么，他们怎能不查究此事？怎能放过他的母亲。

这巨大的惊恐压下了他对表妹的猜疑，暂时将他的思想转移了。“我不能连累了妈！”“不管如何，我一定要回家去看看她！”他发狂似地跳了起来，拔步便跑，跑了几步，跳过一道山溪，忽地一跤摔倒，这才发觉自己脚步虚浮。原来他打了半天，未曾进食，早已是有气无力了。

他忽地记起了父亲生前对他的教训：遇事总要胆大心细，越危险越要镇定！心里想道：“我的衣裳满是血污，这副样子，怎能在白日青天进城？只怕未到城中，就要给金兵追捕了。”

他俯下身躯又喝了两口清泉，浸湿了他热得涨闷的脑袋，稍微冷静了一些，心里想道：“我妈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还有家人王安和婢子小凤，也都懂得几手武功。本城武艺最好的几名金国武士，都已由扎合几率领到此，给我杀掉了。剩下的那些金兵，就是尽数发去，也未必就能拘捕了他们。只是我的妈妈行动不便，有点可虑。但好在她的武功还在，又有王安、小凤协助，对付那些金兵，总还可以突围吧？”

原来他的母亲多年前因为修练内功，一时运气不慎，走火入魔，以至半身不遂，后来屡经调治，双足仍是不良于行，所以她这次只能打发儿子孤身南归，自己却不能同行。

耿照惊恐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但母子天性，总是挂肚牵肠，不回去探个虚实，怎能放心？他洗净了身上的血污，取出干粮，胡乱将肚子塞饱，做了一回吐纳功夫。等到衣裳干了，天色也渐近黄昏了，金兵并没有前来搜山，他暗暗叫了一声“老天保佑！”便即急步下山，走到山下，已是入黑时分。

阳谷山离蓟城不过十多里，二更时分，他便到了城外，他一瞧城门上气氛如常，并没特别增兵守卫。他绕过城门，到了偏僻的所在，觑着墙头无人，立即便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悄无声息地飞过了城墙，进入城中。

他的家在东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近家门，见附近的街道，也并没有金兵巡查，心里暗暗欢喜，也有点诧异，随即想道：“对了，扎合儿急于贪功，一得了消息便来捉我，这消息他还未曾说与同僚知道。”

但他仍是不敢就径直回家，他年纪虽轻，父母却曾教了他许多江湖上的经验和禁忌。他像小偷一样，跳上屋顶，偷偷摸摸回到自己家中。

屋内黑沉沉的没有半星灯火，静得怕人，他心里“卜通”“卜通”地跳，悄悄地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附着墙落下地来，不发出半点声息，待了片刻，并没发现敌人的袭击，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便轻轻叫道：“王安，王安！”走了几步，忽地脚底有物绊住！

脚踝有僵硬的、冰冷的感觉，从触觉中可以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不，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具已经僵硬了的尸体！耿照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身上带有火石，急忙取出火石，擦燃了仔细一瞧，可不正是王安！

只见王安额角的太阳穴上穿了一个小孔，周围有凝结成鳞状的血块，孔中还隐约可以看见黑黝黝的钉头。这是他表妹的独门暗器透骨钉！

这刹那间，耿照几乎失了知觉，他用力一咬舌尖，很痛，决不是在作恶梦。他又惊又急，尖叫一声，急急忙忙向母亲的卧房奔去。

房门虚掩，一推便开，触眼一片鲜红，一滩血水，他母亲的那个贴身丫鬟小凤也已僵卧在血泊之中。小凤名是丫鬟，但一向得他母亲宠爱，视同亲女一般，自幼教她的武功，大是不弱，但现在也莫名其妙地死了，而且看得出来，她是还未曾来得及与敌人交手，便给杀死了的，因为她的佩剑还未脱鞘。

耿照已无暇再去察看小凤的伤状，摸到桌边，连忙点燃了桌上的蜡烛，只见他的母亲好似平时一般睡在床上。睡得很安静，面上还带着笑容。床上也没有血渍。

耿照心中燃起了万一的希望，扑上前去，叠声叫道：“妈妈！妈妈！”可是他的妈妈已不会答应他了！他双手一触，只觉母亲的身子，也是一片冰冷，面上的笑容也是僵硬了的，一点不曾变化，神气看来甚是慈祥。但一发现了这是僵硬的笑容，却令人恐怖到了极点！

耿照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灵魂也好似脱离了躯壳，随着他的母亲去了。他认得这是表妹的独门点穴功夫，点的是胁下的“笑腰穴”。别家的点穴手法，死后形状可怖，只有她这门点穴手法，死后安静如常。可以想象得到，他的表妹是利用亲人的身份，在将他母亲扶起之时，突然偷点她胁下的“笑腰穴”的，否则以他母亲的武功之高，决不会被人这样轻易暗算！耿照发现了他母亲的死因，再也支持不住，骇叫一声，便晕倒了！

迷迷糊糊中，耿照感觉到似乎有一个人走近他的身边，轻轻地、温柔地抚摸他。耿照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双眼也未曾睁开。朦胧的意识，已幻出表妹的影子，似乎还听得她低声叹气，悄声相唤：“醒来，醒来！”他恢复了几分知觉，王安、小凤、母亲惨死的情状，闪电般地从脑海中闪过，仇恨代替了爱意，愤怒吞噬了柔情，他向那幻影一推，喝道：“你这个蛇蝎般的妖女，走开！”

幻影突然消失，他一掌扑空，什么都没有碰着，忽地感到一股呛鼻的烟味，刺眼的强光，不由得大声咳嗽，人也就醒来了。

只见火光冲天，火舌正向着这边卷来，浓烟不断从窗口扑进来。“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我还在噩梦之中？”

他定了定神，只听得嘈嘈杂杂的人声，从屋子外面传来，声音重浊，这是金兵的吆喝声：“好小子，还不滚出来？”“好，他不出来，就让他变成烤猪吧！”骂的声音中又杂着惊叫：“咱们的人呢？怎么他们也不见出来？莫非是当真都送了命了？”“嗯，我看是凶多吉少了。好呀，擒着那小子，非把他千刀万剐不可！只烧死他还是太便宜了。”

耿照猛然省悟，金兵已围在外面，放火烧他的屋子，迫他出来。但听那些金兵的言语，似乎早已有人冲进来了，怎么却没有见着？

耿照骤逢惨变，当真是伤心已极，痛不欲生，心里想道：“母亲死了，表妹竟然就是杀我母亲的凶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倒可以解脱苦恼，妈，你等等我，我就来了。”

火舌忽地横卷过来，屋瓦碎裂，栋折梁摧，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像“砰”的一声坠地，这是他父亲的画像，火光闪过，在他眼前出现了父亲刚毅的面容！

耿照瞿然一惊，心里叫道：“不，我不能死！”他本待拔剑自杀的，心念一动，急忙缩手，手指触着一样物事，这是他藏在身上的父亲的遗书。

他想起母亲在决定叫他偷赴江南的前夕，对他所说的一件秘密。原来他的父亲在金朝为官，并非贪图富贵，而是怀有孤臣孽子效忠故国之心。他做了金国的官十多年，把金国的虚实打探得很清楚，例如兵力布置的情况，政治上军事上有什么优点缺点；陷区义军有哪些可以联络；最秘密的还有南宋有哪些私通金国的奸臣等等。他把他所探听到的都写下来，在临死之前，留给他的妻子，吩咐他的妻子，再过两三年，待儿子长大，武艺也学全了，就要叫儿子将这份遗书带到南宋去，找到可以倚靠的忠臣，设法将这份遗书，呈给南宋皇帝。他相信这份遗书，对于南宋的兴兵北伐，恢复河山，定然大有帮助。

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母亲流着眼泪郑重地将这份遗书付托给他，那时，他的心情是又难过、又兴奋、又羞愧。羞愧自己曾误解了父亲。在父亲生前，他曾为父亲做金国的官儿而感到屈辱，感到羞耻，每每在言语中冲撞他，怎知父亲屈志降心做金国的官儿，却是有着这样一番苦心！父亲临死时，曾一再吩咐他：“不要忘记了自己是汉人，不要忘记了的国家。”当时他还以为是父亲临终的忏悔，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今他才彻底明白了父亲临死的心情，对他是抱着何等深厚的期望！在父亲生前，他是为父亲的行事而感到可羞；而现在则是为了自己的糊涂而羞愧了。兴奋的是他接下父亲留下来的任务，终于有了报国的机会。但同时他却又不能不难过，难过的是他已不能起父亲于地下。向父亲赔罪了。

人类的心理活动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受着重大的刺激，理智失去平衡的时候，只有另外一种更强烈的感情兴起，才能将它掩盖，将它转移。耿照在这一日之间，接连受了两个重大的刺激。最初当他发觉自己是被表妹出卖的时候，他绝望、难过、激动，几乎疯狂；这个情绪，由于他恐惧母亲的遭逢不幸而暂时压下了，所以才能支持自己，赶回家中。待到他发现母亲果真已经遭逢不幸，而表妹就是谋杀他母亲的凶手，这一个刺激更加重大，几乎令

他痛不欲生，就要拔剑自杀；而现在则由于想起了父亲未曾完成的遗志，想起自己肩负的重担，刺激着他，恢复了他的生之意志！

他心里叫道：“不，我不能死！”他猛地跳了起来，跑到母亲的床前，想要抱起母亲的尸体，冲出火窟。

他揭开帐子，猛地里一呆，又一件奇事发生了。床上空空，他母亲的尸体已经不见！“难道竟会有人偷我母亲的尸首？他为什么又不害我？”“难道我的母亲本来就没有死？”“不，这是决不可能的，除非我刚才所见的都是幻影！我确实发觉她的尸体已经僵硬，而小凤的尸体也还在这里呀！”“呀！难道是母亲已经成仙去了？”

火舌卷来，窗子已经在焚烧了，满屋的浓烟呛得他几乎窒息，他是再也无暇思索了，再也不能耽搁了，他抱起了一床棉被，就冲出去。

踢开房门，忽地眼前又出现了奇事，只见门口躺着两个金国军官的尸体，距离稍远的地方更是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尸体，都是金国军官的服饰，其中有两具尸体已经开始着火燃烧。

他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在他昏迷未醒的时候，果然已有许多敌人进来，但却不知是什么人将这些军官杀死，暗中救了他的性命！正是：

阵阵疑云心上起，是谁相助拔刀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喋血山村伤惨变 恫情热泪种愁根

他心念一动，失声叫道：“敢情是弄玉过来了？”他隐约记得，在自己迷糊的时候，似曾有一人走近他的身边，温柔地抚摸过他，而且还在他的耳边叹气。

莫非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妹秦弄玉？她是确实确实的过来了？不是梦，也不是幻影？

他急忙去审视那些武士的死状，希望找到证据，证明是他的表妹杀的。

只见那些武士个个面色瘀黑，一看就知是中了剧毒的暗器死的，耿照大失所望，心道：“唉，不是表妹，我也真糊涂，怎能希望是她呢？她是杀我母亲的凶手，又岂会来救我的性命？”

原来他表妹的家传武功，源出于青城的一支，是个正大门派。他表妹虽然也用暗器，但却是专打穴道的透骨钉。她是从来不用喂毒的暗器的。她的一家都不会使毒。

这些武士因中毒而死的事实，说明了那个暗中救护他的，不是他的表妹，而是另有其人！耿照发现了这个事实，更是惊奇不已！

火势迅速蔓延，火焰似千百条金蛇飞舞，瞬息之间，已把耿照包围在火海之中，耿照立足不住，急忙把棉被包过了身子，裹了头面，猛的就冲出去。只听得“轰隆”一声，刚好在他窜过去之后，大梁倒了下来，幸亏没将他压着。耿照窜高伏低，选火势较弱的地方窜出，扑压火焰，越过火墙，只听得轰天裂地的一声巨响，整座房子都塌了下来，而耿照也在这千钧一发之间，滚到了外面。

烟雾弥漫，人影绰绰，在屋子外包围的金国武士，密密麻麻，不知多少，这些武士见有人突然滚了出来，哗然大呼，纷纷涌上，有人叫道：“看清楚，莫要杀伤了自己人！”

一个手执长刀的军官最先赶到，叫道：“你是谁？还不出声！哎呀，不好！……”耿照倏地跃起，棉被还没拿开，一剑就穿出去，将那个军官刺了个透明窟窿！周围的武士大叫道：“不好，是那姓耿的小子，他窜出来了！”

耿照将已经着火的棉被向前一罩，又扑倒了两个武士，挥剑大喝道：“避我者生，挡我者死！”抛开棉被，旋风般地杀将出去，当真似是猛虎出山，势不可挡！

金国武士大声呐喊。却没有几个人敢当真近身搏斗。要知他们乃是因为不见同伴出来，这才放火的。在放火之前，进去拘捕耿照的那七八个武士，都是他们之中武艺高强的人，进去之后，一个个有如石沉大海，外面的武士发了慌，这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如今见只是耿照一个人冲了出来，只道那七八个武艺高强的同伴，都是被耿照一个人杀了的，本来就已着慌了的，这时当然更不敢迎战了。

眼看耿照就要杀出重围，忽听得一声喝道：“你们这些饭桶滚开，待我来拿这个小贼！”

声到人到，只听得呼呼风响，卷起了一团鞭影，猛扫过来。耿照一个弓身移步，那条长鞭从他背上掠过，耿照豁了性命，便向前冲，却不料那人的鞭法灵活非常，倏地一收，鞭梢反卷回来，这一次打个正着，耿照后心的衣裳裂了一幅，背脊起了一道血痕。幸亏这一鞭是扫出去之后再拉回来的，鞭势已衰，力道不大，未曾伤着筋骨。

可是耿照的强冲之势，中了这一鞭之后，身形不免稍稍迟滞。那人的鞭梢一转，迅即又使出连环三鞭，“回风扫柳”的绝技，鞭影翻飞，当真有如旋风疾扫，卷地而来。对方的鞭长，耿照的剑短，若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势必大大吃亏，耿照只得沉着了气，忍着了痛，使出挪、腾、闪、展的小巧身法，一面化解敌招，一面寻瑕抵隙，伺机削断对方的长鞭。

接了几招，耿照不由得心中一凛，这人的身手竟是矫捷之极，一身武功，绝不在扎合儿之下。耿照未能削上他的长鞭，反而有几次险些给他的长鞭卷着了剑柄。

原来这人并非是蓟城本土的武士，而是扎合儿从京都请来的金国御林军中的高手。耿照曾猜想扎合儿或因贪功，消息未曾泄露，这一猜却是猜错了。扎合儿在带领他的手下出发到阳谷山搜捕耿照的同时，在城中也已有了布置，而且派出快马，到京都请来了三个高手。金国的京都离蓟城不过一百多里，那三个高手接得讯息，立即赶来，正好赶上了本城武士对耿家的围捕。

三个高手之中，有一个已在屋内丧生，剩下的两个在外面等候耿照冲出。这一个使长鞭的名叫阿骨打，他精通一套虬龙鞭法，耿照若是在日间未曾受伤，和他单打独斗，不知鹿死谁手。如今他虽然得表妹的“生肌白玉膏”敷治伤口，到底还未痊愈，日间的一场恶战，耗力过多，也未曾完全恢复，此消彼长，耿照难免落在下风，几招一过，险象环生。

耿照正在咬牙苦斗，忽见又有一个武士，越众而出，大声说道：“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阿都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这个武士正是另一个从京都来的高手，名叫鲁思察。

鲁思察用的是两把点穴钉，只是尺许长，扑上前来，便与耿照近身缠斗。武学有云：“一寸短，一寸险”。敢使短兵器点穴的人，点穴的功夫自是十分了得。耿照横剑一封，鲁思察一甩腕子，双钉挟着一股寒风，斜向耿照的右肩井穴插来，耿照一矮身躯，用了一招“举火撩天”，要削他的兵器，他的双钉又已向耿照肩后的魂门穴攻到，耿照既要闪避阿骨打的长鞭，又要对付鲁思察的双钉，吃力非常。对方的兵器，一长一短，配合得恰到好处，耿照顾得东顾不得西，顾得远，顾不得近，不消片刻，便已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阿骨打挥舞长鞭，噼啪作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耿照正疲于奔命，阿骨打忽地冷笑道：“小子，你还不肯束手就擒吗？”“啪”的一声响，长鞭虚击，鞭势似东似西，闪溜不定；鲁思察配合同伴的攻势，双钉交叉，分点耿照左右肩井穴。

鲁思察用的是短兵器，欺身直进，快如闪电，耿照只得先应付他，当下一个斜身滑步，使了一招“铁锁横江”，叮 两声，把他双钉封出外门，同时立即向西方一跃。

耿照本来已经是用尽全副精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了，他并没有忘记要兼顾阿骨打的长鞭，他是看准了阿骨打的鞭梢抖动方向，才跃向西方闪避的。

哪知敌人是作成了圈套，他们是配合惯了的，阿骨打一见鲁思察使出那招，早已料定耿照要跃向西方闪避，只听得他猛地大喝一声：“倒！”长鞭倏转，恰恰从西方的坎位扫来，呼的一声，卷住了耿照的宝剑。

说时迟，那时快，鲁思察也大喝一声：“着！”双钉已指到了他乳下的“期门穴”，耿照百忙中用了“千斤坠”的功夫，倒未曾给阿骨打的长鞭卷

翻，可是他宝剑被缠，对鲁思察那对堪堪点到的点穴钉却是毫无办法应付！

耿照倒吸了一口冷气，暗叫“我命休矣。”鲁思察那锋利的钉尖已刺破了他的胸衣，耿照的肌肤也已有了冷冰冰的感觉，分明是给对方的兵刃触及了身体了，按说这“期门穴”是人身的三十六道大穴之一，倘给敌人戳个正着，不死也必重伤，可是，奇怪，耿照除了一阵冰冷的感觉之外，竟没感到什么痛楚，身子也没有麻木。

耿照正自感到奇怪，就在这一刹那，忽听得鲁思察一声裂人心肺的尖叫，双臂软绵绵地垂下来，只见他那张本来是红若涂脂的面孔，突然间罩上了一层黑气，灰暗无神，随着他那一声骇叫，舌头也伸了出来，鼻孔里瘀黑的血水点点滴滴下，形貌恐怖之极！

耿照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同时也就恍然大悟，正是那个暗中保护他的高手，又一次救了他，用剧毒的暗器伤了鲁思察！心念未已，只见鲁思察朝天跌到，七窍流血，面色瘀黑，死状正是与那些在他家中丧命的武士一模一样！

耿照固然吃惊，阿骨打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他骤然受了惊吓，长鞭的力道也就不觉松了下来，耿照猛的大喝一声，运劲一挥，一剑削断了他的长鞭，箭一般地就冲过去。阿骨打心里发毛，心道：“不好，原来这小子还会使这种阴毒的暗器！”怯意一生，哪里还敢接战？拖了半截软鞭便逃，哪知他不逃还好，他一逃，没跑上几步，便给耿照追到背后，要待回身招架，已是来不及。耿照手起剑落，“嚓”一声，便把他斩了！

京都请来的三个高手都已相继丧命，本城的武士哪里还敢接战，转瞬之间，就给耿照杀出重围。

附近的居民听得这边厮杀，家家都关紧了大门，生怕横祸飞来，连更夫都躲得不知去向了。耿照穿过两条街巷，背后已无金兵，夜色深沉，街道上冷清的鬼影也不见一个。耿照叫道：“是哪位恩公救了我的性命，请现身来，受我一拜！”长街寂寂，他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声，等了好一会，他希望拜见的恩人始终没有现身。耿照叹道：“真是一个施恩不望报的侠士。”展空一拜，便即施展轻功，出了蓟城，扬长而去。

刚才在恶战之时，命悬一发，身上受了伤也无感觉，待到出城了后，到了安全之地，才开始觉得疼痛，他用手一摸，只见手上满是鲜血，原来他的背脊被阿骨打的长鞭抽了一下，已起了一道血痕，好在尚未伤及筋骨。

耿照感到了疼痛，不自觉的便掏出了表妹送他的那瓶药，刚刚涂上伤口，忽地想道：“我怎好再用仇人的药膏？”恨意一生，怒火难歇，他“”的一声，就摔掉那瓶药膏，改敷自己随身携带的金创药。同时，在仇恨催使之下，他本来是应该向南方走的，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西边的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是通向他表妹所住的村庄的。

清冷的晚风吹来，耿照的脑袋稍稍冷静下来，蓦地打了一个寒噤，心里叫道：“我是在干什么，难道我真要去杀她？”他茫然地停下脚步。慢慢又转过了身子。

一回头，只见天际一股浓烟，原来他离城未远，城中的火光还隐约可见。耿照象是被烈火烧上了心头一般，心痛如割，不由得想道：“我的老家，这时恐怕已烧成了瓦砾了吧？唉，妈妈死得好惨！”怒火攻心，瞬息之间，主意又变，他再转过了身子，心里想道：“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岂可不报！她私通敌人，害我一家，我怎能为了儿女之情，忘了家国之恨！”但在仇恨

情绪的掩盖下，他也不禁想到：“表妹一向和我志趣相投，对那些横行霸道的金狗，也是一向憎恨的，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敢将偷赴江南的秘密告诉她。她怎会私通敌人？这岂非不可想象！”但在这一日一夜之间，他所遭遇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太多了，他想起了老家人王安所中的透骨钉，想起了母亲被点了“笑腰穴”死后的那僵硬的、可怖的笑容，这刹那间他感到了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亲近的人都不可相信！“不，不管如何，这事情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此仇不报，我怎能偷活人世？”想至此处，他再不回头，迳向前走。

他表妹所住的那座村离城约三十里，走到村口，正是黎明的时分，晨光曦微中，只见前面来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挑着两个大箩筐，从他的装束和这副行头看来，似乎是个大清早去赶市集的农家少年。

可是装在箩筐内的却是一匹匹的锦缎，而且更奇怪的是这对箩筐显得十分沉重，因为挑着箩筐的扁担两头弯下，那少年也在呼呼地喘气。假如装的全是锦缎的话，那是绝不会这样沉重的。

但最奇怪的，令耿照极之诧异的，还是挑着这对箩筐的人！

他认得这个小伙子就是他的姨父秦重的徒弟。他姨母早死，姨父家内只有三个人，除了表妹秦弄玉之外，就是这个小徒弟李家骏。李家骏是他姨父的远房亲戚，前年父母双亡，投到他姨父门下习技，虽然不过学了两年功夫，二三百斤的石担也可随便举个十次八次，以他的气力而论，挑着这对箩筐而竟气喘如牛，那就越发显得箩筐的沉重了。

李家骏“咦”了一声道：“耿大哥，是你吗，怎么这样早便来了？”耿照道：“你也这么早便出来了？你挑这担子往哪里去？”

李家骏道：“耿大哥，告诉你一件奇事，昨天有两个官儿到来拜会师父呢！”耿照心头一跳，不由得停下了脚步，问道：“姨父见了他们没有？说了些什么话？”李家骏道：“我给他们倒了茶之后，师父就要我走开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走了之后，我出来一看，厅上堆满了礼物……”耿照更是惊疑，问道：“你挑着的就是他们送来的礼物吧？”李家骏道：“不错，还不止这些，大约还有一箩呢。你猜下面是什么东西，都是一锭锭的纹银，不，除了纹银，还有一百两金子呢！你来得正好，我师父说，今天就要搬家，你今天不来，就要见不着你的表妹了。就因为师父要搬家，所以他叫我挑这些东西到……”

耿照蓦地大叫道：“我明白了，原来这样！”不待李家骏把话说完，就飞也似的向前奔跑。李家骏大为奇怪。回头叫道：“耿大哥，你怎么啦？你明白了什么？我还未曾说呢，你怎会明白？咦！你怎么这个样子？可是和什么人打架来了？”原来耿照走过了他的面前，他回头一望，才发现耿照背心的衣裳破裂，背脊是一条殷红的血痕。

耿照疾跑如风，根本就不再理会李家骏在呼喊什么，心里只是在想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人的眼睛是黑的，银子是白的，姨父他受不了金银富贵的引诱，将我母子卖给敌人了。一定是表妹将我的事情告诉了她的父亲，姨父就私下和敌人勾结了。唉，想不到表妹她，她也竟然利欲薰心，和她父亲同谋作恶。她，她竟然下得了这个毒手，杀了我的母亲！”耿照越想越恼，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表妹家里，杀它个落花流水！

耿照心中正充满杀气，忽听得有美妙的歌声，随着晨风吹来，正是他表

妹的歌声。她唱的是：“野塘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经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表妹唱的，正是他的一位好友辛弃疾所作的一阕新词。这辛弃疾胸怀大志，文武全才，比耿照年纪稍长，是耿照最钦敬的一位友人。他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历城人氏。耿照有个叔叔，名唤耿京，在伪齐刘豫（金人所立的傀儡）手下，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辛弃疾又在耿京手下，当一名书记。他们二人，时有书信往还，这阕“念奴娇”新词，便是辛弃疾刚在几天前寄来与他的，此词全是用曲笔抒情，词意相关，表面看来，是伤离恨别，怀念故人；其实却是对南宋舍弃国土、南渡偏安的感慨。

耿照接到了好友寄来的这一阕新词，曾拿与表妹一同欣赏，也曾与她解释过词意，如今听得表妹唱的正是这首词，这分明是对他的忆念，也分明是藉词寄意，遥寄故国之思。耿照听得痴了。一缕柔情，便不自禁从心中泛起，将杀气冲淡了不少。

歌声一收，忽又听得表妹一声喝道：“看剑！”耿照吃了一惊，心道：“她看见了我么？”表妹的家是一座平房，依山修建，就在山坡下面，门前是个花圃，周围都是树木。耿照从山坡上的小路抄来，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原来表妹并不是发现有人，而是她在做每早例行的功课——她正在花圃中练剑。

只见表妹一剑刺出，口中念道：“大漠孤烟直。”接着长剑一圈，又念道：“长河落日圆。”这是青城剑法中最难练的两招精妙剑法，表妹似乎并未练得怎么得心应手，自言自语道：“平刺这一剑终不能迳直如矢，这大约是由于我气力较弱的缘故，这一剑反手打圈，却怎么也总未得‘长河落日圆’的神韵？唉，看来，在剑术上我实是悟性不高。倒是练暗器容易得多，我爹爹就称赞我的透骨钉打得比他还好！”

耿照听了，脑海中蓦地闪过老家人王安太阳穴中了透骨钉而死的惨状，跟着又想起了母亲被她点了“笑腰穴”而死的惨状，耳朵边似听得他母亲在责备：“儿响，你竟然为了迷恋这小狐狸不替我报仇了么？”

怒火再燃，恨意重生，耿照大叫一声，就从山坡上疾跑下来，穿过密林，跑进了表妹的花圃。

秦弄玉吓了一跳，待看清楚了是她的表哥，不禁又惊又喜，叫道：“照哥。是你！你还不走呀？咦，你怎么啦？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耿照冰冷的充满了恨意的眼光，好似一只受伤的野兽，要把伤害他的猎人撕碎似的，盯得秦弄玉也有点害怕起来，连忙说道：“照哥，你怪我昨日没有给你送行吗？我失约是我不对，可是你也应该问问人家啊。为什么一上来就这么凶霸霸的？哎，你、你、你，到底想怎么样呀？”

耿照怒不可遏，冷笑喝道：“多谢，你没有送行，倒有人给我送行来了。哼，哼，弄玉，你好，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应该明白，还用得着问么？”

他们二人自小就在一起，一同练武，一同玩耍，秦弄玉爱使点小性子，耿照对她是体贴爱护，对她顺从惯了的，几曾见过这样凶恶的神气？因此秦弄玉一方面是有怕，一方面也不禁有点生气。她确实是莫名其妙，心里想道：“就算我一时失约，你也不该这样对我！好，你若不向我赔罪，我就偏不告诉你这个原因。”

秦弄玉还未曾发作，耿照已先爆发出来，一声喝道：“怎么？你还有什么狡辩？”

秦弄玉怒道：“我高兴就见你，不高兴就不见你，用得着辩么？好呀，你欺负我，你走开，我永远也不要再见你了！”

耿照冷笑道：“我也永远不要再见你了，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看剑！”倏地拔出剑来，一剑刺去，可是他的手实在颤抖得厉害，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剑，本来可以在秦弄玉的身上搨个透明的窟窿，但剑尖沾着她的衣裳，却发不出劲。

秦弄玉比他更为惊骇，这一刹那，她给吓得呆了，竟然不知招架，而且非但不知招架，只听得“啷”声响，她手中的青钢剑由于突然一震，脱手坠地！

耿照喝道：“拾起剑来，我是男子汉大丈夫，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秦弄玉失声叫道：“表哥，你干什么？好呀，你要杀我，杀吧！”

倘若秦弄玉拿起剑来和他拼命，耿照倒还好办，如今他表妹挺身迎剑，耿照却是不忍下手。正拿她没有办法，忽地得了个主意，他闭起眼睛，“啪”的就打了他表妹一记耳光，再喝道：“拾起剑来！”

秦弄玉这一气非同小可，大叫道：“你欺侮人，你欺侮人！好呀，我与你拼了！”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住手，我来了！”走出来的正是秦弄玉的父亲秦重。他一出来，刚好看见耿照打他的女儿，秦重也不禁气得七窍生烟，颤巍巍地走来，怒声问道：“照侄，你为什么这样欺侮你的表妹，你眼睛里还有我么？”

秦重是个不苟言笑，内心慈祥，外貌严厉的人，做小辈的，平时见了他也有点害怕。倘在往日，耿照给他这么一喝，一定会吓得浑身发抖，但在此时，他在仇恨的掩盖之下，却已是一点不知道畏惧，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迎上前去，瞪着眼睛，粗着嗓子说道：“我认得你，秦重，我认得你！”

秦重听得耿照直呼其名，这一气可大了，大喝道：“小畜牲，你认得什么？”耿照冷冷说道：“我认得你是个见利忘义，卖身投靠金狗的苍髯老贼，皓首匹夫！”

秦重气得浑身发抖，猛地喝道：“小畜牲，闭嘴，”呼的一掌就掴过来。耿照横剑一截，饶是他早有提防，但秦重出手快极，只听得“噼啪”声响，已是给秦重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记耳光，他刺出去的那一剑，被秦重衣袖拂开，没有刺着。

秦重大怒道：“小畜牲，居然还敢和我动手！”出手擒拿，左脚横扫，要将他的宝剑夺出手去，踢他一个筋斗。耿照红了眼睛，唰，唰，唰，连环三剑，都是拼命的招数。秦重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这样“疯狂”，一个是无意伤人，一个是立心拼命，因此秦重的武功虽然是远远高过耿照，这一刹那，也不由得给他吓退了两步。

秦弄玉见耿照挨了这记耳光，半边脸孔肿起，她心中又是生气，又是怜惜，但究竟那一口气还未咽下，而且也还不好意思就替表哥求饶。反而说道：“打得好，打得痛快！爹爹，他打了女儿一巴掌，你给我再打他一巴掌就行了！”这话其实已是替耿照暗暗求情，只希望他爹爹再打一巴掌罢。

但这时秦重已是欲罢不能，而耿照也决不再让姨父打一巴掌了，他招招凶狠，着着拼命，固然秦重还是有本事可以制服他，就是再打他一巴掌也非

难事，但在耿照这样疯狂拼命的剑法之下，只怕两人都难免受伤。秦重既然不愿使出杀手，因此也就不敢太过欺身直进。

秦重是又怒又气，他是个老经世故的人，这时当然也已隐约猜度得到这个外甥为什么竟敢辱骂他的原因，心里想道：“想必是他已经知道金国的官儿到我这里来过，因此就以为我已经卖身投靠敌人。哼，别的人这样误会我也还罢了，你是我的外甥，岂不知我平日为人？再说，我平日对你这么好，还想把女儿嫁给你，你又不是不知道。纵有误会，也决不该这样目无尊长，用起剑来取我性命。哼，哼，你也未免太放肆了，我若不好好教训你，我就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此念一生，秦重为了维持长辈的尊严，也就不愿马上解释原因，而是准备把耿照擒下之后，再好好教训他一顿，然后才说明金国的官儿到他家里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他哪知道耿照还不单是为了此事，而是为了他母亲的惨死，为了怀疑姨父或者表妹就是杀他母亲的凶手！

耿照与姨父展开恶斗，当然更是全神贯注，不敢分心说话，两人越斗越烈，只见剑光闪闪，掌影重重，剑气纵横，掌风虎虎，直把在旁边观战的秦弄玉吓得呆了。

尽管她心中还自有气，但到了此时，已是给恐惧的情绪所遮掩了。她不是为父亲担心，她知道父亲的武功远在表哥之上，她是怕父亲一时动怒，说不定要把表哥打得重伤，弄成残废。她还未曾看出，她父亲其实已是手下留情。

秦弄玉不由得大叫道：“表哥，你敢情真是发了疯么？还不赶快把剑扔掉，给我爹爹磕头赔罪，你磕了头就没事了，我爹爹一定会饶你的。”

耿照“哼”了一声，用更猛烈的攻击代替了回答，秦重大怒，猛地喝声：“着！”左掌擒拿，右掌横劈。耿照正使到一招“推窗望月”，长剑向前径直刺出，倘若不快快回剑变招，非但剑柄要给对方抓着，一条手臂，也非给对方劈断不可。

耿照认得这是姨父霹雳掌中的一招杀手“横云断峰”，到了此时，只有用青城派的一招剑法“自固吾圉”可以化解。耿照因为自幼与表妹一同练武，所以对于表妹的青城剑法，也颇能运用自如。学武之人，到了生死关头，保护自己，乃是出于本能。因此，尽管耿照是立了心拼命的，到了这性命俄顷之间，却是不假思索便使出了“自固吾圉”这一招防身剑法。

“自固吾圉”顾名思义，乃是只能保护自己，不能伤害敌人的，秦重正是要迫耿照使出这招，这才能放心夺他的宝剑。

秦重冷冷说道：“你从我这儿学来的剑法怎能与我对抗？”猛地又大喝一声“撒手！”说时迟，那时快，他已一手托起耿照的时尖，左手的小指又已勾着了耿照的剑环。

按说以秦重的内力之强，勾着了耿照的剑环，而耿照的手肘已被托起又发不出力，秦重要夺他的宝剑，那是十拿九稳的。哪知就在这一刹那，秦重忽觉膝盖的“环跳穴”蓦地一麻，浑身变软，不由得身向前倾，立足不稳。

他的手指还是勾着耿照的剑环的，他以全身的重量向前倾倒，当然就带动了耿照的这把宝剑，同时他的内力一消，耿照使在剑上的劲道当然也就发了出来，两方凑合，只听得秦重一声惨呼，叫道：“你，你好狠啊！”耿照在惊诧之间，只见姨父的胸口已被自己的剑尖插入，由于他是整个身子压过来，那重量把耿照的宝剑也压得弯曲变形了。

虽说在耿照的心目之中，姨父已是敌人，而且又是立了心肠拼命的。但

姨父毕竟是他的长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人，而这个人现在就要丧命在他的剑尖下，他也不由得惊得呆了！

这刹那间寂静到了极点，蓦地里秦弄玉一声尖叫，扑上煎来，声音中充满了惊惶、恐惧、愤怒与伤心，端的是裂人心肺的呼喊。

耿照不知所措，茫然地将宝剑拔了出来，只见秦弄玉已扑到跟前，冰冷的眼光从耿照的面上扫过，随即将她的父亲一抱，尖声叫道：“爹，爹！”可怜她是再也不会听到父亲的回答了。她的父亲是早已气绝了。

秦重的胸口被戳开了一个大洞，鲜血汨汨流出，染红了秦弄玉的衣裳。秦弄玉目睹父亲死得如此之惨，这刹那间，她也疯了！

秦弄玉将父亲的尸体放下，将她刚才给耿照打落的那把青铜剑拾了起来，扑上前去，对准耿照，挺剑便刺！

秦弄玉没有哭，也没有叫喊，但她的神气却是可怖到了极点，令人一看，就永远不会忘记，永远心悸不安！

“是迎敌呢？还是道歉？”这刹那间，耿照也是心乱之极，好像思想已经冻结，什么主意都没有了。茫然不知所措中，蓦地感到一阵疼痛，原来秦弄玉的剑尖也已刺进了他的皮肉。这一阵疼痛叫耿照清醒了好些，他感觉到表妹的剑尖正在触着他怀中的那封遗书，他父亲郑重付托给他的那封遗书。

“不行，我不能死在表妹的剑下！我一定要活着，将这封遗书送到江南！”

“她不是我的表妹，她是我的敌人！我固然是杀了她的父亲，她不是也杀了我的母亲吗？”

这念头一起，耿照迅即退后一步，举起剑来，“铮”的一声，将表妹的青铜剑荡开。

秦弄玉这时也正在想道：“他不是我的表哥，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为何不忍下手？不，不，我要硬起心肠，为父报仇！”原来她刚才那一剑，剑尖已刺进耿照的身体，只要稍一用力，就不难将耿照重伤，甚至毙命，然而不知怎的，她在那一刹那间，竟然使不出劲来。如今，在耿照的还击之下，才再度激起她的敌意！

秦弄玉一剑紧似一剑，耿照也本能的舞起剑花，护着身躯，见招拆招，见式拆式，不敢放松。这真是他们做梦也梦想不到的事，在一日之前，他们还是充满蜜意柔情的爱侣，如今竟然就在表妹的家门，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

秦弄玉的剑法到底不及表哥，激战中忽听得“嗤”的一声，耿照一招削过，削去了她的一段衣袖，秦弄玉尖声叫道：“耿照，你好——”滑步一闪，退后数步，把手一扬，两枚“透骨钉”电射而出，对准了耿照的太阳穴！

不知是她的手指临时发抖，还是在她的心底深处对耿照还有未了之情？本来她的暗器是百发百中的，这时却忽地失了准头，两枚透骨钉在耿照的额角擦过，擦伤了一点皮肉，但却并没有射进穴道。

这两枚透骨钉没有射进他的太阳穴，却射碎了他的心，在此之前，他虽然早已把表妹当作敌人看待，却一直是只守不攻；这时被两枚透骨钉擦过额角，他又是伤心，又是愤怒，蓦地大吼一声，剑法一变，着着抢攻；当真是有如惊雷骇电，暴雨狂风，把秦弄玉杀得手忙脚乱！

“铮”的一声，秦弄玉的剑尖给削去了一段，秦弄玉忽地将断剑一抛，扑倒地上，抱着她父亲的尸体，尖声叫道：“你杀了我的父亲，我也不要活了，你将我一并杀了吧！”

耿照收势不及，剑光一绕，将秦弄玉的头发削去了一大片，秦弄玉已感觉到头皮一片沁凉，但一瞬之间，她又感觉到那柄宝剑已离开了她的头顶了。在伤心、愤怒、惊恐之中，她晕了过去了。

怎知道，就在这一瞬之间，耿照的心中也已转了无数念头，秦弄玉的性命实在是系于转念之间；但不知怎的，就在那一刹那间，他也像秦弄玉刚才刺他那一剑一样，到了紧要关头，竟然使不出劲来。

耿照茫然地将剑收回，呆了一呆，蓦地顿足叫道：“冤孽，冤孽！”心想：“她杀了我的母亲，我如今也杀了她的父亲，算了吧，我就饶她不死！”他大叫道：“秦弄玉，你我有杀父杀母之仇，从今之后，恩断义绝，望你从今之后，好自为之，重新做人。倘若你一定要向我报仇，我也由你。”他说了这几句话，便即拔步飞奔。他其实也是怕了表妹那冰冷的眼光，不敢再对着她了。但他却不知道，秦弄玉这时正在昏迷，他所说的话，秦弄玉是半句也没有听见。

耿照跑出了村子，好像是从一个恶梦中“逃”出来，神智还有点迷迷糊糊。晨风吹来，精神稍振，抬头一看，只见朝阳初出，绮霞未散，一片广阔的田野，延展目前。田野上到处是青绿的禾苗，艳丽的鲜花，一片生机蓬勃盎然！耿照心头的愁云惨雾。也给这一片生机，稍稍冲淡了。

这正是春耕的时分，农家勤劳，在朝阳升起之时，田野上本来应该开始热闹了的，可是今天却奇怪得很，耿照走过了两座村子，兀是未发现有一个农夫出来春耕。耿照心中有事，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却没有注意。

耿照走过了第三座村子，这三座村子是在一个山坳包围之内，与外间隔开的。走出了这座村子，就是东往蓟城，南往阳谷的大道。耿照将走近十字路口，忽见村子里走出一个人，这个人正是李家骏，他仍然挑着那副箩筐，但从他那轻逸的步履看来，这对箩筐的重量，显然已是大大减轻了。耿照心中正自奇怪：“家骏怎的却还在这儿？”忽见村子里又有几个人追出来。

耿照暗自猜疑：“莫非是家骏做了什么坏事，给人追赶。”“不对，他挑了两大箩绸缎银子，却怎的有闲工夫到村子里串门？”疑心一起，便躲到一棵大树后面，察看动静。

只见一个老大娘拖着一个约摸十二三岁大的小妞儿，气呼呼地跑来，叫道：“骏哥儿，慢走，慢走！”李家骏道：“老大娘，请回去吧，不必再送了。”那老大娘道：“我不是送你，我实是感激秦大爹。唉，你不知道，你们是帮了我多大的忙。我家欠了前村王百万的田租，利上滚利，前年欠的一箩谷子，到今年一折算，整整合十两纹银，明天若无这笔银子还他，我家的黑妞就要给他拉去作丫鬟啦！想不到今早一打开门，就是天降福星，秦大爹他惦记着我们，差你来送银子。他又不许我们道谢，你叫我们两母女怎能安心？”

李家骏道：“我师父说，份属乡亲，本来就该彼此帮忙，些须小事，何足挂齿。他这时只怕早已在路上了，你们就是要去向他道谢，只怕也找不着他了。还是请回去吧。”

那老大娘道：“秦大爹不许我们道谢，但我们总要表一表心意，这对棉鞋，是我给老伴儿做的，还没有穿过，麻烦你带给秦大爹，务必请他赏面收下。”李家骏道：“哦，这个——你还是留给黑妞她爹吧。”那老大娘道：“我得了秦大爹的银子，我会给老伴另做一对新的。这对你务必给我带去。秦大爹也上了年纪了，出远门，行远路，这对棉鞋正合他用。”李家骏大约

是怕那老大娘纠缠，只好将棉鞋收下，放入箩中。

跟着一个粗眉大眼带点傻气的小伙子上来，问道：“秦大爹好好的为什么要走路？是有人欺负他吗？你告诉我。我别的没有，气力倒有几斤，可以帮他打架。”李家骏笑道：“多谢了。我师父正因为不想和别人打架，所以才要走的。”那愣小子问道：“这却为何？”李家骏道：“小牛哥，你快回去服侍你爹爹吧，这闲事你就不必理了。”那愣小子道：“对，你提起我爹，我记起我爹爹要我说的话了。我爹说，他生了病，不能干活了，又没钱吃药，眼见这条老命保不住了，难得你们秦大爹送了银子来。他说他病好之后，要找一块好木头，给秦大爹供长生禄位。还有，这半升炒蚕豆，是送给秦大爹路上吃的，不成敬意，却是本乡土产，好坏请秦大爹赏脸收下。”李家骏怕他纠缠，把那一口袋炒蚕豆也倒进了箩中。那愣小子这才满意走开。李家骏似是想起一事，忽地叫道：“小牛哥，且慢。”那愣小子道：“什么事？你还要送我银子吗？我爹说已经够了，我不能再贪心多要。”李家骏道：“秦大爹给乡亲送钱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传扬出去，否则对你们有祸，你记住了！”

那愣小子道：“我记住啦，你在我的家里已经说过两遍了。”李家骏笑道：“我就是怕你转过身又忘记，不知轻重，乱说出去，所以吩咐你第三遍。”那愣小子道：“你放心，这次我牢牢记住，倘有胡言，就罚我嘴上长个大疔疮。”

那老大娘道：“妞妞，你磕一个头，谢秦大爹的大恩。”李家骏道：“这，我怎么敢当？”那老大娘道：“这是给你师父磕的头。你师父不在，你代他受礼。”待那小妞儿磕过了头，她才肯转身，和那愣小子同走。

耿照无意中偷听了这些说话，不觉疑心大起，好不容易等到这些人都散了，急忙从大树后面闪出来，一把揪着李家骏，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家骏吓了一跳，待看清楚了是耿照，也不禁大为诧异，问道：“咦，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你不给你姨父、表妹送行？”

耿照喘着气道：“家骏，先说你的。你挑了两大箩银子，原来是到村子里送人的么？”

李家骏道：“不错，我是奉了师父之命做的。怎么，你见了你的姨父，他还未对你说么？”耿照道：“说什么呀？”

李家骏道：“说昨天金国那两个官儿来拜会他的事呀。”耿照道：“我正想知道这件事情。”李家骏更为奇怪，道：“哦，原来我师父还未对你说呀。他也太谨慎了，你是他的姨甥，还怕你泄露吗？”耿照道：“我来不及问他。……所以，所以他没有说。”耿照本来想说：“我来不及问他，就动手了。”话到口边，一想还是先瞒住李家骏的好，否则怕他不敢“吐露”实情。

李家骏毕竟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虽然觉得耿照的神色有异，心里有点怀疑，但仍是如实告诉他道：“昨天那两个官儿来拜会我的师父，我给他们倒了茶之后，师父就要我走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对我师父说了些什么；客人走后，只见他老人家背负双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似乎很烦恼的样子，我就禁不住问他啦。”耿照连忙问道：“他说了没有？”

李家骏道：“他老人家想了一会，说道：‘你是我的徒弟，我待你有如家人，我明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肯跟我走么？’我说，我但愿一生都追随师父，不过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出远门？我师父叹了口气，说道：‘唉，你不知道，刚才那两个人是金国皇帝的御前侍卫，他们是来请我出去做官的。他们

不知怎的打探到我会武功，要聘请我当他们禁卫军的教头。’我连忙问他：‘师父，你答应了么？’我师父道：‘答应了啦，你瞧，这些都是他们送来的礼物，我都照单全收啦！’”耿照听了，不觉跳了起来，心道：“果然我没有杀错人。”哪知心念未已，便听得李家骏哈哈大笑。

耿照怒道：“你笑什么？你师父有官做，你高兴啦？”李家骏笑道：“你想到哪里去啦？我是笑你这副神气，这也怪不得你惊诧，实不相瞒，我昨晚听得师父他老人家已答应出山，要去做什么金国禁卫军教头的时候，也是像你现在的吓得跳了起来的。后来师父说：‘傻孩子，口头上的答应是一回事，你怎么就当真了呢？’我呆了一呆，说道：‘师父，你老人家是从来不说谎话的。’我师父道：‘不错，我对正人君子从不说谎，但对这些金狗，你也要我和他们讲信守义么？’我这才大喜道：‘那么，这是假的，但这些礼物呢？……’师父打断我的话道：‘傻孩子，这些礼物我还嫌少呢。反正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我正好拿来散给贫民。你当我是贪图钱财，自己想要么？’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打的是这个主意，我师父又道：‘你不想想，如果我当时不答应他们，马上就会惹出麻烦，所以不如假意应承，再想办法。’我便问道：‘那么你想好了应付的办法没有？’我师父道：‘明天咱们就远走高飞，你愿意跟我，那是最好不过。但你要替我先办妥这件事情，处置这些礼物。’他开了一张名单给我，叫我将银子和绸缎按户分赠给这些乡亲。今天一大清早我就出门，他吩咐我办妥了这些事情之后，再赶到马兰谷的天宁寺和他相会。”

耿照听得呆了。李家骏又道：“耿大哥，我想请你帮忙！这里还有一百两金子，我是个乡下人，不敢拿去城里的银铺去找换，你是官家子弟，别人不会疑心，就拜托你给我找换了纹银吧。最好要五两、十两一锭的，我好拿去送人。”

耿照心中乱到了极点，李家骏后来说的这些话，他已经听不进去了。李家骏这才注意到他神情大变，连忙问道：“耿大哥，你怎么啦？你怎么啦？”耿照蓦地大叫一声，转过了身，向着来路飞跑。李家骏莫名其妙，他的轻功远远不如耿照，又挑着一对箩筐，当然是追赶不上了。

耿照心中充满了惊恐与不安，这种发自内心的惊恐，只有在他发现母亲暴毙之时可以比拟。但现在除了惊恐之外，还加上了内疚，他不由得叫起来道：“难道是我错怪了姨父，杀错了好人？”

他满怀激动，旋风般地飞跑回去，不消片刻，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只见姨父那间建筑在山坡上的平房已经起火，火光刚刚透过屋顶，似是着火未久，正在蔓延。耿照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姨父门前的那个小花圃，那是他刚才杀死姨父的地方。只见地上斑斑血迹，姨父的尸体已不见了，他的表妹也不见了。正是：大错铸成长有恨，百身难赎悔应迟。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惊闻爱侣为凶手 错把妖狐作腹心

耿照心头一震，突然起了一个恐怖的念头：“不好，莫非她是举火自焚！”情怀激动，不自禁地叫道：“玉妹，玉妹！”火光中传出梁木爆裂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却听不到他表妹的回答。

大门是虚掩着的，耿照一脚踢开，便冲进去。他姨父的住家只是一座平房，内外两进，总共不过三间房子，窗户都烧毁了，一目了然，里面是什么人也没有。耿照这才松了口气。

可是，他心中沉重的感觉却并无减轻，他是更迷惘了。“姨父对敌人送给他的荣华富贵，视如粪土，不惜散尽资财，弃家远走，他岂会勾结敌人，陷害于我？哎呀，只怕我是当真杀错了人了！”“我亲眼见的绝不会假。妈妈，王安，小凤这三条性命，分明是被秦家的透骨钉和点穴法害死的，杀人的凶手，不是表妹便是姨父，这又怎么说呢？”“还有，我要偷赴江南的消息，除了妈妈之外，只有表妹一人知道，不是她泄漏那还有谁？”

火光穿过屋顶，火势迅速蔓延，烟雾弥漫，耿照只觉日来所遇的种种事情，也是如烟似雾，真相难明。

耿照正在心乱如麻，百思莫解，村子里已有人发现了秦家起火，大嚷大叫地跑来救火了。有人叫道：“咦，这不是耿家的大少爷吗？喂，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救火，呆在家门口作甚？”有人问道：“你姨父呢？他已经走了吗？”原来这些人都是得了秦重的好处的，也知道他是要在今天离家远走的。

耿照如在恶梦之中被人唤醒，心中忽地又起了一个念头：“我不能任凭自己糊涂下去，我一定要寻觅玉妹，问个水落石出。”“可以想象得到，这把火是她自己放的。她一定伤心透了，恨我极了！”

耿照记起了李家骏所说的话，说是姨父曾经吩咐过他，叫他在办妥了事情之后，便赶到马兰谷的天宁寺和他们父女相会。马兰谷是在蓟城西北三百里外的一个地方，“如今姨父死了，表妹不知还会不会去天宁寺？但这是唯一的线索，要找她只能到天宁寺去试一试看了。”“她走得不远，也许我还能追上她。”

想至此处，耿照哪里还顾得救火，立即展开轻功，翻过山坡，往西北方向急走。村民们都诧异不已。李家骏这时亦已赶到，瞧见地上那一滩血迹，惊惶得大叫道：“耿大哥，这是怎么回事？我师父呢？弄玉师姐呢？喂，你为什么只是奔跑，不理我呀？”耿照似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头也不回便跑了。

耿照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表妹的踪影，兀是未曾发现，这时已是日上三竿了。

在这个春耕时节，将近中午的时候，也正是田野间最热闹的时候。田头陇畔，到处是忙于工作的农夫，还有给他们父兄送饭来的孩子，嬉戏田头，笑语嘻嘻，构成了一幅农家乐的图景。

可是在耿照经过之处，登时破坏了这和谐的气氛，农夫放下了锄头，孩子停止了嬉戏，人人都在用诧异的目光看他大人在窃窃私议，小孩子则哗然大呼：“捉小偷呀！捉小偷呀！”有几个大人忙道：“小孩子别胡说，这不是小偷，小偷的衣裳不会这样好的。”有个小孩子辩道：“你瞧他是光着背脊的，分明是给人抓破了衣裳，使劲挣脱的，他又这样没命地奔跑，那还不是怕给人追上吗？”另外一个孩子向后头望了一望，说道：“但后面却并没

有人追他呀。”

耿照听了这些言语，心头一凛，想道：“我这副样子的确惹人注目，碰上了金兵，可是麻烦。须得换过一身衣裳才好。”

他发力狂奔，走上了一条小路，转瞬间就把这群农夫抛在背后，四顾无人，便走到一处小溪旁边，将衣裳上的血迹洗涤了，然后又抓起一把污泥，涂在背后衣裳破裂之处。

他放慢了脚步，再向前行，沿途虽然碰到几个路人，对他注目，但却也并不怎样惊诧了。

不久到了一个小市集，耿照找到一家成衣店，便走进去，不待店伙发问，先解释道：“我是往三块村走亲戚的，不幸在路上摔了一跤，勾破了衣裳，不好看相，你们店里有现成的衣服吗？”店伙看他是个公子哥儿模样，对他的话当然完全相信，心里暗暗好笑：“你这样的公子哥儿，却何苦愠几个钱，出门也不雇一辆车子，在路上滑倒那是活该，却照顾我们做一笔好生意。”当下眉开眼笑地说道：“有，有！但只怕质料欠佳，不合你老的心意。”耿照道：“临时替换的那也不必这样讲究了，你就给我随便挑一件吧。”那店伙给他挑了一件湖水蓝的湖绸长衫，又献殷勤用湿手巾替他揩拭了背上的污泥。耿照脱下上衣，穿上这件长衫，正好合适，很是高兴。那店伙狮子大开口地要他一个价目，比原来的价钱要贵一倍有多，耿照毫不讨价还价，便即付钱。

正要出门，忽听得蹄声得得，有人叫道：“这小伙子就在这里！”耿照一看，只见两个骑着马的金兵，已来到了店门口，冲着他大喝道：“小伙子，你干的好事，快跟我走！”原来这两个金兵是听得线人报告，说是发现有这么一个形迹可疑的小伙子，他们就赶来想敲竹杠的，他们还未知道这个“小伙子”就是杀了蓟城兵马司都监的那个耿照。耿照听了却是大吃一惊，以为行藏已经败露。

那两个金兵跳下坐骑，取出手铐脚镣，便要来拘捕耿照。耿照大吼一声，劈面一拳，就将提着脚铐的那个金兵打翻，另一个金兵大叫道：“反了，反了！竟敢拒捕！”耿照大笑道：“当然是反了！”劈手夺过他的手铐，当作铁鞭使用，唰的一鞭，将那金兵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耿照打翻了这两个金兵，胸中闷气，发泄了出来，哈哈大笑，抛下了手铐脚镣，大踏步走出门来，那些看热闹的人，又是惊骇，又觉痛快，当然无人拦阻。

那两匹马还在门前，耿照选了一匹毛色比较好看的，便跨上去，朗声说道：“看在你们给我送来了脚力的份上，饶你们不死！”双腿一夹，将那匹马催得疾走如风，跑出了市集。

跑了一会，忽听得背后马蹄之声，有如暴风骤雨，耿照回头一看，只见是一个武士装束的金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如飞赶来，耿照见他只是单身一人，哪里放在心上，当下朗声说道：“你想来送死吗？还是赶快回去吧！”

那武士忽地一声冷笑，策马疾冲过来，他手中提着一条长鞭，呼的一鞭，人未离鞍，就向耿照扫去。

耿照早已拔剑在手，使了个“镗里藏身”，一剑斜削出去，他这口剑乃是一口宝剑，倘若给他削中，武士那条长鞭必断无疑。

哪知道武士的鞭法精妙之极，矫若游龙，耿照一剑削去，他那条长鞭突然打了个圈，呼的一鞭，正中马颈。耿照一剑削了个空，立知不妙，正要拨

转马头，那匹马受了一鞭，痛极难禁，已猛地跳了起来，将耿照抛离了马鞍。说时迟，那时快，那武士的第二鞭又到，耿照控制不住坐骑，难以抵敌，只得跳下马背，只听得那匹马一声哀鸣，原来已给那武士一鞭打碎了头盖，倒毙路上。

那武士纵马过来，践踏耿照，耿照大怒，使出滚地堂的功夫，一剑贴地削去，将他那匹骏马的前蹄削断，那武士一声大吼，也跳下马来！

耿照一个长身，跳起来抢上前去，唰唰唰便是连环三剑。那武士侧目斜睨，冷笑道：“耿仲的六十四手天龙剑法，本来也足以自成一家，可惜你这小子火候未到，岂能奈得我何？”他随随便便若不经意地跨出三步，便把耿照这连环三剑，都闪过去了。

耿照不由得大吃一惊，心中想道：“我父亲的天龙剑法，除了几个至亲戚友之外，从未向外人抖露，这厮却怎生知道的？”这时他已与那武士打了一个照面，只见那武士的相貌甚为奇特，看来不过三十左右年纪，但两条眉毛却是纯白如雪。这武士不但相貌古怪，鞭法尤甚精奇，他从容地避开了耿照三剑，这才还了一鞭。

这一鞭打出，竟似波浪形向前推进，一圈接着一圈，带着尖锐的啸声，恍如天风海雨，迫人而来。耿照一剑刺去，竟被那武士的长鞭圈住，那武士大喝一声：“撒手！”鞭梢颤动，有若长蛇缠树，勒紧了耿照的手腕。耿照的腕骨，给勒得“格格”作响，痛极难禁，不由得五指一松，宝剑坠下。

耿照腾出左手，急忙接着宝剑，也大喝一声：“撒手”，一剑削去，将那长鞭削下了一段，剩下的那一段虽然仍缠在腕上，却已松开了，只见手腕勒起了一圈红印，有如给烙过一般。

那白眉武士怒道：“好，你这小子确是顽强，算得是一条好汉。看在你这点硬份，我倒不忍伤你的性命了。你乖乖地跟我走吧。你败在我的手下，决不是丢脸的事情。我劝你无谓跟我赌气了，免得你的皮肉受苦。”

耿照大怒道：“大丈夫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我堂堂大宋男子，岂能向你金狗乞怜，看剑！”一招“乘龙引凤”，再次向那武士挑去。

那武士眉头一皱，说道：“你这小子真是不识好歹，好，你自认是大丈夫，我就要你这大丈夫双膝屈下，看你是服也不服？”唰的一鞭，向耿照横扫过去，耿照右手腕骨破裂，动弹不得，左手持剑，已是不能随心运用。他知道对方的武功比自己高出何止数倍，要想取胜，那是千难万难，当下横起心肠，拼着与敌人两败俱伤，硬冲过去。

那白眉武士冷笑道：“好小子当真要拼命么？”猛地大喝一声：“跪下！”长鞭打了一个圈圈，似要向耿照颈脖套下。耿照使了一招“举火撩天”，宝剑上撩，仍然脚步不停地向那武士撞去。不料白眉武士这一鞭变幻莫测，长鞭一抖，忽地伸直，化作了一杆长枪，自上而下，迳戳下来，“啪”的一声，正正打中耿照的膝盖，膝头骨也被打碎了。耿照双膝一软，身子摇摇欲坠，猛地想道：“我决不能向敌人屈膝！”用了全身的气力，挺直腰板，身向后弯，这么一来，膝盖受伤之处，痛得更为厉害，“力勒”一声，骨头拗断，终于仍是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可是终于也保住了尊严，没有屈膝，而是脸部朝天，平倒下去。

那白眉武士哈哈笑道：“有种，有种！”提着长鞭，便向耿照走来，耿照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但见敌人向自己龇牙露齿地狞笑，却也不由得感到一丝恐怖，心中想道：“但愿他一鞭将我打死，只怕他有意将我折辱，那时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却是可虑！”

眼看那武士只有几步就要走到身边，耿照正在担忧，忽见那武士猛的一个转身，挥鞭向空中一击，嘭啪作响。耿照大为奇怪，心里正自想道：“这厮捣什么鬼？”只听得那武士已在大骂道：“躲在暗处暗箭伤人，算什么好汉？有胆的出来！”

耿照心中一动，想道：“是谁在暗算他？啊，莫非就是昨晚助我脱险的那位高人？”

那武士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银铃似的声音已在接着说道：“我本来就不是好汉，你骂我我不在乎！”眼前一亮，只见树林中走出一个女子，杏黄衫儿，红绸束腰，凤簪镇发，长眉入鬓，体态轻盈，竟是一个美艳非凡的少女，把那武士看得呆了。

那少女格格笑道：“你不是要我出来么？现在我出来啦，请问将军有何指教？”

那武士呆了一呆，说道：“我要先请问姑娘，你和这小子是亲是故？”那少女道：“非亲非故。怎么？”那武士道：“这小子是我要捉拿的钦犯，姑娘既然与他非亲非故，何以出手阻拦？用暗器向我偷袭？”

耿照这时也是惊奇之极，那武士的所问也正是他心中的疑问：“是啊！我与她素不相识，何以她屡次救我，又不让我知道？”他的惊奇还有一个原因，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在暗中相助他的，一定是个前辈高人，所以才有这样鬼神莫测的本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心目中的“前辈高人”，却竟然是个年纪轻轻的美貌少女！

那少女笑了一笑，不答武士那句问话，却缓缓说道：“东南西北四霸天，技压尉迟北神鞭。将军刚才那一招鞭法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吧？使得真是妙极！看来，将军你一定是人称‘技压尉迟’的‘北神鞭’了，否则决不能使出这一招。”

那武士听得这美貌的少女夸赞他的鞭法，心中又是得意，又是惊奇，想道：“这女子好厉害的眼力，竟然一眼就看出我的鞭法。”当下说道：“多谢姑娘给我脸上贴金，不错，我就是大金国御林军的总教头北宫黜，‘技压尉迟’这个称呼，是江湖上的朋友给我捧场的，叫姑娘见笑了。”

耿照不由得吃了一惊，心中想道：“原来这人就是北宫黜，怪不得如此厉害！”要知北宫黜身为金国的御林军总教头，在金国是数一数二的好汉，耿照对他早已闻名。但那少女所说的“东南西北四霸天”，这北宫黜当是“北霸天”，还有其他东、南、西三霸天是谁？耿照却不知道了。

耿照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少女已在说道：“将军过谦了，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那岂是假借得来的？实不相瞒，我就是因为见了将军如此高明的鞭法，这才动了求教之念，特来向将军请教的！”

北宫黜怔了一怔，道：“姑娘，你是谁？不说明白，我可不愿与姑娘交手！”那少女笑道：“哦，你这条鞭是不打无名小卒的，我本来不配作你的对手，但我却是你要缉捕的人，所以虽然是无名小卒，但你拿不到我，就无法交差，你总要和我动手了吧？”

北宫黜心中一凛，双眼圆睁，冷冷说道：“哦，原来京都和密云这两件案子都是姑娘干的吗？”那少女道：“不错，将军还说漏了一件，前两天你们从京都派到蓟城的三位高手，也是我杀掉的，你还未知道吗？”

原来上个月在金国的中都，发生了一件震动朝廷的案子，有四个御林军

军官，奉了大将军蒲卢虎的密令，要到蒙古办一件事情，就在动身的前夕，这四个军官都莫名其妙地暴毙了，事后验尸，验出尸体一片瘀黑，显然是给人用剧毒的暗器射死的。过了几天，有个从蒙古使者经过密云，中都派出两个军官迎接他们，这三个人也都在密云到中都的大路上给人害死。这两件案子震惊了金国的朝廷，中都的七大高手全都受了命令，要查缉这个凶手，这北宫黜也是接受了命令的高手之一。

这次因为耿照“谋叛”的案子，蓟城的兵马司都监扎合儿，从中都请来了三位高手，协同缉捕，这三位高手，在包围耿家之役，全部死亡，北宫黜怀疑这件案子与上面两件案子有关，故此特地到蓟城调查。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这三个高手，还有蓟城本地的几个武士，果然也都是中了剧毒的暗器死的。

北宫黜一路暗访明查，恰巧在这个小市集碰上了耿照击倒金兵，抢夺马匹的事情，于是北宫黜飞骑追踪，终于赶上。起初他还以为耿照就是那个凶手，后来交上了手，见耿照的剑法虽然不错，但功力却不太高，又始终没有用过暗器，以这样的本领，决不能杀得那几位高手，这才知道不是。

现在这个少女突然出现，一口承认这几件案子都是她一人干的，北宫黜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到了此时，形势急转，这少女和耿照虽然同是“钦犯”，但这少女却比耿照重要得多，变成了“正点儿”（江湖术语，意即主角）了。

北宫黜虽然心内暗惊，但他究竟是“四霸天”之一，武学名家的身份，神色上丝毫也没有显露出来，当下仍然气定神闲，既不惊惶，也不动怒，按照江湖的礼节，一拢长鞭，拱手说道：“姑娘年纪轻轻，就干下了三件大案，当真是巾帼出英雄，英雄在年少！姑娘既要较量我的鞭法，敢不奉陪。请姑娘亮出兵器来吧，姑娘远来是客，北宫黜先让三招。”

那少女道：“多谢了，将军你也不必客气。”她顿了一顿，似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用什么兵器好呢？今日匆匆忙忙的出来，竟忘了携带兵器了。”北宫黜不欲占她便宜，一指耿照说道：“这小子用的是把宝剑，姑娘你可以借他的一用。”那少女瞥了耿照一眼，笑道：“不错，果然是把宝剑，但我一来不欢喜用人家的东西，二来不想在兵器上占你的便宜，三来将军是在鞭法上称雄，不如我就在鞭法上向将军请教吧！”

北宫黜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只要他瞧了对方一眼，对方身上是否藏有兵器，藏有什么兵器，他都可以了如指掌。但见这少女的衣服甚为贴身，里面不似藏有什么软鞭之类，心中正在奇怪，只见那少女解下了束腰的绸带，微笑说道：“我是班门弄斧，鞭法使得不到之处，还望将军指教。”

北宫黜这才知道，这少女竟是要把绸带当作软鞭，来与自己较量！他号称“技压尉迟北神鞭”，鞭法的造诣何等深湛，平生纵横南北，大小数百仗，只输过给三个人，但那三个人都是用别种兵器打败他的，若然彼此用鞭的话，他有生以来还当真未曾遇过对手。

如今这少女却要用绸带来对付他的“神鞭”，饶是他见多识广，也不禁有点惊异，同时也就禁不住心中有气，心想：“多少英雄在我鞭下求饶，你这黄毛丫头，竟敢小觑于我！”但他以武林高手的身份，习惯了喜怒不形于色，心中虽然有气，仍然保持着一份矜持，长鞭一拢，淡淡说道：“姑娘能用这种‘软鞭’，技艺定然是高明了。请赐招吧！”

那少女笑道：“你是鼎鼎大名的北神鞭，我不先行献拙，想来你是不肯赐教的了。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先献拙了！”红绸一挥，登时卷起了漫天

红影，但见四面八方，都是这少女的影子，好似有几十个人，同时持着绸带卷来，北宫黝不由得吃了一惊，大声赞了一个“好”字，身似陀螺乱转，接连打了十几个圈圈，好不容易才从漫天红影之中脱出身来，避过了她这一招。那少女格格笑道：“将军小心，后面就是鱼塘了，留心不要跌下去。”原来北宫黝虽然避过了她这一招，但已是不知不觉地退了十几步，退到了路边了，后面正好是农家的鱼塘。

北宫黝面上一红，连忙向前一跃，说时迟、那时快，少女的第二招又已发出，“嗖”的一声，绸带抖得笔直，直刺过来，北宫黝连用几种身法，那条绸带仍然似影随形地追着他，只听得“嗤”的一声，北宫黝长袖一挥，想拂开她的绸带，哪知衣袖已给“刺”穿了一个小孔。一条轻飘飘的绸带，经这少女运用起来，竟然变作了利剑一般，可以刺穿别人的衣袖，内力的强劲，确是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北宫黝有言在先，说是要让这少女三招，那招才不过是第二招，他就先已吃亏。那少女将绸带一卷，笑道：“将军还不肯亮鞭赐教吗？”蓦地把手一扬，绸带又再撒开，屈伸变化，莫可名状。一个圈圈接着一个圈圈的向北宫黝卷来，北宫黝不知这少女还有什么古怪的招数，顾不得食言，只好将长鞭挥出，用了一招“霸王鞭石”，鞭风呼呼，将那少女的绸带荡得随风飘舞！

那少女也不由得心中一凛，想道：“这一鞭内力充沛，霸道非常，且又招里套招，式中套式，北神鞭果然是名不虚传。”

鞭风呼响中，但见那少女身似花枝乱颤，恍如迎风起舞，衣袂飘飘，那条绸带随着鞭梢飘飘荡荡。北宫黝这一招“霸王鞭石”，虽是力道强劲，确有碎石拔树之能，但那条绸带轻飘飘的全不受力，而那少女的身法又轻盈至极，善于趋避，北宫黝竟是莫奈她何。

北宫黝鞭影翻飞，从“霸王鞭石”疾变为“云麾三舞”，改“扫”为“卷”，要把那少女的绸带卷出手去。那少女机灵之极，绸带一挥，俨似一条蛇，忽屈忽伸。忽地“嗖”的一声，抖得笔直，使出了钢鞭招数，用了“压”“转”“推”三字诀，轻软的绸带，刹那间变成了坚硬的钢鞭，笔直压下，反手一转，迅即一推，一招三式，一气呵成，把北宫黝的长鞭推了开去。

北宫黝最初还不大相信这少女能用一条绸带使出精湛的鞭法，到了此时，才知道这少女确有奇能，不由得暗暗心服。这少女的绸带不但可用作软鞭，而且还可以用作钢鞭，内力的运用当真是妙到极点，绝不在北宫黝之下。

北宫黝知道遇到了敌手，精神倍振，将九九八十一路天龙鞭法使开，虎虎生风，一招一式，稳如沉雷，疾似骇电。少女的绸带随风飞舞，忽迎忽拒，或卷或扫，卷起了漫天红影，和北宫黝打得难解难分。

耿照躺在地上，看得眼花缭乱，连疼痛的感觉也失掉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盼望这少女得胜。他未曾练过鞭法，看不出两人之间盈虚消长的变化，但见北宫黝的攻势一直都似凌厉强劲，又不禁暗暗替这少女担心。

其实北宫黝此时正是心头焦躁、感到进退维谷的时候，他的九九八十一路天龙鞭法，已使到了七十二路，仍然觅不到那少女的破绽，深惧一世英名，从此尽丧，但就此罢手，又有不甘。

九九八十一路天龙鞭法堪堪就要用尽，北宫黝起了一拼的念头，猛地大喝一声，长鞭一圈，带着尖锐的啸声，竟似平地上卷起了骇浪惊涛，一圈接着一圈的向那少女卷去。这一招正是他天龙鞭法中的精华所在，也即是那少女称赞过的那一招——“八方风雨会中州”。

刚才耿照就是在他这一招之下，被打碎了膝头骨的。北宫黜情知这少女不比耿照易于对付，但心想她纵能化解，也难免要给这一招迫得后退，那时他稍稍挽回了面子，也就可以罢手了。至于要活捉“钦犯”的念头，他是连想也不敢想了。

哪知这少女竟是毫不退让，不但不退，反而迎上两步，绸带抖得笔直，竟然就从北宫黜长鞭抖起的圈圈中钻了进去。

绸带的一端有五色丝线结成的彩绦，不过一支香粗细，绸带攻进了长鞭抖起的内圈，那条彩绦也忽地挺直起来，钻进北宫黜的鼻孔。这一记怪招大出北宫黜意外，鼻孔一痒，“阿嚏”“阿嚏”就打了两个喷嚏，他正在全力与这少女争持，这两个喷嚏一打，虽然对身体并无伤害，但却登时泄了气。那少女抓紧时机，蓦地一声娇斥，绸带反卷过来，将北宫黜的长鞭裹住，北宫黜方觉不妙，心头一震，那条长鞭已给她卷脱了手。少女将长鞭一抛，格格笑道：“领教了，北神鞭果然名不虚传。”北宫黜面色铁青，接过了长鞭，呆了片刻，说道：“请姑娘留下芳名，北宫黜学艺不精，贻笑大方，倘有寸进，异日有缘，再来领教。”那少女大大方方地答道：“小女子贱名连清波，一时取巧，承大将军让了一招，侥幸取胜，惭愧惭愧。大将军什么时候有兴致前来指教，小女子一准奉陪。青山绿水，后会有期，恕不远送了。”北宫黜收拢长鞭，拱了拱手，回头便走！他心中气怒之极，但仍不失名家身份。那少女笑了一笑，也自回身过来，向耿照走去。

耿照大喜，便要起来道谢，忽地“哎哟”一声，又倒下去，原来他刚才才是聚精会神地观战，忘记了疼痛，如今紧张的情绪已松懈下来，再一挣扎，震动了碎裂的骨头，任他是铁打的身躯，也禁不住失声呼叫。

那少女连忙将他按住，说道：“别动，别动，别拘礼了，待我看看。”耿照虽然与他的表妹两情眷恋，但平素以礼相待，最多耳鬓厮磨，却从来没有这样亲近地接触过对方的身体，但觉得缕缕幽香，沁人心脾，不禁满面通红。但知她是一番好意，为自己验伤，心里又是暗暗感激。

那少女道：“哎哟，伤得还真不轻呢？左腿膝盖骨和右手腕骨都碎裂了。不过，你也不用害怕，我还懂得一点接骨之术，你躺着别动，我给你敷上了药，接好断骨，三日之后，包保你行走如常。”耿照只好依言，任她施为。那少女在他的伤处摩挲了几下，挑了一点药膏替他敷上，托起他的左腿，对准了骨头一合，跟着依法施为，将他的右手腕骨也接好了。她又把绸带撕作两条，作为绷带，给他缚上。

那少女道：“此地不可留，你不能走动，我去给你找一辆车来，就在附近的村子里，你倘若发现有敌人，可以用这枝蛇焰箭向我报警。”说罢，将一枝短箭放在耿照未受伤的那只手中，说道：“你只要将这枝箭稍微用劲向上一抛，它就会发出一溜青色的火焰，我也就会知道了。”耿照心想：“这少女看来与我的年纪差不多，想不到却是一个老江湖，什么古怪的玩意儿她都备有。”

少女去后，耿照心潮起伏不定，心想：“这真是一个奇遇。”他对这少女当然感激得很，但也感到这少女的行径古怪。

那药膏果然甚是灵效，敷了不久，便觉痛楚大减，耿照忽地心念一动，想起了表妹送给他的那瓶“生肌白玉膏”来，想道：“奇怪，这两种药膏不但功效相同，而且一敷上伤处，便有遍体生凉的感觉，这种令人舒服的感觉也是相同的！难道她给我的就是生肌白玉膏？但这种药膏乃是秦家的秘制，

她怎么也有？”随即想到：“大约上佳的金创药都是差不多的，我不必瞎猜疑了。”

这两日来，耿照对他表妹的心情已起了几度变化，由爱而恨，随后又变为爱恨难明；当他来找表妹算帐的时候，本来认定她是杀母之仇敌的；后来听了李家骏那番话，又觉疑云重重，难以断定，所以才想到天宁寺去查个水落石出。这两日来，他每一次想起了表妹，心头上就似被戮了一刀似的，感到非常痛苦，因此他已决意抑制自己，在水落石出之前，是决不再想她了。

但现在由于敷上药膏的感觉相同，思念一起，难以阻遏，他想起他所挚爱的人，竟是杀母的疑凶，而一个陌生的女子，却救了他的性命，不禁大为感慨。猛地又想到：“当晚在我家中杀掉那些金国武士的，既然是这位连姑娘，问一问她，或者也可以知道一点真相。”

他心念未已，只见那少女已驾着一辆骡车来到，笑道：“真是巧得很，我刚走了不远，就碰见这辆骡车，主人是做小买卖的，正要到蓟城去买货，是辆空车，我给他加倍的银子，就将他这辆车子买下来了。”

耿照一看这辆骡车果然比普通农家的骡车漂亮，心里也想这事情真巧，倘若她找不到骡车，自己受了伤，在这大路上耽搁久了，就很可能有碰上金兵的危险了。

那少女道：“你要到哪里去？我送你去。”耿照迟疑道：“我蒙姑娘救命之恩，已是感激不尽，怎敢再耽搁姑娘的行程？”那少女皱眉道：“你这人真是有点婆婆妈妈，你现在连站也站不起来，怎能驾车？我反正没有事情，就送你一送，难道在这个时候，你还要避什么男女之嫌么？”

耿照给她说得满面通红，当下只好让她扶上车去，讷讷说道：“我想往马兰谷。”那少女有点诧异，问道：“你不是想往江南的么？昨晚那些金兵包围你家，我听得他们就是这样说的，难道错了？”耿照道：“不错，我是准备要往江南。”那少女道：“可是往马兰谷的路却是向北走的啊！”耿照道：“我想先到天宁寺去访一位朋友。”他生怕那少女再问原由，好在那少女并不再问，便点点头道：“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便送你往马兰谷吧。”

那少女响起一下鞭子，赶骡车前走，一面回头问道：“你犯了什么大罪？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兴师动众的将你缉拿？”

耿照心头一震，说与不说，实属两难，暗自想道：“按理而论，这位连姑娘救了我的性命，我是决不对她有所隐瞒。但我要将父亲的遗书献给宋皇，这事情关系重大，我曾经对母亲发过誓，决不泄漏与外人知道的，这却如何是好呢？”说与不说，这两个念头，在胸中交战，转瞬间反复思量了好几次，终于这样想道：“这不是我个人的私事，而是有关国运兴衰，宁可对不起这位姑娘，还是不说的好。”当下便道：“金虏要将我缉拿，大约就因为我要偷赴江南之故，那目的当然可以不问而知，那即是要投奔故国，与他们为敌了。”那少女道：“据我所见所闻，在金虏辖区，像你这样怀有故国之思，偷赴江南的人实在不少，尤以少年人更多。为什么他们特别对你注意，不惜兴师动众，甚至从京都里请来高手，务必要将你缉拿归案，这里面莫非另有原因？”耿照讷讷说道：“是否另有原因，那我也知道了。”话已至此，那少女也不便再问了。她笑了一笑，似是稍稍露出一丝怀疑的神情，不言不语，低下头去，给耿照缚紧松开了的绷带。

耿照心头抱愧，颇觉不安。过了一会，低声说道：“姑娘，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那少女道：“说吧。我倘有所知，定当尽告。”

耿照道：“听姑娘刚才与那北神鞭所说，蓟城的案子也是姑娘做的。那想必是指前晚在我家中发生的事情了。”那少女道：“不错，偷入你家的那些金国武士，都是给我用暗器杀掉的，你后来轻易杀掉的那个阿骨打，也是我在暗中使用梅花针射进他的穴道的。”

耿照道：“姑娘你两次三番救我性命，我没齿不忘，真不知如何能报答你。”那少女道：“你又来了，彼此同仇敌忾，些须小事，值得一再挂齿么？瞧你的神气，你似乎还有什么要问的？”耿照道：“不错，我正是想请问姑娘，不知姑娘何以知道我家中有难，及时而来？当时的情形怎样？”

那少女道：“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了。这事情说来凑巧得很。你的外祖父是否信州楚老拳师？”耿照听她突然把话锋一转，问起自己的外祖父来，有点奇怪，随即答道：“不错。我母亲正是楚老拳师的独生女儿。她嫁给我爹爹之后，兵荒马乱，已有将近三十年未回过娘家了。姑娘，你识得我的外公吗？”

那少女道：“你外公早已死了，他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呢。不过我的母亲却和楚家很熟，与你的母亲更是少年时候的闺中密伴。”耿照“啊呀”一声道：“原来姑娘与我家有此交谊，请恕不知，多有失礼。令堂也是信州人吗？”

那少女道：“我母亲连门李氏，我外公与你的外公是同邑拳师。……”

那少女续道：“两位老拳师意气相投，因此他们的女儿也是情如姐妹。你母亲远嫁之后，不久，我的母亲也嫁到邻县连家。

“她们各适一方，音讯断绝，不知不觉就过了二十多年。去年我奉家母之命，到江湖历练，临行之时，她对我言道，她少年时候最要好的女友，嫁到了耿家，听说现在在蓟城落籍，要我若是路过蓟城，就替她到耿家去探望一次，顺便也好认识令尊躡云剑耿仲、耿老前辈。我母亲僻处乡间，那时，她还未知道令尊已经作古。”

耿照心道：“原来如此。可是我却怎的从未听过妈妈提过她有这样要好的女友？”随即想到：“大约是因为隔别太久，她少年时候的事，也无谓向儿子说了。”又想到：“我爹爹心怀大志，屈身事敌，平时终是极力掩饰，不让人家知道他会武功。他精于躡云剑法，少年时在江湖行侠，就得了个‘躡云剑’的美号，这事情我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这位连姑娘能够一口说出来，足见她的家人确是知道我父亲的底细，所说的谅不会假了。”

那少女继续说道：“那一晚我到了蓟城，到街市上一打听，原来令尊曾经在金都为官作宰，前几年才告老还乡，不久就去世了。因此很容易就打听到了。”耿照脸上一红，想为他的父亲分辩，但一想他父亲怀此苦心，本来就不求人谅解，就算这位连姑娘有所误会，那也只好由她了。

那少女对他父亲为官之事，并无议论，接着说道：“我打听到你家的所在，二更过后，就换上了夜行衣前往。将到你们住的那条街口，忽然发现有一队金兵，正在开来，又有几个武士装束的人，走在前列，窃窃私议。我是自少练过暗器的人，耳力比常人稍为聪敏，隐隐听得他们所说，竟是要到你家办案，似乎是你家出了一个‘叛逆’，他们正要前往缉拿。那时我还未知道他们所要捉拿的叛逆就是你。

“我吃了一惊，连忙施展轻功，跳上民房，赶在他们的前头，准备通知你的家人。”

说到这里，她忽然停顿下来，望一望耿照，问道：“耿大哥，你是不是

还有一位姐妹，她逃出来没有？”

耿照大为吃惊，连忙问道：“你说什么？我父母所生，只我一人，并无姐妹！你何以有此一问？”

那少女也似乎有点惊诧，说道：“我到了你家，还在瓦面未曾跳下，忽见一条人影，突然从屋子里窜上来，我伏在檐槽，她大约没有发现我。月光下看得分明，是个少年女子。我以为是耿伯母的女儿，心想她或者是已得警报，是以出来侦查。刹那间，我踌躇莫决，不知该不该与她打个招呼，因为金兵就将来到了，出声怕人察觉，那女子身法很快，我主意未定，她已一溜烟跑了！”

耿照心头大震，颤声问道：“连姑娘，你，你还记得那，那女子的面貌吗？”那少女道：“我只看见她的侧面，并不十分清楚，她是瓜子脸型，身材比你略为瘦小，短发覆额，梳有两条小辫，穿的是湖水蓝色的衣裳，拿着一柄青钢剑。”

这少女轻描淡写地缓缓道来，耿照听了，却有如晴天打了个霹雳，平地响起了焦雷，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金星飞舞，顿感地转天旋。险险晕了过去。这少女描绘的那个女子容貌、装束，不正是他的表妹秦弄玉还是谁？

只听得那少女继续说道：“我当时以为是你的姐妹，不疑有他。事情紧急，我无暇考虑，就立即跳下来，也顾不及通报姓名，便穿房入户，迳自去找你的母亲。”

“忽然我发现一个老仆僵卧地上，太阳穴沁出血丝，看来是刚刚给人害死，随即在一间卧房的门口，又发现了一个婢女装束的少女，死状也是一模一样。我摸进房中，见床上有个中年妇人，我叫了她两声‘伯母’，唉，她已不会答应我了。”

耿照尖叫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那少女连忙将他按着，又把一颗药丸塞进他的口中，说道：“死者已矣，你应该保重身子，为你的母亲报仇，不可太悲伤了。”耿照叫道：“不错，我，我，我与那妖女誓不两立！”那少女点点头道：“照当时的情形看来，那个从你家中溜出来的女子，既然不是你的姐妹，那就无疑是杀人的凶手了。她是谁，你认得她吗？”耿照叫道：“她烧变了灰，我也认得。她，她，她，她是我的表妹！”

那少女甚是惊诧，呆了半晌，说道：“竟是你的表妹么？唉，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她怎么下得这个毒手？”顿了一顿，再接着说下去：“不久，你就来了。当时我还未知道你的身份，于是我就躲到帐后看你如何。后来你哭你的母亲哭得晕了，我也就知道了你是谁啦。就在你晕过去的时候，有几个武士接续进来，被我一一打发，外面的金兵不敢再来，围在外面鼓噪，商量放火。我本想把你背出去……”说到这里，她面上一红，眼波斜溜，接着说道：“但总觉得不便，不如暗中助你为佳。我又想伯母的尸体不能给金狗毁坏，于是我就擅作主张，将伯母移到后院，草草埋葬。然后再赶回来将你唤醒，我是看见你开始爬起来的时候才走的，不过，你大约还未看见我。以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所遭遇的了。嗯，耿大哥，你怎么啦？”

耿照心中有如刀割，神智也已有有点迷糊，喃喃自语道：“铁证如山，铁证如山！我该死了心了，不必再去，不必再去了。”那少女道：“耿大哥，你说什么，去哪里？不去哪里？”

耿照低声问道：“咱们现在走的哪个方向？”那少女道：“你不是说要到马兰谷的天宁寺去么？当然是向北走呀。”耿照忽道：“往南走吧，不往

北了！”那少女容光焕发，眼底眉梢都含着笑意，连忙说道：“啊，你改了主意了。好，那就往南走吧。”耿照瞿然一惊，蓦地想道：“我为什么怕和她见面？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对她存有情意了，她是我的杀母仇人！”原来在此之前，他心中一直在想着还要不要到天宁寺去，也就是还去不去找寻他的表妹。他最先是这样想的：“现在既然是铁证如山，水落石出了，那还何须自己再去查根问底？”随即感觉到自己心底的恐惧是再见到表妹之时，自己会杀了她！因此才要找一个藉口：不到天宁寺去，避免可能见到他的表妹。

耿照察觉了自己心底的秘密，母亲惨死的情状再次浮现眼前，他痛切自责，惭愧不安，蓦地又叫道：“不，还是往北走吧！”那少女道：“啊，你又改了主意了？”声音面色都掩饰不住失望的神情，但耿照心有所思，却没有注意到她前后神色的变化。

那少女柔声说道：“你不要想得太多，太过伤神了。我叫骡车慢慢地走，你好好歇息，好好歇息吧！”声音甜蜜柔和，耿照听了，就像他小时候，母亲在他身边唱催眠曲一样。耿照心力交疲，本来就已困倦极了，不久，就沉沉睡去。

那少女低低唤了两声“耿大哥，耿大哥！”只听到耿照的鼾声，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那少女忽然轻轻地解开他的衣钮，伸手进去摸索，蓦地双眉一扬，如有所得，迅即就把一个油纸包着的物件摸了出来。

油纸包着的正是耿照父亲所写的那份遗书，是用羊皮纸写的万言书，折成四四方方一叠，那少女打开来刚看了两页，耿照忽地翻了个身，喉头发发出急促的“伊呀”之声，似乎是正在做着恶梦，受到惊吓，看那情形就要醒来。

那少女面色一变，骈指如乾，眼中露出杀气，就要向耿照的穴道戮去，耿照微一侧身，那张俊美的面孔正对着她。不知怎的，那少女忽地心头一软，手指头直打哆嗦，那一指竟然戮不下去，心想：“他受伤已是不轻，我即使只是点了他的晕睡穴，对他的身体也是大大有害。”她最先本想杀了他的，现在却连对他有所伤害的事情都不愿做了，这心理变化来得如此突然，连那少女自己也感到奇怪。

那少女叹了口气，心里想道：“他一直把我当作救命恩人，心中对我充满了感激的情意。我从来未得到过别人这样的感激，唉，还是不要伤害他吧！”她轻轻地将那份遗书包好，刚刚塞进耿照衣内，耿照蓦地尖叫一声，身体蹦起，“啪”的一下，将那少女的玉手按住！正是：扑朔迷离真亦幻，是仇是友未分明。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魔女兴师来问罪 少年任侠护知交

原来耿照果然做了一个恶梦，梦中恰似往日的光景，他和表妹在阳谷山中姻缘石下嬉戏。他们追逐蝴蝶，采撷野花，濯足山溪，朝霞染红了溪水，碧波微漾，形成了七彩霓霓般回旋着的层层圈环，各种各式奇妙悦眼的石子嵌在水底，如珍珠、如翡翠、如宝石，堆成了水底的宝藏。耿照跳进水中，拾起一颗最美丽的宝石，献给表妹，倾吐他心中的情意，不料表妹突发娇嗔，骂道：“这不是宝石，是假的。你把你对我的爱心比作宝石，你的心也是假的。你的甜言蜜语，是天上的彩霞，美丽得很，却最易消散。总之，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假的。你给我滚开！”突然，美丽的表妹，变成了狰狞的夜叉，一抓撕裂了他的衣裳，要吸他的血，要嚼他的心，他也不知怎的，突然记起了表妹是他的杀母仇人，现在撕裂他的衣裳，就是要抢他父亲的遗书，他可以甘心受表妹咀嚼，但这份遗书却万万不可遗失，于是，他大叫一声，“啪”的一下，将表妹的手按住！

眼睛睁开，光天化日，哪里有表妹的影子？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位如花似玉的连姑娘，他正在紧紧地按着她的手，而她的手就放在自己的胸前。耿照满面通红，连忙将手拿开，手指触着纽扣，忽然发现自己的衣纽，果然有两颗已经解开，耿照心头卜卜地跳，这刹那间竟不知是梦是真，他慌忙一咬指头，“哎哟”一声叫了出来，很痛，这才知道现在不是在做梦了。

那少女的心头也是卜卜地跳，问道：“你，你这是干吗？”耿照道：“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有人抢我的——我的东西。”他几乎把“遗书”两字，说了出来，幸而醒觉得快，话到口边，方才改了。那少女笑道：“原来你是在做恶梦，却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见你呼吸紧促，也想到你可能在作恶梦，但不敢把你唤醒，所以解开你两颗衣纽，让你舒畅一些。”耿照心里暗道：“原来如此。你也几乎把我吓了一跳。”

骡车继续前行，不久天色入黑，那少女道：“你身上带伤，若找一处人家投宿，易惹猜疑，不如你就在车上睡吧。我继续赶车，这样也可以走得快些，早点到天宁寺。”耿照喜道：“你真想得周到。可是我怎能累你不得安眠。”那少女道：“你睡着了我给你守夜，我若困倦，随便靠着一棵树打个盹儿也就行了。”耿照又是感激，又觉过意不去，歉然说道：“你是我家的大恩人，不但救了我，还保全了我母亲的遗体，现在又这样细心地照料我，我来生变作牛马，也难报你的大恩。”

那少女皱眉道：“不准再提一个‘恩’字，你我二人的母亲情如姊妹，我也早已把你当作兄弟一般了。嗯，你今年几岁？”耿照道：“十八岁了。”那少女道：“哪个月生的？”耿照怔了一怔，不知她何以要这样仔细查问，答道：“九月生的。”

那少女道：“我和你同年，我是二月生的。”她笑了一笑，接下去说道：“不准你再和我客套的。我的名字叫清波，你叫我名字便行了。”耿照插口道：“这怎么可以？”“要不然，你就叫我一声姐姐吧。我比你早出世半年，凭着你我两家的交情，这一声‘姐姐’大约我还可以受得起。”耿照喜道：“这正是我心里想的，只怕冒昧，不敢先提。我一无兄弟，二无姐妹，你肯认我做弟弟，那是最好不过。”当下就叫了她一声“姐姐”。连清波笑靥如花，也叫了他一声：“弟弟”，说道：“照弟，那你以后可要听姐姐的话了。”

骡车进入一处树林，连清波道：“天刮风了，恐怕会下雨。咱们就在林

子里过一晚吧，你连日受惊，听我的话，定下心神，好好睡一觉吧。”说罢，便自下骡车。耿照道：“你呢？”连清波笑道：“我总不成也睡在车子里吧？这里林深树密，纵有风雨，也可以遮蔽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我给你守夜。”耿照面上一红，心中极是感激，想道：“这位连姐姐既是女中豪杰，又能处处以礼自持，当真难得！”

夜风中送来的香味，树林里虫声唧唧，鸟语啾啾，似乎在合奏“安眠曲”，他心情一松，不久就熟睡了。这一觉直到天明，连梦也没有做一个。

他睁开眼睛，阳光已从树叶缝中透下来，林子里一片寂静，他叫了一声：“连姐姐。”不久，就见连清波跑来，含笑问道：“你醒来了，昨天睡得可好？”

连清波脸有风尘之色，衣角鬓边，还沾有一些尘土，未曾拂拭干净，耿照道：“多谢你，我睡得很好。咦，你怎么却像跑了远路归来的样子？昨晚未曾睡过吗？”连清波心头跳了一下，想道：“他虽然是个未出过道的雏儿，心思倒很细密。”当下笑道：“幸好昨晚没有下雨，我去猎了一只野兔，早烤熟了，给你作早餐。”耿照与她分食兔肉，心里好生过意不去。

连清波对他细心照料，如是者一路行行宿宿，过了三天，耿照的断骨已经合拢，手足都可以活动了。

这一日是个艳阳天气，远远可以望见一带青山，马兰谷的天宁寺就在此山之中，路程大约只有四五十里。耿照心情舒畅，说道：“待我走下来走走看看，我的伤处已经一点不痛了。”

连清波道：“正好前面有间路边的酒肆，咱们就进去吃点东西吧。你小心走啊！”

耿照要了一碗稀饭，连清波给他点了两样小菜，正在等着，忽听得邻座一个客人拍桌子叫道“真的有这种怪事？四空上人的武功不弱啊，怎的天宁寺给人一把火烧了？”

耿照骤吃一惊，心头大震，把眼看时，只见两个状貌粗豪的汉子，正在那里口沫横飞地谈论天宁寺被毁之事。

天宁寺离此不远，主持四空上人又是大众熟识的人，那两个汉子带来了这样惊人的消息，登时把这个路边的小酒肆闹得像一锅煮沸了的开水，群情耸动，酒店、伙计都挤到他们那边，七嘴八舌地打听。

有一个客人道：“不错，昨晚我也看见山那边起火，只道是一把野火，却不料是天宁寺被焚！”这人是住在附近村子里的常来的熟客。

有人连忙问道：“四空上人逃出了火窟没有？唉，他可是个好人，我爹爹的哮喘病就是多得他赠药治好的。”

那粗豪汉子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连声说道：“唉，真惨！真惨！”听众的心上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纷纷问道：“怎么惨法？”“四空上人给烧死了？”“是谁放的火？这么大胆？”

那汉子道：“不但四空上人死了，阖寺十七名僧众，除了一个烧火的小头陀外，全都给人杀死了！”听到此处，耿照也不禁失声叫道：“都给杀死了？”

那汉子道：“是呀，都给杀死了！那贼人是先杀人，后放火！”先前那个拍桌子的汉子问道：“来了多少贼人？天宁寺僧个个都会武功，怎能如此轻易被杀？”那汉子道：“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来的只有一个贼人，而且这贼人是个少年女子！长得还挺好看的呢！”

惊诧、悲叹、怒骂，与因怀疑而反诘的诸声纷作，有人问道：“你怎么知道，你亲眼看见的么？”

那汉子道：“我不是说有一个烧火的小头陀逃出来了么？是他对我说的。我在白石口遇见他，他受了伤，向我讨金创药。诸位都是乡亲，我不用瞒你们，你们也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偷马贼，昨晚到张千户家里偷马，没有得手，回来的时候，就碰见了那小头陀。”

当时在金人治下的北方，盗贼蜂起，有等偷马贼是专偷官府和大户的马匹的，却不扰乡民，这等偷马贼在百姓眼中是当作英雄看待的，在这小酒肆的客人而非富豪阔客，因而也就不以为怪。

那偷马贼继续说道：“那小头陀倒伤得不重，他不是给女贼打伤的，他是见势头不对，就钻进茅草里溜走的，手脚给荆棘勾伤了好几处，一路奔跑，又跌了好几跤。幸亏遇见了我。我给他敷上了金创药，他就赶着要到普宁寺去报讯了。普宁寺主持是四空上人的师弟。我见天宁寺火头大起，怕有大队官兵赶来，因而也不敢在附近逗留了。”

好几个心急的听众不待他把话说完，便同声嚷道：“不要光说你自己的事情，留待以后再说。你先说说天宁寺的十六名僧众是怎样被杀的？”

那偷马贼道：“是昨晚午夜光景，那小头陀睡得正浓，忽地从梦中惊醒，只听得大雄宝殿那边，传来了一阵高呼酣斗、金铁交鸣之声，时不时还夹杂着几声骇人心魄的尖叫。

“那小头陀也算胆大，爬起身来，便到佛像背后张望，大雄宝殿里点有长年不熄的长明灯，灯光下看得分明，只见阖寺僧众围攻着的乃是一个女贼，这女贼梳着两条小辫儿，手提一柄青铜剑，年纪很轻，大约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

“那女贼年纪虽轻，却是厉害得很，她身法快得出奇，东一飘，西一闪的，就恍如蝴蝶穿花，在众僧之中穿来插去。只见她把剑舞成了一团银虹，护着身躯，剑法倒是守的多，攻的少。但她的暗器却是狠毒之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见她蓦地把手一扬，就有一个僧人倒了下去。那小头陀开始张望之时，已有几个僧人丧生在她暗器之下了。看了不多一会，地上更是横七竖八的堆满了尸体。

“那小头陀吓得直淌冷汗，忽地一个僧人在地上骨碌碌地直滚过来，滚到了他的身边，这个僧人平素和他交情很好，那小头陀连忙将他扶起，想要救他，只见他的两边太阳穴，都已穿了一个小洞，血流如注，早已死了！”

耿照听到此处，心中的惊恐只怕决不在那小头陀之下，听这偷马贼的转述，那小头陀眼中所见的女贼，不是他的表妹秦弄玉还是谁？她所用的暗器，当然就是她曾用以杀害王安的那种透骨钉了。

耿照心中浮起他表妹往日温柔的模样，“唉，她怎的突然间变得如此穷凶极恶了？”心中又不觉暗暗奇怪，他回想李家骏和他所说的话，姨父弃家逃走的前夕，曾对李家骏说明是要到天宁寺暂时投靠的，所以才叫李家骏在散完金银之后，就到天宁寺找他。依此看来，天宁寺僧人，与姨父的交情一定不错，最少也不是敌人。那么表妹又有什么道理去屠杀天宁寺的僧众？除非她是丧心病狂，否则再也没有第二个理由可以解释！

耿照的思路迅即又被那偷马贼的话声打断，那偷马贼待众人惊诧叫嚷的声音稍稍平静之后，接续说下去道：“那小头陀吓得魂不附体，但还有令他更吃惊的事情。有几个武功较高的僧人，未曾给暗器打中，扑到了那少女的

身边，正要施展擒拿手法将她活擒，忽地一个僧人哈哈大笑几声，就倒了下去！接着又一个僧人哈哈大笑几声，照样又倒了下去！那笑声可怖极了，简直不像是人类的笑声，而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魔鬼的笑声。那小头陀在和我说起来的时候，还透露着极其恐怖的神情！他说，在那刹那，那美貌的少女在他眼中也变成了魔鬼！”

耿照听到这里，不觉又是心头一震，暗自想道：“这分明是我姨父家传的独门点穴功夫！这女贼既会用透骨钉，又会点笑腰穴，那一定是她，决不会错了！”

那偷马贼继续说道：“小头陀吓得魂不附体，哪里还敢再看下去？他走得慌张，一不小心，碰跌了神座上的一件法器。那女贼冷笑道：‘原来你们在这里还埋伏有人么？’一扬手，就把暗器向那小头陀打来，同时身形也就向他这边扑到。

“这小头陀本事低微，怎能抵敌？一听得那暗器刺耳的破空之声，已吓得双腿酸软，站立不稳，变了个滚地葫芦。忽听得的一声，那女贼叫道：‘老和尚，好功夫！’这小头陀一摸，自己的首级还在颈上，始知侥幸逃了性命。偷偷一看，只见主持四空上人正在用方便铲压着女贼那柄长剑。想来那枚暗器也是四空上人给他磕飞了。

“忽见那女贼身形一晃，一个盘旋，疾的抓起了一个欺近她身前的胖和尚，将那胖和尚朝着四空上人的铲头送去，喝道：‘好呀，老和尚，你想大开杀戒吗？我亲手把活人给你送来了！’这胖和尚正是四空上人最心爱的弟子，他吓得急忙把方便铲缩回，那女贼真是个狠毒的魔鬼，竟把这胖和尚当作盾牌，疾扑上去，只听得唰的一声，四空上人已中了一剑，血流如注，大声叫道：‘魔劫，魔劫！你们还能够逃走的赶快逃走！不必再顾老衲了！’

“那小头陀自知无力帮助主持，这时他心中也只有一个逃命的念头了。他连爬带跌地爬出外面，逃进了草丛，不久，就听见四空上人惨叫的声音，火焰也已开始冒起，转瞬间天宁寺就成了一片火海。

“那小头陀还不死心，一路跑一路回头，可怜他只隐隐听得火光中有哀号之声，却不见有一个人逃出来，想是都被那女贼斩尽杀绝了！”

听众嘘嗟叹息之声四起，耿照更是心乱如麻，竟似呆了。连清波低声说道：“你的稀饭快冷了呢。”耿照哪里还有心情吃得下去，但不想拂逆连清波的好意，只勉强啜了几口稀饭，小菜是一筷也没有动，便匆匆忙忙付帐，走出店门。

连清波将他扶上骡车，耿照仍是一片茫然、丧神落魄的样子。连清波赶了一会骡车，离那酒肆远了，忽地低声问道：“你还要到天宁寺去吗？”

耿照面色灰白，呆了片刻，说道：“不用去了，改道向南。”连清波笑道：“你的主意打定了才好。”耿照叹口气道：“天宁寺都已变成瓦砾场了，我还去那里作什么？这回是决不改了。”

连清波正要將骡车转过方向，忽听得马蹄之声，有如暴风骤雨，只见两骑健马，正在疾驰而来，耿照叫道：“咦，这两匹马似是冲着咱们来的，莫不是强盗吧？”他已看出那两个骑士都带有兵器。这条路乃是乡间小道，决不能容得一辆骡车与两匹马并行，倘若不是一方退让的话，撞上了只怕两方都要人仰马翻，但看对方的来势汹汹，看来他们是决不会让路的。

连清波淡淡说道：“白日青天，哪来的许多强盗？大约你是连日遇险，见到什么人都疑是强盗了。”她神色自如，仍然赶着骡车前进，看来她也不

准备让路。

耿照心中大急，正要叫她不可如此大意，忽听得她发出一声轻啸，说时迟，那时快，那两骑健马已到了面前，眼看就要碰上。

那两个汉子骑术精绝，刹那间就将奔马勒住，连清波道：“我有事，别阻我，请快让路！”

那两个汉子叫道：“请你老人家恕罪……”忽地双双跳下马背，跪在骡车的前面，张开手，竟把那匹青骡拦住了。

连清波面色一变，唰的一鞭就打下去，喝道：“你们敢不听我的吩咐吗？喂，你，你们怎的变成了这副样子？”

耿照这时也看清了这两个人的面貌，不觉大吃一惊，只见跪在左首的这个汉子，一只眼睛翻了出来，血淋淋的好不骇人，看来他的眼珠还是在不久之前被人剜掉的；跪在右首的这个汉子更惨，一只鼻子已给削平，脸上露出两个血淋淋的窟窿。

那两个汉子道：“要不是遇上了这天大的祸事，我们也不敢来干扰你老人家了。”声音嗡嗡，如同患了重伤风一般，想是因为被削了鼻子的原故。

连清波挥鞭道：“快说，有什么大不了的祸事？”耿照暗暗奇怪，这几日来，连清波对他是何等温柔体贴，但现在对这两个受了伤的汉子，却显得一派冷酷无情。耿照不由得心里想道：“这两个是什么人，为什么连姐姐对他们如此？听他们的谈话，连姐姐本来是认识他们的，但最初为什么却又假装不识，还请他们让路呢？”

那两个汉子道：“我们解给你老人家的那批货给人劫了。”连清波“哼”了一声道：“些许小事，也来麻烦我。你们去找我那两个丫头，就说是我的命令，叫她们给你们追回来不就行了？”

那被削了鼻子的汉子用瓮塞的涩音答道：“我们正是得了紫玉姐姐的指示，从这条路来迎接你老人家的。”连清波变了面色，似乎颇为吃惊，喝问道：“你们究竟是碰到什么人了？”那两个汉子齐声答道：“是蓬莱魔女柳清瑶！”连清波陡然一震，大声笑道：“哈，是蓬莱魔女柳清瑶？她要来跟我较量？我正要看她是怎样的月貌花容，狠心辣手，竟也号称魔女？”她笑得极为难听，耿照听惯了她温柔的笑声，这时乍听到她另一种充满恨意的笑声，只觉皮肤起粟，满不是味道，同时也就不禁想道：“连姐姐这笑声不但充满恨意，还听得出她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惊恐才强笑出来的。连姐姐的武功如此高强，竟然也惧怕那人，那蓬莱魔女不知是什么样的人物？这‘匪号’也怪，只听得有人说蓬莱仙女，而那个什么柳清瑶却号称蓬莱魔女，‘蓬莱’与‘魔女’怎生联得起来？真是难以想象！”

连清波又喝问道：“当真是紫玉叫你们来的么？她在什么地方？”那被剜掉一边眼珠的汉子说道：“小的怎敢胡言，紫玉姐姐叫我们先走一步，她随后就来的。她、她是在……”正要说出地方，忽听得马铃叮 之声，那汉子叫道：“紫玉姐姐已经来了，呀，还有沉香姐姐！”话犹未了，只见两骑快马已经驰来，骑在马背上的果然是两个女子。

耿照一看，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子虽说不上是绝色美人，但身材袅娜，螭首蛾眉，也是中人以上的姿色。但一个女子的面颊上被划了两刀，另一个女子的头发被削去了大半边，把她们美丽的容颜完全损坏了。

那两个女子跳下马背，同声哭道，“小姐替我报仇！”连清波面色十分难看，挥手说道：“起来，起来，蓬莱魔女现在何处，你们马上带我前去找

她！”那被削了头发的丫头说道：“那魔女就是叫我们来报讯的，她约小姐今晚三更在马兰谷天宁寺的原址见面。她还说了些难听的话，……”连清波道：“说的什么？”那女子道：“婢子不敢说。”连清波冷笑道：“她既有意折辱我，说话当然是难听的了。你但说无妨，我不在乎。”那婢女道：“那魔女说：‘你们回去告诉玉面狐狸，她要躲是躲不了的。倘若她今晚不来，我就叫她这个玉面狐狸变作花面狐狸。好，先给她一个榜样。’……”说到这里，那另一个丫头又哭了起来，连清波道：“哦，我明白了，那魔女在你面上斫了两刀，原来是斫给我看的。”那丫头道：“那魔女还活捉了咱们的几家寨主，另有几路进贡给小姐的脂粉钱也给她截劫了。小姐，你再不出手，咱们可是一败涂地了！”

连清波柳眉倒竖，冷冷说道：“我本来不想到天宁寺去的，现在是非去不可了。走，马上就走！”

到了此时，耿照当然已经明白，不但那两个汉子是强盗，他的这位“连姐姐”也是强盗，而且还不只是普通的强盗，而是群盗的魁首！

耿照好生惊诧，暗自想道：“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出道不过年余，就居然做了群盗的首领，本事可真是不小啊！”同时也就恍然大悟：“怪不得她刚才极力掩饰，甚至初时还不肯认这两个强盗，想来是不愿意让我知道她的身份，怕我看轻了她。”

连清波面色一直沉暗，走了好一会，这才忽地嫣然一笑，说道：“你现在在大约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你怕不怕？还愿意叫我姐姐吗？”耿照忙道：“姐姐，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都是感激还来不及呢！怎敢看轻你呢？何况在金虏治下，做强盗也正是英雄豪杰的一条出路，如果我去不成江南，我也会跟你做强盗的。”

耿照的话语像一阵春风，吹去了连清波脸上的乌云，但她的笑容只似昙花一现，转瞬间又皱了双眉，说道：“那蓬莱魔女心狠手辣，我这次前去会她，胜负难以预测，你的腿伤已经痊愈了，我不想连累你了，你，你自己走吧，请恕我不能再送你了。”

耿照抬起头来，毅然说道：“我虽然本事低微，帮不了你的忙，但我绝不能在你患难之中，舍你而去！连姐姐，你即使撵我，我也是不走的啦！”

连清波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梨涡浅笑，恍如两朵含苞待放的鲜花，看得耿照心旌摇摇，几乎不敢仰视。忽听得连清波又叹了口气，耿照吃了一惊，问道：“连姐姐，你怎么啦？”连清波道：“没什么，走吧！”笑容再次在她脸上消逝，眉头皱得更紧了。耿照心想：“她大约是因为那魔女太厉害了，故此怔忡不安。”他哪里知道，连清波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忧伤，那都是为了他的缘故。连清波此时正在心想：“他会永远对我这样好么？唉，那只有求菩萨保佑，永远不让他知道这秘密了。”

天宁寺离那路边酒肆，不过四五十里路程，黄昏时分，一行人进了马兰谷，到了天宁寺原址，只见一片瓦砾，周围数里之内，草木焦黄，尚未焚化净尽的骨头，触目垒垒，山风吹过，还隐隐带有尸臭的气味。耿照不觉毛骨悚然，心想：“弄玉她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倘非我亲身到此，当真不敢相信！”

瓦砾场中，早已有了七八个汉子在那里等候，见连清波驾到，忙来参见。耿照在一旁静听，原来这几个汉子就是连清波属下的几帮强盗头子，他们进贡给连清波的“脂粉钱”，也都是给那蓬莱魔女拦途劫走了的。这几个汉子

在叙述他们怎样被劫的经过时，声音兀自还在颤抖。

连清波冷笑道：“你们都给那魔女吓破了胆了！”那八个汉子中，有一半不敢吱声，有两个道：“那魔女委实厉害，但有你老人家出头，我们也有胆量与她一拼了。但能报得此仇，我们粉身碎骨，死也瞑目。”他们话声未了，另外两个黄衣汉子已站了起来，大声斥道：“你们真是胆小如鼠，只知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有咱们小姐出头，还怕降伏不了那蓬莱魔女？你们准备下绳索，只等着捆人便是，何须你们粉身碎骨？”

这两个汉子体格魁梧，满面浓须，状貌粗豪，看来不大像是汉人。但当时在中国北部，各民族混同，五方杂处，胡汉通婚，也是常事。所以耿照虽然觉得这两个汉子的状貌有点特别，也并不如何在意，只是想道：“这两个人称连姐姐作‘咱们小姐’，自居于奴仆身份，显然和那几个汉子又有不同，亲了一层。连姐姐是个拳师的女儿，并非豪富之家，家中哪来的许多婢仆？只不知这些婢仆，是她做了群盗首领之后才收的呢，还是本来就有？”心里遂有点起疑，怀疑连清波对他所说的身世，只怕仍有不尽不实之处。但随即想道：“她与我虽然结为姊弟，到底是相识未久，她的身世尚有难言之隐，不愿对我吐露出来，那也是情理之中。我不是也有许多事情瞒着她吗？”因此心里虽有怀疑，但对连清波的感激之情，仍是丝毫不减。

连清波看了那两个汉子一眼，说道：“在此地的只有你们二人还未会过那个魔女吧？”那两个汉子道：“江湖上的传言，总是欢喜夸大其辞，我们虽未见过那个魔女，但谅她也强不过小姐。待会儿她来，请小姐准许我们先打头阵，试她一试。”连清波道：“难得你们对我这样忠心，但你们也不可小觑了那个魔女，据我所知，那魔女的武功委实不弱呢。你们与紫玉、沉香，都准备好暗器，待会儿听我的命令行事吧。倒不必忙着先上。”

连清波部署已毕，便都坐了下来，等那魔女现身。连清波主婢三人，加上原来的那八个汉子，与那两个受伤的强盗，再加上耿照，共有十四人之多，人人都是心情紧张，那些吃过蓬莱魔女的亏的，更是一有风吹草动，便惴惴不安。

忽地有一个汉子蹦跳起来，大叫：“来了，来了！”只听得“嘎嘎”两声，却原来是一只夜枭从林中飞出。众人都给吓了一跳。连清波斥道：“你如此慌慌张张，疑神疑鬼的，还不如趁早滚开了吧。”那个汉子神沮气丧，不敢答话。

过了一会，忽又有个汉子叫道：“看那月亮。”连清波道：“怎么？”那汉子道：“月到天中，已是三更时分了。”话犹未了，忽听得一声长笑，从林子里传出来；初听之时，还似很远，转瞬之间，就人人都觉得那笑声竟似发自耳边。

这晚正是十五，月亮又大又圆，只见一队少女，前面四人手持白玉拂尘，后面四人提着碧纱灯笼，前呼后拥，左右分列，拥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少女，缓步走出树林。这少女披着一袭白纱轻罗，气韵淡雅，体态轻盈，目如秋水，长眉入鬓，缓缓而来，俨如洛水仙姬，微步凌波，降临尘世。连清波本来也长得十分美貌，但在这少女容光映照之下，竟显得似是庸脂俗粉了。耿照明知这少女定然就是那心狠手辣的什么“蓬莱魔女”，但在这刹那之间，也不禁目眩神摇，自惭形秽，暗暗赞了一句：“好一个天仙化人！”

那少女格格笑道：“玉面妖狐，算你还有几分胆量，依时来了，你手下的狐群狗党，都已齐集了么？”

连清波手下的那群强盗个个噤若寒蝉，耿照正自愤愤不平，心里想道：“我的连姐姐虽然同你一样，也是个女强盗，但却是个侠盗。你竟敢骂她是玉面妖狐，真是岂有此理！”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大喝：“岂有此理，你这妖女出口伤人，吃我一鞭！”冲出去的，正是刚才口出大言的那两个黄衣汉子之一，他抖起一条丈许的长鞭，呼呼风响，冲入少女队中，唰的一鞭，就向那蓬莱魔女柳清瑶打去！

连清波眉头一皱，喊道：“回来！”喊声刚刚出口，柳清瑶面前的一个侍女亦已娇声斥道：“狗强盗，你找死！”那汉子是个莽夫，去势又急，哪收得住，说时迟，那时快，唰的一鞭，已打在柳清瑶那个侍女的身上。

忽听得“咕咚”一声，跌翻了一个人，众人定睛看时，只见那个汉子，已是四脚朝天，长鞭脱手飞去。耿照不由得心中大骇。他知道上乘武学中有一种叫做“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他父亲也曾对他说过这种功夫的诀窍，他因功力未到，尚未能运用，但却看得出来，这个侍女所用的正是“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丫头已经如此，主人可想而知。”耿照大惊之后，不禁暗暗为连清波担忧。那些本来就已识得“蓬莱魔女”的厉害的强盗，更是吓得面无人色！

“蓬莱魔女”冷笑道：“玉面妖狐，你就想动手了么？”连清波迎了出去，说道：“敢情你这魔女还要先讲道理么？好呀，不论你是动口动手，我都奉陪。我正想问你：你在山东，我在冀北，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跑到我的地头，欺负我的手下？”

“蓬莱魔女”笑道：“我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你管得着么？哈，你说冀北是你的地头，谁给了你的？我路过此地，顺手拿了你的脂粉钱，你不服吗？”连清波冷冷说道：“蓬莱魔女，我领教你的三十六路天罡拂尘，你赐招吧！”蓬莱魔女淡淡说道：“急什么？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连清波冷笑道：“今日之事，乃是强存弱亡，还何须说什么废话？”蓬莱魔女笑道：“哦，原来你心里已在发慌，怕我杀掉你么，你先别慌，我还未决定怎样处置你呢，所以要先问你一件事：天宁寺的和尚是不是你杀的？”连清波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蓬莱魔女道：“四空上人的师弟托我报仇，我已经答应下来了。倘若不是你杀的，我就要把你剖腹剜心，拿来活祭天宁寺的和尚！倘若不是你杀的，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只穿了你的琵琶骨就算了。”她说话之时，眼睛看定了连清波，似乎要从连清波的眉宇之间找出答案。

连清波仰面朝天，纵声笑道：“别人怕你，我不怕你！天宁寺的和尚本来不是我杀的，但你既然出言恐吓，就当是我杀的好了，你有什么毒辣的手段，尽管施展吧，莫说剖腹剜心，就是化骨扬灰，我也不惧。”

蓬莱魔女冷冷地看着她，那两道眼光，如寒冰，如利剪，似乎可以看穿别人心腹似的。她的容颜美丽绝伦，但一接触到她的眼光，却不由得令人心打抖。连清波似乎还是神色自如，但耿照已是不自禁的激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

蓬莱魔女笑道：“你不必强自掩饰了，你的笑声都颤抖了。好，待我再找一个证人出来，免得有人说我冤枉了你。”

瓦砾堆中忽地爬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头陀，一跛一拐地走了出来。耿照心道：“这一定是那盗马贼所遇的那个烧火头陀了，原来早就藏在这里，且听他如何说法？”

只听得蓬莱魔女问道：“小师父，你瞧清楚了，昨晚到你寺中杀人放火的是不是这个妖女？”那小头陀向连清波端详了好一会子，颤声说道：“我不敢说！”

蓬莱魔女柔声说道：“你别怕，有我在这里呢，你只管依实道来。”那小头陀讷讷说道：“看面貌和装束都不相同，只是、只是——”蓬莱魔女道：“只是什么？”那小头陀道：“只是她的笑声却和那女贼相似极了。”

耿照心里一松，说也奇怪，他明明知道他的“连姐姐”决不会是天宁寺血案的凶手，因为在这三天之中，他的“连姐姐”始终和他形影不离。但不知怎的，当那蓬莱魔女用那样的眼光看着连清波的时候，那神气活像法官审问罪犯，而那罪犯已是铁证如山，无可置疑似的，那刹那间，耿照接触到她的目光，意志也似乎受了她的控制，不自觉也对连清波起了疑心。如今听得这小头陀这么一说，心里想道：“这小头陀昨晚已吓得魂魄不全，还怎能分辨笑声似也不似？面貌既然不同，那当然不是她了。唉，其实我分明知道这凶手是谁了，怎的还会对连姐姐瞎猜疑呢？”正是：

正邪黑白浑难辨，且看魔女会妖狐。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妖狐兔脱心何狠 魔女鹰扬气正豪

耿照自悔自责，再也不敢正面接触那魔女的目光，暗自想道：“这魔女只怕当真是会邪法的，她分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只要你看了她一眼，你就会有奇异的感觉，觉得她是尊严高贵的，令人又敬又畏，她说的话，也好似迫着你非信不可，真是邪门！唉，连姐姐对我这样好，我只要对她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就是天大的罪过！”

连清波冷笑道：“其实你何必费尽心力去找证人？证人找了出来，又不能证明是我。你要诬陷我，凭你的一张利嘴已足够了！”

蓬莱魔女斥道：“住口！”忽地向耿照一指，喝问道：“这是什么人？何以会跟你在一起？”连清波道：“你管不着。”

蓬莱魔女道：“我劝你实说了吧，否则你就多连累了一条性命！”连清波面色倏变，回头看了耿照一眼，似乎被那魔女吓住，正在为耿照担忧，因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耿照的身份说出来，好保存他的性命。

耿照又是感激，又是愤怒，感激连清波的好意，愤怒那魔女的强横，正要挺身而出。忽见那魔女的一个侍婢走了出来，朗声说道：“我知这个人是谁，他名叫耿照，三天前杀了蓟城的兵马司都监，要投奔南宋的。金人正悬了赏格捉他，小姐，你看这张缉捕状。”

原来耿照杀官逃跑之事发生后，官府已画了他的图像，张挂在各处通衢大道，悬了重赏来捉拿他了。耿照这几天躲在骡车中，走的又是山路小道，悬赏缉拿他的图像，他自己倒没有看见。蓬莱魔女这个丫头昨日路过曲城，却揭了一张下来。

这丫头又道：“我已查探清楚，这人是蹶云剑耿仲的儿子，和黑道绝无关系。”

蓬莱魔女面有诧异，“哦”了一声，说道：“蹶云剑耿仲的儿子？”忽地柳眉一竖，指着耿照道：“你既是耿仲的儿子，为何不知自爱，辱没祖宗？”耿照勃然大怒，说道：“你、你、你、你说什么？我怎的辱没祖宗了？”他本来要骂那魔女胡说八道的，但被那魔女的容光所慑，不知怎的，却骂不出来。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看你也是个有血气的男儿，为何与玉面妖狐混在一起，这还不是辱没祖宗吗？”那丫头笑道：“我看他是贪图女色。”

耿照再也忍耐不住，骂道：“你胡说八道！连姐姐，她、她……”蓬莱魔女道：“她怎么啦？”那丫鬟“噗嗤”一笑，又道：“你看，才不过和人家相识几天，就姐姐弟弟的叫起来了，还说我冤赖你吗？”耿照涨红了脸，讷讷说道：“她可不是你们这一种人，她是个侠义的强盗。”此言一出，蓬莱魔女的那八个丫鬟，都大笑起来。

蓬莱魔女拂尘挥了一道圆圈，指着那一堆瓦砾，冷冷说道：“摆在面前的就是十六条人命，一片瓦砾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侠义道’应该干的吗？”她语气严峻，不怒而威。耿照又惊又急，大声说道：“你怎么可以一口咬定是连姐姐干的，我知道决不是她！”连清波道：“照弟，你何必替我分辩，她不过想找个藉口杀我罢了。”耿照叫道：“不，咱们纵然给她杀了，这是非也总要分明！”

蓬莱魔女的眼光移到耿照身上，又冷冷说道：“哦，听你的口气，你是知道谁干的了，那是谁人？”耿照面对她冰冷的目光，不由自己地打了一个

寒噤，心里想道：“瞧她这副神气，抓着了凶手，只怕当真会说到做到！将那凶手剖腹剜心！”当下说道：“不错，我是知道，但我不说，你杀了我也不说！”话出之后，自己也暗自奇怪，心里头自己问自己道：“难道我对表妹还存有情意？为何要这样激动地替她掩饰？”

蓬莱魔女冷笑道：“该杀的我决不容情，不该杀的我就不动他毫发，你当我是胡乱杀人的么？你不说也罢，我已经知道你疑心谁了。”耿照心头一震，只听得那蓬莱魔女又问道：“据我所知，你的父亲耿仲和金刚手秦重是很要好的朋友，想来你该熟悉秦家的事情。”那蓬莱魔女还未知道秦重就是他的姨父，却令得耿照又是大吃一惊，讷讷说道：“秦重？他，他，早已死了！”蓬莱魔女道：“我知道他是给仇家杀了。我现在还没工夫理他的事情。我只是要问你，他有几个女儿？”耿照道：“你问这个干吗？他只有一个女儿！”心里暗暗奇怪，这蓬莱魔女的消息何以如此灵通？他杀死姨父不过是三日前的事情，她就知道了。但她却又不知道他就是凶手。

蓬莱魔女自言自语道：“哦，这就更加不对了。明珠，你来说说你和那位秦姑娘的遭遇。我不愿意有人受到冤枉。”

一个丫鬟应声站了出来，说道：“昨晚我和珊瑚姐姐，奉了小姐之命，一个向北，一个向南，搜查凶手。拂晓时分，我在犀牛角碰上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大姑娘，大约十七八岁，梳着两条辫儿，相貌和这位小师父描绘的那个女贼差不多，我就上去和她动手，她见我突如其来，很是惊诧，问我为什么要害她，我不说话，只是用最凶狠的招数迫她，迫得她终于发出暗器。”蓬莱魔女道：“好，你做的对。她发的是什么暗器？”那名叫明珠的丫鬟道：“果然是透骨钉！”耿照心头大震，心想：“难道当真是弄玉干的？她已落到了蓬莱魔女的手中？”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丫鬟已是笑道：“她一发出透骨钉，我就知道是我弄错了。天宁寺的老和尚不是她杀的！”耿照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弄玉已然使出了独门暗器，天宁寺的许多和尚，也正是在她的独门暗器之下丧生的，怎么反而说不是她杀的呢？”

只听得那丫鬟接着说道：“她的透骨钉打得很准，认穴也不差毫厘，但劲道却稀松平常，她连发三枚透骨钉都给我接下来了。我想，以她这样的功力，决计不能伤害天宁寺的主持四空上人。莫说四空上人，那几个有头面的大和尚，只怕也可以轻易接下她的暗器。”蓬莱魔女问道：“那么，她的剑法如何？”那丫鬟笑道：“说到剑法，那就更稀松平常了。她的剑法倒是青城派的正宗剑法，可是她大约是初出道的雏儿，从未有过对敌的经验，慌慌张张地使出来，破绽百出，其中的两招‘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圆’，更根本不成规矩，该直的不直，该圆的不圆。总之，只凭着这手剑法和暗器功夫，要杀尽天宁寺的十六名和尚，那就等于要三岁的孩子去搬动大山，绝不可能！”

蓬莱魔女沉吟片刻，说道：“这么说，她的处境可危险得很呀，你有没有把天宁寺的事件告诉她？”

那丫鬟道：“我当时也是这么想：她的本事如此不济，却有人冒充她去杀人放火，当然是和她有仇的了。但何以那人却不直接杀她，这内里定有古怪，说不定怎样折磨她呢。我既然试出她不是凶手，那就应该提醒她才对。

“于是我把那三枚透骨钉还了给她，向她道歉，然后问她，认不认得天宁寺的老和尚？”

“她最初不相信我，我说：‘以我的本领要杀你是易如反掌，何必要使

什么诡计使你上当。’她这才告诉我，她果然是要到天宁寺去的，天宁寺的主持是她父亲的朋友。我对她说，天宁寺的和尚都给人杀光啦，劝她离开此地。她半信半疑，我就索性送了她一匹坐骑，陪她到天宁寺去看，她这才惊慌起来。

“她相信了我对她并无恶意，这才说出她姓甚名谁，原来正是秦重的女儿秦弄玉。”

耿照听得心头大震，他本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是明白这件事情的真相的，但听了这丫鬟的话，证实了秦弄玉不是凶手，这就反而令得他如坠五里雾中了。“谁是真正的凶手呢？在此之前，她根本就未在江湖行走，决计不会与人结仇，为何却又有人要冒充她杀人放火？”种种疑问，盘桓心中，百思莫得其解。

那丫鬟继续道：“后来我又盘问她，始知她的父亲在三日之前，也被人杀了。她现在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奇怪得很，我问她的杀父仇人是谁，她又不肯说。后来，我只好劝她走得越远越好，她就骑了我送她的那匹桃花马走了。”

耿照不由得又是心头一震，想道：“我就是她的杀父仇人，她却不肯说出我的名字，这是什么缘故？难道她还没有将我恨透么？她这一走，不知又到了什么地方？以后，恐怕更难见面了。我的心中还存有无数疑团，只怕也永远没有水落石出之时了。唉，她究竟是不是我的仇人，我杀了姨父，是对了，还是错了？”

蓬莱魔女道：“啊！你让她走了？你怎的不把她留下？”那丫鬟道：“我并不知道她的爹爹秦重是小姐认识的人，不敢将外人引进咱们的山寨。”蓬莱魔女道：“她既然走了，那也就算了。反正事情已经清楚，无须再请她来与这妖狐对质了。”说到此处，蓦地喝道：“玉面妖狐，你还不认么？”

连清波冷笑道：“你要我认什么？”蓬莱魔女道：“我的侍女已证明了天宁寺的和尚不是那位秦姑娘杀的了，在这一带，有本领能够杀掉四空上人的女子，除了你还有谁？”

连清波曼声说道：“还有一位呢，你忘了？”蓬莱魔女道：“还有谁？”连清波缓缓说道：“你忘了你自己了，我看你的本领，就足够杀掉四空上人！”

蓬莱魔女冷笑道：“玉面妖狐，你抵赖不了，和我耍无赖么？”连清波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我劝你也不必多花精神去找杀人的藉口了，这不似你平素的行径。”

蓬莱魔女冷笑道：“你懂得什么？好吧，你既然急于送死，那就上来吧。是你一个人呢，还是你们一伙上呢？”

那群强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答话。连清波也冷冷说道：“是你一个人呢？还是你带来的八个丫鬟齐上？”

蓬莱魔女拂尘一挥，说道：“明珠、珊瑚，你们八人各自把守一方，决不准他们逃走一个。若然他们都来围攻我，你们也不必动手，我自会发落他们。只是他们若要逃跑的话，我一个照顾不了，你们就要替我动手，哪个逃跑就把哪个的脚打断，明白了么？复述一遍！”那名叫明珠的丫鬟道：“明白了。他们不逃，我就不出手。谁若要逃，我就把他的脚打断！”她的身份似乎是八个丫鬟之首，复述了小姐的命令之后，立即指挥七个丫鬟，各自占了一个方位，将连清波的人四周围住。

连清波冷笑道：“你布置好了，这可该动手了吧？”蓬莱魔女道：“亮

剑吧，我远来是客，让你三招！”连清波格格笑道：“你让我三招？这又何必呢？我可并不想占你便宜。”耿照正自心想：“连姐姐果然骄傲得紧，不肯稍失身份。”哪知心念未已，连清波忽道：“但你既要如此，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唰的一剑，便即刺出！

前面那一段话她缓缓道来，人人都以为她会有一番做作，不肯要蓬莱魔女让招，哪知她最后两句话说得飞快，忽然一反原来的口气，话犹未了，立刻便使出了杀手绝招。

她们二人本来迎面而立，距离不到三尺，连清波骤然发难，剑光如练，直插蓬莱魔女胸口的天枢穴，这一剑突如其来，人人意想不到，连耿照也不觉失声惊呼。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蓬莱魔女柳腰一折，身形后仰，俨如舞蹈中的一个身段，柳腰轻摆，贴地回旋，舞姿美妙之极，但却是上乘武功中最难运用的“铁板桥”功夫！

在众人骇叫声中，只见剑光一闪，恰好从蓬莱魔女的面门削过，这一剑若是削低半寸，就不难将蓬莱魔女的鼻子削平，但她们二人，一个攻得快，一个避得快，待到连清波发觉这一剑削得稍高，蓬莱魔女早已一个滑步回身，绕到她的侧面，她哪还有余暇修改剑招？

蓬莱魔女滑步回身，几乎是与连清波擦肩而过，这时连清波的剑招已经使老，急切间收不回来，蓬莱魔女倘若乘虚而入，只一抓就可以抓碎连清波的琵琶骨，但蓬莱魔女却并不如此，当她与连清波擦肩而过时，只是轻轻一笑道：“可惜，可惜，你这一剑落空了，再来，再来！”

连清波面红耳赤，一言不发，唰的反手一剑，又攻过去。蓬莱魔女的一个丫鬟“啐”了一口，低声骂道：“不要脸！”耿照听了，好生难过，但随即为他的“连姐姐”想出辩护的理由，心里想道：“对付这等心狠手辣的魔女，正如连姐姐所说，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哪还能够讲究什么光明磊落的过招？”但他从这一招看来，虽然不过仅仅一招，亦已可以看出蓬莱魔女的武功，确是比连清波高明了不知多少，只怕连清波纵然不择手段，也难以胜她。

这一次蓬莱魔女早有准备，连清波的剑势虽然比第一剑更为凌厉，她长袖一拂，并不触及连清波的身体，已把她的青钢剑引出外门。连清波突然煞住脚步，按剑不动，蓬莱魔女笑道：“还有一招，怎么不发？”

连清波低声说道：“你的功夫果然高明，佩服，佩服！”说到最后那“佩服”两个字，突然樱唇一张，几根细如游丝的银光，电射而出。但除了蓬莱魔女之外，旁边的人，却什么也没瞧见。

原来这是连清波苦练而成的一项绝技，可以从口中吐出毒针，杀人于无形！她先含了解药，不怕受毒，藏在口中的毒针，则用真气喷出，可以射到丈许之外，现在她和蓬莱魔女的距离不过三尺，估量蓬莱魔女纵有天大神通，也是决难避过的了。

听得蓬莱魔女“呸”的一声，那几根细如游丝的银光一闪即灭，迅即身形一晃，连清波的第三招“白虹贯日”又刺了个空。原来她早已知道连清波有口吐毒针的绝技，连清波樱唇一张，她也一口真气吹去，她的内功比连清波还要深厚得多，这一吹就把连清波的毒针吹得无影无踪！这还是因为她有言在先，说过要让连清波三招方才还手，所以只是把毒针吹向上空，要不然若是反射回来，只怕连清波自己就要先受毒针之害。

蓬莱魔女冷笑道：“你还有什么阴毒的暗器？要使就得赶快，否则就没有机会了。须知三招已过，我不能再让你了。”连清波红了双眼，似是拼着豁出性命一般，一柄长剑舞得呼呼风响，狂风暴雨般地猛攻过去。

蓬莱魔女一声长啸，说时迟那时快，手中已多了一柄拂尘，只见她轻轻一拂，尘尾竟是聚而不散，倏然间就向连清波的宝剑卷来。连清波也是个武学行家，一看就知道她这一拂之下，实是藏有极强的潜力，但她恃着自己这柄宝剑锋利无比，也并不怎样畏惧，当下青铜剑扬空一展，化成了一道银虹，使出最刚猛的剑招，意欲将对方的铁拂尘硬生生削断。

只听得“”的一声，蓬莱魔女倒持拂尘，尘杆一震，连清波虎口一麻，宝剑几乎掌握不住。她的拂尘不知是什么做的！连清波的宝剑竟然削之不断。

蓬莱魔女喝道：“你也接我一招！”尘尾忽地散开，根根如刺，万缕千丝的尘尾，好像变成了无数利针，罩将下来，一招之内，遍袭连清波全身的三十六道大穴。

这种拂尘刺穴的功夫连清波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惊之下，早已有十二处穴道给蓬莱魔女的尘尾刺伤。

幸而连清波的内功造诣亦是不凡，一觉不妙，瞬息之间，已是运气封了全身穴道，脚下“倒踩七星”，去势如箭，脱出了拂尘笼罩的范围。

可是，她虽然封了穴道，得以逃脱性命，但被刺之处，亦已皮破血流，一件薄纱轻罗，尽是点点斑斑的血迹。耿照触目惊心，手按剑柄，就想冲出去助战。连清波那个名叫沉香的丫鬟，忽地将他按着，低声说道：“小姐吩咐过了，无论如何，不准你动手。再说，你也绝非那魔女之敌，要上去白白送死？”耿照大为感动，心想：“她是早知魔女厉害的，她自己性命难保，却还处处照顾着我。”其实耿照何尝不知道魔女武功远胜于己，自己上去乃是白白送死，但他为了感激连清波之恩，早已心甘情愿，决意为连清波而死。只是，他虽然有此心意，但被那丫鬟按着，却是动弹不得！

心念未已，忽见平地上突然涌起一片红霞，却原来是连清波解下束腰的红绸带，当作软鞭来使，向蓬莱魔女卷去。这时她一手挥利剑，一手舞红绸，两件兵器，一柔一刚，配合得妙到极致。剑光如雪，绸影如虹，再加上蓬莱魔女衣袂飘飘，冰肌似玉，拂尘飞舞，俨如泼墨，几种不同的颜色，混合起来，端的是好看之极！假如有一个陌生人刚刚来到，乍眼一看，只怕还会以为她们是在合演一场美妙的舞蹈，却怎知在这翩翩妙舞之中，却藏着无限凶险的招数，处处透露着杀机。

耿照见连清波似乎渐渐支持得住，心中稍稍放宽。忽听得蓬莱魔女赞了一个“好”字，随即又叹了口气，叫道：“可惜，可惜！可惜你玉面妖狐，练成了这身功夫，却拿来害人！看你修为不易，我本有意饶你一命，但现在却不能饶你了！”话声未了，拂尘一抖嗤嗤作响，竟在漫天的剑光绸影之中，直“刺”进去，连清波尖叫一声，连连后退，衣裳上点点斑斑的血迹，更密更浓了！

耿照看得惊心动魄，气也喘不过来。就在这时，忽听得连清波一声喝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身形一起，如箭离弦，直冲过去，红绸飞舞，矢矫如龙，倏地又化成了千重波浪，一圈圈的向前推进，耿照认得这一招正是“八方风雨会中州”。赛尉迟北神鞭曾用过这一招打伤他，而连清波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用这一招打败了北神鞭。

现在连清波在性命交关的当口，又再使出这一招杀手神招，更配合了手

中的宝剑，比起斗北神鞭的那次，更见攻势凌厉，骇人心魄。

但见红绸卷去，果然把蓬莱魔女的拂尘束住，耿照大喜如狂，高声喝彩。哪知彩声刚自出口，却忽听得“嗤嗤”之声不绝于耳，却原来蓬莱魔女默运玄功，将万缕千丝的拂尘尾，根根都似变作了钢针，竟把那条红绸刺了千疮百孔！同时她双袖轻扬，瞬息之间，拂开了连清波的连环三剑！

眼看蓬莱魔女的拂尘就要脱困而出，连清波蓦地一声长啸，耿照忽觉手腕一松，只见连清波那两个丫鬟，都已跑上前去，齐声喝道：“魔女纳命！”沉香把手一扬，飞出了一团红雾，紫玉则打出了一件奇形暗器，黑漆漆的似个椭圆形的榄，但却有一尺来长，这暗器飞到蓬莱魔女身前，“波”的一声，猛地炸开，飞出了九柄精光闪闪的银梭，每柄只有三寸长，都射到蓬莱魔女身上。与此同时，未曾受伤的那黄衣人，也是一声大喝，飞出了一柄丈多长的铁抓，抓到了蓬莱魔女的后心！这三个人同时发动，同时攻到，显然是事前训练好的。

原来连清波早已知道蓬莱魔女的厉害，今日之战也早已在她意料之中，她自忖只凭着本身的武功，决难胜得过蓬莱魔女，因而早就处心积虑，安排下克敌制胜的妙法。

她把两件厉害的暗器，教会了她的两个贴身侍女。沉香飞出的那团毒雾名为“桃花瘴”，是用苗疆中的瘴气加上几种毒药炼成的毒雾，只要吸进一丝瘴气，五脏便要受毒，人也立即昏迷。紫玉用的那件奇形暗器名为“九子母阴梭”，一发九枚，而且是到了敌人身前，“子梭”才从“母梭”中炸裂飞开，可以攻敌人个措手不及。

这两件暗器虽然厉害非常，阴毒无比，但以蓬莱魔女的武功，只凭暗器还是决计伤她不了。连清波也早已想到这层，所以她要先拼着本身受伤，死命缠着蓬莱魔女，叫她腾不出手来对付暗器。连清波还怕不能制敌死命，事前又吩咐了她的两个忠仆，听她的啸声为号，各以铁抓和流星锤向蓬莱魔女袭击，配合暗器的进攻。这两个忠仆，就是刚才口出大言的那两个黄衣人了。可惜其中之一沉不着气，蓬莱魔女刚现身的时候，他就上前袭击，给蓬莱魔女的侍女用“沾衣十八跌”的功夫摔晕，因而不能助战。

连清波所定的计划虽然缺了一人，但那人本领最低，不过是用作一枚辅助进攻的棋子，缺少了他，无关轻重，影响不大。这时，蓬莱魔女的拂尘被连清波的红绸束住，九子母阴梭在她面前炸开，那黄衣人的铁抓又已抓到她的后心，当真是性命悬于俄顷，危急之极！而且就在这一瞬时，那团毒雾，也已将她全身罩住，蓬莱魔女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头昏目眩。

好个蓬莱魔女，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际，显出了卓绝非凡的功夫，瞬息之间，就闭了全身穴道，也闭着了呼吸。只听得“铮铮”连声，她左手双指疾弹，已把奔向上盘的三枚银梭弹开，信手一抄，又把奔向中盘的三枚银梭抄到手中，一个移形换位，奔向下盘的那三枚银梭又都从她的脚底贴地射过去了。

就在她以移形换位的功夫避开银梭之际，那铁抓呼的一声，恰好贴着她的纤腰擦过，她衣袖一拂，使出借力打力的功夫，那条铁抓登时转了个方向，正抓着沉香的脚踝。沉香尖叫一声，扑倒地上。蓬莱魔女把手一扬，将接在手中的那三枚银梭打出，把紫玉钉在地上。那黄衣人收不着势，铁抓抓伤了自己人，又不免大吃一惊，紫玉扑倒，那黄衣人登时也变了滚地葫芦！

蓬莱魔女一声斥叱，倏然间拂尘脱困而出，连清波那条绸带片片碎裂，

她飞身一掠，拂尘挥了一圈，万缕千丝，齐向连清波罩下。

忽地一道长虹，从连清波手中飞出，原来她已自知难以幸免，于是抱着个“与敌偕亡”的心情，将宝剑脱手掷出，作最后的一击！

这一掷是她平生功力之所聚，长虹疾射，隐隐带着风雷之声，确是不容小觑，蓬莱魔女也不禁倏然止步，将拂尘反手一圈。

蓬莱魔女的功力究竟是比连清波高出许多，拂尘一圈，登时把那道长虹圈住。蓬莱魔女这时已远离了毒雾的威胁，她闭了呼吸多时，胸中早已烦闷不堪，这时方始吐出了一口浊气。她一声冷笑，将连清波那柄宝剑，拿到手中，喝道：“玉面妖狐，你这柄剑不知曾害了多少人，好，现在我就要用你的这柄剑来碎割你！”

连清波见宝剑也被敌人夺到了手中，饶她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女，这时亦已吓得魂飞魄散，正待再取出另一件厉害的暗器，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是一跃而起，宛如饥鹰扑兔，人在半空，冲刺下来，一招“鹰翔隼刺”，右手拂尘凌空罩下，左手长剑，也迳刺连清波的背心！

拂尘离开连清波的头顶还有尺许，连清波已受那股劲风扑倒，恰恰倒在耿照的身边，眼看蓬莱魔女那一剑也就要刺下来，连清波性命不保！

耿照忽地大叫一声，和身扑上，将连清波的身体盖着。他明知自己的武功比敌人差得太远，倘要抵抗，无异以卵击石，一时情急，无暇思量，便用出了这个笨法子，将自己的身体来掩盖连清波，拼着豁出性命，代连清波受蓬莱魔女这一剑。剑气森森，头顶一片沁凉，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耿照的心中，只是想道：“连姐姐曾救了我的性命，我这条性命就还了给她吧。但盼望她能逃出魔掌！”

耿照这一着倒是大出蓬莱魔女意外，幸而她的剑法也已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就在剑尖距离耿照顶心只有三寸之际，倏然收住，迅即将拂尘一插，腾出右手，一把抓着耿照的后心，将他提了起来，喝道：“你这傻小子，值得为这妖狐送命么？”

蓬莱魔女被耿照所阻，稍微一缓，就在这瞬息之间，连清波已是使出“燕青十八翻”的功夫，滚出了数丈开外，她猛地一咬银牙，心中想道：“此时此际，我也顾不得他了！”把手一扬，只听得“蓬”的一声，一团火光突然爆炸开来，浓烟遍布，烟雾之中，还有无数细如牛毛的金光闪烁，杂着“嗤嗤”声响！

耿照突然感到一股极难闻的气味，从鼻孔里直钻进来，登时头晕目眩，神智迷糊。原来连清波所使的这个暗器，乃是邪派中最阴毒的一种暗器，名为“毒雾金针烈焰弹”比沉香的那“桃花瘴”还厉害得多。

蓬莱魔女想不到她还有这样厉害的暗器，留到最后关头才用，大吃一惊，叫声：“不好！”提着耿照，一个“细胸巧翻云”，以绝顶轻功，倒纵出三丈开外。就在这一刹那间，耿照忽觉肋下一麻，忍不住张口呼叫，又吸进了两口毒气，登时完全晕了过去，不省人事。也就在这刹那之间，连清波也已逃之夭夭了。蓬莱魔女的侍女拦她不住。

蓬莱魔女那个名叫明珠的丫鬟说道：“可惜，可惜！”要知以蓬莱魔女的功夫，倘若她只是单身一人，并无负累的话，连清波的暗器再厉害，她也可以从容应付，焉能容得玉面妖狐漏网，现在她为了救护耿照，只好眼睁睁地看敌人逸去。而且她自己虽没受伤，耿照却中了毒，肋下还着了两枚梅花针。这丫鬟的两声叹息，就是因此而发的。

蓬莱魔女笑道：“救人要紧，玉面妖狐就让她暂作漏网之鱼吧。她逃得过一次逃不得第二次，总有一次撞在我的手上。”那丫鬟说道：“这小子未必是好人，他这样舍命地护那妖狐，早已是着了那妖狐的迷了。”蓬莱魔女道：“话可不能这样说，他到底是蹶云剑耿仲的儿子，而且是要投奔南宋的，凭这两点，就该救他的命。至于他何以着了那妖狐的迷，以后再审他吧。”当下吩咐丫鬟，将那一大群强盗都押回山寨。

暂且按下连清波不表。且说耿照昏迷之后，也不知过了多久，待到醒来，只觉被暖香浓，原来正是睡在一张床上。耿照爬了起来，迷迷糊糊地张目四望，只见自己好像是置身在一间书房之中，房间布置甚为古雅，靠壁一张书橱，四边悬挂字画，还有一些古董摆设，书案上燃着一炉香，幽香细细，吸进鼻中，十分舒服。耿照大为诧异，心想：“这是什么地方，我怎的到了这儿来了？”

他竭力思索，渐渐想起了前事：“连姐姐带我一道去会那蓬莱魔女，连姐姐和那魔女恶战，后来魔女要杀她，我用自己的身体去掩盖她，后来，后来忽地有惊雷裂石的响声，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哎，莫非我已受了伤，被那魔女擒获了？这里就是魔窟？她怎的还留着我不杀呢？”耿照想到此处，一阵迷茫，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也就不觉得怎么害怕。

他定下了心神，再向四周围观望，只见墙壁正中，挂有一幅字，书法铁划银钩、龙飞凤舞，写的是一首词，词道：“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消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殫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耿照心道：“原来是张于湖（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吃了一惊，心里暗暗奇怪。

当时词风极盛，不但南宋是词人辈出，金人中也有不少词章好手。例如当时的金主完颜亮就是一个喜欢填词，而且填得很不错的金人。由于当时的文学风气使然，几乎贩夫走卒，都能吟诵几句名家的词句，稍为富贵的人家，悬挂有词家的字画，更是寻常之事，无足为怪。

但这首词却有不同，它的作者张孝祥（于湖）正是当时南宋的状元，在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官拜中书舍人之职。他这首词上半阕是伤感中原沦陷，痛恨金人蹂躏自己祖国的土地的。如“洙泗上，弦歌地，亦殫腥。”几句，就深深地表示了对金人的愤恨。下半阕则是感慨南宋的只知偏安自保，以致中原父老，盼望旌旗，如大旱之望云霓。

耿照看了此词，不禁心里想道：“这里是金国的地方，蓬莱魔女是个穷凶极恶的女强盗，她家里却挂有南宋状元所写的这首词，咦，难道她也是一个心存故国，盼望王师恢复中原的义士？并不是一个只知杀人放火的女强盗了？”

耿照从出生以至成年，一直就是生活在金人统治的地方，根本不知道祖国的情况。读了这首词，又不禁忧疑重重，心里想道：“张于湖是南宋状元，从他的词中透露，宋室君臣，似乎只求偏安自保，无意收复中原，不但如此，而且还与金国使节往来，媚敌苟安，大失民望呢！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状元，又是现任官吏，若非有些事实，他又怎敢在词中胡说？”

耿照再念一遍后半阙那几句：“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百感丛生，竟也不觉潜然泪下。

心里蓦然想道：“若然南宋果然如此不思振奋，只图偏安。我将爹爹的遗书送去，那也只是白费精神了。唉，但愿不是如此。”想到了父亲的遗书，不自觉地用手一摸，登时心头卜卜乱跳，他那封遗书已经失了。

正在惊慌，忽听得脚步声响，门开处，一个丫鬟走了进来，望了他一眼，笑道：“你已经醒了？好，看你的气息，你中的毒已经消散了。怎么，你还想念你那位连姐姐吗？”

耿照正是满肚皮闷气，也不管对方是个少女，便抢白她道：“我想不想念她，你管不着！”

那丫鬟冷笑道：“我当然管不着。可是要不是我们小姐救你，你早已活不成啦！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她随手在床前的小几上，拈起了一个小巧玲珑的金盘，金盘里有几根金针。那丫鬟道：“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你的连姐姐打在你身上的喂毒金针了。我们用磁石给你将它吸出来的。还有你吸进的毒雾，也幸亏我们的小姐取了解药才给你解了的。”

耿照恍然大悟：“原来那惊雷裂石般的巨响是连姐姐放的暗器，那时候我被那魔女抓着，想必是给她误伤了。”他为了感激连清波的恩情，本来就已是“拼将一命酬知己”的，所以这时听说自己身上中的乃是连清波的毒针，心中一点也不怨恨，反而暗暗欢喜，想道：“连姐姐的暗器如此厉害，料能逃脱魔掌了？唉，只要她保住了性命，我纵然受到什么折磨，也是心甘。”

那丫鬟见他面露笑容，大惑不解：问道：“你笑什么？中了暗器，几乎丧命，还高兴么？”耿照道：“不错，我心中就是高兴！她的暗器越是厉害，我就越是高兴！”那丫鬟怒形于色，冷笑说道：“你这浑小子真是至死不悟，要不是我们小姐再三吩咐，真悔不该救你。好，就让你高兴吧，我们小姐现在要见你了，你随我去吧！”

耿照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想道：“好，她要见我，我就见她，看她将我如何发付？士可杀不可辱，倘若她要将我折辱的话，我就自断经脉而亡。”他打定了主意，泰然自若，毫不踌躇地就随那丫鬟前往。

走过了一道长廊，进入了一所大厅，只见蓬莱魔女端坐正中，被捉来的那一大群强盗坐在四边，个个脸上都露着惊惶的神气，那气氛就似是在刑部大堂之上，一群罪犯正在等待定刑，为自己的生存而惴惴不安。

那丫鬟道：“姓耿的小子带到了，请小姐发落！”蓬莱魔女挥手道：“叫他坐在一旁，容后再问。”耿照“哼”了一声，大马金刀地坐了下去。

只听得蓬莱魔女向那群强盗大声问道：“你们说是不说？你们竟是甘心给那妖狐为奴么？”忽地向一个强盗一指，喝道，“朱同，你跟那妖狐最久，难道你也不知道她的来历么？”

那强盗身材高大，但给蓬莱魔女一指，登时便似矮了半截，随后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颤声说道：“我委实不知道她的来历。当初她是派了两个丫鬟来到我的山寨，要我降伏的，我打不过她的丫鬟，只好每个月给她进贡，其实我心里是不乐意的。这几年我也不过只见过她三次，我只知道她的绰号叫‘玉面妖狐’。”

蓬莱魔女接连问了几个人，都是差不多的回答，只不过有几处山寨，连清波派去招降他们的使者不是丫鬟，而是另外两个男仆而已。

蓬莱魔女眉头一皱，说道：“她是汉人还是胡人你们也不知道么？”有几个强盗答道：“她那两个男仆的相貌倒是像胡人，她本人是胡是汉，我们却看不出来。我们只知每月给她进贡，除此之外，怎敢多问？”耿照心中一凛，想道：“这魔女怎的会怀疑连姐姐是个胡人？”正是：

拼将热血酬知己，哪识妖狐是敌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迷雾重重真亦幻 恩仇种种是耶非

蓬莱魔女凛若冰霜，不理这班强盗，回头过来，吩咐一个丫鬟道：“你给我把玳瑁、珊瑚二人叫来。”

过了一会，只见一个绛衣玄裳的少女，匆匆忙忙地随那个丫鬟来到，耿照认得她正是用“沾衣十八跌”的武功震翻那个黄衣人的丫鬟。

蓬莱魔女道：“珊瑚呢？”那丫鬟道：“珊瑚姐姐正在为那小妖狐施术急救，要过一会儿才来。”耿照听得“小妖狐”三字，心里一惊：“难道连姐姐终于不能逃脱吗？”

蓬莱魔女道：“玉面妖狐的那两个男仆怎么样了？”

那绛衣玄裳的少女名叫玳瑁，乃是蓬莱魔女的八个贴身丫鬟之一，奉命押解那两个男仆的，答道：“玉面妖狐狠毒之极，她逃走之时，还未忘记杀人灭口，用毒雾金针烈焰弹将她那两个男仆炸得重伤。其中一人，就是给我震翻的那人，因为不能走动，当场身死。另外一人，到了半路，因为痛苦不堪，自己咬断舌根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一阵“荷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声音如同野兽嗥叫，悲惨之极，听得令人毛骨悚然。

只见又是一个绛衣玄裳的少女，将一个披头散发、口吐白沫的女子押了上来，耿照认得口吐白沫的这个女子乃是连清波的丫鬟沉香，这个押解着她的少女，想必就是蓬莱魔女的那个名叫珊瑚的贴身婢女了。

珊瑚神情激动，叫道：“小姐，你看，玉面妖狐何等狠心，将服侍她多年的小妖狐也治成了这个样子，我已用尽办法，给她服下了九天回阳散，给她施用了金针刺穴术，我的本事，是不能救她啦。小姐，你看看她，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好坏也得问出她几句话。”

耿照这才知道她们刚才口中的“小妖狐”乃是指连清波那两个贴身婢女，听她们的口气，连清波本人则是已经逃走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这才放了下来。可是目睹沉香的惨状，口沫横飞，“荷荷”胡叫，竟似一个白痴，心中也是十分难过。一串疑问，横塞胸臆，暗自想到：“当真是连姐姐将她治成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也是误伤了的？何以都是误伤了自己人？哪有这样凑巧？连姐姐岂能这样狠心辣手？哎呀！莫非是她们故意说谎？是她们下的毒手，都赖在连姐姐身上，故意说给我听的，要我相信连姐姐不是好人。”但看那小婢珊瑚的激动神情，却又不似说谎。

蓬莱魔女走到沉香的面前，凝神注视，似乎在潜心研究，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

珊瑚冷静了一些，继续说道：“这两个小妖狐都中了她们主子的毒针，年纪较大的那个，给毒针插正心房，已经死了。这个小妖狐是后脑中中了毒针，唉，看来纵能救活，也难免变成白痴了。”

蓬莱魔女凝视了好一会，忽地叹口气道：“毒入脑髓，无法救了。且待我试试，看看是否能令她清醒一时。”她拚指伸出，向沉香后脑枕的“天户穴”一点。

这“天户穴”乃是脑神经中枢所在，陷在昏迷状态中的人，倘若此处穴道被点，会因脑神经突然受到刺激而清醒过来，但随后不久就要死亡，所以这虽然是对昏迷者最易见效的急救术，却从来无人敢于使用。但因沉香反正已是不能救活，蓬莱魔女只想她能清醒片时，问她几句话，无可奈何，才施

用此法。她手指点下之际，心中也不禁恻然。

沉香尖叫一声，蹦跳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直勾勾地盯着蓬莱魔女。耿照看得毛骨悚然，连忙掉过了头，不敢再看。

忽听得沉香厉声叫道：“小姐，你，你好狠！我服侍了这许多年，你，你——”蓬莱魔女柔声说道：“我不是你的小姐，你醒醒，想想，你的小姐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她的老巢又在哪儿？你都说给我听，我会替你报仇！”

沉香又瞪了一会眼睛，叫道：“哦，你不是小姐？你是蓬莱魔女，你是削了我头发的那个魔女！”蓬莱魔女道：“不错，你想起来啦！”

沉香连连后退，似乎对蓬莱魔女犹有余怖，忽地又尖声叫道：“不对，不对，你和小姐都是要害我的，我不上你们的当！你也没有本领给我报仇。小姐，小姐，你好狠啊！我变作厉鬼也不饶你！哈哈，对了，对了！我就是用这个法子报仇，我变了厉鬼，拘你的魂，夺你的魄，抓你去见阎王！”

刹那间她又似喝醉了酒，神智迷糊，手舞足蹈，踉踉跄跄地向蓬莱魔女抓来，蓬莱魔女轻轻闪过，她抓了几抓，没有抓中，忽地如疯如狂，双手向自己头皮乱抓，登时头发尽都脱落，头皮也一片一片抓了下来，神情却似得意之极，不住叫道：“抓你去见阎王，抓你去见阎王！”

蓬莱魔女不忍见她多受痛苦，柔声说道：“你去吧，我会替你抓她去见阎王的。”双指在她太阳穴一弹，只见她登时直立不动，再无气息。但两只眼睛却还是睁得大大的没有闭上。转眼之间，七窍之中都流出了血来。在座的群盗，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但见了如此恐怖的神情，人人都是不禁心里发毛。蓬莱魔女的两个侍女上来，将沉香的尸体抬了出去。

带领耿照前来的那个丫鬟，忽地指着他骂道：“你看见了么，你看见了么？你现在还能笑得出来么？要不是我们小姐及早救你，你也要像她这样死去！亏你还说高兴呢！你笑呀，你笑呀！你笑给我看看！哼，你这不识好歹、没有良心的东西！”

耿照十分难过，低下了头。他的难过，并不是由于那丫鬟的一顿臭骂，而是为了惨死的沉香。心里想道：“但求连姐姐能够脱身，我是愿意死在她的暗器之下的。但沉香可不愿意死啊！我中暗器的时候，已是落在魔女的手中，连姐姐要与魔女拼命，自难免殃及池鱼，我不怪她。但她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丫鬟和忠仆？难道是当真为了灭口？唉，这丫鬟临终之际，口口声声诅咒她，那是将她恨之入骨了！”

蓬莱魔女道：“不要骂了，叫他上来，待我问他。”那丫鬟道：“对，这姓耿的一定是那妖狐的情人，他中了那妖狐的暗器，还高兴得很呢。我看他一定知道妖狐的底细，只怕比她那两个丫鬟还要清楚。”

耿照听那丫鬟说他是连清波的情人，面上一红，骂道：“胡说八道，连姐姐是，是，是……”他本想如实说出，连清波是怎样于他有恩，是他的恩人，但转念一想，自己的秘密何必说与魔女知道，因而这“恩人”二字，到了口边，却吞吞吐吐地未曾完全吐出。

蓬莱魔女似乎甚不耐烦，说道：“我不管她是你的什么人，情人也罢，仇人也罢，恩人也罢，亲人也罢，总之，你既然知道她的来历，就应该对我说出来！”

耿照冷笑道：“你把我当作犯人，要迫问我的口供是不是？你干脆把我杀了吧！”他挺直身子，站在蓬莱魔女面前，双唇紧闭，任凭那些丫鬟恐吓喝骂，再也不肯开言。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笑道：“这小子倒很倔强。”挥一挥手，叫那些丫鬟退下，柔声说道：“你都亲眼瞧见了，凡是知道她底细的人，哪管是服侍她多年的丫鬟，她都狠得起心肠，下得了毒手，你本来也要被她害死的，如今侥幸逃脱，你还要给她掩饰么？”

耿照仍是闭口不言，蓬莱魔女叹道：“可惜，可惜，可惜了你父亲的半世苦心！”耿照不由得心中一凛，跳了起来，叫道：“你说什么？”蓬莱魔女道：“你父亲少年的时候，本来是个名震江湖的大侠，他为了光复故国，不惜屈志降心，假意投顺金人，他半世苦心，留下了一份遗书给你，本意叫你做个忠臣义士，谁知你却迷恋美色，迷上妖狐！倘若你不知道她的来历那犹罢了，而你又是分明知道的。你不思报国，却迷上异族的妖狐，你说，你对得住死去的父亲么？你忠贞智勇的父亲，却有你这样不成材的儿子，唉，这岂不是可惜呀，可惜！”

耿照叫道：“原来我爹爹的遗书，是你搜去了，快拿来还我！”蓬莱魔女道：“你这样护那妖狐，我怎放心将这份遗书还你？怎么，话已至此，你还要为那妖狐掩饰么？”

耿照怒道：“连姑娘分明是大汉的女中英杰，你怎可含血喷人，骂她是异族妖狐！”他脸皮嫩薄，在那些丫鬟的取笑之下，不知不觉地将连清波改称“姑娘”，不呼“姐姐”。那些丫鬟听了，掩口微笑。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怎见得她是大汉的女中英杰？”耿照朗声说道：“你不过想知道连姑娘的来历而已，好，我就尽我所知，将她的来历告诉你。我不是怕你的恫吓，我是要给她辩白，你明白么？”

蓬莱魔女笑道：“其实，你把你自己所知的都说出来，这不但是替你的连姐姐辩白，也是替你自己辩白，你明白么？没人说你害怕的，你无须顾虑，说吧！”蓬莱魔女正说对了耿照的心思，耿照不由得又是心中一凛，想道：“好厉害的魔女，终于还是把我的话套出来了。但连姐姐身家清白，来历光明，我说出来，也好叫你们自知理亏。”

当下耿照便即说道：“连姑娘是信州人氏，她的父亲是信州有名的拳师，怎扯得上与胡人有关？”蓬莱魔女道：“你怎么知道？”耿照道：“我外公楚大雄也是信州拳师，楚、连二家乃是通家之好。因此，因此……”蓬莱魔女微笑道：“因此你才与连清波姐弟相称，是么？”耿照脸上一红，大声答道：“不错，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呢？”

蓬莱魔女道：“你们两家交好，这是你母亲告诉你的么？”耿照怔了一怔，说道：“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你们不相信她，我相信她！”

蓬莱魔女忽地向一个满面虬须的汉子一指，说道：“你是信州人，你知道信州有个姓连的拳师么？”那虬须汉子站了起来，说道：“信州没有姓连的，更不用说是姓连的拳师，楚大雄拳师倒是有的。”另一个汉子也站起来道：“姓连的很是稀少，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冷僻的姓氏，好似只有岭南一带才有此姓。”那虬须汉子继续说道：“我记起来了，有一次我听得她的丫鬟唤她作赫连姑娘。想是这小子糊里糊涂，把一个‘赫’字听漏了。”蓬莱魔女冷冷说道：“赫连？哎，这可是个胡姓啊！”

耿照呆了一呆，满面怒容，大声说道，“姓赫连也好，姓连也好，她总是金国的御犯，与金虏作对的我辈中人！”蓬莱魔女道：“哦，她怎么与金虏作对？”

耿照道：“她上月在金国京都，杀了金国的四名军官，后来又在密云杀

了金国的两个禁卫军军官和一个蒙古使者。”蓬莱魔女道：“那两名军官，是被派去迎接蒙古来的使者的，可对？”耿照诧异道：“原来你都已知道了。你既然知道，那么连姑娘是哪一种人，你还有猜疑么？我看你书房里挂有南宋状元张于湖写的六州歌头，想来你也是抗金的女英雄？何以你容不下志同道合的连姑娘？却务必要将她置于死地？”

蓬莱魔女笑道：“这也是玉面妖狐告诉你的吗？”耿照道：“不错，难道也是假的？”蓬莱魔女道：“玳瑁，你来说说这一件事。”

玳瑁说道：“上月我奉了小姐之命，打听那蒙古使者的行踪，金国派了两个禁卫军军官迎接使者，我在密云缀上了他们。

“那晚我偷偷进了使者的行署，打听他们的秘密，我躲在梁上，还未到一盏茶的工夫，忽听得似是有人在耳边悄悄说道：‘小姑娘小心了，有鼠子要来咬你！’我吃了一惊，四顾无人，就在这时，那蒙古使者蓦地一声喝道：‘下来！’

“这使者的劈空掌好不厉害，幸而我早得高人提醒，及时将身子挪开了两尺，只听得‘喀喇’的一声响，那条横梁，竟然当中折断，就如给刀斩斧劈一般，要不是我早已避开，绝难抵挡他这股掌力！”

耿照听得骇然，想道：“这丫鬟懂得沾衣十八跌的上乘武功，还抵挡不了这股劈空掌力，那蒙古使者的功力之高，岂非不可想象？”

玳瑁接着说道：“眼看我的行藏就要败露，忽听得有人哈哈大笑：‘我就在这里，你们都瞎了眼吗？’房子里突然多了一个人，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那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双眼朝天，站在房子当中，面向着那蒙古使者哈哈大笑，这一下，登时把他们的注意都吸引过去。

“那蒙古使者喝问：‘你是谁？’那书生笑道：‘我是催命阎罗！’那蒙古使者一掌劈去，两人距离三尺，那书生正面抵挡这股猛烈的劈空掌力，衣角都未曾飘起，倒是那蒙古使者摇摇欲坠，哇的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这一来，那两个禁卫军军官也都慌了，各自亮出兵器，就向那书生斫去，这两个军官的武艺也好生了得，身手矫捷之极，其中一个使刀，一招七式，瞬息之间，就斩了十三刀，用了九十一个式子；另一个使判官笔的，一笔横拖，便连点那书生的带脉八处大穴！”

耿照心道：“这丫鬟也好生眼利，竟然在那瞬息之间，看得这样清楚。”蓬莱魔女微笑道：“这么说，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二流顶的高手了。”

玳瑁继续说道：“他们快，那书生更快，他们狠，那书生更狠！呀，我跟小姐出道以来，也曾见过几次大阵仗，却从未曾有一次这样惊心动魄的，那书生出手之重，出手之快，简直是匪夷所思。使刀的那个，斩到第十三刀，就给那书生挟手将他的单刀夺去，转眼另一个军官的判官笔也给他打落了，那书生刀劈两军官，掌毙了蒙古使者，前后只不过是喝两口茶的时间！但其中的凶险，却是难以形容，令人毕生难忘！”蓬莱魔女好胜心起，忽地问道：“你说得这样厉害，那么依你看来，我比他如何？你不必奉承我，实话实说吧。”

玳瑁答道：“小姐武功精深博大，婢子虽服侍多年，常蒙指点，却实是未窥藩篱；那书生来去如风，杀人如草，本领也是深不可测。婢子有多大道行，怎敢妄自谈论？”这番话答得甚是得体，但她将那个书生与蓬莱魔女相提并论，显然在她的心目之中，那书生的武功绝不在她的小姐之下。

蓬莱魔女笑道：“我自出江湖以来，从未遇过对手，实在乏味得很。听你这么一说，这书生算得是当世能人，我倒想会他一会了。后来怎么样？”

玳瑁说道：“后来我就向他道谢，并请他留下姓名。他仰天大笑，朗声吟道：‘昂头天外笑，湖海一书生，但识狂歌客，何须问姓名？’狂歌大笑声中，转眼就不见了他的踪迹！”

蓬莱魔女忽地拍掌叫道：“我知道了，这书生定是‘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

玳瑁诧异道：“他绰号‘笑傲乾坤’，这绰号确实是狂得很，足当‘狂侠’之名，但我以前怎的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什么来历？”

蓬莱魔女笑道：“本领越高的人，他的名字越是不易为人所知。这书生游戏风尘，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等闲之辈，焉能知道他的来历？我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当时我听得那位前辈说他的奇行异事，心里还不怎么相信；但如今听你所说，你已在密云目睹其人，亲眼见到他的本领了，这就不由我不相信了。嗯，奇怪呀奇怪！”玳瑁莫名其妙，不懂她小姐连说这两声“奇怪”是什么意思？她心里倒也是奇怪得很，暗自想道：“小姐待我，有如姐妹，她既然早已知道有狂侠此人，何以却从未向我道及？上次我在密云归来，将经过禀告了她，虽没今天说得仔细，但也道及了那书生的卓绝武功；何以当时小姐又没有说出是他？”玳瑁心中疑惑不已，但究竟是婢女身份，虽有所疑，却不敢多问。

但那玳瑁的怀疑却还不如耿照之甚，耿照不但是怀疑，简直是惶惑了，心里想道：“这丫头所说，如果不是编造出来的谎话，那就是连姐姐欺骗我了。她为什么要掠人之美，将别人的事情说成是自己的？”

心念未已，只听得蓬莱魔女已是冷笑道：“你听到了么？这件事情决无怀疑是狂侠华谷涵干的了，与玉面妖狐有何相干？你还要为这妖狐说好话么？”

耿照说道：“好，就算这是假的，但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遭遇的，我在蓟城被武士围捕，就是她杀掉了许多武士，暗中帮助我脱险的，这总不能说是假的了吧？”蓬莱魔女道：“哦，有这样的事吗？请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形，她是怎样暗中助你？”

耿照望了群盗一眼，心意踌躇，沉吟不语。蓬莱魔女何等聪明，早知其意，当下说道：“珊瑚，这儿没他们的事了，你将他们都押下去吧。你可以将我的意思先晓谕他们，让他们慎重考虑，待他们想清楚了，我再召见他们。”听她的口气，似乎并不想就要他们的性命，而只是想收服他们。群盗看出了一线生机，不禁喜形于色，都俯首贴耳地跟着那个丫鬟走了出去。

耿照心想：“我父亲的遗书已在她的手中，我的秘密她也早已知道了十之七八，索性就对她说了吧！”不知怎的，耿照本来是把蓬莱魔女当作敌人的，到了此时，却感到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同时也令人感到可以信赖。

蓬莱魔女听他讲了在蓟城的这段经过，忽地冷冷说道：“依你说来，你那晚回到家中，你的母亲和家人王安、小凤都已先给人害死了。玉面妖狐纵然是暗中救你，那也是后来的事了。这中间难道没有可疑之处？你就这样相信玉面妖狐？”

耿照大吃一惊，叫道：“你说什么？你、你、你意思是指连姑娘是凶手么？”蓬莱魔女道：“我并无事实可以证明，但照玉面妖狐的行径，她做出这等事来，也不足为怪。她不是已曾对你屡次说谎么？”

耿照叫道：“不，不对。这未免太过不近情理！若然她当真就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她何必还要两次三番救我的性命？”那小丫鬟珊瑚笑道：“或许她看上你这个小白脸呢？”耿照怒道：“你、你、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怎可以老是把别人的义侠行为，往歪处设想？”珊瑚捧腹大笑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得有人这样称赞玉面妖狐。哈哈！想不到妖狐竟变成了君子，又变成了义侠啦！”

蓬莱魔女说道：“珊瑚，不许你这样口角轻薄。耿照，你也不用暴跳如雷。咱们都不要先存成见，总得查个水落石出。”

耿照早已认定他的表妹是杀母仇人，只因这是他有生以来所受的最大创伤，他实在不愿向人提起，在刚才叙述之时，也瞒过了与表妹反目成仇这一节。但这时，他激动已极，不由便冲口说道：“不劳费心，事情早已水落石出了。我母亲是给人点了笑腰穴死的，家人王安、小凤是中了透骨钉死的。这是秦家的独门手法和独门暗器！”

蓬莱魔女微噫一声，说道：“这么说，你是怀疑金刚手秦重了？”那丫鬟忽地叫起来道：“我前日碰到秦重的女儿，她说她的父亲给人杀了，莫非就是你这小子杀的？”蓬莱魔女笑道：“秦重何等功夫，焉能给他杀掉？杀秦重的必是另有其人，你不可胡乱猜疑。”耿照本待直认不讳的，但听蓬莱魔女这么一说，心念一动，便临时改变了主意。

耿照心里想道：“她书房里虽然挂有南宋状元所写的词，但她究竟是何等样人，我仍是毫无所知，何必把一切都向她吐露？且听她如何说法。”

只听得蓬莱魔女缓缓说道：“有一件事情，也许你还未知道，秦重与南边的一位义军首领早有联络，那位义军首领请他前往相助，秦重也已答应了，并约好了日期。但却迟迟不见他来。那位首领大哥知道我这次要路过蓟州，曾托我去向秦重促驾。哪知我还来不及去见秦重，他已遭了横死。你想想，秦重是个心怀壮志的义士，他焉能暗害你的母亲？”

耿照听得又是心头一震：“难道我是当真杀错了人？”当下说道：“但那点笑腰穴的手法 and 独门暗器透骨钉分明是秦家才有，这又如何说呢？”

蓬莱魔女笑道：“不错，这两样功夫乃是秦家的家传绝技，但倘是武学高明之士，一理通百理融，也不见得就不会使这两种功夫？你瞧——”忽地伸指向耿照遥点一指，耿照只觉腰间麻痒之极，不由自主的失声大笑，蓬莱魔女再遥点一指，解开他的穴道，耿照透了口气，这才收得住笑声。

蓬莱魔女道：“你瞧，这是不是点笑腰穴的手法？倘若我不给你解穴，你此时早已要笑得气绝而亡。可见这并不是只有秦家的人才会使用。”耿照不禁大为骇惊，这蓬莱魔女能在距离数尺之外，使出隔空点穴的本领，点别人的笑腰穴，比他的姨父又不知要厉害多少倍了。

蓬莱魔女继续说道：“玉面妖狐的本领比我差不了多少，焉知她不懂得这门手法？至于透骨钉，她更会使用的了。天宁寺的和尚，不就是曾有多人死在她的透骨钉之下吗？”

耿照忍不住说道：“天宁寺的血案决不是她干的，我不明白你们何以定要一口咬定是她。在那三天两夜之中，她始终没有离开过我，难道她有分身之法不成？”

蓬莱魔女诧道：“这是真的？”耿照怒道：“我何必骗你？”当下将他怎样被北神鞭打得重伤，连清波怎样来救他，怎样驾车陪他前来天宁寺等等事情都对蓬莱魔女说了。

那小丫鬟珊瑚忽地笑道：“她当真是片刻都未曾离开你吗？好亲热哟！你睡觉的时候呢？”耿照面上一红，说道：“你问得无礼，我不答你！”蓬莱魔女道：“珊瑚，不可胡乱对他取笑。”耿照讪讪的甚是不好意思，说道：“其实只要你们好好地问，我也不怕对你们说。她那两晚都是给我在林中守夜。要知我那时伤还未好，又是金虏所要追捕的逃犯，随时都有可能遇险。”

蓬莱魔女颇有诧异，沉吟不语。过了一会，笑道：“我本以为已弄明白了，给你这么一说，倒教我又糊涂了。”

耿照愠道：“事情本来是明白的，只是你对她有了成见而已。”那小丫鬟珊瑚冷笑道：“我看你才是执迷不悟，着了妖狐的迷了！”

蓬莱魔女道：“你们不必斗嘴，慢慢总可以查个水落石出。我看他也不是有心为那妖狐隐瞒，而是确实不知她的来历。好，现在暂且不提妖狐的事，你父亲这份遗书，先还给你吧。”

耿照接过遗书，蓬莱魔女忽又问道：“你既然把你父亲的遗书看得比性命还要宝贵，却为何把来与那妖狐看了？”耿照怔了一怔，亢声说道：“谁说我与她看了？”

蓬莱魔女道：“你自己看看，书中多了什么物事？”耿照把那几页遗书一页一页的翻过去，茫然说道：“哪有什么物事？”蓬莱魔女道：“再仔细瞧瞧！”耿照忽地“咦”了一声，原来在最后一页的夹缝中，发现了一根头发。

蓬莱魔女道：“你把这根头发拈起来，你瞧，这不像是男人的头发吧？”耿照心想：“焉知不是你自己的头发？”

蓬莱魔女似是已猜到他的心思，笑道：“你与玉面妖狐相处了几天，还从未曾留意到么？她的头发是卷曲的，和我的全不相同。”

耿照一看，那根头发果然是卷曲的，心里怀疑不定。但随即想道：“天下头发卷曲的女子不止一人，怎知她是从哪儿弄来的？单凭这根头发，岂能证明就是连姐姐偷看过了？而且她曾救了我的性命，又是与金虏为敌的侠盗，即算让她偷看，亦是无妨。这魔女不也偷看了么？”耿照性情耿直，本来还想与蓬莱魔女争执的，但想到自己是她的俘虏身份，得她发还这份遗书，已属喜出望外，当下也就不愿多事，默然不语。

蓬莱魔女笑道：“你直到现在，大约还是把那妖狐当作自己人吧？好，这也由你。我只问你，你今后打算如何？”

耿照昂头说道：“要是你肯放我，我当然要前往江南，设法将这份遗书呈与宋皇。”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你父亲的苦心令人敬佩，只怕这份遗书毫无用处！南宋自岳少保（岳飞）被秦桧害死之后，一直是奸邪当途，君庸臣懦，只求苟安。珊瑚，你到过临安，你把那首流传人口的诗，念给耿相公听听。”

珊瑚念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耿照一听，心里凉了半截。

蓬莱魔女道：“临安风气如此，直白地说，南宋根本就是个没出息的小朝廷！你将这份遗书送去，只怕非但不能见用，甚而要被奸人杀害也说不定！其实恢复神州，也不一定要指望这没出息的小朝廷。我看，你不如留在我这儿吧，你意下如何？”

耿照道：“这份遗书是我爹爹毕生的心血，他临终时留下话语，要我长

大之后，务必将它送到临安，我岂能违背他的遗嘱，令他泉下不安？不管赵宋天子是好是坏，我的未来是祸是福，我都要尽力而为。柳姑娘，你的好意请恕我不能从命了。”

蓬莱魔女道：“好，人各有志，你既然抱定了孤臣孽子的心肠，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我也不愿勉强你了。只是你的伤势尚未全好，待伤好了再走如何？”

耿照听蓬莱魔女肯让他走，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方始放了下来。那小丫鬟笑道：“我们的小姐对你真算得特别客气了，你还不拜谢？”蓬莱魔女微哂道：“他怎能与那班强盗相提并论？”耿照虽是倔强，但想到蓬莱魔女总算是对自己有恩，因而也就心甘情愿地向她施了一礼，道了一个“谢”字，那小丫鬟格格地笑了起来。

珊瑚道：“那班强盗如何处置？”蓬莱魔女道：“你将他们带上来吧。”过了一会，珊瑚、玳瑁这两个丫鬟将群盗押上，蓬莱魔女问道：“你们想清楚了没有？你们愿意跟随玉面妖狐还是愿意跟我？”

群盗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以前都是受了妖狐的威迫，不敢不从，小姐替我们赶跑了妖狐，我们都是感激得很，愿听差遣，执鞭随镫。”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你们当真都是口服心服了吗？我削了你的鼻子，割了你的耳朵，你们两人也毫无怨言么？”她指的就是耿照昨日在路上所见的，那两个来迎接连清波的强盗。

那两个强盗抖抖索索地说道：“小的但求免死，怎敢怨恨女侠？”蓬莱魔女冷笑道：“你们也知害怕了么？你们平日残杀无辜，可曾想到别人也是一条性命么？”原来这两人乃是绿林中著名嗜杀的魔头。

那两个强盗面如死灰，“卜通”跪下，嗫嗫嚅嚅地说道：“求女侠恕罪，小的愿意在女侠麾下，执役为奴。”

蓬莱魔女“哼”了一声，说道：“你们平日的威风哪里去了？哼，像你们这样的人给我做奴才也不配。

“我知道你们二人是玉面妖狐最得手的手下，有一次你们和沧州的李麻子抢地盘，那李麻子是沧州义军首领王铁枪的部下，你们势力不及他，就向金兵暗通消息，让金兵将他们的山寨攻占了，你们则跟在后面拣便宜，有这事么？”

这件事非常秘密，那两个强盗想不到蓬莱魔女竟会知得这样清楚，吓得噤若寒蝉，只是磕头。蓬莱魔女喝道：“这是不是玉面妖狐给你们们的命令，要你们这样干的？”

耿照捏着一把冷汗，一颗心扑腾扑腾的几乎要跳了出来，他竖起耳朵听那两个强盗说话，连清波是友是敌，就要全看这两个强盗是如何回答了。

蓬莱魔女喝问之后，寂然无声，那两个强盗竟然没有回答，他们本来是伏在地上磕头的，这时也似乎变成了僵硬的石像。珊瑚、玳瑁两个小丫鬟走近去一看，失声叫道：“这两个恶贼死了！”原来他们听得蓬莱魔女骂他们连做奴才也不配，早已吓得胆破心裂，蓬莱魔女后来的问话，他们根本没有听见，就吓死了。

蓬莱魔女冷笑道：“唯残暴者最怯懦，这句话当真说得不错。拖他们出去，丢下山谷去喂狼！别让他们弄污了我的地方。”

群盗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蓬莱魔女说道：“你们不必害怕，我赏罚最是分明，以你们平素的行事而论，也是坏事做得多，好事做得少，但还不至于

像这两个狗贼的奸恶邪暴，我可以饶了你们，只要你们听我的话。”

群盗满口应承：“愿听女侠吩咐！”蓬莱魔女道：“我与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许为害地方，擅杀无辜；二不许奸淫掳掠，抢劫百姓小民，只准劫富济贫，杀官洗库；三要同抗金兵，一接到我的令箭，便要遵命而行，你们都依得么？”

蓬莱魔女说一句，那些强盗们就应一句，蓬莱魔女冷笑道：“你们答应得这样轻易，可别要阳奉阴违才好。我现在放你们回去，一不要你们的地盘，二不要你们进贡什么脂粉钱，但倘若给我查出有哪一个违背约言，我下手绝不留情，这两个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群盗都道：“不敢，不敢。我们绝不敢违背与女侠的约言。”他们最初落在蓬莱魔女手中的时候，本以为是有死无生，想不到蓬莱魔女竟然不杀他们，而且不要他们进贡，就肯放他们回去，因此每个人都是在惊惶之中，又感到意外的欢喜。

耿照在旁边看了蓬莱魔女这番处置，也不禁暗暗心折，心里想道：“连姐姐和她同是强盗头子，这班强盗对她们也都是同样惧怕，但看来两人的行事却甚不相同。这蓬莱魔女竟似乎要正派得多。”又想道：“听他们的话，连姐姐本人是否与金虏为敌，没人说得出来实在的情形。但最少他们并没有奉过连姐姐的命令去抗拒金兵。而这个蓬莱魔女却确实是个抗敌保民的侠盗。”想至此处，对连清波的信心，不禁渐渐动摇，对蓬莱魔女则益增佩服。

蓬莱魔女遣散了群盗之后，对耿照道：“你也该歇息了，养好了伤，我便让你下山。”当下叫原来那个丫鬟送他回去。

那小丫鬟服侍得甚为周到，服侍他吃了晚饭，临走的时候，还给他添上了一炉香。可是虽然是被暖香浓，耿照却哪里睡得着觉。

连日来他经过不少奇遇，而每一件奇遇，都给他多添了了一重疑云，令他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他虽然闭上眼睛，情绪却总是不能稳定下来，表妹秦弄玉、连清波、蓬莱魔女，这三个少女的影子，一个接着一个，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晃过。这三个少女，一个是他的多年情侣，一个是他的救命恩人，还有一个则是他刚刚相识的女侠。这三个少女的身份及与他的交情都各个不同，但有一样相同的是：对这三个少女，他都感到难以捉摸，弄不清楚她们究竟是何等样人了。表妹是否是他的杀母仇人？连清波是友是敌？这两个问题，在未遇见蓬莱魔女之前，他自己的心里本是有了答案的，但听了蓬莱魔女的一席话，他本来已经有了的答案，登时又变成了悬疑，只觉得似乎什么人都不可信任了。但蓬莱魔女就可以信任了吗？他自己发问，随即一片茫然。他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如何，蓬莱魔女总是一个人间罕见的奇女子。他心里想道：“她虽有魔女之名，但这个魔女倒似乎很讲道理。”

耿照辗转反侧，心事如潮，直至将近天亮的时候，才朦朦胧胧地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昨日那个小丫鬟早已把早点端来，是稀粥和四样精美的小菜。耿照见她殷勤服侍，甚不是好意思，不免向她道谢。那丫鬟笑道：“若是别人，似你和那妖狐这么亲热，我们的小姐早已把他一刀杀了。你是沾了你死去的爹爹的光。我们的小姐深知你爹爹的来历，后来又在你的身上发现你爹爹的遗书，这才对你另眼相看的。”耿照的父亲因为怀抱苦心，屈身事仇，自己的来历，连儿子也是瞒着的。待到他的母亲将那份遗书转交给他的时候，从母亲的口中，他才约略知道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事

情，但也还谈不上是“深知”。因此现在听了这小丫鬟的说话，心里便感到甚为奇怪，暗自想道：“这蓬莱魔女大约比我大不了多少，她又怎会深知我爹爹的来历？”他这样的想着，不知不觉就微微一“噫”，说出了一声“奇怪”！

那小丫鬟笑道：“你是奇怪别人唤我们的小姐作魔女么？”耿照心里想的，本来是不这个，但对于柳清瑶何以有魔女之名，他也颇感兴趣，于是随口应道：“是呀，我看你们的小姐倒也颇能分辨是非，很讲道理的呀，怎么会得了个蓬莱魔女之名？”

那小丫鬟笑道：“最初人家本来是叫她作‘蓬莱仙子’的，后来见她嫉恶如仇，黑道白道上的人物，有不少吃了她的大亏，于是‘仙子，就变成了‘魔女’了。说来也好笑，小姐这‘魔女，的绰号，是从她剥了钟家兄弟的皮后，才开始从江湖上传开的，你可要听听这个故事？”

耿照好奇心起，说道：“只怕耽搁你的工夫。”那小丫鬟道：“我反正没事，就说给你听听。那钟氏兄弟是陕甘道上的巨盗，身材魁伟，武艺高强，生性风流。不过他们倒非一般普通的采花贼可比，他们恃着风流手段，在绿林中拈花惹草，也自有一些淫娃荡妇，送上门来，于是他们越发自负，以为天下的美女都会对他们倾心。那年他们见了我家小姐，两兄弟竟然不知死活，胆敢转我家小姐的念头，不约而同都来向我家小姐求婚。我家小姐也妙，不动声色，不置可否，却约他们两兄弟同时到来，对他们说道：‘我曾许下心愿，我的丈夫，必定要本领能够胜我，我才嫁他，你们既然向我求婚，就非得与我比试不行。’那两兄弟面面相觑，小姐又笑道：‘你们不必礼让，最好是同时上来，我若输给你们，就都给你们作妻子。’那两兄弟虽是风流浪子，听她这样回答，也不觉大为尴尬，老二顿了顿足，说道：‘老二，让给你吧！’我们的小姐一声冷笑，说道：‘你既然来到，那就不能走了。你不动手，我先动手。’噼噼啪啪，就打了老二几记耳光，老二见势头不对，他们两兄弟虽然有时争风，手足的感情倒还很好，于是老二也上去相助哥哥。他们二人哪里是小姐的对手，给小姐戏侮个够，一声笑道：‘凭你们这两个癞蛤蟆也敢动我的念头。好吧，你们两人都留下来吧！’就这样，把钟家两兄弟都剥了皮，他们带来的随从，也一个不留都给小姐杀了！”

耿照听得毛骨悚然，心想：“这两兄弟固然咎由自取，但蓬莱魔女的手段也未免太狠辣了。”

那小丫鬟道：“自此之后小姐这‘魔女，的绰号，就在江湖上传开，人人见了她都心惊胆战，不敢再说半句不敬的话。但有一样奇怪的是，经过了这次事件之后，我们的小姐倒好似收敛了一些，不大肯乱杀人了。”

那小丫鬟又道：“我们小姐这样的脾气，将来不知怎么嫁人呢？”耿照笑道：“要找一个武功比她强的男子，只怕也确实是很难了。”那小丫鬟道：“这也未必，听玳瑁姐姐说，她在密云碰见的那个书生，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笑傲乾坤’的狂侠，武功也似不在小姐之下，就不知他长得是俊是丑，倘若也是个美男子的话，就可以和小姐匹配了。”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一阵洪亮的笑声，从外面传来，随即听得有人叫道：“有敌人闯寨，快去通报小姐！”那小丫鬟吃了一惊，说道：“莫非当真是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听听这是男子的笑声！”耿照不知不觉的就跟那丫头跑出去，心里想道：“这定是笑傲乾坤华谷涵来了，且看看蓬莱魔女怎样对付他？”正是：

睥睨四海天魔女，引出求凰怪客来。  
欲知来者是否狂侠华谷涵，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孤儿隐侠连心苦 破布残笺触眼愁

耿照向着那笑声的方向奔去，到了蓬莱阁附近，便给一个奇怪的景象吸引住了。

这蓬莱阁是蓬莱魔女日间作息的地方，前面是个院子，再前面是一片草地，两旁有许多花树，院子两侧各开有一个月牙形的拱门。耿照站在一边拱门，从另一边拱门看出去，只见一个怪人正在草地上大翻筋斗，旋风般地就要翻进院子里来。

这怪人的筋斗一个接连一个，翻得实在快得难以形容，根本就看不清他的面貌，后面有一大群人吆喝着追赶他，飞刀、飞镖、铁莲子、铁蒺藜等等各式各样的暗器，纷纷向他身上招呼。可是他的筋斗，忽而向东，忽而向西，飞蝗般的暗器，竟没有一枚打得中他，因而互相碰击，成了满空暗器交织穿梭的奇景。两旁的花树，枝头的花朵给暗器打得纷纷落下，宛如洒下满天花雨。

蓬莱魔女倏地现身，站在台阶上喝道：“什么人这样无礼，珊瑚、玳瑁，给我将他拿下。”珊瑚、玳瑁应声而出，把守着拱门，这二人乃是蓬莱魔女最得力的侍女，外边吆喝追赶着的人，见她们出来，料想那怪人决难逃脱，不约而同便都止手。

眨眼之间那怪人已翻到拱门，珊瑚、玳瑁同声娇斥，珊瑚一剑刺去，玳瑁展开拂尘，一招“乱拂飞花”，万缕千丝，向那怪人罩下。

那怪人的筋斗翻得飞快，首尾相连，形成了波浪形的一个个圆圈，珊瑚那一剑正插进圆圈当中，本以为是非中不可，却不料只听得“铮”的一声，突然觉得剑柄一紧，却原来是给那怪人一指弹开，弹开之后，又恰恰给玳瑁的拂尘缠上。说时迟，那时快，那怪人早已一个筋斗翻过了拱门。

蓬莱魔女柳眉一竖，斥道：“给我躺下！”中指一伸，虚空一戳，只听得嗤嗤声响，她和那怪人的距离在三丈开外，但只是这么虚空一点，那怪人便似着了暗器一般，“哎哟”地叫了一声，一个筋斗翻过一边，果然躺在地上。

可是他随即一个“鲤鱼打挺”，便翻了起来，站在蓬莱魔女的面前，哈哈大笑。

耿照这时才看清楚了那怪人的面貌，只见他一张马脸，脸色灰白，一双眼珠也白得好不骇人。耿照大失所望，心里想道：“这个人难道就是那个笑傲乾坤华谷涵吗？怎的长得如此丑怪？玳瑁不是说他是个书生的吗？却哪里有半点书生的文雅气息？”

珊瑚、玳瑁这时也给这怪人丑陋的面貌吓住了，尤其玳瑁，更是骇异之极，她最初本来也有点怀疑这怪人是狂侠华谷涵的，现在一看，这才发现是个从来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不禁失声叫道：“你是谁？”那怪人裂嘴一笑，不答玳瑁，却冲着蓬莱魔女笑道：“柳姑娘该知道我吧？”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白修罗，你笑什么？你以为我真没有本领叫你躺下吗？”

此言一出，耿照不知道白修罗的来历也还罢了，珊瑚、玳瑁这两个丫鬟可是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江湖上有一对怪人，乃是孪生兄弟，哥哥通体皆白，弟弟却刚好相反，长得似个黑炭头。这兄弟二人的本领都极高强，纵横江湖，任性而为，对黑道白道全不买帐，他们的武功，出于天竺一脉，与中土各派

都不相同。没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来自何方，但见他们武功高强，好恶随心，行事怪僻，因此就他们兄弟的形貌，给他们取上个绰号。将哥哥唤作“白修罗”，弟弟唤作“黑修罗”。修罗乃是梵语中“魔王”的意思。

珊瑚心里想道：“原来这怪人是白修罗，他们兄弟一向是同在一起的，今天却单独来了。江湖上都说他们武功怪异，果然名不虚传。小姐隔空点穴的功夫，竟然也奈何他不得。”

白修罗笑道：“我来的时候，主人曾事先吩咐我道：‘听说那蓬莱魔女的隔空点穴功夫十分厉害，你可以试试她的功力如何？’他是早已料到你不屑与我近身动手，要施展这门功夫的了。果然给我的主人料个正着，也幸亏如此，我早就有了防备。”

蓬莱魔女不由得大大惊奇，她倒不是惊奇白修罗的本领高强，固然白修罗的本领确是不错，但蓬莱魔女自问还可以胜得过他。蓬莱魔女惊奇的是：这白修罗竟然有个主人。蓬莱魔女心里暗道：“黑白修罗乃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两个魔头，什么人竟能够收服了他们，叫他们甘心情愿地认作主人，这倒真是咄咄怪事。”

白修罗在笑声中解下一条腰带，闪闪有光。蓬莱魔女一看，就知是白金丝编织的。白修罗笑道：“我主人说，你的隔空点穴功夫，若是在三丈之外出指，多半是要点我腰间的愈气穴，那是真气最难运到的地方，因此他给了我这条腰带防袭。倘若不靠这条腰带，只凭我的闭穴功夫，只怕今天当真要在你面前栽个大大的筋斗了。柳姑娘，你的功夫果是高明，看来也差不多可以及得上我的主人了。”

蓬莱魔女暗暗生气，冷笑说道：“你的主人是谁？他专为叫你试我的功力来的吗？他为什么自己不来？”

白修罗笑道：“这倒不是，他是专诚叫我送贺礼来的。顺便试试你的功力如何而已。”

蓬莱魔女道：“你的主人到底是谁？我有什么喜庆之事，要他来送贺礼？”

白修罗道：“我的主人是笑傲乾坤华谷涵，他说你收服了冀北群盗，可喜可贺，所以就差我给你送贺礼来啦！”蓬莱魔女听了，又惊又喜，心里想道：“原来他的主人乃是华谷涵，这就难怪了。其实我也应该早就想到，除了是他，还有谁能收服黑白修罗？”

只见白修罗取出一个檀香匣子说道：“这是我家主人送给柳姑娘的贺礼，请你赏面收下。”珊瑚道：“小姐，要我给你看是什么东西吗？”便要上来代接，蓬莱魔女摆摆手道：“不必了。”坦然的从白修罗手中接过，随即当面打开。

原来江湖上顾忌甚多，珊瑚乃是怕匣中藏有机关，例如毒箭、毒药之类，故此有此一问。她是想代接了这匣子之后，拿到后面，用飞刀破开。她的飞刀本领，尽可以只轻轻划开匣子而不损坏里面的东西，倘若匣子里没有什么古怪的物事，再拿来交给小姐。要知江湖上险诈多端，藉口送礼，暗箭伤人，在所多有，而接礼之人，在接到陌生者的礼物之后，也多是先交给亲信的手下，先行检验，这是江湖上的通例。珊瑚虽然知道狂侠华谷涵决不是卑鄙小人，但对白修罗却不敢过于相信，是以要循例行事，哪知却给小姐拒绝，当下有点讪讪的不好意思，退了下去。

蓬莱魔女打开匣子，只见金光灿然，原来里面藏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金

盒，蓬莱魔女不觉一怔，心想：“华谷涵送的礼物怎的这么俗气？”珊瑚、玳瑁二人也不禁暗暗好笑，想道：“我家小姐什么珍贵的珠宝没有见过，倘若白修罗的主人当真是华谷涵，这华谷涵千里迢迢的差遣专人送来这样小小的金盒，也未免太小家气了。”但那金盒的手工甚为精致，上面刻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栩栩如生。蓬莱魔女虽嫌金盒俗气，也拿在手中把玩。

白修罗道：“金盒里还有东西，请小姐过目。”蓬莱魔女笑道：“你家主人并非绿林人物，钱财得来不易，何必这样破费？”她只当金盒里定然是藏着什么珍珠宝贝之类，哪知打开一看，不觉大出意外！

金盒里只有三样东西，第一件是一张残旧的黄纸，蓬莱魔女拿起来一看，纸上写的竟是自己的名字，另一行有八个字：甲午、丁卯、辛亥、庚辰。

蓬莱魔女不觉呆了一呆，原来这正是她的生辰八字，“我的生辰八字除了我的师父之外，无人知道。这张黄纸华谷涵哪里得来？他给我送来我自己的八字，这又是什么意思？”她奇怪之极，心里忽地感到一阵颤栗。

再拿起第二件东西一看，这东西更古怪了，是一片褪了色的破布，上面还有几点血渍，蓬莱魔女将这片破布翻来复去地仔细端详了好一会，面色忽然大变。珊瑚、玳瑁心里想道：“狂侠华谷涵当真是狂得可以，送来破布残笺，那不是有意戏耍小姐吗？这样无礼，怪不得小姐要生气了。”

但蓬莱魔女却并没有生气，她再拿起第三件东西，是两颗鲜艳悦目的红豆，连在一起的。孖生的红豆，甚为难得，但除了这点之外，却没有什麼古怪。

红豆又名相思豆，唐朝名诗人王维有五言绝句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一首诗，三尺童子俱能琅琅上口，珊瑚、玳瑁这两个丫鬟，当然都是念过的了。心里便不禁想道：“狂侠华谷涵送来两颗红豆，莫非是有求凰之意？”她们与蓬莱魔女份属主婢，情如姊妹，对小姐的终身大事自是关怀，于是暗暗留心蓬莱魔女的神态。

只见蓬莱魔女柳眉微蹙，低首沉吟，既不似喜悦，也不似气恼，却似一派惊疑，又有点茫然的神态。原来这两颗红豆是她小时候亲手从枝头上摘下来的，红豆上还有她的指甲痕。那时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相思，只是觉得这两颗相连的红豆好玩，就将它采下，珍藏起来。后来不知怎的失了，她也并不怎样放在心上。却不料自己小时候失落的玩物，如今却被别人当作礼物送来，又回到自己的手中，蓬莱魔女越想越觉奇怪：“这两颗红豆怎会落在华谷涵手中？”

金盒里这三样“礼物”，每一样都是古怪透顶，尤以那片破布，更令得蓬莱魔女心中震撼。她将这三样礼物再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蓦地向白修罗问道：“你主人叫你礼物送来，可有什么话说？”声音竟是微微颤战。

白修罗道：“主人只是叮嘱我将礼物送到，别的就没有什么吩咐了。柳姑娘若是感到奇怪，就请移玉驾，前去问他。”蓬莱魔女道：“他为什么自己不来？”白修罗道：“这我就知道了。”蓬莱魔女恼道：“他无端给我送礼，自己又不肯来，连书信也没有一封，好大的架子，真是岂有此理！”

白修罗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我的主人叫做笑傲乾坤吗？当今之世，有几人放在他的眼中？他送礼给你，那已经是非常看得起你了，你反而责备他失礼，哈哈，敢情你比我的主人还要骄傲？”看来这白修罗对主人实是忠心耿耿，竟敢在江湖上闻名丧胆的蓬莱魔女面前为主人大声抗辩。

珊瑚、玳瑁都捏了一把汗，担心蓬莱魔女一怒之下，会把礼物掷回，或

者将白修罗扣押。却不料蓬莱魔女的面色反而缓和下来，淡淡说道：“当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在我的面前也是一派狂气！”

白修罗道：“我只负责把礼物送到，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礼物你已经收下，我可要回去交差了。”说完便走。蓬莱魔女的几个侍女都把眼睛望着她，等她的指示。蓬莱魔女却一声不响，并不阻拦白修罗。

白修罗走后，蓬莱魔女的面色越发阴沉，捧着金盒，在屋子里绕了几个圈子，似是心事重重，却又不愿和人商量。珊瑚、玳瑁服侍她多年，从未见过她这样神态，心里有点害怕，可又不敢问她。蓬莱魔女忽地抛下众人，独自走回房中，珊瑚想跟她进去，只听得“砰”的一声，蓬莱魔女已把房门关上了。珊瑚讨了个老大没趣。

蓬莱魔女关上房门，将金盒搁在桌上，对那三样东西发了一会呆，惘惘然暗自沉思：“我是一个不知身世来历的孤女。我师父说，他当年是在路边的乱草丛中发现我的。那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一年冬天，他正在赶往良川赴一个朋友的约会的途中，大雪下得正紧，忽然听得路旁有婴儿的哭声，嗯，真是无巧不巧，我恰好在他经过之时啼哭，要是没有那一声哭声，我早已不能活在人世了。

“我师父发现是个给大雪冻得几乎冷僵了的弃婴，心里好生怜惜，就把我抱了起来。我那时还是未足周岁的在襁褓中的婴孩，其实说是‘襁褓’那还不对，我只不过是被一件破旧长衫包裹着的弃婴。呀，我的父母为什么这样狠心，大雪天，只将一件破旧长衫包裹着我，就把我抛弃了？”

“我不会说话，当然不能告诉他我的来历。于是师父在我身上搜索，看看我的父母可给我留下什么东西。在那个战乱的年月里，父母抛弃婴儿，事属常见，不足为奇。但一般的情形，做父母的除非不会写字，否则总会将婴儿的身世来历，以及自己的姓名住址，详细列明，希望有人拾到，将来还有团聚的机会。

“我的师父在那件长衫的袋子里，果然找到了一张字条，但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希望过路的仁人君子将我抚养。除此之外，就只是写着此女名柳清瑶，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生了。我父母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竟然都没写上。

“我师父是个风尘隐侠，性情怪僻，但对我却是钟爱非常。他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六岁。他将我当作女儿一样抚养，但他却不要我叫他做爹爹，他传授我武功，只要我叫他做师父。我长大之后，才明白他的这番心意。”

蓬莱魔女想至此处，面上一红，“我那师哥人很聪明，对我也很体贴，每天跟我练武、玩耍，我也一直将他当作哥哥。可是不知怎的，他在十六岁那年，忽然弃家远走，此后没有回来。我师父很是生气，说他不学好，跟一个坏人跑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师父没有说，我也不敢问。有一次他的一位老朋友来看他，说起他的儿子在江湖上结交匪人，胡作非为，他气得不得了。过后他痛饮一场，喝得大醉，醉后吐露真情。原来他本意是要我做他的媳妇，但不料发生了如此意外的变化，这事情也就不必提啦。他还说他已经决意不认师哥作儿子了，吩咐我，从今之后，倘若见到师哥，也不许再理睬他。

“这件事情过后，他对我更是疼爱异常，将他全副武功，都倾囊传授给我。并且费尽心力，广托友朋，查访我的生身父母是何来历，是否还在人间？可是我的父母留下给我的就只一件破长衫和那张字条，此外毫无线索可寻。

只凭这两样东西，哪能在茫茫人海之中，查探出我父母的下落？”

父母留下给她的那两件东西，在她成人之后，师父便交与她保藏了。往事一幕一幕从心头闪过，蓬莱魔女定了定神，从箱底下找出那两件她珍藏了多年的东西，先拿起那张字条，最后那一行开列着自己的生辰八字：甲午、丁卯、辛亥、庚辰。蓬莱魔女再展开狂侠华谷涵送给她的黄笺，黄笺上写的也是这八个字，仔细对比，字迹完全一样。显然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开列这两张八字的人，还有谁呢，当然是她的父亲了。

蓬莱魔女再抖开那件破旧的长衫，长衫的后心破了一块，据师父说，最初发现的时候就是如此的。蓬莱魔女拿起狂侠华谷涵送给她那片破布，往长衫上一凑，刚好补上。这证明了：这片破布就正是从她父亲这件长衫上撕下来的。

蓬莱魔女对这两件东西，每在无人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父亲的笔迹，长衫的大小形状，早已深印脑中。所以刚才当她一打开白修罗送来的金盒，看到华谷涵的“礼物”，就禁不住心头大骇。但当时还觉得这事太过怪诞离奇，令人难以相信。因此尽管她当时已可以肯定黄笺上开的八字是她父亲的笔迹，而那片破布也是从那件长衫上撕下来的，但还是要拿来对一对。现在已经对过了，结果也证实了，毫无可以怀疑的余地了！

“华谷涵怎的会得到这两样东西？这且不问。他既然有我父亲的东西，又给我送来，嗯，他一定知道我的身世来历！”

“我师父为我寻访生父生母，多少年来，半点蛛丝马迹也找不到，只道在这世界之上，已无人知道我父母是谁了。想不到居然还有一个人知道，呀，我一定要向那华谷涵问个明白！”

蓬莱魔女是早知道狂侠华谷涵这个名字的了。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有一段故事。她对着华谷涵那三样礼物发呆，这一段往事，又再一次在她的心头浮现出来。

那是两年之前，她开始得了“蓬莱魔女”这个绰号，威名远震江湖的时候。她有一个好友，是南阳武学名家云仲玉的女儿，名叫云紫烟，有一次派了她的一个同门师妹前来见她，请她帮忙：说是云家父女遭遇横祸，有一个人无理取闹，要迫云紫烟做他的姬妾，倘不答应，就要一路纠缠，令云家父女无法在江湖上立足！

蓬莱魔女听了大为惊骇，要知云仲玉的武功极高，云紫烟除了家传武艺之外，并曾在峨嵋无相神尼门下学艺三年，剑法高强，亦是非同小可，怎会有人敢这样无礼地迫害他们，而且他们又是这样惧怕此人，要来请自己前去相助？于是急忙问云紫烟的师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知道这个人是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云紫烟在路上碰见一个华服少年，云紫烟起初也没有怎样留意他，后来见他一直跟在后面，不禁心中有气，向他多看了两眼。那少年就索性追了上来，言辞轻薄，向她挑逗。云紫烟性烈如火，最恨无行少年，立即勃然大怒，骂那少年道：“你这贼子瞎了眼睛啦，也不打听姑娘是什么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再敢无礼，我就把你的招子废了。”那少年哈哈笑道：“我这双眼睛正要留着看你这样的美人儿，我还没有饱餐秀色，你让我多看一会，再把它废了成不成？”

云紫烟几曾受过这样调戏，大怒之下，不假思索，当真便施展神弹绝技，要打瞎他的眼睛。

哪知这少年极为了得，把云紫烟的七颗连珠弹都接了去，云紫烟拔出剑来，与他相斗，不过十招，他就把她的宝剑抢了。云紫烟怕受他侮辱，跳上悬崖，大叫道：“你再上前一步，我就跳下去。我死了，你也活不成。我父亲是南阳云仲玉，定然为我报仇，把你碎尸万段。”那少年笑道：“你这样的美人儿，我怎舍得迫你死呢？我要你心甘情愿嫁我。”云紫烟拼着一死，破口大骂，那少年却把宝剑掷还给她，冷笑说道：“你说我是癞蛤蟆，好，我这癞蛤蟆却偏要食你这块天鹅肉，你等着瞧吧！”他扔下了这几句话，竟自扬长去了。

云紫烟还以为那少年是给她父亲的名头吓退的，她回家告诉父亲，父女二人都是极为生气，云仲玉正要亲自出马，查探那少年是谁，要剜掉他的眼珠，打断他的双腿，替女儿出一口气。哪知第二天那少年已是不请自来。

那少年按照江湖规矩，先递上拜帖，当时他人未进来，云家父女还不知道是他，只见拜帖上的具名是“晚辈公孙奇”，云仲玉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他交游极广，只道是哪位好友的门人弟子，便请他进来相见。

那公孙奇倒也彬彬有礼，竟向云仲玉行起叩拜的大礼，云仲玉连忙将他扶起，问他来意。那少年道：“晚辈昨日与令媛道上相遇，深心仰慕，不揣冒昧，意欲高攀，想娶令媛作我的姬人，待以平妻之礼。特来求老伯俯允。”

云仲玉这才知道他就是昨日调戏自己爱女的那个少年，听了他这番话，更是气得七窍生烟，再不答话，一掌便向他的天灵盖劈下。

云仲玉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掌力猛烈，足可裂石开碑，满拟这一掌就要把那少年打得脑浆迸流。

哪知一掌打下，只觉触手如绵，陡然间，一股强烈的力道猛震回来，以云仲玉这样的武功，也禁不住踉踉跄跄连退数步。那少年笑道：“老伯请站稳了。”身形一晃，就到了他的跟前，要来扶他。

云仲玉不由得心头大骇，原来这少年用的是最上乘的“借力打力”功夫，把云仲玉那一掌之力，全都反震回去，打在云仲玉身上。云仲玉是个武学大行家，哪敢让他再触着自己的身子，当下使出平生本领，以刚柔兼济的一招“云手”，封住了对方的掌势。

云紫烟这时已听得是那少年的声音，出来助战，父女联手，一剑双掌，与那少年拼命，兀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那少年一掌震退了云仲玉，劈手又夺了云紫烟的宝剑，冷冷说道：“我要吃你这块天鹅肉那是易如反掌，但我不愿亲家变作仇家。云仲玉，我要你心甘情愿地将女儿送给我。今日你已见过我的本领了，以我的人才，做你的女婿有何不配？你父女俩再仔细商量吧，我给你三日期限，三日之后，我再来讨回音。”说完之后，把云紫烟的宝剑插在门头，又扬长而去。

云仲玉交游极广，本来可以广邀武林朋友给他助拳。但他是个大有身份的人，这样的事情说出去实在有伤体面。三日的期限短促，转眼就来到了。云仲玉无奈，只好携女儿到一个好友家中暂避，这人与他肝胆相照，武功也不相上下，让他知道，也不怕为他耻笑。

那少年的消息灵通之极，到了那天，竟然又寻上门来，将云仲玉的好友也一同打败，这还不算，还把他的家也捣个稀烂。临走时说道：“我劝你别连累朋友了，你走到哪里，我就追到哪里，非得你两父女亲口答应婚事不行！好，这一次我再给你宽些期限，十天之内，来讨你的回音。”

云仲玉一世英名，想不到在垂暮之年，竟给一个后生小子大加戏侮，迫

得无路可走。他一气之下，几乎就要自杀，幸亏那位朋友劝止。几个人商量，揣测那少年的用意，似乎不但是要报复云紫烟骂他那句“癞蛤蟆”之仇，而且分明是有意迫得云仲玉在江湖上无处立足。云仲玉一生行侠仗义，朋友极多，仇人也很不少，看这情形，这少年很可能是他的一个仇家请出来，请他故意与云仲玉为难的。这少年自称公孙奇，云仲玉和他那位朋友都是交游广阔的人物，但对这“公孙奇”的来历多方查探，却竟是毫无所知。

云仲玉又不愿张扬出去，他们再三商量之后，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是逃到峨嵋山去，求云紫烟的师父无相神尼庇护，但路途太远，虽有十天期限，也绝不能赶到峨嵋；另一个办法，是云紫烟想起的，那就是请她的新交好友蓬莱魔女相助。

云紫烟的师妹奉命而来，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蓬莱魔女，求蓬莱魔女拔刀相助。

蓬莱魔女听了，大为惊骇，还不只是因为那少年的手段之狠，本领之强，而是因为她已知道了那少年的来历。

那名叫公孙奇的恶毒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师父公孙隐的独子，小时候天天和她在一起练武玩耍的师哥。

虽说她的师父早已不认这个儿子，并曾吩咐她，叫她也不要再理睬这个师哥，但蓬莱魔女对这位师哥总还是有点关心，自出师门之后，也早就暗中打听过他的消息。

蓬莱魔女受师恩深重，每当她想起师父老年失子，总不免替师父难过，因而她私下抱了一个心愿，希望能够见到她的师哥，劝他改邪归正，回家向父亲认罪，父子重好如初。可是她两年来闯荡江湖，多方打听，却丝毫没有得到师哥的消息。

正因为她抱着这个心愿，所以当听到了师哥作恶的消息之后，一方面固然是暗暗痛心：“师哥果然是结交匪人，胡作非为。”一方面也抱着希望：“我见了师哥，把师父怎样为他难过的事情一一告诉他，倘若他还有天良，想来也应悔过了。”

当然她不会向云紫烟的师妹说出，这公孙奇就是她的师哥，只是一口应承，立即和她赶回去援救云家父女。

可惜路途遥远，她们二人虽然兼程赶路，到了南阳云仲玉那个朋友的家中，已经是迟了一天，过了公孙奇与云仲玉相约的期限了。

蓬莱魔女惴惴不安，以为云紫烟已给她的师哥携去，或者最少已是受了一场侮辱与折磨了。

哪知云家父女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她，向她道谢之后，说道：“好了，好了，那恶少年公孙奇已给人赶跑了，从今之后，他是不敢再来纠缠我们了。但你远道而来，拔刀相助，这番好意，我们还是一样铭感于心。”

蓬莱魔女听了，不由得又是大为惊诧，急忙问云紫烟，是什么人将公孙奇赶跑的。

云紫烟道：“我们给他迫得无路可逃，毫无办法，刘伯伯（云仲玉的那个朋友）只好多约了两位知己，陪我们父女，坐在家中，等候横祸的到来。那时我们唯一的指望只是柳姐姐你能够及时赶到，否则我们只有大伙和他拼命了。”

“中午时分，那恶贼果然来了，他一来就声言，这次我爹爹若是依然不肯允婚，他，他，他就要强抢了。我们大伙和他恶斗，那恶贼端的十分厉害，

片刻之间，刘伯伯和他约来的两位友人，都已受了重伤。

“我爹爹叹了口气，说道：‘好女儿，咱们不能受辱，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云家的清白。’我知道父亲的意思，正要横剑自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然听到了一阵笑声。”

云紫烟的师妹诧异道：“一阵笑声？哦，莫非是咱们的笑师叔来了吗？”她们的师父峨嵋无相神尼有个同门师弟，武功极高，对人和气，笑口常开，因此人人称他为“笑和尚”，他本来的姓名法号，反而没人知道了。云紫烟等一班同门师姐妹也都习惯了这样叫他。

岂知云紫烟摇了摇头，说道：“不是笑师叔，是一个咱们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此人的武功之高，当真是深不可测，依我看来，绝不在咱们的笑师叔之下。”

她的师妹骇然问道：“是哪位老前辈？”

云紫烟笑道：“是一个看来还不到三十岁的中年书生。”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道：“一阵笑声过后，这书生突然出现，摇着一把折扇，指着那恶贼骂道：‘你作恶多端，终于给我撞上了。看在你父亲的份上，这次我还不想要你的性命，快快给我滚开。’

“那恶贼对这书生似乎颇为忌惮，说道：‘你是什么人，何必来此多管闲事？’

那书生道：‘你管我是什么人？你不服气，尽可和我打上一架。我若输给了你，立即撒腿便跑，你若是输了给我呢？’那恶贼道：“从今之后，不再踏进山东半步。”那书生道：‘还不许再纠缠云家父女。’那恶贼冷笑道：‘你有本领将我打败，一切依你。’那书生笑道：‘好，我就是要你这一句话，我也不怕你违背诺言，我自有本领整治你。来吧！’“那恶贼在腰间一拍，突然手中多了一柄软剑，原来他是把软剑当作腰带，缠在腰间的。他和我们搏斗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兵器，如今一见这个书生，就要动用软剑，显见在他的心目之中，早已认定那书生是个劲敌。

“能够当作腰带的软剑，当然是百练精钢，练成了可作‘绕指柔’的宝剑，那书生双手空空，除了一把折扇之外，别无兵器，我们都是深知那恶贼的厉害的，不禁暗暗为他担心。

“我们心念未已，他们两人已在交手，说也奇怪，那书生竟然就用这把折扇，硬挡他的宝剑。只听得那恶贼剑尖抖动，嗤嗤有声，我们在旁边的都觉得冷气森森，寒风扑面，好不厉害！可是那恶贼连刺了数十剑，每一次剑尖触及那书生的折扇，都好似有一股潜力牵扯他的宝剑似的，总是滑过一边。那书生一把折扇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招招都是攻向那恶贼的要害穴道。不过片刻，那恶贼已是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力。”

蓬莱魔女听了，也不禁骇然，心中想道：“这书生用的是最上乘的卸力功夫，我虽然也懂得这门功夫，但要像他这样，用一把折扇，就能卸开我师哥的凌厉剑势，只怕也未必能够。想不到武林中竟有这样一位人物！”

云紫烟接着说道：“他们恶斗了大约一炷香时刻，那书生忽地又是一声长笑，声如金石，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我急忙堵住耳朵。笑声未了，只见那书生的折扇倏地张开，向那公孙奇面门一扇，那恶贼似乎被他激怒，迳自一剑刺去，那书生大喝一声‘撒手’，扇子一翻一覆，倏地一个盘旋，手法快如闪电，我们还未曾看得清楚，只听得那恶贼大叫一声，两人的身形已是倏地分开，那恶贼的宝剑果然已到了那书生的手中，也不知他是怎样抢过来

的？

“那恶贼撒腿便跑，书生哈哈笑道：‘谁要你这破铜烂铁，拿回去吧！’将那柄宝剑掷出，俨如一道长虹，向那恶贼的后心飞去，那恶贼反手一接，却接不着那书生的劲道，‘卜通’的就摔了一跤，我气他不过，正要上去给他一剑，那恶贼也真了得一个‘鲤鱼打挺’，早已翻起身来，拾起宝剑，越过围墙了。他跌倒、爬起、拾剑、越墙，四个动作，一气呵成，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情。那书生叹口气道：‘可惜你一身武功，却不学好。这次由你去吧，下次撞在我的手上，可不能轻饶你了！’那恶贼叫道：‘你别猖狂，至迟三年，我必来向你领教！’说到‘领教’二字，那声音最少已在一里开外！书生摇了摇头，他赢了那个恶贼，却反而笑容尽敛，神色黯然。”

云紫烟的师妹道：“可惜，可惜，便宜了这个恶贼。那书生姓甚名谁，你们可有问他么？”

云紫烟道：“我们父女当然是立即向他道谢，问他姓名。那书生却不回答，只是仰天大笑，朗声吟道：‘昂头天外笑，湖海一书生，但识狂歌客，何须问姓名？’狂歌大笑声中，转眼之间，已是走得无影无踪！”

云紫烟的师妹又说了几声“可惜”，“这书生帮了咱们这样大忙，咱们竟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云紫烟笑道：“他虽然没有说，不过刘伯伯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蓬莱魔女与云紫烟的师妹同声问道：“他是何人？”云紫烟道：“刘伯伯说这人定然是‘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

蓬莱魔女诧异道：“狂侠华谷涵？这名字我倒没有听过。”云紫烟的师妹笑道：“这书生的行径确是有几分狂气。”云紫烟道：“据刘伯伯说，狂侠华谷涵出现江湖，也不过是这几年间的事情。他到处打抱不平，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知道他的姓名的人极少。刘伯伯也是听得一位老前辈说的。这位老前辈和他有点交情，但亦是只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的来历。”

这就是蓬莱魔女第一次听到华谷涵这个名字的经过。想不到就是这个华谷涵，现在给她送来了这三样古怪的礼物！这段往事在她心头掠过，她不禁又看着这三样礼物发呆了！正是：

芳心早幻檀郎相，亦狂亦侠亦温文。

## 第八回 笑傲乾坤狂士气 歌残金缕女儿情

蓬莱魔女闯荡江湖虽然不过短短数年，但在这数年之中，她收服群盗，威慑金虏，挣来了令人闻名丧胆的“魔女”名头，当真是经过了不知多少大风大浪，见过了不知多少异事奇人。但却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今日之事令人感到奇怪！她对狂侠华谷涵那三件礼物独自发呆，心里想道：“他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但这个陌生人却又似乎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我的人，他知道我的生身秘密，知道我的武功底细，我小时候失落的玩物也在他的手上，这真是奇事！”她接着又想道：“还有我那师哥，我寻访多年毫无消息的师哥，这狂侠华谷涵也似乎是熟悉他的。要不然他那一次义救云家父女，也就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师哥了。看来，我若想得知师哥的消息，也只有去问这个华谷涵了！嗯，那件事情是两年之前发生的，我师哥当时曾发出誓言，说是至迟三年，就要再觅华谷涵较量，今年恰好是第三年了。我的师哥他是改好了呢？还是依然为非作恶？华谷涵会不会再饶他一次呢？”

要知蓬莱魔女平生只有两个心愿，一是找寻自己的生身父母，另一件就是劝师哥改善回头，这两样心愿，看来都需要华谷涵的帮助，否则决难完成。

她把那三件礼物一一放回金盒之中，最初拈起来的是那两颗相连的红豆。她从来没有见过华谷涵，但不知怎的，脑海中却忽然浮出他的“影子”，这是凭着云紫烟、玳瑁等人的描绘，想象出来的狂侠华谷涵。她所想象的幻影是个温文俊雅的书生，神情潇洒，带着几分狂气，一片豪情，似乎正在她的面前，手拈红豆，向她微笑。“哎，他送我这对红豆，难道只是因为他偶然拾获，知道是我的东西，才送回来的吗？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意思？”想至此处，蓬莱魔女的面上不禁一阵发烧。

珊瑚、玳瑁这两个丫鬟和耿照还在外面的客厅，等蓬莱魔女出来，等得已有点儿焦急了。珊瑚、玳瑁窃窃私议，她们跟随了蓬莱魔女几年，从来未见过小姐今日这样失魂落魄的样子，珊瑚道：“都是那狂侠华谷涵不好，送来这些古怪的东西，害得咱们小姐神魂颠倒！”玳瑁噗嗤一笑，说道：“神魂颠倒？你这话要是让小姐听见，可不得了，一定要掌你的嘴巴。”珊瑚道：“这可不见得，我看她是着了狂侠华谷涵的迷了。也许她正在欢喜呢，还会打我？”玳瑁笑道：“那不很好吗？难得小姐喜欢上一个人，你为何反而怪华谷涵害她？”珊瑚道：“谁知道那狂侠是否真心？你看他送来的是什么东西，一片破布，一纸残笺，还有一对红豆，红豆还可说是表示爱慕之忱，但那破布残笺又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有心和咱们的小姐开玩笑吗？”

玳瑁道：“我也奇怪，小姐竟没有生气，反而似是坐立不安，倒令我担忧了。”珊瑚道：“她今日的神态，大异寻常，对咱们也似乎显得生疏了。这都是狂侠华谷涵的不好。”玳瑁不由得又是噗嗤一笑，说道：“原来你是在呷华谷涵的醋，埋怨小姐为了他而疏远了你。傻丫头，真不懂事，难道为了咱们和小姐的情份，你就不许她和男子亲近吗？等到你也有了意中人的时候，只怕你也要和我生分呢！”珊瑚嗔道：“好呀！开玩笑竟开到我的头上来了，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耿照被冷落一旁，甚是无聊。他是想等蓬莱魔女出来，向她道谢的，在礼貌上不方便即行走开，正自发闷，那两个丫鬟的嬉笑声忽然静止，只见蓬莱魔女已经走了出来。

蓬莱魔女虽是满怀心事，却也未忘主客之礼，当下便与耿照招呼，问道：

“你今日觉得好了点吧？”耿照道：“好得多了，谢谢你。”蓬莱魔女看了看他的面色，说道：“不错，是好得多了。但余毒还未全消，只怕你还得在这儿多耽搁两天。”又道：“我有点事情，要到外面走一趟，请你不要责怪我怠慢了你，你安心在这儿养伤，伤好了再走。珊瑚，我走了之后，你替我好好照料耿相公！”

玳瑁问道：“小姐，你上什么地方？要携带什么东西，要哪几个人跟你去，请你吩咐。”蓬莱魔女道：“这次我是单独出门，不必你们跟随。行李我早已收拾好了。”珊瑚忍不着问道：“小姐，你可是要去会见那位狂侠华谷涵吗？”蓬莱魔女脸泛微红，说道：“人家送了礼物给我，我应该去回拜他。”珊瑚甚是不以为然，心里想道：“这不是失了身份吗？人家只是遣一个仆人送礼来，你却亲自去回拜，纵然你真是私心恋慕，也应该稍有矜持。”要知珊瑚与她的主人性情相投，都是骄傲惯了的，如今见小姐不惜委屈自己，先去拜会人家，不觉一面是暗暗奇怪，觉得这不似小姐平素的行径；一面又暗暗为小姐不平，觉得是狂侠华谷涵的骄傲压过了她。但她知道小姐的脾气，一决定了什么事情，便是永无更改，因此心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敢多言一句。

蓬莱魔女道：“我走了之后，玳瑁替我主持寨里的事情。待耿相公伤好之后，珊瑚，你替我送耿相公一程，要送出河北境外方可。”

耿照甚觉不安，说道：“我伤好了自己会走，不必麻烦珊瑚姑娘了。”蓬莱魔女道：“你忘了你是金虏朝廷的钦犯吗？你要是独自一人，再碰上什么北宫黜之类的敌人，谁给你应付？到了河北境外，追骑莫及，方无可虞。你以前是官家子弟，现在则是江湖儿女。江湖儿女素来不拘小节，这点你要学学。”耿照暗暗道了一声惭愧，自惭武艺低微。

蓬莱魔女又道：“耿相公，我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取出一枝只有七寸长的短箭，与寻常的箭大不相同，碧绿晶莹，触手生凉，原来乃是玉质。蓬莱魔女说道：“这是我号令绿林的令箭，大河南北有点来头的绿林人物，大概都会认得我这令箭。珊瑚负责将你送出河北，以后你就要单骑南行了。有这枝令箭，倘若遇上强盗，你拿出来与他们看，便可无忧。要是他们不认得此箭，那就多半是本事平庸的小贼，你也可以对付得了。耿相公，但愿你这枝箭只是备而不角，一路平安，抵达江南。”蓬莱魔女一番好意，耿照只好郑重道谢，将令箭收下。

蓬莱魔女又吩咐了珊瑚、玳瑁几句，便即独自一人，离开山寨，去寻访那“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蓬莱魔女走后，耿照也很想早日离开，无奈他中毒甚深，伤还未愈，只得在山寨里住下。晃眼又过了几天。当他初来之时，珊瑚、玳瑁都以为他是玉面妖狐连清波的情人，对他甚为不满，也曾屡次冷嘲热讽；后来经过了那日的讯问，这两个丫鬟心里知道他是受了玉面妖狐的骗（虽然他自己却还心存疑问，不敢完全相信连清波就是坏人。）对他的辞色便大大不同。尤其那个珊瑚，因为受了小姐临行之托，对他更是细心照料。这丫鬟有几分骄纵，也有几分豪爽，颇具小姐之风。与耿照相处数日，渐渐稔熟，说话也很投机。

这一日耿照的伤已好了八九分，他仍然是住在蓬莱魔女那个书房，这日对着墙壁上那幅张于湖所写的“六州歌头”，心事重重，思如潮涌，忽听得脚步声响，却原来是珊瑚推门进来，端药给他喝。

珊瑚待他喝过了药，笑着问道：“耿相公，你刚才一个人在这里似是发

呆，你心里想些什么？”耿照道：“没什么，我想明天动身。”

珊瑚道：“哦，你明天就要动身？”忽地一掌向耿照拍去，耿照吃了一惊，叫道：“你干什么？”珊瑚那一掌来势甚凶，学武之人，突然受到袭击，本能的会出手抗御。“啪”的一声，双掌相交，耿照身形摇晃，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珊瑚又再一掌拍来，与耿照的手掌接触，却忽地轻轻一按，拉着他的手，扶稳了他。格格笑道：“不错，你的气力已差不多完全恢复了，我可以让你明天动身了。”耿照这才知道珊瑚这两掌，乃是试他好了没有的。这时已是傍晚时分，珊瑚又笑道：“耿相公，恭喜你的伤好了。药是不必再吃啦，我给你弄几样可口的酒菜，给你庆贺。”过了一会，果然弄来了几个精致的小菜，还有一壶美酒。耿照好生过意不去，他知道珊瑚是蓬莱魔女的心腹侍女，与小姐情如姐妹，他也一向没有把她当作丫鬟看待，便邀她同饮。

酒意渐浓，珊瑚道：“古人以汉书下酒，婢子拙学寡文，不识汉书，给你舞剑助兴如何？”耿照道：“妙极！”解下所佩宝剑，交与珊瑚。

宝剑挥动，只见寒光四射，花雨缤纷，端的是矫若游龙，翩如惊鸿，耿照禁不住击节歌道：“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几句是唐朝大诗人杜甫，在长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的几句，对公孙大娘的剑术，赞扬备至。耿照歌此，即是把珊瑚的剑术，上比公孙大娘。

珊瑚嫣然一笑，说道：“谬赞了！”剑法一变，身形袅娜，柔腰贴地，宛如燕子掠波，蝶舞花影，剑法顿然从刚健而变为婀娜。珊瑚说道：“婢子也给公子歌一阕新词佐酒。”她挽了一朵剑花，剑尖指着对面墙壁悬挂的那幅“六州歌头”说道：“张于湖这一首六州歌头苍凉沉郁，我给你歌另一首温婉清丽的六州歌头。”

只听得她曼声歌道：“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记年时：隐映新妆面，临水岸，春将半，云日暖，斜桥转，夹城西，草软莎平，跋马垂杨渡，玉勒争嘶。认蛾眉，凝笑脸，薄拂胭脂，绣户曾窥，恨依依。

共携手处，香如雾，红随步，怨春迟。消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旧日堂前燕，和烟雨，又双飞。人自老，春长好，梦佳期。前度刘郎，几许风流地，花也应悲。但茫茫苍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

这首词虽然也是调寄“六州歌头”，意境却与张于湖的那首大不相同。张词是直抒志士胸臆，此词则是婉诉儿女情怀。词中是写一双痴情儿女，在无可奈何中分手，追思往事，不胜凄婉。与珊瑚那妙曼温柔的剑舞配合起来，真是歌舞双绝。耿照听得心头如醉，不由得想起表妹秦弄玉来，暗暗叹了口气。

珊瑚缓缓收了舞姿，交还宝剑，问道：“公子何以脸有不悦之色，敢想是我的剑舞太坏了。”耿照笑道：“你歌舞双绝，以此佐酒，胜过汉书万倍。只是我多饮了几杯，又听了你的歌辞，不禁想起一些往日的亲友。”珊瑚又嫣然一笑，说道：“哦，原来如此。你想的谁人，可是想那玉面妖狐？”耿照佯怒道：“你又来取笑了，他日我告诉你的小姐。”珊瑚笑道：“婢子谢罪，相公，你可别生气啦，以后我再也不提那妖狐就是。”

耿照心里正想：“此女能文能武，剑法精妙，又解诗词，不知何以却做了人家的婢女？”这话他当然不方便问，正在思想，珊瑚却忽地向他问道：

“耿相公，你今年几岁？”

耿照心头一跳，蓦地想起了连清波来，当日连清波与他初会之时，她也向他问过年岁。耿照暗自想道：“莫非是她也想与我结为兄妹？”当下答道：“我今年虚度十八春了。”

那壶美酒早已给他们喝得干干净净，珊瑚又添上一壶，再喝了两杯，醉颜酡红，忽地幽幽叹了口气。耿照禁不住又是心头一跳，问道：“珊瑚，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之事？”

珊瑚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嗯，那也不必去说它了。”耿照亦已有了六七分酒意，细品味“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一句话，触起自己惨痛悲伤的种种遭遇，不禁悲从中来，难以断绝，默默无言地陪着珊瑚又喝了几大杯。

珊瑚忽道：“耿相公，你可知道我为何问你年岁？”耿照道：“不知道。”珊瑚黯然道：“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知交，要是他还活在人间的话，今年也是十八岁。”耿照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和他既是知交，怎的连他的生死存亡都不知道？”珊瑚道：“他也像你一样，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本是我的邻居，四年前忽然遭遇了一场横祸，从此就再也知道他的消息。嗯，他不但和你同年，连相貌也有几分相似；所以我见了你，就不禁想起他来了。”珊瑚本是说过不欲提的，但终于还是把她的“伤心事”透露出一点端倪。

耿照心道：“原来如此，她是酒入愁肠，伤怀念旧，并非想与我结为兄妹。”对珊瑚的身世，不觉起了几分好奇之念。但他是个厚重的人，虽然有了酒意，却也还知道江湖的避忌，心想：“每个人都有他的秘密，我自己的身世秘密也是不愿向人吐露的，何必问她。”

珊瑚道：“耿相公，你可是在想什么？”耿照道：“没什么。”珊瑚斜着眼睛看他，忽地笑道：“不对，耿相公，你一定是有着什么心事，大约因为我是婢女，不愿对我说吧。”耿照这时确实是被珊瑚勾起了心事，原来他是由珊瑚的遭遇而想到自己的遭遇，想到了自己与表妹秦弄玉也是由于一场横祸而彼此分离，而且直到如今，还不知表妹是敌是友。这遭遇比珊瑚的更不幸了。他虽然不知道珊瑚所遭遇的是什么横祸，但最少她还在怀念“那个人”，言语中对那人充满爱意，显然不似自己与表妹一样，已成了仇人。

耿照与珊瑚相处了这几日，由于珊瑚性情爽朗，相处几日，已如多年老友一般。耿照也从没有将她当作婢女看待。可是虽然如此，他也还不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向她倾吐。当下给她言语挤兑，一时大急，急忙说道：“你的武功，比我高明十倍，我怎会因为你是婢女看轻你呢？我是在想——”珊瑚道：“想什么？”耿照随口说道：“我是在想——嗯，听你这么说，你不是从小在柳家长大的了。”这句话是他无话可说，临时随便想起来的，说出来后，忽然觉得不妥——这岂不是刺探她的身世秘密了？

珊瑚倒没有嫌他冒昧，爽爽快快的便回答道：“不错，我本来不是自小就给人家做婢女的。不瞒你说，这婢女是我自愿做的。”她又喝了一杯，接续说道：“我遭遇横祸那年，刚是十三岁，孤身女子，无靠无依，幸得高人指点，这才投靠到公孙隐门下，情愿做他家的婢女的。”耿照说道：“你的小姐不是姓柳么？这公孙隐又是何人？”

珊瑚笑道：“我事先没有向你说明，怪不得你弄糊涂了。这公孙隐是武林中一位有大本领的老前辈，我们的小姐就是他的徒弟。”耿照这才明白，说道：“哦，原来如此。”

珊瑚接着说道：“这公孙隐本领极高，性情又极怪僻，他早年纵横江湖，中年过后，却忽然封刀归隐，很少与江湖人物往来。我幸亏得高人指点，才找到了他。他本来不想收我的，恰好那天小姐也在家中，小姐与我一见，就很投缘，是她要公孙隐收留我的。公孙隐无儿无女，只有小姐这个心爱的徒儿，对她的话百依百顺，就说：‘好，让你有个伴儿也好。’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服侍小姐啦。”

珊瑚道：“这些事情，你可不要向外人说。公孙隐不愿意人家知道他。”耿照道：“你放心，我绝不会向旁人乱说。”珊瑚笑道：“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才对你说的。我跟小姐的时间最长，玳瑁后我一年进门，至于其他几个侍女，则是小姐出道以后才陆续收下的了。所以小姐对我和玳瑁两人，感情最好。她这次派我送你，那是对你十分看重的了。”耿照道：“多谢你家小姐，更多谢珊瑚姑娘。”

珊瑚瞅了耿照两眼，说道：“你这人客气得紧！”忽地格格娇笑，眼角却又有晶莹的泪珠，耿照道：“姑娘，你喝得多了！该歇息啦！”珊瑚醉态可掬，举杯吟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好，我听你的话，你也别喝啦！”这时候耿照的酒意也已有了七八分了。

珊瑚收拾了杯盏，服侍耿照上了床这才走开。耿照酒意上涌，心事如潮，想起了秦弄玉，想起了连清波，最后也想起了珊瑚。心中想道：“这珊瑚的遭遇与我倒也有点相同，却是可怜。”想了一会，酒力发作，倦极欲眠，也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红日当窗，珊瑚已在房中催他起来。耿照收拾好行李，便与珊瑚一道出去，向玳瑁辞行。玳瑁对他们打量了好一会儿，忽地“噗嗤”一笑。

珊瑚诧道：“你笑什么？”玳瑁道：“你这身衣服——”珊瑚道：“怎么啦？这是我平日穿着的衣裳，有什么可笑？”玳瑁道：“你为何不乔装男子？”珊瑚道：“扮作男子，走一步路都得留神露出破绽，我受不了拘束。”又道：“我怕什么，倘若有人敢来戏侮我，那就是他嫌命长了。”玳瑁笑道：“你武艺高强，当然不怕强徒欺侮。但你不怕、不怕——”珊瑚道：“怕什么？”玳瑁噗嗤一笑，说道：“你仍是女孩儿家装束，和耿相公一路同行，不怕人家当你俩是对小夫妻么？”

珊瑚这才知道玳瑁是兜着圈子来笑话她，不禁大发娇嗔，扭着玳瑁道：“岂有此理，你这丫头疯言疯语，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奉小姐之命送耿相公，光明磊落，怕什么别人闲话？”玳瑁给她扭得喘不过气来，忙道：“好姐姐，你饶了我吧。我不敢再乱说了。说正经的，我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呢。”

玳瑁生性顽皮，她和珊瑚是一向开玩笑开惯了的，珊瑚性情爽朗，虽然也有点难以为情，还不觉得怎么，耿照可涨红了脸，几乎就想提出独自下山，不必珊瑚送他。但转念一想，如此一来那就更着了痕迹，显得自己太过小气，把玩笑当真了。只好哑声不响，躲到一旁。

玳瑁道：“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回程之时，请顺路到我的老家一看，看我的兄弟回来了没有。”珊瑚道：“有什么酬劳？”玳瑁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我给你做媒。”这句话耿照没有听见，珊瑚又跳起来，伸手就要撕她的嘴，玳瑁忙道：“别闹，别闹。我给你绣两个荷包。”珊瑚道：“这才像话。”不觉又叹了口气，说道：“你还有老家，我是连老家也没有了。”玳瑁道：“珊瑚姐姐，你不用伤感，他们男子汉常说：大丈夫何患无家？你

是中帼英雄，我就套用他们男人的这句口头禅送你：女英雄何患无家？”珊瑚道：“多谢，可惜我不是女英雄。”忽地体会到玳瑁这句话话中有话，实含深意。只是“多谢”二字已经出口，恼也不是，气也不是，只好再瞪了玳瑁一眼。

玳瑁笑道：“耿相公，我和珊瑚姐姐是一向说笑惯了的，你别见怪。”向耿照赔了个罪，耿照啼笑皆非，也只得向她还了一礼。玳瑁直送到山下，这才与他们道别。

耿照小时候常与表妹在一起玩耍，但和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子结伴同行，这还是第一次。再加上玳瑁的那一番取笑说话，心里头便不免有点疙瘩，总觉得难为情。幸好珊瑚倒是落落大方，一路上和他说说笑笑。少年人胸襟坦荡，不久，耿照也就抛开了顾虑，恢复了自然，不再把玳瑁的话放在心上了。

两人一同赶路，不感寂寞，不知不觉，天色黄昏，珊瑚认得路，带他到一个小镇，向一家客店投宿。

那掌柜獐头鼠目，样貌猥琐，歪着眼睛问耿照道：“我们只有一间上房，一两二钱银子一天，你要不要？”耿照道：“只有一间房子，那不行啊！”掌柜的睨他一眼，带着诧异的神情，怪声怪气地问道：“你们不是小两口么！”耿照涨红了脸，忙摇手道：“不是，不是。”珊瑚掏出一锭大银，的一声，往柜台上一抛，说道：“我们是兄妹二人，最好你给我们两间相连的上房。这一锭雪花银先付房饭钱，多下来的赏你。”这一锭银子足有十两，掌柜的眉开眼笑，忙不迭地打躬作揖道：“小人无知，说错了话，相公恕罪，哈，巧极了，恰好有两间相连的上房，客人刚刚搬走，我一时没有想起来，正好让给你们。相公，你高姓大名，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耿照胡乱说了两个名字，与珊瑚认作是一对兄妹到外县探亲的，在旅店的登记簿上写了。

两人关上了房门，珊瑚笑得弯下了腰，说道：“这掌柜见咱们年纪轻轻，敢情是当咱们是私逃出来的，私逃出来的……嗯，他担心咱们没银子付房饭钱。”耿照也猜到那掌柜的对他们起疑，因为他们的举止不似夫妻，一男一女，同在一起投宿，那就无怪人家误会是私奔的男女了。但珊瑚口没遮拦地说了出来，耿照又不禁红了一次脸。

珊瑚道：“耿相公，为了避免人家多问，我冒认你作哥哥，你可怪我高攀了么！”耿照道：“你若不嫌我武艺低微，我正想高攀，与你结为兄妹。”珊瑚道：“那岂不折煞我了！”耿照道：“你是个好人家的女儿，样样都远胜于我，只怕我配你不起。”珊瑚道：“相公这么说，我只好依从你了。”问了耿照的出生月日，恰好比她大两个月。珊瑚改口唤了一声“大哥”，耿照也叫了她一声“妹子”。两人撮土为香，拜了八拜。耿照感激她的照料，又想到结为兄妹，今后同行，就可以避免许多尴尬，因此这番结拜，实是出于他的诚意。但结拜之后，却不禁想起另一位“义姐”连清波来，心想：“连姐姐不知现在何方？唉，她到底是友是敌，迄今也是尚未分明。”

珊瑚道：“大哥，你想什么？”耿照知道她对连清波恶感甚深，不愿向她提起，便道：“我看这掌柜的不似好人。”珊瑚道：“你尽管安睡，我今晚多加小心便是。”这两间房子有门相通，珊瑚把门打开，说道：“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叫我。”与耿照道过晚安，各自安歇。

耿照初出江湖，他一向听人说道江湖险恶，加上对那掌柜的印象不佳，颇有点疑心这是一家黑店，胡思乱想，在床上翻来覆去，老是睡不着觉。睡到半夜，忽听得有悉悉索索的声音，耿照心头一凛，便跳下床来。就在这时，

忽觉微风飒然，房中已多了一个人。

耿照吓了一跳，那人低声说道：“是我。”原来乃是珊瑚。珊瑚擦燃火石，点亮了灯，问道：“什么事情？”耿照道：“我听得似是有夜行人的声音。咦，你听……”珊瑚忽地“噗嗤”一笑，说道：“这不是人。”忽见游丝般的金光一闪，“吱”的一声，墙角窜出一只老鼠，跳了两跳，寂然不动，原来已被珊瑚的梅花针打死。

珊瑚笑道：“不用害怕了，安心睡吧。”耿照满面通红，抱歉道：“我大惊小怪，连累了贤妹不得安枕。”珊瑚道：“你初次行走江湖，难免心里紧张，以后就会惯了。”珊瑚走后，耿照吹熄了灯，再上床睡觉。忽又听得悉悉索索的声音，耿照心道：“这房间里的老鼠真多。”这次他当然不会再大惊小怪，惊动珊瑚，虽然觉得老鼠讨厌，已不放在心上，不久就熟睡了。

珊瑚在自己的房里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她可是大吃一惊。要知珊瑚虽然是与耿照同一年龄，但她的江湖经验却不知比耿照丰富多少，老鼠走动的声息和夜行人的声息，一进她的耳朵便能分辨出来，这次的异声正是夜行人的衣襟带风之声！

珊瑚怕耿照害怕，不想去叫醒他，轻轻打开窗门，便跳出去。她轻功超妙，落地无声，这时耿照已经睡着，丝毫没有察觉。

珊瑚跳上屋顶，远远望去，隐约还可看见东南角有个淡淡的人影，珊瑚飞越几重瓦面，那人的轻功不在她下，追了一会，始终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看不分明，始终只是一个朦胧的影子。珊瑚蓦地一惊，心道：“莫要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急忙回来，先到耿照房中，只听得耿照鼾声大作，睡得很是安详。珊瑚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回到自己房中睡觉。可是她这一晚却整晚不敢阖上眼睛。

第二日一早起来，两人离开了那家客店，又匆匆赶路。耿照见珊瑚满眼红丝，大是过意不去，说道：“那些老鼠真是讨厌，昨晚吵醒了你，你后来就睡不着了吗！”珊瑚道：“没什么，我们在江湖上闯荡惯了的，睡一会儿也就够了。”她怕耿照担忧，始终没有将昨晚发现夜行人之事告诉他。

幸喜以后接连几天，一路平安无事。耿照得珊瑚遇事指点，也增长了许多江湖见识，对她更为感激。

这一天到了武邑，已是冀鲁交界的地方，依照蓬莱魔女的吩咐，珊瑚将他送出河北境外，两人便要分手了。耿照不觉有点依依不舍，说道：“过了武邑，咱们便要各自东西了，珊瑚妹子，我请你喝一杯酒，聊表愚兄一点心意。多谢你一路辛劳。”珊瑚笑道：“咱们兄妹还讲什么客气！不过，到了此地，我也应该和你喝一杯饯行了。”

武邑面向狼牙山，背靠涂阳河，两人进了县城，便选了一家临河的酒楼，上去喝酒。武邑是冀鲁两省交通要道，酒楼上客人颇多，两人喝了几杯，忽见一个抱着琵琶的小姑娘，牵着一个盲眼的老人走到他们的座头，那老人说道：“请大爹帮帮忙，让俺这小妮儿孝敬你老一支曲子。”耿照见他可怜，给了他一两碎银，说道：“好，你就随便唱一支吧。”

那小姑娘调好弦索，曼声唱道：“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这是前代词家周美成（周邦彦）长词“兰陵王”的第一折，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周美成是宋徽宗时候的一个小京官，和当时的名妓李师师相好，

据说有一晚周美成正在李师师家里，忽然徽宗皇帝也“临幸”李师师家，周美成慌了，遂藏匿李师师床下。皇帝携来鲜橙，说是江南刚刚进贡来的，请李师师尝新。过后周美成写了一首“少年游”词，词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词中将皇帝与李师师在闺房的笑谑情景，写得历历如绘，后来徽宗皇帝也见到了这首词，问出是周美成所作，勃然大怒，把周美成贬出国门。过了两天，徽宗又去访李师师，李师师不在，等了好久，她才回来，说是送周美成去来。徽宗问：“他临行曾有词否？”李师师道：“有兰陵王词”，把这首词又唱给徽宗皇帝听。徽宗听了大喜道：“邦彦终是不忘故君。”遂把他召回，任他为“大晟乐正”。

这首词一面是恨别伤离，一面是眷怀故国，正合耿照此时的心境，心头怅触，不禁又喝了几杯。只听得那歌女又续唱第二折道：“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耿照想起了那晚和珊瑚在书房对饮的情景，怅然说道：“咱们今日分手之后，当真是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只怕不能再见了。”珊瑚道：“大哥，但愿 you 一路多多保重。”他们二人长路同行，感情一天厚过一天，虽然不一定是男女恋慕之情，但在这即将分手之时，两人都是禁不住充满伤感。

就在他们心中都是怅怅惘惘的时候，忽听得隔座有人大声说道：“靡靡之音，令人愁烦。西门大哥，你临行在即，孟大哥，烦你击筑，请西门大哥再给我们高歌一曲如何？”

珊瑚神色不悦，心里恼道：“哪里来的恶客，出言无状！”把眼望去，只见邻座四个客人，都是粗豪汉子，其中一人，虬须如戟，相貌尤其特别。这时那歌女还有一折尚未唱完，耿照笑道：“不必唱了，秦筝燕筑，难得一闻，咱们适逢其会，当聆高人雅奏。”

原来“筑”乃是一种古乐器，从前战国七雄纷争的时候，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往刺秦皇，他的好友高渐离便曾击筑给他送行，一曲“西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流传千古。自高渐离之后，这种乐器已渐渐失传，到了宋代，更罕能一见。所以耿照听得邻座的粗豪客人，要奏这种古代失传的乐器，不禁引以为奇。

只见一个黄衣汉子将一件状若凤尾琴的古拙乐器摆在桌上，笑道：“西门大哥的狂吟才真正是难得一闻，今日一别，后会无期，为了抛砖引玉，小弟只好献拙了。”这人状貌粗豪，说话却是甚为文雅。

这人套上了铜指环，轻轻一拨，只听得铮铮琮琮，乐声高亢，响遏行云。耿照心道：“果然是个高手。”就在这时，那虬须汉子站了起来，放声歌道：“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歌的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行路难”，歌声激越而又沉郁苍凉，耿照只听了几句，便不禁大大吃惊，心道：“风尘之中多异人，看来此人就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却不知，珊瑚比他吃惊更甚。耿照只是欣赏那人的歌声，珊瑚却从那人的狂歌之中，听出他是个内功深厚的武学高手。

那虬须汉子的歌声打了几个转折，越拔越高，唱到“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忽地声音一泻而下，宛如游丝袅空，一变而为闲适飘逸的意境，接着唱下去道：“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但接在这两句之后，声音又突然浑厚悲慷，更显得苍凉沉郁，“行路难，行路难！多

歧路，今安在？”一连四句短句，听得令人几乎忍不住要跟他狂歌高吟！忽地又是声音一变，从沉郁苍凉，变得激昂慷慨，将李白“行路难”的最后两句唱了出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两句一唱，将苍凉气氛一扫而空，声如金石，当真似是直上云霄，听得人血脉沸腾而又心胸开阔，耿照不禁击节叫了一个“好”字，就在这时，忽听得“铮”的一声，那黄衣汉子推筑而起，乐器上的弦线已断了一根，那虬须汉子的歌声，也倏然停了。

那虬须汉子抱拳作了个罗圈揖，向耿照这张桌子投了一眼，笑道：“下里狂歌，贻笑大方了！”

坐在主位的那个汉子道：“孟兄之筑，西门兄之歌，堪称并世双绝，今后不知何时方能有此耳福了。”另一个汉子道：“听说笑傲乾坤华谷涵的狂笑，也是当世一绝，西门兄此行，不知能否会见此人？要是碰着此人，一个高歌，一个狂笑，倒可以较量一番，为武林添一佳话。”耿照听了，心头一动，暗自想道：“蓬莱魔女曾经说过，狂侠华谷涵此人，游戏风尘，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当今之世，知道他的名字的，只是有限几人，怎的这一些人也知道他的名字？听他们的口气，难道竟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的人物？”

那虬须汉子道：“陆兄弟过誉了，我怎敢与笑傲乾坤相比，不过，我听说他是当世奇人，倒很想与他一会。”那姓陆的汉子道：“西门兄无乃太谦，焉知这姓华的不是浪得虚名？耳闻是假，眼见方真。前日有人从蓟州来，发现他的仆人白修罗曾在该处出现，想来华谷涵也可能在那一带，吾兄路过蓟州，不妨打听打听。”那虬须汉子笑道：“我此行吉凶祸福，尚难预料，虽有与笑傲乾坤相会之心，却无此闲情逸致了。”

那坐在主位的汉子道：“西门兄一向豪气干云，怎的今日说出这等丧气的话，该罚三大杯！”虬须汉子笑道：“吉凶祸福，人所难测，我说的是老实话，却并非畏怯，并非丧气！”但他虽然辩解，却仍默饮了那三杯罚酒。又一个汉子道：“这也是真话。嗯，人间本是多歧路，如此江湖不忍看。怪不得西门兄要高歌‘行路难’了。”那主人笑道：“西门兄既高歌‘行路难’，不如不去也罢。留在此间，咱们兄弟再作平原十日之饮！”那虬须汉子哈哈大笑道：“多谢主人盛情，但这条路还是非走不可。”

那击筑的汉子忽道：“主人该罚三大杯！”那坐在主位的汉子诧异道：“为何该罚？”击筑的那汉子道：“你听不出西门兄的歌意，李白这首‘行路难’不错是说行路之难，但歧路险途，绝难不倒英雄豪杰！那首歌最后两句怎么说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对‘长风破浪’的豪士，行路又何难之有？主人不解歌意，还不该罚？”

那坐在主位的汉子也哈哈大笑道：“好，该罚该罚！请阖座陪我同饮三杯，祝西门兄长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众人豪兴勃发，欣然举杯，同声说道：“好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干了！”

虬须汉子一饮而尽，掷杯笑道：“多谢众兄弟给我饯行，我该走啦！大家都别送了！”就在众人大声祝贺他“长风破浪”之声中，离开座位，大踏步走下酒楼。

珊瑚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虬须汉子，耿照虽然也觉得那汉子是个异人，对他甚为注意。但耿照究竟是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习惯讲究礼貌，心里想道：“一个女孩儿家这样定了眼睛望男人，容易惹人误会，最少也有失礼之嫌。”

心里觉得不妥，却又不好对珊瑚明言，便拿起酒杯碰一碰珊瑚的酒杯说道：“贤妹，咱们再喝两杯，也该走啦。”珊瑚心不在焉地拿起酒杯“嗯”了一声，酒杯并未沾唇，又放下了。这时，那虬须汉子正从他们的座位旁边经过，也不知珊瑚是否听到耿照说些什么，总之她的全副精神，似乎都已放在那虬须汉子身上。

那虬须汉子走下酒楼，身躯微俯，露出挂在腰带上的一个绣荷包，这荷包是用五色丝线所绣，鲜艳夺目。当时的风气，出门人的银钱都是放在“褡裢”（包袱）里面，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用荷包，放一些自己心爱的零碎东西。这汉子带着一个绣荷包，与他的豪客身份，实在是大不相称。不过耿照欠缺江湖阅历，他自己又是富贵人家，多精致的绣荷包也是见惯了的，对这豪客的荷包，虽也感到“抢眼”，却并不怎样放在心上。

珊瑚突然间把一双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竟似呆了，耿照见她神情有异，正自莫名其妙，珊瑚忽地“啊呀”一声，叫了出来，他们所占的是一个临窗的座头，耿照来不及问她，只见珊瑚已蓦地推开窗门，就从窗口跳了下去。

酒楼上的客人哗然大呼，耿照也吓得慌了，忙着便要下楼追赶，店小二大叫道：“喂，喂，你们还没有付钱哪！”登时涌上几个人来，要揪耿照，耿照急忙取出一锭银子，说道：“不必找了！”顾不得再顾礼貌，推开众人，索性也从窗口跳了下去。酒楼上议论纷纷，有人说道：“这两个男女准是私奔的，敢情是碰到了熟人，跳楼逃跑！哈哈，真是为了恋情，性命也不顾了。”这些难听的话，好在耿照没有听见。

耿照跳下街心，只见珊瑚已跨上马背，往前疾驰。耿照也急忙上马追赶，珊瑚这时才发现耿照在她的后面，回头说道：“大哥，对不住，我有要紧事，一时忘记招呼你啦！”耿照听了，心里满不是味儿，但也因此惊疑不定，要知珊瑚一路之上，对他都照料得十分周到，现在却忽然抛下了他，连打个招呼都忘记了，可见这件事情，在珊瑚心目之中，一定是比护送耿照还重要得多。

耿照纵马疾驰，好不容易追上了珊瑚，连忙问道：“瑚妹，什么事情？”珊瑚只说了一个“追”字，耿照道：“到底追谁呀？”珊瑚道：“追那个虬须汉子，快，快，追上他再说！”耿照怀着闷葫芦，只好跟着她跑。好在虬须汉子没有走得多远，追了一会，到了郊外，便发现那汉子正在路上。正是：

不知何事萦怀抱，欲问伊人意悄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虎穴龙潭都不惧 新欢旧爱两难忘

珊瑚纵马向前，扬声叫道：“好汉慢走！”那虬须汉子愕然止步，回头说道：“我走得好好的，你把我叫住，为了何来？快说，快说，我还要赶路呢！”珊瑚跳下马背，说道：“冒昧得很，想向你借一样东西。”那虬须汉子哈哈笑道：“原来姑娘是绿林中的女豪杰么？俺一个穷汉，可没有什么好东西孝敬你呀！”

珊瑚的江湖阅历甚丰，早看出那汉子那愕然的神色、嬉笑的口吻，都是有意做作出来的，若照她平日的脾气，早已发作，只因此际她有求于这个汉子，只好按下脾气，衿衿一礼，说道：“好汉说笑了，请借你这绣荷包一观。”

那虬须汉子道：“哦，原来你是看上俺这个绣荷包。古语有云：‘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姑娘，你喜欢这个绣荷包，本来送给你也未尝不可。只是这绣荷包不是俺的，它另有主人，俺可就不能把它私自送人了。”

珊瑚道：“我知道它另有主人，我只是借来看看。”那虬须汉子道：“好吧，那你就拿去看看，照样绣一个，你喜欢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珊瑚面色一变，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虬须汉子笑道：“没有什么意思。姑娘家喜欢拈针弄线，绣些玩意儿送人，那也很平常呀。”

耿照站在一旁，甚为诧异，心里想道：“她急急忙忙地赶来，难道就只为了这个绣荷包？这汉子说的话也确是令人不解。”

珊瑚接过了那个绣荷包，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荷包上绣的是白莲花下一对戏水鸳鸯，珊瑚神色黯然，眼角不知不觉地沁出了一颗晶莹的泪珠。

那虬须汉子道：“咦，好端端的你怎么哭起来啦？别哭，别哭！你若当真喜欢这个绣荷包，我给你向它的主人说一声，说不定他会改变心意，转送给你也说不定。”

珊瑚柳眉一竖，忽地问道：“这绣荷包你是怎么得来的？”那虬须汉子道：“它的主人交托给我，请我带去给一位姓玉的姑娘的。”珊瑚道：“我就是那位姓玉的姑娘，你快说，他在哪儿？”

那虬须汉子侧目斜脱，眼光从耿照身上掠过，又回到珊瑚身上，似笑非笑地说道：“哪个他呀？”珊瑚嗔道：“还有哪个他，就是这个绣荷包的主人！”

那虬须汉子道：“我以为你已经不想见他了？你当真还要见他么？”珊瑚道：“我寻访他已有好几年了，好坏也得一见。”那虬须汉子道：“好吧，你既然想要见他，那你可得先做一件事情。”珊瑚道：“何事？”那虬须汉子向耿照一指，冷冷说道：“你把这小白脸杀了！”珊瑚呆了一呆，叫道：“你说什么？”

那虬须汉子道：“我说把这小子杀了！”珊瑚叫道：“不行！”那虬须汉子道：“你狠不了心是不是？我给你下手！”珊瑚“嗖”的拔出佩剑，挡在耿照身前，喝道：“你敢动他一根毫发，我就和你拼命！”

那虬须汉子哈哈大笑。说道：“不是我要杀他，我是为你着想，留着这小子对你总是麻烦，你不怕这绣荷包的主人疑忌么？”

珊瑚柳眉倒竖，说道：“他是我的义兄，我们光明磊落，何怕别人闲话？钊哥一向明理，我想他也决不至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虬须汉子皱了皱眉，淡淡说道：“这就难说了。不过，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不怕那人疑忌，我又何必多管？再说下去只怕你也要把我当作小人

了。”神色似乎很不高兴。珊瑚忽道：“你是西岐凤西门业先生吧？谁不知道东海龙、西岐凤二人乃是四霸天中的豪士高士，我怎敢把你当作小人？”

其实珊瑚也是误打误撞，猜中了那虬须汉子的身份的。武林中复姓“西门”的人很少，她在酒楼上听得那些人称这虬须汉子为“西门兄”，而这汉子的深厚内功，又已在他的狂歌中表露无遗，所以珊瑚早就猜到这人定是四霸天中的西门业，果然一猜便着。

四霸天中二邪一正，还有一个是邪正之间的人物。这西门业恰恰是四霸天中唯一正派的人，不过，他既号称一“霸”，在豪气之中自也兼有几分霸气。在他眼中，耿照不过是官家子弟，会讨女人欢喜的“小白脸”而已，这样的纨绔少年，多杀几个也无所谓。

珊瑚知道了他的身份，却放下了心，说道：“你是西门业先生，我不妨对你明言，我这位义兄乃是大金国的钦犯。我奉了我家小姐之命，护送他一程的。我家小姐就是人称‘蓬莱魔女’的柳清瑶，想必你是曾听过她的名字？”

西门业哈哈大笑，说道：“不瞒你说，我已经知道你做了蓬莱魔女的侍女，我这次北上，正是想顺路经过你们的山寨，将这绣荷包交给你，并顺便拜会你家小姐的。巧得很，却在这里遇见了你，省得我多跑一趟路了。”他看了耿照一眼，接着又大笑道：“真是人不可貌相，却原来你也是我辈中人，嘿，嘿，我刚才也是喝酒太多，有点糊涂了，凭你在酒楼上叫的那个‘好’字，我就应该知道你不是凡夫俗子。”西门业豪情霸气，但却有个缺点，喜欢别人奉承，珊瑚知道他的脾气，故而刚才给了他一顶高帽，他一高兴，自觉过意不去，因而对耿照也就改了口气，另眼相看。

珊瑚又再衿袂一礼，说道：“他在哪儿，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西门业道：“商河县城东六十里的地方，孤鸾山下，有家人家，门前有七株松树，左边四株，右边三株，你找到那家人家，可以说明你是蓬莱魔女的侍女，求见主人，道明来意。至于那家主人，让不让你见他，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珊瑚吃了一惊，问道：“我那钊哥就在那人家中吗？为什么见不见我，他也不能作主？他在那人家中是什么身份，是奴仆还是囚徒？”西门业道：“既非奴仆，亦非囚徒，但他却必须听主人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的就只是这么多了。”珊瑚道：“那家主人姓什名谁？何等人物，你总可以告诉我吧？”

西门业摇了摇头，说道：“你去了自然知道。我不想犯那主人的禁忌，你也不必说是我指引你来的。说了反而不好。”珊瑚惊诧之极，要知西门业在江湖上乃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性情又极豪爽，但听他口气，他对这家人家也是十分忌惮，说话都是藏头露尾，不敢直言，显然这人家的主人定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西门业道：“上月我经过孤鸾山，那家主人留我住了一晚，你的那位朋友私来会我，承他信赖，托我给他办这件事情，将这绣荷包带给你。现在荷包已经带到，我也另外还有事情，请恕我不能帮你忙了。”他笑了一笑，又道：“其实这事情我要帮忙也帮忙不上，一切都得你自己好自为之。告辞了！”他哈哈一笑，朗声吟道：“江湖本是多风浪，好梦由来最易醒。”吟声苍郁，回头望了耿照、珊瑚二人一眼，大踏步向北而去。珊瑚心中忐忑不安。

耿照说道：“贤妹，愚兄向你贺喜。你不必为难，你送我到了此地，已是情至义尽，不必再送了。你有正经事情要办，赶快去吧！祝你早完心愿，故友重逢。”耿照并不糊涂，听了她和西门业的言语，早已猜想得到：那绣荷包的主人，也即是珊瑚所要急于寻访的人，定是她那晚对自己说过的，她

那位青梅竹马之交的知心朋友。他当然不方便再和珊瑚同去了。

珊瑚道：“商河在山东境内，不必着忙，我再送你一程，过了德州，咱们再行分手。”

路上珊瑚问道：“你可听过四霸天的名字么？”耿照笑道：“我曾经被北霸天北宫黝打了一鞭。其他三霸的名字我就知道了。今日方知原来这虬须汉子也是一霸。他虽然曾想杀我，但看来这一霸却要比北宫黝好得多了。不失风尘豪侠的本色！”

珊瑚笑道：“北宫黝怎能与西门业相比？北宫黝名居四霸之末，人品最差，武功也最弱，反正现在闷着没事，我就将四霸天对你说说吧。”

珊瑚道：“这四人都是复姓，姓氏的第一个字按次序排列，恰巧就是东南西北。东霸天是东园望，南霸天是南宫造，西霸天就是刚才那虬须汉子西门业，北霸天则是你曾会过的北宫黝了。这四霸天另外还各自有一个绰号，东霸天东园望武功最高，为人介于邪正之间，行踪神出鬼没，又是住在东海一个小岛上的，所以人称‘东海龙’；南霸天南宫造性极粗暴，是一个横行江南的独脚大盗，人称‘南山虎’；西门业是四霸天中唯一正派的人物，相貌粗豪，却饱读诗书，多才多艺，因此人称‘西岐凤’；至于那北霸天北宫黝，在四人当中，人品最为低下，甘为金虏的走狗，所以江湖上就叫他做‘北芒狗’。‘北芒’是金京中都北边的一座山名，作为中都的屏障，北宫黝被唤作‘北芒狗’，那即是说他是金人的看家狗了。”耿照笑道：“这四个人的绰号，倒是起得有趣，又都合了他们的身份。”

珊瑚道：“你有小姐的令箭，大江南北的绿林好汉都得给你几分面子。所要防备就只是两个人，在北方是东园望，在南方是南宫造。东园望住在东海的飞龙岛，每年都要到泰安一两次，在山东境内，对他要特别小心。耿照笑道：“他是四霸之首，我是无名小卒，他又非金人走狗，未必会特别与我为难。”珊瑚道：“但愿如此。好在他每年也只是到山东一两次，每次也只是上泰山游览，你此行不必经过泰山，那也就很少机会碰到他了。”

他们二人的坐骑乃是千中挑一的骏马，脚程甚快，日头过午，就踏入山东境内，再过一个时辰，德州城已经在望，珊瑚要去的商河县在德州东北，耿照去江南的路线则要取道济南，那是在德州的西南方。南北异途，两人到了德州，那是必须分手的了。珊瑚眼圈一红，伸出手来，哽咽说道：“哥哥，你一路保重。”她像蓬莱魔女一样，虽然倔强骄傲，却是性情中人，并不因为已经知道了旧日爱侣的消息而对耿照冷淡，耿照甚为感动，当下也执着她的手，说道：“妹妹，但愿你事事称心，珍重，珍重。”两人都知道从此一别，后会无期，不禁黯然神伤，洒泪而别。

珊瑚固然是满怀心事地离开，耿照一路之上，也是怅怅惘惘，思如潮涌。他从珊瑚的遭遇，不禁又一次想起了表妹秦弄玉来。珊瑚就可以会见她旧时的爱侣了，而他和秦弄玉却不知何日重逢？而且在彼此成了冤家仇人的情形下，纵使有相逢的机会，恐怕也是“相见争如不见”的好。想至此处，他觉得珊瑚的身世虽也可怜，却比他幸运多了。

正在心事如麻之际，忽见两骑快马，迎面而来，当前的那个汉子，忽然冲着耿照叫道：“你是耿照吗？”

耿照抬头一看，却不认得这个汉子，耿照大为诧异，反问道：“你是谁？找那耿照为了何事？”他是“钦犯”身份，在未弄清楚对方来历之前，只好含糊其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先探问对方的来意。

耿照自以为应付得宜，哪知他这么一问，却不啻自认便是耿照，后面那个汉子眯着眼睛怪笑道：“和你同行同宿的那美人儿呢？”这汉子一对阴阳眼，满面邪气，说话又轻薄下流，耿照一听，不禁怒火勃发，斥道：“你胡说什么，给我滚开！”

那汉子却不理睬耿照，逞自对他的同伴说道：“我那晚没有和他对过盘儿（绿林黑语，见过面之意。）但听这声音，决错不了。并肩膀上吧！”蓦地把手一扬，一柄匕首对着耿照便飞过来。

耿照一个“镫里藏身”，哪知这柄匕首虽然向他飞来，目标却不是在他身上，只听得“噗”的一声，匕首插入了马脑，那匹骏马，受了重创，狂嘶跳跃，忽地四蹄屈下，将耿照攒下马背。

耿照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只觉脑后金刃劈风之声，敌人已经袭到，耿照一个箭步窜出，大怒骂道：“岂有此理，我与你等何冤何仇，为何横加毒手，毁我坐骑？”

说时迟，那时快，那阴阳眼汉子已是如影随形，跟踪扑到，怪声笑道：“我与你无冤无仇，有人与你冤有仇，姓耿的小子，你晦气临头，认了命吧！”手中一对三尖两刃刀，横七竖八的便向耿照乱砍过来。耿照大怒，宝剑出鞘，一招“风卷残云”反削出去。

另一个鹰鼻汉子叫道：“当心，这是宝剑！”话犹未了，只听得“”的一声，阴阳眼汉子的右手刀已被削去了刀尖。那阴阳眼笑道：“不错，果然是把宝剑，等会儿我就要他这把宝剑，其他的归你。”他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说话之间，双刀飞舞，又已连进七招。耿照的宝剑竟未能再碰上他的兵刃，看来他的武功实是在耿照之上，最初的那一刀不过是试探性质，试出耿照用的果是宝剑，他就改用游身八卦刀法，不再和耿照的宝剑硬碰了。

但耿照的家传剑法却也不弱，那汉子又不敢碰他的宝剑，一时之间，要把耿照打败，却也不能。那鹰鼻汉子道：“不能为这小子多耗时候了！”声到人到，亮出一对判官笔，立即也向耿照攻来。

耿照侧身一闪，唰的一剑刺出，那鹰鼻汉子使了一招“横架金梁”，双笔架住他的宝剑，“”的一声，火花四溅，耿照虎口发热，宝剑几乎拿捏不住，不禁心中一凛：“鹰鼻汉子武功更在他同伴之上！”

那汉子得理不饶人，用了一个“粘”字诀，将耿照剑势卸开，双笔便插过来。

耿照宝剑狂挥，以攻为守，奋力连解三招，问道：“耿某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朋友，请两位明言。”那阴阳眼汉子笑道：“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明白！”乘着耿照说话分心，蓦地欺身直进，一刀砍向耿照的手腕，耿照大怒，一招“玉带围腰”，剑光如环，拦腰卷去。这是一招两败俱伤的剑法，耿照小臂中了一刀，那阴阳眼汉子的左肋也被剑尖刺开了一道裂缝，血流如注，但好在双方都只是伤着皮肉，没有触及骨头。

那汉子怒道：“好呀，你这小子，敢情是不想活了？”双刀挥舞，攻得更急。耿照虽然也动了怒气，但心里想道：“我父亲当年忍辱负重，为的就是要将他那份遗书送到江南，我若是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两个恶贼手上，那却是太不值得了。”如此一想，不禁打消了与敌人拼命的念头。

耿照仗着宝剑的威力，发了一招“长河落日”剑光划成了一道圆圈，将那两个汉子迫开了一步，腾出左手，将蓬莱魔女那枝令箭摸了出来，忍着了气，朗声说道：“两位可认得这枝令箭么？小弟纵有不是，也请两位看在令

箭主人的份上，容小弟赔个罪。”

那鹰鼻汉子“咦”了一声，说道：“这是蓬莱魔女的碧玉令箭！”耿照暗暗欢喜，心道：“你认得这枝令箭就好。”心念未已，忽听得那阴阳眼汉子冷笑道：“蓬莱魔女的令箭可以吓退别人，咱们却不是这枝令箭吓得倒的！刘大哥，你意下如何？”他前半截口气很硬，但未了却又要和他同伴商量，显然他对蓬莱魔女也并非全无怯意。

那鹰鼻汉子道：“不错，庄主交下来的命令只是要咱们拘捕这个小子，管她什么蓬莱魔女不蓬莱魔女？”这鹰鼻汉子沉着得多，不似那阴阳眼汉子的嚣张，敢情他似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但一说出来就是斩钉截铁，替他的同伴拿定了主意。

令箭竟不生效，耿照只好豁出性命，再与那两个汉子恶战，他的武功本来不及那两个汉子，手臂又受了伤，气力渐渐不加，宝剑的威力也就越来越弱了。

战到此际，那鹰鼻汉子大喝一声“着！”双笔晃动，左刺“白海穴”，右刺“长强穴”，耿照横剑一封，却被那阴阳眼汉子的双刀架住，“”的一声，阴阳眼汉子的左手刀也被削去刀尖，可是就在这一刹那，耿照已如触电一般，心头一震，左肋的“白海穴”已被那鹰鼻汉子的判官笔点个正着！

耿照大叫一声，倒跳出一丈开外，趁着还未倒下的一瞬间，使尽浑身气力，将宝剑脱手，化成了一道长虹，向敌人掷去！

那阴阳眼汉子急于要取得耿照的宝剑，却想不到耿照在被点了穴道，即将倒下之际，居然还能够将宝剑掷出，当作暗器伤人，说时迟，那时快，那口宝剑不待他伸手去取，已是向他疾飞而来，那阴阳眼汉子双刀齐拍，意欲将宝剑击落，哪知力与愿违，耿照这反手一掷，乃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拼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狠招，更加以他这口宝剑有断金截铁之能，那阴阳眼汉子和他距离太近，宝剑飞到跟前，他才招架，如何招架得住？只听得“”的一声，那阴阳眼汉子的双刀断为四段，剑势未衰，直刺入了他的小腹。

这一剑掷出，耿照亦已筋疲力竭，倒在地上。那阴阳眼汉子大怒，抽出宝剑，顾不得血流如注，便上前要杀耿照。

耿照穴道被点，知觉未失，见那汉子挥剑刺来，心头一凉，想道：“想不到我死得这样不明不白！”心念未已，忽听得那鹰鼻汉子喝道：“不可！”判官笔往上一架，将他同伴的这一剑架住。

那阴阳眼汉子气呼呼道，“不杀这小子，我，我此恨难消！”鹰鼻汉子斥道：“你忘了庄主的吩咐吗？对蓬莱魔女的人，咱们虽然不怕，但却不能杀他！”阴阳眼汉子听他抬出了主人的命令，不禁气馁，“呛啷”一声，双臂无力，宝剑跌下。

那鹰鼻汉子迅速将耿照身上的东西都掏了出来，除了那枝碧玉令箭之外，还有几锭银子，他全都收了，冷笑说道：“我以为是只肥羊，却原来是匹瘦马。”耿照最关心的是那份遗书，他下山之时，珊瑚早已替他缝在衬衣里面，没有给这鹰鼻汉子搜出。

那阴阳眼汉子挣扎着将宝剑重拾起来，得意笑道：“我吃了这口剑的亏，却做了这口剑的主人，也算抵偿得过了。哎哟，哟……刘大哥，麻烦你给我敷上金创药。哎哟，哟……”他伤口流血不止，双臂亦已麻木不灵，禁不住张口呼痛、求助。

那鹰鼻汉子在耿照的长衫上撕下一幅，缚了耿照的眼睛，这才过来帮助

同伴，他看了一眼，忽地冷冷说道：“你伤得很重，恐怕走不动了。我必须在今晚日落之前，将这小子押回去，这怎么办？”那阴阳眼汉子慌道：“刘大哥，你可不能将我丢下不管。”那鹰鼻汉子道：“不错，咱们敌人甚多，我若将你丢下，只怕你会落在别的敌人手中。”阴阳眼汉子呻吟道：“大哥，你将我带走吧。迟那么一天半天，想主人也不会见怪。”鹰鼻汉子道：“我又不是主人，我怎么知道。不过，你我八拜之交，你受了伤，我也不能不管。好，现在只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了……”语犹未了，忽地将阴阳眼汉子手中的宝剑夺了过来。

那阴阳眼汉子大惊失色，颤声叫道：“刘大哥，你，你干什么？”话犹未了，那鹰鼻汉子已是手起剑落，唰的一剑，从他的前心通过了后心。那阴阳眼汉子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厉声叫道：“你、你、你好狠啊！”鹰鼻汉子冷冷说道：“谁叫你本领不济，受了剑伤？你不能走动，与其落在敌人手中，不如死在我的剑下。兄弟，你休怪做哥哥的狠心，我回去一定请高僧给你念往生咒。”这几句话说完，那阴阳眼汉子亦已断了气。鹰鼻汉子一脚踢开他的尸身，揩干了剑上的血迹，哈哈大笑，解下耿照的剑鞘，纳剑入鞘，佩在身上。

耿照听得毛骨悚然，心里想道：“天下竟有如此狠毒强盗，他们的主人，更不知是怎么样凶狠的魔头？这次落在他们的手中，定是凶多吉少了！”他被蒙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觉身子突然一紧，那鹰鼻汉子已把他挟了起来，跳上马背。

这匹马似乎比耿照原先那匹坐骑更为骏健，耿照被他挟持而行，只觉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匹马似乎已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再过了约莫半个时辰，那鹰鼻汉子勒住了马，得意笑道：“到了，到了，好在没有误了主人限定的时刻。”随即解开了耿照的蒙眼布。

耿照张目一看，只见面前一座大厦，粉墙百仞，密布蒺藜，中间一座门楼，长壁辉煌，气象万千，门楼下面开着两扇大铁门，左右两行执戟的武士，看来很像一个城堡。最前面那个守门的武士道：“恭喜，恭喜，刘大哥功成回来了。”那鹰鼻汉子道：“烦你通报主人，说我回来缴令。”那武士将他们带入一间阴沉沉的屋子，叫他们在那里等候。

耿照惴惴不安，心里正在想道：“莫非这里的主人就是四霸天中的东海龙？珊瑚说过在冀鲁一带，只有他敢不买蓬莱魔女的帐。但他是住在东海一个小岛上的，却怎的变成了庄主？”正自胡思乱想，忽听得脚步声响，主人已经走了出来。

耿照一看，大出意外，主人竟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少年，剑眉虎目，颇有几分英气。耿照曾会过四霸天中的西霸天西门业和北霸天北宫黝，这两人都是将近五十岁的中年人，按理推想，东海龙是四霸天之首，决不会是个少年。

那鹰鼻汉子对这少年似乎很是畏惧，连忙跪下去磕头，禀道：“姓耿的小子带来了，请主人处置。小的办事不力，望主人恕罪。”

那少年道：“你办得很好啊，并没有过了时刻。嗯，丁立呢？他怎么没有回来？”

那鹰鼻汉子道：“丁兄弟不幸，已丧在此人剑下，我未能保护他，惭愧得很。”

那少年双眼一翻，冷森森的目光从耿照身上扫过，射到鹰鼻汉子面上，冷冷说道：“凭这小子就能杀了丁立？”那鹰鼻汉子忙道：“主人明察秋毫，

这小子武功虽然不济，但他却有一把宝剑。”他将宝剑解下，双手捧起，又再说道：“这柄宝剑有削铁如泥的威力，小的特地取来献给主人，请主人赏收。以主人的绝世武功，再有了这把宝剑，更可以无敌天下了。”

那少年道：“别啰嗦，拿来与我瞧瞧。”接过宝剑，随手一挥，将桌上的一个镇纸铜狮劈为两半，点点头道：“不错，是把宝剑，这就怪不得丁立丧在他的剑下了。”

那鹰鼻汉子媚笑道：“难得主人也赏识此剑，从今之后，天下剑术名家，都得向主人俯首称臣了！”

那少年剑眉一竖，忽地“哼”了一声，冷笑说道：“剑是不错，但我岂屑用它，你以为我没有这把宝剑，就不能称雄天下吗？”

那鹰鼻汉子浑身打抖，慌不迭的又跪下来磕头，颤声说道：“是小人无知，是小人说错了话。主人武功绝世，区区一把宝剑，焉能放在主人眼内？但请主人念在小的也是一番好意，恕过小的失言之罪。”

那少年给他一捧，哈哈大笑，说道：“武功倘若练到最高境界，可以摘叶伤人，飞花杀敌，这些神奇的武功，说与你听，你也不懂。我不敢自夸绝世武功，但在我眼中，这柄宝剑也不过等于废铜烂铁，只有你们才会珍贵它。好吧，你今次立了一功，这把宝剑就赏给你吧。”纳剑入鞘，抛回给那鹰鼻汉子。那鹰鼻汉子惶恐道：“小的怎配带这把宝剑？”那少年愠道：“有什么不配？你胆敢看轻了自己吗？你看轻自己即是连带看轻了我！你要知道，你是我的手下，我的手下，难道还不配有宝剑？”那鹰鼻汉子连忙磕头谢恩，说道：“主人言重了，既然如此，主人赏赐，小的也不敢推辞了。”他一面磕头，心里头却暗暗好笑。原来他熟悉主人眼高于顶的脾气，刚才的种种，都是他故意做出来的。那少年自负武功，不肯接受宝剑，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那少年问道：“你搜过了这小子吗？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那鹰鼻汉子道：“除了几锭银子之外，还有一枝蓬莱魔女的令箭。”那少年面色微变，说道：“拿上来。”

少年手持那枝碧玉令箭，将令箭一指，耿照只觉一线劲风，似利针刺进他的体内，登时穴道解开，稍觉疼痛，便浑身舒服。他和那少年少说也有丈许距离，那少年随手这么一指，就解开了他的穴道，内功之强，当真是难以思议！

那少年指着耿照问道：“这令箭是柳清瑶亲自给你的吗？”蓬莱魔女威震江湖，别人在谈起她的时候，敬之者称为“女侠”，畏之者指为“魔女”，但像少年这样直呼其名的在耿照还是第一次听见，显得他和蓬莱魔女的关系似乎甚不寻常。

耿照答道：“不错，是柳姑娘亲手交给我的。”那少年冷冷问道：“她和你是什么交情？”耿照道：“在她给我令箭之前，我和她素不相识。”那少年冷笑道：“素不相识？为什么她肯把令箭交给你这个陌生之人？”耿照道：“她知道我独自一人要走长途，故而给我这枝令箭，并不是我问她要的。”

那少年目光如刺，紧紧地盯着耿照，又冷笑道：“这么说来，她对你倒真是好得很啊！看来，她是看上你这小白脸了。”耿照怒道：“你、你怎可这样诬蔑柳姑娘。”

那少年面色一沉，忽地厉声说道：“给我把这小子的脸皮剥了，送去给柳清瑶。”耿照又惊又怒，正要跳起来拼命，那少年将令箭一指，使出“隔

空点穴”的功夫，又封了耿照的穴道。

那鹰鼻汉子应了一声，随即拔剑出鞘，走过来道：“我正好用他的宝剑剥他的脸皮。”那少年哈哈大笑。

那鹰鼻汉子将宝剑在耿照的面门晃了两下，自言自语道：“要剥下他的脸皮而不伤他的性命，倒真要费点心思呢！”那少年道：“蠢材，你从耳根剥起，很容易就可以把整张脸皮揭出来了。”那鹰鼻汉子道：“是！”小心翼翼地将剑锋移到耿照耳根，似乎是怕剥不到完整的一张脸皮，会给主人责骂。

那鹰鼻汉子看准了部位，正要将剑尖一划，耿照感到冷气沁肌，饶是他并不怕死，但想到剥皮之苦，也不禁为之心悸。

就在这一刹那，那鹰鼻汉子的剑尖就要触及耿照肌肤之际，忽听得一声喝道：“且慢！”

耿照惊魂未定，把眼一观，只见来的是个妇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姿容妖艳，但浓脂厚粉却掩盖不了她眼角的皱纹，看来至少也在三十岁以上，比那少年是显得苍老多了。

那妇人一到，少年慌忙站了起来，只听得那妇人冷笑问道：“你为什么要剥他的脸皮？”那少年道：“娘子——这，这，这事你不用管。”那妇人柳眉一竖，说道：“我偏要管。哼，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意吗？你念念不忘柳清瑶是不是？这小子是柳清瑶的情人，你吃醋了是不是？”那少年道：“娘子，你别胡乱猜疑。”那妇人冷笑道：“你呀，你对我从无真心，叫我怎不猜疑？我偏不许你剥这少年的脸皮。快把他放了！”那少年道：“脸皮不剥也罢，但放却是放不得的。”那妇人道：“为什么放不得？”正是：

夫是魔头妻也怪，夫妻各自有邪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少年自有难言苦 妖女私传大衍功

那少年道：“娘子，你忘了么？咱们曾答应了孟钊什么事情？”那妇人格格笑道：“给他娶一个标致的娘子。”那少年道：“可是孟钊这小子就死心眼儿，只想与他那位玉姑娘重圆好梦。”那妇人道：“这事和这姓耿的小子又有什么关连？”那少年道：“娘子，你有所不知，这姓耿的小子和孟钊的那位玉姑娘，哈哈，他们的关系可是暧昧得很哪！”那妇人大感兴趣，问道：“怎么个暧昧法？”那少年道：“刘彪，你说与主母听听。”

那鹰鼻汉子道：“前几天我们发现这小子和玉姑娘在冀鲁的大路上同行，我们就暗暗跟踪，哈哈，他们晚上在客店投宿，竟是同在一间房子的。”

那少年笑道：“娘子，你明白了吧？这小子是那位玉姑娘的面首哪！”话至此处，耿照已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满腔委屈，心里想道：“我与珊瑚光明磊落，不料落在这些小人的眼中，却是想得如此不堪，我受诬陷还不打紧，连带珊瑚也蒙了污垢，真是太冤枉了、太不值了！”他满腔委屈，满腔冤愤，只是被点了穴道，却嚷不出来。

那少年说道：“孟钊这小子虽然本领平常，但咱们却还有用他之处。我答应给他找回他的玉姑娘，就正是要他死心塌地为我所用。这小子竟敢沾惹他的姑娘，我当然要为他出一口气了。”那妇人道：“孟钊可知道了这件事？”那少年道：“我有意令他惊喜一场。等会儿再叫他出来。”那妇人笑道：“恐怕不只惊喜，还要活活气死呢。他的好梦未圆，一顶绿帽子却是戴稳了。他还能要那玉姑娘吗？”那少年道：“这就是他的事情了，我把他的情人和仇人都找了来，我对他也算是尽了心力了。”那妇人道：“不错，他若是不肯再要他那骚蹄子，那就更好，我可以给他再作主张。”那少年道：“是呀，你总算明白了。这姓耿的小子是他的仇人，怎么好放？”

那妇人走到耿照身边，好像鉴赏一件精致的美术品似的，浑身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又摸了摸他的脸蛋，格格笑道：“这小子是长得标致，看来比孟钊还俊得多。怪不得会讨女人欢喜。嗯，把他放了吧！”

那少年道：“怎么？我和你已说得这样清楚，你还要把他放了？”那妇人道：“你只知道笼络手下，就不知道讨我的欢心？”那少年惊疑不定，小声说道：“你也看上这小子了？”那妇人柳眉倒竖，嗔骂道：“放屁！”那少年道：“既然不是如此，何以又要把他放了？到底为的什么？”那妇人道：“为的就是他是柳清瑶的情人！他和那玉姑娘怎样勾搭我不管，只要柳清瑶喜欢他，我也就高兴！我要把他放回去，好绝了你对柳清瑶的妄念！怎么，我的命令你敢不依从么？”

那少年笑道：“娘子，你这干醋呷得好没来由。第一，她虽然是我的师妹，我离家之后，就从来没有回去过。我离家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呢！”原来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

耿照不知其中原委，大感奇怪，心里想道：“珊瑚与我无事不谈，却怎的从来没听她提过柳姑娘有个师兄？这人既然是她的师兄，却又为何一点也不买她的帐？还有一样，听他们的称呼，这妇人当然是他的妻子了。他年轻英俊，武功又高，何以却选了一个比他年老而又姿色平庸的妻子，对妻子又这样惧怕？真是令人好笑、不解。”

那妇人冷笑道：“柳清瑶现在可不是孩子了，她早就从黄毛丫头变成了标致的大姑娘啦！孟钊和他那位玉姑娘分手的时候，两人也还都是不懂事的

孩子，孟钊不是一心一意要等她吗？”

公孙奇连连搓手道：“这怎么相同，这怎么相同？孟钊没有妻子，我已有了你这如花似玉的娘子，早就心满意足，哪能还想别人？”

那妇人瞟了丈夫一眼，面色好转一些，但仍然冷笑道：“你别嘴上涂了蜜糖。讨我欢喜。哼，你若心中有我，当年也不会去缠南阳云仲玉的女儿哪？”

公孙奇道：“事情早已过去了，你还提它干嘛？何况这件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受人之托，那，那……”那妇人道：“好，就不谈这件事。你刚才说了个‘第一’，还有没有个‘第二’？”原来公孙奇当年迫云仲玉父女之事，事关着一件秘密，那鹰鼻汉子虽然是他们夫妇的亲信，那妇人却也不愿给他知道，故此忙把话头岔开。

公孙奇道：“有，有。第二，你当然知道我最大的仇人是谁？”那妇人道：“怎么？你有了什么关于笑傲乾坤华谷涵的消息吗？华谷涵与这事又有什么相干？”公孙奇道：“华谷涵上月派遣了白修罗给柳清瑶送礼，送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柳清瑶现在已去回拜华谷涵了，又听说有人要给他们二人撮合呢。”那妇人格格笑道：“这么说，你很伤心了？”公孙奇正容说道：“不错，是很伤心，而且很愤恨呢。但娘子，你可别误会，我的伤心愤恨，是因为她到底是我的师妹，现在她和我的仇人勾结起来，看来是要对付我了。”那妇人道：“那你怎么办？”公孙奇咬牙道：“我已决意不把她当作我的师妹，她勾结我的仇人，她也就是我的仇人了。”这话，他当然是有意说给妻子听的，不过，他心里确实也很伤心，说来神情激动，看不出是有意做作。那妇人眉梢充满笑意，脸色更好转了。公孙奇道：“好了，你现在总该相信我对柳清瑶没有什么邪念了吧？”那鹰鼻汉子忽道：“主公，有一件事，我还未禀报。”

公孙奇道：“何事？说来！”那鹰鼻汉子道：“孟钊的那位玉姑娘，她，她的身份——”那妇人连忙问道：“怎么样？”那鹰鼻汉子道：“玉姑娘是蓬莱魔女最得宠的一个侍女。”公孙奇“呀”了一声，似乎很出意外。那鹰鼻汉子道：“所以小人要向主公请示，主公既是把蓬莱魔女当作华谷涵一路的人，那么咱们让不让那玉姑娘踏进这里？她和这小子分手之后，就独自一人，向咱们这里来，估量最迟在明天中午也会到了。”公孙奇沉吟不语，似乎心意踌躇，一时难决。

其实公孙奇这一切也都是做作出来的，他早就知道了玉珊瑚是柳清瑶的侍女，但孟钊和这鹰鼻汉子却还未知道。

而且这一切还是他有意安排的，上个月西门业路过商河，公孙奇留他住了一晚，他知道西门业交游广阔，他自己不出面，却有意“指点”孟钊，叫孟钊向西门业求助，亦即是请西门业给孟钊找寻珊瑚。公孙奇如此这般的为孟钊尽心设计，并非为了孟钊，其实是为了他自己。原来蓬莱魔女不但威震江湖，而且也是艳名四布，（江湖上最初本是称她为“蓬莱仙子”的，后来她杀了钟氏兄弟，又以武力收服冀北群盗，江湖上才改称她为“蓬莱魔女”。）公孙奇听人说起蓬莱魔女之美（那些人并不知道他就是蓬莱魔女的师兄），不禁暗暗后悔，心里想道：“早知道这黄毛丫头长成之后，会变成天仙般的美女，我当初实在不该离家，等到这个时候，她还不是我的人吗？嗯，她小时候我对她不错，想来她对我也未必就能忘情。”正是由于这一妄念，他才替孟钊设计，希望找到了珊瑚之后就让她和珊瑚成为夫妻，这样孟钊夫妻必然十分感激他，乐意为他所用，他也就可以从珊瑚口中，探听柳清瑶的事

情，甚而将来可以利用珊瑚，再搭上柳清瑶，与柳清瑶重修旧好。后来他打探得珊瑚在冀鲁路上出现，又急急叫手下人去跟踪查探，也都是出于这个私心。不过平空多出了一个耿照，而这耿照又与珊瑚有“暧昧”之事，这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这时他正在作状踌躇，那妇人却已哈哈笑了起来，说道：“这有什么难处置的？当然是让她进来。我要收她做贴身侍女，也好气气那柳清瑶。哼，就不知道她的心是否还向着孟钊？”说到这里，她又不自觉地摸了一摸耿照的脸蛋，笑道：“这小子可比孟钊俊得多呢！”

公孙奇妒意大起，他并非妒忌妻子赞美耿照，而是胡乱猜疑，猜疑耿照是他师妹的情人。当下便即说道：“娘子，这还不易办吗？把这小子一刀砍了，不就成了？”那妇人微微一笑，说道：“你虽是以风流浪子自命，却不懂得女人的心意！”

公孙奇打了个哈哈，歪着眼睛说道：“我不是女人，猜女人的心事总是要隔一层，还望娘子不吝指教。”那妇人道：“女人和男人不同，女人要比男人深情得多，男人可以到处拈花惹草，同时有几个女的，一视同仁，女人可就做不到了。”公孙奇笑道：“不见得吧？若然如此，那也不用为孟钊担心了？”那妇人道：“那位玉姑娘可也不是同时要两个男人呀。她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倘若是换了你呀，你一定是鱼也要，熊掌也要的了。”公孙奇苦笑道：“你总是瞎猜疑，捕风捉影。好啦，你的野火不要乱烧到我的头上来，还是将话头拉回去吧，说说孟钊的事情。”

那妇人道：“好吧，就说孟钊的那位姑娘。那位姑娘听到孟钊的消息，毕竟还是和这小子分手了。可见最少在此刻，在她心中还是旧爱胜于新欢。我担心的是在将来，将来她和孟钊相处久了，可能发现孟钊样样不如这个小子，那她就会后悔了。”公孙奇笑道：“是呀，既然你担心会有这样结果，那你又为何不肯听我之言，将这小子一刀杀了？”

那妇人冷笑道：“所以我说你不懂得女人的心意，若是将这小子杀了，她就会更怀念这个小子，而且说不定她会因此怀恨孟钊，本来对他还有的旧情，也因此而付之流水。你要知道，在女人的心目中，得不到的东西和失去而不能再得的东西都是宝贵的！”公孙奇心里暗道：“男人也何尝不是如此？”问道：“然则依你之见又是如何？”那妇人笑道，“最好给这小子也找一位标致的娘子。过几年大家都生儿育女，那就平安无事了。”公孙奇大笑道：“原来你还想给这小子做媒呀！哪儿去给他找标致的娘子？依我说，这是孟钊自己的事情，咱们实在不必为他担这么些心事，这小子最好交给他处置，他杀也好，放也好，都由得他。”

那妇人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忽地自言自语道：“那玉姑娘是柳清瑶的心腹侍女，哎呀，那么这小子就不一定是柳清瑶的情人了！”公孙奇给她一言提醒，猛地想道：“不错，我刚才也是一时妒火攻心，连这点浅显的道理也看不出来。倘若这小子是柳清瑶的情人，柳清瑶怎放心让他与自己的艳婢同行？看来那枝令箭，是柳清瑶看在自己心腹侍女的份上才给这小子的。何况现在又得到消息，柳清瑶已经和华谷涵勾搭上了，这小子更不会是她的情人了。”公孙奇之所以要杀耿照，不过是由于妒意，这么一想，妒意消散，就觉得杀不杀他，都是无可无不可了。正好那妇人也是同样心思，她要保全耿照，主要就因为耿照是柳清瑶的情人，可以用耿照来断丈夫之念，现在既然发觉不是，那么杀不杀耿照，她也是无可无不可了。

两夫妻同样心思。那妇人笑道：“好吧，这回我听从你的主张，这小子是死是活，就得全看孟钊的了。”刚好说到这里，就有人进来报道：“孟钊求见主公。”公孙奇与那妇人相视而笑，心里想道：“这小子的消息倒很灵通。”当下笑道，“来得正好，省得我派人去唤。”

耿照抬头一望，只见一个少年走了进来，脸上冷森森的毫无表情。原来这次的行事，公孙奇虽然是瞒着他，但那鹰鼻汉子将耿照捉回来，消息便登时传了开去，不免有好事的打听其中原委，纸包不住火，秘密也就渐渐泄露了。孟钊确实是听到一些闲言闲语，沉不住气，这才藉故来的。

耿照满怀委屈，舍于穴道被封，无法声辩，只见那少年充满恨意的眼光盯他一眼，却不言语，迳自走上前去，向公孙奇行了一礼，掏出一封信来，说道：“主公吩咐的这封信札已经写好了，请主公过目。”公孙奇略看一看，笑道：“写得很好。”随手交给鹰鼻汉子，说道：“明日你给我选一个口齿伶俐的人，将这封信送到东海飞龙岛去。”鹰鼻汉子诺诺连声，将信收下。

孟钊垂手道：“主公还有什么吩咐？”公孙奇笑道：“你大约不只是为了要将这封信给我过目。不瞒你了，你先看一看，你可认得这小子吗？”孟钊再向耿照盯了一眼，说道：“不认得。”公孙奇道：“刘彪，你说给他听。”

那鹰鼻汉子道：“孟老弟，我说给你听，你可别恼。你那位姑娘和这姓耿的小子一路同行，今天才分手的。”孟钊颤声道：“刘大哥，你在跟踪他们？你，你可瞧见了他们有、有什么不轨之事？”这“不轨之事”四字，他实在没有勇气说出来，声音细如蚊叫。

那鹰鼻汉子却故意大声说：“老弟，你可得看开一点，孤男寡女，一路同行，这不轨之事么？哦，我看你还是不问的好。”孟钊沉声说道：“到底怎么？”那鹰鼻汉子跨上一步，在他耳边说道：“老弟，你别着恼，他们晚上住店，只是要一间房的。”原来这鹰鼻汉子要了耿照的宝剑，自是想把耿照置于死地，免生后患。他说话的神态、语气，都是唯恐引不起孟钊的杀机。

孟钊面色铁青，但却没有立时爆发，公孙奇暗暗赞道：“这小子阴沉得很，在这当口居然还忍得住，看来是个可以造就之才。”

孟钊呼了口气，说道：“主公，请你解开这小子的穴道，我想问他几句话。”公孙奇道：“好，这小子我交给你处置，要死要活，都由得你了！”随手一指，便以一股罡气，解开了耿照的穴道。

耿照穴道一解，不待那少年发问，马上就嚷起来道：“孟大哥，你错了！”孟钊道：“哦，我怎么错了？”耿照道：“你不明白，玉姑娘对你实是一片真情，她无时无刻不在惦记你呢，你休得听信别人的谗言。”孟钊冷冷说道：“你怎么知道？”耿照道：“玉姑娘都对我说了。你们以前是邻居是不是？你们常常到江边捉鱼，到野地捉蝴蝶是不是？你瞧，她对小时候的事情都还记得很清楚呢！还不是很惦记你么？她还对我说过，她今生只有一个愿望，就盼和你再见上一面。所以当她一听见你的消息，就赶来了。”

要知耿照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少年，自幼在官宦人家长大，虽非鲁莽之辈，但对人情世故却懂得很少，他一时情急，急于辩解，不假思索，就把珊瑚与他的私语都搬了出来。在他以为这可以解开孟钊的猜疑，哪知却正是犯了大忌，试想女孩儿家的心事，岂肯轻易对男子说的？耿照说出了这些，适足以证明他和珊瑚的交情大不寻常！孟钊不由得面色铁青，眼中喷火。

耿照犹自不知趣，又再说道：“玉姑娘与我光明磊落，我们只有兄妹之谊，决无苟且之事，皎皎此心，天日可表。”那鹰鼻汉子冷笑道：“说得倒

好听。”耿照大怒道：“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错，我们曾在客店投宿，但并非同住一房。”那鹰鼻汉子笑道：“你这小子很有本领，说谎也不脸红。”耿照把心一横，说道：“孟大哥，我把那晚上的真相都对你说了，免得你无谓猜疑。那晚我和玉姑娘是住在一间套房之中，有门相通，但那是隔开的，睡到半夜，房里闹老鼠，我以为是夜行人，玉姑娘过来，将老鼠打死了。事实就是这样，你不信我，也该相信你的玉姑娘！”鹰鼻汉子嘿嘿冷笑，笑得邪气十足。

孟钊猛地喝道：“不要说啦，你不怕污了你的嘴，我也怕污了我的耳！”忽地一巴掌向耿照打去，耿照猝不及防，竟给他打了一记耳光，半边面都打肿了。

耿照是宁死不辱的脾气，这一记耳光，当堂打得他心头火起，说时迟，那时快，孟钊又是一掌打来，耿照这次有了防备，焉能再给他侮辱，一招“野马分鬃”，将他双掌格开，迅即也是一记耳光打去。孟钊因为见耿照是给那鹰鼻汉子擒来的，只道他武功寻常，哪知耿照的武功虽然不很高，却也不在孟钊之下，尤其他自幼便跟父亲练“蹶云剑法”，这“蹶云剑法”最讲究的是步法轻灵。孟钊突然给他反击，也是颇出意外，不过他要比耿照刚才毫无防备的情况好一些，没给打个正着，但耿照这一巴掌，从他耳边擦过，也已括得他的耳根火辣辣作痛。

耿照抢了上风，却不趁势追击，反而停下手来说道：“孟钊，你侮辱我不打紧，但你却不该玷污了一心爱你的玉姑娘！你把她当成了什么人了？她今早还曾对我称赞过你，说你是个有气度、明礼义的人，谁知你却是这般量窄，唉，好不教我失望，为她可惜！”他越说越是气愤，那鹰鼻汉子又在一旁嘿嘿冷笑，用非常刺耳的声音说道：“妙哉高论！听了这番高论，我才知道，原来甘心情愿做个乌龟，方始算得是气度宽宏，明礼知耻！”孟钊大怒喝道：“好小子，你再胡说八道，我毙了你！”猛地又扑过来，立下杀手，一招“双风贯耳”，左右开弓，双掌拍击耿照两边太阳穴。

耿照本来无意与孟钊动手，但见对方如此狠辣，也不禁动了怒气，双掌一分，用了一招“弯弓射雕”，解开了对方的“双风贯耳”。孟钊气势汹汹连劈七掌，耿照左避右闪，还了五招，但他却是只守不攻，显然还不愿与孟钊拼命。

那妇人笑道：“这小子的身手倒还不错呢！”公孙奇道：“他这套掌法是从蹶云剑法上化出来的，蹶云剑、蹶云步也是一门武林绝学，当然是不错的了。”公孙奇只看了几招，就看出耿照的家数，耿照也不禁骇然。但公孙奇却只是袖手旁观，那鹰鼻汉子见主人如此，也就不敢出手。

那妇人点点头道：“不错，这小子已得了蹶云剑的真传，可惜只有三四分火候，临敌的经验也很差，要是有个名师指点，他的武功可以迅速提高一倍。”又笑道：“可惜那位玉姑娘不在这儿，有两个英俊的男人为她打架，她也应该感到骄傲了。哈哈，他们争风吃醋，咱们可不能插手了。”

孟钊狂攻不已，他的武功曾得过公孙奇的指点。也非比寻常，出手又重又快，耿照接连遇了几次险招，无可奈何，也只好施展浑身本领，还击过去，不似最初的纯粹防御了。这么一来，一方胜在经验丰富，一方胜在招数高明，打得难解难分，煞是好看。

那鹰鼻汉子忽道：“主公，我想请你指点。”公孙奇道：“指点什么？”那鹰鼻汉子道：“我日前曾与一位朋友切磋武功，那人轻功很好，步法灵活，

我用伏虎拳与他较量，结果是输了给他，我很不服气。主公武学深湛，因此想请主公指点，我再用伏虎拳是不是能打赢他？”公孙奇何等聪明，一听便知道鹰鼻汉子的用意。原来这鹰鼻汉子是想暗中相助孟钊，孟钊新学会了一套伏虎拳他是知道的，他其实是要公孙奇指点孟钊而已。那番话当然是他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公孙奇微微一笑，说道：“当然可以打得赢他。”

那鹰鼻汉子道：“怎样打法，还望主公详加指点。”公孙奇笑道：“我一说你就明白，只是略加指点也就行了。喏，步法灵活的下盘多不稳固，切忌与他绕身游斗；伏虎拳中有七式是拳中夹腿的，你脚踏五门八卦方位，不必理对方从何处攻来，只是拳打东就脚踢西，拳打南就脚踢北，总之拳脚的方向相反，不出五招，敌人定要挨你拳头，否则也会着你脚踢。”

孟钊听了，心领神会，伏虎拳陡地使出，呼呼挟风，一拳劈面而至，耿照见他拳势凶猛，迅即一闪，哪知脚步未稳，孟钊一脚又已踢出，正是朝着他闪避的那个方位，耿照就等于自己送上去给他脚踢一般。耿照大吃一惊，硬生生扭转身躯，那一脚已从他腰肋擦过，虽然没有踢个正着，亦已感到火辣辣，隐隐作痛。说时迟，那时快，孟钊身形步换，从坎门踏出震位，第二拳又打出来，耿照喘息未定，慌忙一闪，他闪得快极，但奇怪得很，孟钊连环腿踢出，恰好又是朝着他闪避的那个方向，竟似预先料到耿照的身法似的。

原来正因为耿照的步法迅捷，他那蹶云步法，一闪就是由东向西，或是由南向北，习惯已成自然。而孟钊则拳脚并用，同时向相反的方向打出，耿照当然是不碰着他的拳头就要碰着他的脚尖了。

如此一来，耿照登时手忙脚乱，果然才不过第三招，就挨了孟钊重重一拳，幸而他身子结实，这一拳还禁受得起。耿照本来聪明，这时已看到对方克制自己的窍门，可是一来由于他的蹶云步法，习惯已成自然；二来在激战之中，心情紧张，不容他从容思考，一时间想不出应付之法，又着了孟钊一脚，这一脚正中他的膝盖，耿照膝盖一软，险险跪倒。那鹰鼻汉子哈哈笑道：“孟老弟，出手更重一些，把这小子打得屈膝求饶！”

耿照怒气填胸，心道：“大丈夫宁死不辱，要我屈膝，那是万万不能。”强忍痛苦，脚步踉跄的依然苦斗。但不过数招，又中了孟钊一拳，这一拳正中背脊，拳猛力沉，打得耿照眼冒金星，喉头一股腥气冲上，耿照咬着牙根，把一口鲜血硬咽下去。

忽听得有个娇媚的声音笑道：“傻小子，站着不动，全力还他一掌！”这时孟钊正自一拳打到耿照胸膛，耿照本来要闪身还击的，听了这话，心中一动，姑且照这方法一试，当下倏然收步，纹丝不动，用尽全力，双掌一齐向前推出。如此一来，孟钊那一脚就踢了个空，他的功力虽然与耿照不相上下，但因他拳脚兼施，把力道分作两处使用，那一拳就挡不住耿照的双掌，不由得登登登的连退数步，险些跌倒。狼狈的情状，就似耿照先前所受一般。

孟钊又惊又怒，大声叫道：“二小姐，你、你——”耿照抬头一看，只见指点他的竟是个年轻的女子，梳着高耸的“堆云髻”，绾着一支金钗，脸上涂了一层不厚不薄的脂粉，姿容说不上是美，但也并不丑，比那妇人好看一些，但两人的相貌却很相似。

公孙奇喝道：“虹妹别管闲事，孟钊你别理她，快用伏虎拳的第七式，走离门，趋巽位，拳打‘愈气’，脚踢‘白海’。”孟钊有主人撑腰，胆气顿壮，一个转身，拳打脚踢，从耿照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打来。那少女也立即叫道：“走乾门，趋震位，掌击‘膻中’。”

“咚”的一声，耿照腰部中了一拳，他无暇思索，便即依照那少女的指点走位发掌，孟钊踢向他下盘的那一脚便落了空，重心骤失，身向前倾，耿照一掌劈下，果然恰好劈中孟钊的鼻梁（“膺中”即鼻梁与嘴唇之间的方位。）打得他皮开肉绽，鼻血直淌。那少女格格娇笑。

哪知笑声未了，耿照膝盖忽地一麻，气力全消，双腿一弯，堪堪就要倒下。孟钊大怒之下，突然见敌人显出不支情状，知道是主人出手暗助，心想：“有主人在此，谅你这野丫头撒野也撒不到哪里去，我何须怕你？”喝道：“小子，你也吃我一拳。”

就在耿照将倒未倒之际，他猛的扑上去便是照面一拳，也想照样打破耿照的鼻子。

哪知他快，有人比他更快，他一记长拳捣出，只见青色的人影一晃，正是那个少女，出手如电，倏地就抓住了耿照的背心，将他硬生生地拉开数步，避开了孟钊这一记刚猛的长拳。到了此时，孟钊再大胆也不敢扑上去动手了。

公孙奇喝道：“虹妹，你闹得太不像话啦！把人放下来！”那妇人也喝道：“虹妹，不许这样胡闹，听你姐夫的话。”那少女笑道：“姐夫没有听你的话，你却要我听他的话？咦，你几时变了性，愿意做千依百顺的妻子，甘受丈夫的管束了呢？”那妇人喝道：“胡说八道，放下！”那少女见姐姐发了气，果然不敢太过撒野，只好把耿照放下来。

但那少女显然并未心服，走上来说道：“姐夫，你怎么说我闹得太不像话？”

公孙奇怒道：“你为何教这小子打孟钊？”那少女道：“咦，只许你州官放火，就不许我百姓点灯吗？你和刘彪高谈阔论，不也是暗地里指点孟钊打他吗？”公孙奇道：“你这丫头怎的如此不明事理，孟钊是自己人，你懂不懂？”

那少女笑道：“我怎么不懂？我还知道孟钊是因为争风吃醋，所以想一拳把他打死呢！”

公孙奇道：“既然你知道因由，为何还要如此胡为，帮外人来打孟钊。”

那少女格格笑道：“我说你才是胡闹呢，人家争风吃醋，干你什么事，要你插在中间？这是他们的私事，就应该由得他们去分个雌雄，决个胜负，你暗地帮忙，算个什么？孟钊打赢了也不光彩！”那妇人斥道：“阿青，你说够了没有？简直是越来越放肆了，说话没大没小，胡言乱语，羞也不羞？”那少女道：“还没说够呢！姐夫，你自命是天下第三高手，以天下第三高手的身份，却去暗算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羞也不羞？姐姐，你——”那妇人道：“你怎么啦？”那少女道：“你常自夸，姐夫什么都听你的，嘻嘻，我不说啦……你想想看，你羞也不羞？”言下之意，实是讥笑姐姐胡乱吹牛，因为她姐姐最初是主张放走耿照的，公孙奇却没有听她的话。

公孙奇一向自负，给她刺中痒处，满面通红，发作不得，只有频频说道：“白虹，你还不管束管束你这妹子，太不成话啦！连你我也顶撞起来了！”那少女又格格笑道：“要我不顶撞你们。那也不难。可是你们做事也得公道一些。好吧，姐夫，我和你一言为定，你不帮孟钊，我也不帮这小子，让他们再去拼个你死我活！”那妇人喝道：“闭嘴，你再胡闹，我可要掴你啦！”那少女见姐姐似乎是动了真怒，撅起小嘴，咕哝道：“好，你以大压小，不许我说，我就不说。”装出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

孟钊打不过耿照，又是羞惭，又是气恼，猛地大声说道：“主公，别为了我的缘故，伤了你们一家的和气。这小子由你处置，放也好，杀也好，

收留他也好，我都不管了。”气愤愤地施了一礼，便要告退。

公孙奇实在是拿他这顽皮撒泼的小姨没有办法，另一方面，他又想拉拢孟钊，要孟钊心甘情愿作他的忠仆，真是有点左右为难。他眉头一皱，佯作发脾气道：“青虹胡闹，是她不对。孟钊，你怎么也和她一般见识，发起小孩子的脾气来啦？”孟钊垂手道：“小的不敢！”公孙奇道：“你慢走，我自会还你一个公道！”他口中说话，眼角却瞧着妻子，显然他是想妻子给他拿个主意。

那妇人道：“依我看，暂时还是不要杀这小子，把他关起来吧。明儿你那位玉姑娘来了，看她对你怎样，你再决定不迟。”原来这妇人也是有心袒护耿照的，但为了顾全丈夫的面子，不能不这样敷衍孟钊。孟钊道：“小的是个下人。一切听从主公主母吩咐。”

那妇人道：“刘彪，你把这小子关进地牢，不许虐待他。”那鹰鼻汉子应了一声：“是”，将耿照押走，一场风波，暂时平静。

地牢里不见阳光，耿照浑身疼痛，躺在又冷又硬的石板上，越想越是不值。忽听得轧轧声响，地牢那两扇石门打开，透进了光亮。

耿照抬头一看，正是刚才指点他的那个少女走了进来，格格笑道：“你很有男子气概，肯为心爱的姑娘拼命，好，我很喜欢这样的小伙子。喂，你叫什么名字？咦，你怎么不说话呀？”她走了过来，将耿照一拉，忽地又笑道：“哦，这倒是我糊涂了，我忘记了你的穴道还未解开。”于是随手一点，解开了耿照的穴道。

耿照给她弄得啼笑皆非，但这少女于他有恩，也只得和她敷衍，心想：“我的姓名反正这里的主人是知道了的，说给她听，也没关系。”便依实说了。

那少女道：“我姓桑，名叫青虹，我姐姐名叫白虹，这里的主人是我的姐夫，他就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

耿照道：“多谢桑姑娘照顾。这是一场误会，还望姑娘善言，向那位孟大哥解释。”

桑青虹道：“什么，这只是一场误会？难道你是为一个不相干的女子拼命吗？”

耿照道：“也不是不相干的女子，那位玉姑娘和我是结拜兄妹。”当下将对孟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不过却详细得多。

桑青虹笑道：“孟钊一定不相信的，连我也不相信呢！”耿照叹口气道：“你们都不相信，那我还有什么办法？”

桑青虹忽道：“那位玉姑娘漂不漂亮？”耿照想不到她突然会问这个问题，半晌不语，桑青虹笑道：“你不好意思说是不是？我一定要你说！”耿照怕了她的歪缠，只好说道：“这很难说，漂不漂亮，各有各的眼光。”桑青虹道：“我不是问别人，我只是问你。哈，你还是不好意思说？那么，你就只说，她比我长得怎么样？”耿照无可奈何，随口说道：“你和她都很好看，实在是难分高下。”

桑青虹道：“好，你肯为她拼命；那么你肯不肯为我拼命？”耿照道：“姑娘说笑话了，姑娘本事胜我十倍，哪用得着我？”桑青虹道：“我也不是一定要你给我拼命，但我却要知道你的心意、你对那位玉姑娘很好，对我是否也会一样的好？”耿照道：“多谢姑娘相助，我当然是很感激的。”

耿照对她的问题，避开了正面作答，但桑青虹已是甚为满意，笑道：“好，

只要你对我好，我就有办法救你。我和你私逃出去。”

耿照吃了一惊，道：“你要瞒着姐夫姐姐，和我私逃？”桑青虹道：“你怕什么，姐姐是巴不得我走的。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姐夫好色，我的姐姐醋意最大，几乎凡是女人，她都不放心丈夫和她亲近。她甚至害怕姐夫勾搭我呢，她不说，但我知道。所以我若和你私逃，她是求之不得。我姐夫怕我姐姐，我姐姐不管咱们的事情，他也就敢管了。好，就是这样，咱们今晚就逃，不过，你可得给我先立一个誓。”

耿照道：“立什么誓？”桑青虹脸上浮现出一圈红晕，说道：“从今之后，你不许再和别的女子勾搭，倘有背誓寒盟，来生掉进洞里变个大王八！”耿照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道：“这妖女真是又刁蛮，又撒泼，脸皮又厚，和她讲礼义廉耻，她一定听不进去。”当下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想私逃，这办法不好。”桑青虹道：“怎么不好？”耿照道：“大丈夫来去光明，岂能鬼鬼祟祟，仰仗女子之力私逃？逃得出去，也要受人耻笑！”

桑青虹怔了一怔道：“好，你有志气！可惜孟钊决不肯放你，你独自一人，又没有本领越狱！”耿照道：“大丈夫宁死不辱，倘若迫得紧时，我最多是一死而已！”

桑青虹忽地笑道：“好，我再给你想个办法。对，有啦，这个办法非但你不会受辱，而且是大大的吐气扬眉。”

耿照姑且问道：“什么办法？”桑青虹道：“那位玉姑娘明天会来到这儿，明天你就把看守的人击晕，破门而出，抓着孟钊，当着那位姑娘，狠狠的将他揍一顿，然后说明，你并不是为了争风吃醋，只是为了他侮辱你，所以要教训他一顿。我事先和姐姐说好，不许姐夫暗助孟钊。我姐夫自视甚高，他决不会亲自出手拦阻你的。这样，你就可以扬长而去了。这岂不是大大的吐气扬眉？还有明天看守的人，多半就是刘彪，他抢了你的宝剑，你把他击倒，又正好可以夺回宝剑，出口气。”

耿照苦笑：“桑姑娘，你是有心拿我消遣么？打赢孟钊，我已没有把握，何况还要空手击倒持有宝剑的刘彪？”

桑青虹道：“你不要妄自菲薄，你的内功基础其实甚好，只是你不懂得导气归元的法门，内力尚未能运用如意而已。倘若你打通十二重关，能够将本身所具的功力，完全发挥出来，休说刘彪、孟钊，在这个庄子里；除了姐夫和我姐妹二人，谁都不是你的敌手。我们三人不出手，你要来便来，要去便去，哪个拦阻得住？”

“导气归元”那是一种极奥妙的吐纳功夫，到了打通十二重关，即是真气可以运用到身体任何一个部位，这更是修练内功的上乘境界，不少人毕生修练内功，也未能达到这个境界。耿照听了，只是摇头，苦笑道：“姑娘你开玩笑开够了没有？要待我练成这等高深的本领？我的头发已经白了。”

桑青虹格格笑道：“你这个人真是木头脑筋，你不想想，倘若要等到你头发白了，才能出来，我还会要你么？我自有妙法，使得你在一夜之间便练成高深的内功。你信不信？”耿照道：“我不相信。”桑青虹道：“你不相信，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耿照道：“我是一个外人，姑娘，你纵然对我并无猜忌之心，我也不便听你太多的秘密！”桑青虹怔了一怔，向他的额角戳了一下，说道：“你这呆子，我几曾把你当作外人？”耿照连忙后退，说道：“我是呆子。请姑娘避男女之嫌。”桑青虹大笑道：“你和那位玉姑娘同在一室，半夜三更，还

劳烦她给你打老鼠，那个时候，你怎么又不避男女之嫌了？你刚才还说过，你要对待我如同对待那位玉姑娘一样，你就忘了么？”耿照实在拿她没有办法，只有默不作声。桑青虹忽地笑道：“秘密暂且不说，我先给你抹干净这堵墙壁，你瞧这墙壁上蛛网密结，厚厚的一层灰尘，你倒不怕霉臭的气味？”她突然抛开正经事不说，就撕下一幅衣袖，替耿照抹拭墙壁上的蛛网灰尘，拇耿照弄得莫名其妙，心想：“这妖女真是古里古怪。”

桑青虹又笑道：“难道你真心甘情愿被关在囚牢“不想逃走么？你甘心让孟钊要杀便杀、要打便打、要侮辱便侮辱你么？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上乘内功，你有机会可以在一夕之间练成，你也毫不心动么？”耿照想起他所负的使命，想起他父亲一生的苦心，不觉心中动摇，但仍是说道：“我不相信有这样容易的事，一夕之间便能练成上乘内功？再说，我也不敢太多接受姑娘的恩惠。”桑青虹笑道：“只要你以后对我好，那便行了。你不相信，那容易办，我马上将练功的秘诀告诉你。”对武学中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何况耿照还有使命在身，听了这话，不觉怦然心动，但随即想道：“大丈夫岂能随便接受人家的恩惠？何况我对这妖女毫无爱意：她却明显有以身相许之意，我接受了她的恩惠，又怎能摆脱她的纠缠？”想至此处，意兴索然，淡淡说道：“多谢姑娘好意，倘若真有这样的秘诀，那定是姑娘门中的不传之秘，偷学别人的秘传绝学，那是武林的禁忌，姑娘纵肯传授给我，我也不敢接受。”

桑青虹笑道：“你真真是个君子，你的师父还在生么？”耿照道：“我没有师父，我的武艺是父母教的。”桑青虹道，“你是不是要问过父母，才敢接受别派的武功？”武林规矩，改学别派功夫，必须问过原来的师父，是以桑青虹有此一问，耿照怦然说道：“我的父母早已死了。”桑青虹道：“那更好办了，你还有什么顾虑？”耿照说道：“我父母死了，但我仍当他们在生，不敢违背他们教我的做人规矩。”

桑青虹蹙了双眉，似是有点气恼，说道：“似你这样的傻子，真是天下少有。好吧，你不愿学，我也不勉强你学。这一件小礼物，我送给你，你总可以接受吧？”耿照忽觉眼前光亮，却原来是桑青虹拿出了一颗夜明珠。

这颗夜明珠足有眼核大小，发出一派柔和的光辉，虽然不能及远，但在尺许之内，却可明察秋毫，确实是件稀世奇珍。耿照愠道，“桑姑娘，你当我是贪财主的小人么？再说，我要了这宝珠，又有什么用？请你收回去吧。”桑青虹笑道：“当然有用。这地牢里黑漆漆的，有了宝珠，就可以代替烛光了。”耿照道：“我不要，我宁愿忍受黑暗，也不敢接受姑娘的厚礼。”

桑青虹笑道：“你瞧瞧，墙壁上有什么？”好奇之心，人所难免，耿照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跟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墙壁上刻有各种各式的人像图形，有的单足挺立，腰躯扭曲；有的以头顶地，身躯倒立，手足分开；有的两手据地，双足朝天；有的盘膝而坐，合掌过顶，形状都是古怪之极。

桑青虹道：“这是练功的大衍八式，我爹爹刻在这墙上的，这个秘密，连我姐夫也不知道。”耿照这才知道桑青虹的用意，桑青虹是要他偷学这大衍八式，那颗夜明珠是给他代替烛光的。耿照是名门正派弟子，见了这些奇形怪状的人像，不知怎的，就觉心里讨厌，想道：“这一定是邪派的功夫。”他本来就不想偷学桑青虹的功夫，索性闭上眼睛，说道：“我不要看，我不想学。”

桑青虹笑道：“你学了这大衍八式，便可以打通十二重关，不过，你不

想学，我当然也不能勉强你。好吧，我将宝珠留在这里，你什么时候改变心意，随时可学。”将宝珠扔在地上，耿照也只得由她。

桑青虹道：“我走啦，你还要再见我吗？”耿照巴不得她早走，说道：“多谢姑娘好意，我不想姑娘为我惹出麻烦，请姑娘不要来啦。”

桑青虹道：“好个没心肝的小子，也罢，待你自己能够出来的时候，我再见你吧。”忽地骈指如朝，向耿照便戮，她手法快如闪电，耿照即算有所防备，也难躲开，何况又是这样突如其来，出乎意外。霎时间，他胸、腹、腋下都着了桑青虹的手指，但点的又似乎并非穴道，没有酸麻的感觉。耿照吃了一惊，只听得桑青虹格格笑道：“你会有一个时候很觉难过，但明天你就知道我的好意了。”笑声荡漾，桑青虹已走了出去，并关上了牢门。

耿照正自心想：“这妖女不知捣什么鬼？”

忽觉一股浊气从丹田升起，浑身发涨。极不舒服，耿照大大吃惊，便即盘膝而坐，依照平日修习内功的方法，试行吐纳，想把这股浊气发散出去，哪知更为不妙，不但浊气似乎愈聚愈多，充塞体内。而且渐渐感到燥热，再过片刻，竟有五内如焚的感觉！

耿照实在忍受不了，霍地跳起来，有如着了魔似的，禁不住手舞足蹈，心中想大叫大嚷，但一股浊气塞着喉头，喉咙干燥之极，只能发出“沙沙”的声响，却是叫不出来。

耿照还有三分清醒，猛地想道：“不好，莫非我是走火入魔了？”内功练得不得其当，会有“走火入魔”的现象，练功者可能因此疯狂，变成白痴；也可能半身不遂，成为残废。但这种“走火入魔”的现象，只有在用邪派的霸道练功方法时，才会发生；耿照自幼跟父亲学的乃是正派的玄门内功，照理不该有这现象。耿照心想：“一定是那妖女在我身上使了邪法，迫我练那大衍八式，哼，我偏偏不练！”

不过片刻，耿照身体的热度更高，呼出来的气息也是热呼呼的，一股浊气在体内左冲右突，身体也似乎包藏不下，要爆破了，眼前金星乱冒，神智渐渐模糊，实在痛苦之极！到了此时，耿照本能地只是想解除这种痛苦，理智消失，忽地一头向墙壁撞去，他是想撞晕自己，免得再受苦痛的煎熬。

那颗夜明珠正在墙脚发出柔和的光辉，不知怎的，耿照忽地有了点清凉的感觉，就在这时，墙壁上那些古古怪怪的人像，忽地就似要破壁而出，迎面撞来。这当然是一种幻觉，但由于这种幻觉。却令他突然受吓，本来是头颅撞过去的，不自觉的就伸出了双手，抵住了墙壁。

这时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在那些古里古怪的每幅图形旁边，都有一两行小字注释。耿照不由自主地拿起了夜明珠，照个清楚，只见第一幅图形画的是个盘膝而坐，合掌过顶的人像。旁边那行小字注释是：“运气自明夷穴开始，循中府、璇玑、长强、关元、玉堂、地藏而下，回归丹田。如是往复循环七遍，再接下图。”

运气的方法和这些穴道的部位，耿照是知道的，他在迷迷糊糊之中盘膝坐下，依着图像的姿势和这行指示，试行运气，气息循着那指示的路线运行，不过一遍，便忽然有了一点清凉的感觉，痛苦减轻了一些，练到第二遍，口内生津，干燥燥热之感也渐渐消退了。练到了第七遍，只觉两腋风生，舒服无比。

就像一个吃鸦片吃上了瘾的人，耿照不由自主地一个图形接着一个图形，练习下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不知不觉便把墙上的“大衍八式”全

部练了，这时浊气早已消散，但觉真气充沛，精神抖擞，简直就像换了个人。

耿照有如大梦初醒，惘然想道：“我终于上了这妖女的当，练了她的武功，受了她的恩惠了！”心头懊恼，一掌向那石壁击去，只听“砰”的一声，石屑纷飞，耿照大吃一惊！正是：练得神功心懊恼，只缘难受美人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檀郎已是心肠变 好梦由来最易醒

宝珠光照，只观石壁上一个鲜明的掌印，怵目惊心，耿照不禁呆了，暗自想道：“这一掌倘若是打在血肉之躯，那还了得？”这才相信桑青虹所言不假，自己确是在一夜之间，练成了上乘的内功。耿照搓搓双掌，一片茫然，也不知是喜是愁？但听得隐隐有鸡啼之声，想来已是天亮时分，耿照心乱如麻，“天快亮了，珊瑚不久就要来了，我是见她呢还是不见？”‘珊瑚可不知道耿照正在为她愁烦，她做梦也想不到耿照已是被擒，而且与她的心上人成了仇敌。她一心一意只是想着孟钊，她想的是：“我与他分手了几年，不知他性情变了没有？他一向度量很大，对我总能忍让，我和耿照结为兄妹的事情不应该瞒他，想来他不至于因此猜疑我吧？”这几年来，珊瑚日里夜里都在思念孟钊，不知怎的，现在会面有期，孟钊的印象反而模糊了，似乎有了点陌生的感觉。她与孟钊是青梅竹马之交，现在赶去会他，心中自是有一份激动之情，但走了一程，激动的情绪渐渐过去，不由得忽地想道：“我和他分手的时候，都还是不懂人事的孩子，现在大家都已长大了，可不知还能够似小时候那样合得来？”这一刹那，她自己也分辨不清，究竟自己对孟钊的思念，是少女的爱情？还是仅仅对童年好友的惦记？她与耿照分手之后，即一路快马疾驰，一路上又是胡思乱想，想至此处，不知不觉地就放松了马缰，让那匹马缓缓而行。忽地发现背后也有两骑，不疾不徐地和她一路。

珊瑚对这两骑马起初并没留意，她放缓了马步，准备让那两骑马越过她的前头，哪知走了一会，那两骑马却仍然落在她的后面。珊瑚心头一动，试又催马疾驰，跑了一程，回头一望，只见那两骑马还是在她后面，保持着原来的距离。

换是别人，也许不会感到特别，但珊瑚是个江湖经验丰富的女子，不由得疑心大起。她目光尖锐，这时动了疑心，一瞥之间，已发现了两个可疑之处：第一，那两匹马都是罕见的骏马，照理尽可以越过她的前头，但在她策马缓缓而行的时候，那两匹马也总是落后二三十丈。第二，那两个骑客粗眉大眼，腰间涨卜卜的显然藏有武器，以珊瑚的经验，一看就知道他们准是黑道上的人物。

珊瑚怒气勃发，心里想道：“这两个家伙决不是好东西，九成是他们见我单身女子，想来欺负我。哼，说不定是采花淫贼。”

蓬莱魔女威震绿林，珊瑚也不知会过多少著名巨盗，那些盗魁连正眼也不敢望她，想不到今天竟给两个强盗钉梢，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珊瑚越想越气，忽地拨转马头，大喝道：“瞎了眼的狗强盗，给我滚下马来！”柳清瑶以姿容美艳，出手狠辣，嫉恶如仇，得了“蓬莱魔女”之名，珊瑚追随蓬莱魔女多年，性情行事，样样与她相似，也是不出手则已，出手便绝不留情。她回马之时，早已将护身的拂尘取在手中，内力一运，尘杆一抖，十几根细如游丝的尘尾，向前射出。

她用这种细如游丝的尘尾作为暗器，无声无息，防不胜防，比梅花针更为厉害。只听一声大叫，先头的那个汉子，给一根尘尾射瞎了左眼；后头那个汉子，肩井穴附近也给两根尘尾插入。这两根尘尾经珊瑚以内力发出，劲道不亚于短箭，幸而没有正中要害，倘若向上挪过半寸，只怕连琵琶骨也要射穿。

那两个汉子又惊又怒，一个大喝道：“好狠的妖女，胆敢出手伤人，老

子要你的命！”另一个却在叫道：“姑娘，有话好话，有话好话！”两人的态度显然不大相同。

说时迟，那时快，瞎了一眼的那个汉子，早已冲到，两匹健马就要碰上，那汉子一刀便斩过来，珊瑚看他这一刀斩下，内含三招七式，看来刀法已是得了“洪家刀”的真传，不敢怠慢，拂尘一抖，也使出了杀手招数。

珊瑚骑术精妙，纤足一勾马鞍，身形斜挂，就在即将碰上的那一刹那，硬生生的把自己这匹坐骑向旁拉开了几步，避开了那汉子的一刀，珊瑚蓦地长身而起，足蹬马鞍，居高临下，拂尘疾卷下来；

她这一招，乃是蓬莱魔女亲授的“天罡三十六路拂尘”中最厉害的一招，这汉子的武功虽非泛泛，却也禁受不起，他横刀上截，一下子就给卷住了刀柄，珊瑚喝声：“滚下！”那汉子果然应声而倒，钢刀脱手，摔得个头破血流。

另一个汉子狡猾得多，一吃了亏，便知道对方的本领远胜于己，暗暗叫苦，不敢逞强，不待珊瑚出声，便先跳下马来，说道：“玉姑娘，这是误会，小的怎敢对你老人家无礼！”

受伤倒地的那个汉子性情暴躁，听得同伴求饶，越发大怒，厉声喝道：“童进，你不但是丢了自己的脸，还丢了主人的脸！”他一手按着自己受伤的眼睛，睁着独眼，仍然恶狠狠的向珊瑚吼叫：“好个妖女。你知道我是谁？有胆的你敢杀我！哼；蓬莱魔女见了我的主人也不敢无礼，你敢伤我。”

珊瑚冷冷一笑，飞身下马，淡淡说道：“我本来可以不取你的性命，你这么说，我就非成全你不可。好，你回老家去吧，免得你受苦了。”飞起一脚，登时把那汉子踢翻，从山坡上直滚下去。

山脚下传来裂人心魄的呼号，由强转弱，终而寂静，显然那汉子已是力竭声嘶，断了气了。

名叫童进的那个汉子见同伴惨死，吓得面如土色，抖抖索索地颤声说道：“玉姑娘，这是误会，这是误会，我可并没有冒犯你老人家，请你老人家高抬贵手。”

珊瑚冷笑道：“什么误会？”拂尘一拂，登时把童进的上衣撕破，腰间露出一圈钢环，钢环上插有几柄匕首，珊瑚把拂尘一卷，将那几柄匕首都卷了过来，只见每柄匕首都发出蓝艳艳的光芒，显然是在毒药中淬炼过的匕首。珊瑚冷笑道：“你能用这种奇门兵刃日月环，还会使毒匕首，哼，就凭这两种兵刃，你便不是好人！”

童进连忙分辩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小的确是在干没本钱的买卖，这次是想去劫一支镖银，这两样兵刃是准备用来对付镖师的，可不是用来对付姑娘的。”

珊瑚道：“哪个镖局保的镖银？”童进道：“长安的震远镖局，我们已探听清楚，明日要从商河县经过，姑娘不信，可以和小的一道去，倘若仰仗姑娘之力，劫到镖银，小的分文不要，都给姑娘添妆。”

珊瑚忽地又是一声冷笑，说道：“好个狡猾的恶贼，商河县是你的巢穴所在是不是？你是想把我引到你们的巢穴？”童进道：“小的不敢，小的说的都是真话。”珊瑚“哼”了一声，柳眉倒竖，冷冷说道：“真话？那么你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我也告诉你真话吧，长安的震远镖局上月已经关了门了，早已不做保镖的生意啦。”

童进面色修变，双臂一张，就向珊瑚扑来，珊瑚身形一晃，冷笑声中，

拂尘已搭着他的背心。童进登时觉得腹内如绞，似有千百条小蛇在里面乱钻乱咬，痛得冷汗直流，断断续续地叫道：“姑娘饶命，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不敢对姑娘说谎了！”珊瑚咯咯放松，冷笑着说道：“你这点狡狴伎俩如何何瞒得过我？我也不怕你不说真话，你不说真话，我慢慢地来消遣你，叫你肠穿肚烂，三日三夜之后才断气！”

童进叫道：“小的再也不敢了，你老人家要问什么，尽管问吧。”珊瑚道：“你们两人暗地里跟踪我，意欲何为？”童进道：“小的是奉主人之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姑娘恕罪。”珊瑚道：“你主人是谁？”童进道：“我主人是公孙奇。请姑娘看在我主人份上……”珊瑚冷笑道：“我不识谁是公孙奇，公孙怪，你主人‘要你跟踪我作什么？’”童进道：“这我可知道了，哎哟，姑娘，你手下留情，小的委实是不知其中原故。”珊瑚道：“你主人住在什么地方？”童进道：“他住在商河县城东六十里的孤鸾山下。”

珊瑚心头一动，问道：“你主人家的门前，是不是有七株松树。左边四株，左边三株？”童进喜道：“一点不错，姑娘，你，你想起来了。”

他以为珊瑚是一时忘记，现在方始想起他的主人是谁。要知公孙奇武功极高，但因行踪诡秘，武林中人知道他的名字的却是很少很少。不过，在江湖上经常走动的人，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却知道孤鸾山下，有这样一位大有本领的神秘人物。珊瑚能够清楚他说出他主人家门前的标志，想来不是自己到过，也是听人说过的了。

却不知珊瑚想起来的却是西门业说过的一番话。那日她向西霸天西门业打听孟钊的消息，西门业告诉她孟钊在孤鸾山下一个魔头家中，当时西门业不肯说出这魔头的名字，但却告诉她这魔头的所在和门前的标志。

珊瑚心头剧跳，连忙问道：“有一个叫做孟钊的人，你认得吗？”童进忙道：“认得，认得。他是主人的心腹亲信，主人对他青睐有加，还传授了他不少武功呢！在同伴中我和他的交情是最好的了。”

珊瑚道：“你主人叫你跟踪我，没有说出原由？”童进道：“我怎敢瞒骗姑娘？主人委实没有向我透露，我也不敢问他。”珊瑚道：“他差遣你的时候，总会有些说话吩咐你吧？‘快说！’”童进讷讷说道：“主人吩咐，叫我们跟踪姑娘，倘若姑娘不是向商河这条路走，就将姑娘‘请’来；倘若姑娘是向商河这条路走，那就，那就……”珊瑚冷笑道：“那就不必动手，只是跟踪便行。倘若我在半途再改路线，那时你们便要马上报讯。是否这样？”童进道：“姑娘，你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什么都瞒不过你。正是这样。”原来童进在公孙奇手下只是二流角色，不如刘彪之被看重，公孙奇为了孟钊的原故，要将珊瑚寻获，这个秘密，童进确是未曾知道，他也确是将他所知道的都说出来了。

童进吁了口气，又道：“姑娘，现在你都明白了。我们只是奉命而为，并非对你老人家存有歹意。”珊瑚冷冷说道：“你本人虽无歹意，但你胆敢跟踪于我，我也非给你一点惩戒不可。好吧，死罪免了，活罪难饶！”拂尘一展，封了他的三处穴道。附近有棵大树，恰好被白蚁蛀蚀中空，珊瑚就将他提起，塞在树窿之中。她用的是重手法拂穴，要过了十二个时辰，穴道方能自解，而且在穴道解开之后，武功最多只能剩下一成。珊瑚是恨他狡猾，又恨他使用的兵器太过歹毒，才这样严厉处置他的。

珊瑚处置了童进之后，冷冷一笑，说道：“我的马经过长途，早已累了，正好换马。”

当下就换了童进那匹马，这匹马是大宛名种，比珊瑚原来的坐骑更为骏健。珊瑚快马加鞭，继续前行。但却又不禁思潮涌，心乱如麻。

珊瑚心里想道：“西门业那日连公孙奇的名字也不敢向我透露，可见这公孙奇一定是个十分凶恶的魔头，以西门业这等武功，也不能不对他忌惮。西门业说到钊哥一切都要听这魔头的话，那魔头肯不肯让钊哥见我，西门业也难以预料。但依今日之事看来，那魔头却是巴不得我上他那儿，这是什么缘故？内中会不会另有阴谋？”

珊瑚是个有江湖经验的女子，江湖上的鬼域伎俩，她也见过许多，想到此处。不觉疑云暗起，接着想道：“听那贼人所说，钊哥竟是那魔头的心腹，很得那魔头喜爱；他是甘心情愿跟那魔头，还是受到强迫的呢，几年不见！彼此的遭遇大不相同，他是变得好了，还是变得坏了呢？”

珊瑚虽是诸多考虑，但对童年好友渴望一见的心情，仍是丝毫未减，依然快马加鞭，一直往前赶路，不知不觉，已是天色黄昏，珊瑚骑术精妙，黑夜中仍是快马前行。

星横斗转，不觉已是三更时分，珊瑚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一座山峰，形似一头张开双翼的怪鸟，在黑暗中俯瞰猎物，原来已经到了孤鸾山下。珊瑚忽地感到不祥之兆，心中想到：“这山名孤鸾，莫非主我此行不吉？我与孟钊难成良配？”

珊瑚忽地得了一个主意，跳下马来，走进树林，将马系在树上，心里想道：“我本来不喜欢乔装男子，今日姑且试扮一遭。”

依照珊瑚原来的计划，是本想光明正大到西门业所说的那家人家去求见孟钊的，但她遭遇了今日之事，隐隐感到公孙奇可能安排有什么圈套，不能不戒备三分。

珊瑚行囊里有男子衣裳，她随身带有几张人皮面具，当下挑了一张普普通通不会引人注意的面具戴了起来，换过衣裳，月光下在山涧旁边一照，水中现出的影子，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来，珊瑚心里笑道：“我戴上这张面具，钊哥决计认不出是我。我正好可以去偷偷探望他，试试他是否变了？不，我还不必急着就和他相见，先在暗中看看他的动静，那也许更好一些。哎，要是他当真已变坏了，那我还见他不见？”想至此处，她自己也不禁惊诧起来，孟钊留在她心中的印象，一直是美好的，是她所敬爱的人。然而她今夜却忽然会有这个念头，竟会怀疑孟钊可能变坏。她暗暗谴责自己这个念头，“不会的，不会的。钊哥自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不会变坏的，他跟随那个魔头，一定是另有内情，出于不得已的。”但她虽然如此给孟钊辩解，心头上毕竟已蒙了一层阴影。

珊瑚弃马步行，施展轻功，不久就到了公孙奇的门前，只见门前果然是有七株松树，左边四株，右边三株。公孙奇的家似个堡垒、粉墙百仞，密布蒺藜。

珊瑚仔细观察那座堡垒形的建筑，中间是一座大门楼，金碧辉煌，气象万千，两扇大铁门关得紧紧的。墙头总有一丈来宽，城楼上隐隐现出刀枪剑戟，显然是有武士把守。珊瑚心想：“想不到这魔头竟有如此气派，看来比咱们的山寨防备得还要紧严，要从正门进去，那是决不可能的了。”

珊瑚毕竟是个行家，眉头一皱，立即得了一个主意。索性避开正面，绕道走上山去。这座堡垒，依山建筑，恰巧在一座巉岩之下，要从后爬进，必须从这座巉岩下来。巉岩峻峭，猴猿也难攀援，大约是因山势太险，从巉岩

峭壁上望下去，是座花园，城墙上却没有武士把守。

珊瑚打量了一下形势，只见峭壁有一株倒挂的苍松，根深枝密，形如苍龙探海，丹凤朝阳，满树幡着枝藤，藤梢枝枝下垂，随风飘拂。珊瑚解下束腰的绸带，卷住一技长藤，打了个结，手执绸带的一端，使出超妙轻功，荡了几荡，便腾身飞起，但长度还够不上达到墙头，她在空中打了个转，蓦地松手，便似大鸟般扑下，恰恰落在花园里的一块假山石上。

珊瑚的轻功虽然超妙，但因是从很高的地方落下，仍是不免弄出一些声响，却也凑巧，恰好有一头夜枭，藏在附近的树上，被她惊起，“嘎嘎”地叫了两声，在空中打了一个盘旋，飞出园子。

只见两个黑衣汉子，突然现出身形，幸好珊瑚在他们转身之时，早已藏到假山石后，没有给他们瞧见。只听得其中一个笑道：“我给这扁毛畜生吓了一跳，以为是有夜行人来了。”另一个笑道：“哪有这样大胆的贼人，敢到这里来捋虎须。”他的伙伴道：“你不可太大意，主公的仇家也不少呢。”先头那个道：“主公的仇家都是大有身份的人，倘若要找主公的晦气，也必定是从正门光明磊落地进来，哪有这样偷偷摸摸的。若是普通人物，那就决不能从峭壁上飞下来。咱们在这里巡夜，其实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的同伴笑道：“你说的也有道理。说实在的，要是主公的大仇家真的来了，凭咱们这两个三脚猫的功夫，那也只好于瞪着眼睛，一点办法也没有。”

珊瑚心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后园的防守松懈。”珊瑚还有一点不知，公孙奇接到消息，知道珊瑚要来找孟钊，但却料不到她半夜里偷偷地来，而公孙奇也正是要她来的，所以并没有严加防备。

先头那个汉子道：“主公的仇家虽多，但主公最忌惮的则是笑傲乾坤华谷涵，我听得刘彪说，那华谷涵与主公订有约会，确切的日子刘彪不知，恐怕就在这几天了！”

珊瑚听他们提起狂侠华谷涵的名字，不禁心中一凛，暗自想道：“公孙奇这魔头敢与华谷涵作对，果是非同小可！”又想：“小姐要去回拜华谷涵，华谷涵却与这魔头有了约会，小姐岂不是要白走一趟了。”

只听得后头那汉子道：“怪不得主公这两天老是眉头打结，脾气很坏，似乎心事重重。”

前头那汉子道：“华谷涵虽然厉害无比，但主公夫妻联手，也未必一定就输给他，何况主公也早已有了准备。主公愁烦的不单是华谷涵的事情。”他的同伴问道：“主公还有何事愁烦？”那汉子道：“还不是为了孟钊这小子的糊涂事？”

后头那汉子道：“对啦，听说孟钊今天与人争风呷醋，打了一架，可是真的？”前头那汉子笑道：“这件妙事，府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现在才知道吗？”他的同伴道：“我来不及仔细打听，和他打架的那小子是个什么人，你知道吗？”

先头那汉子道：“什么来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被刘彪擒来的，姓耿名照，哈，这小子的硬份（本事）倒还不小呢，孟钊的鼻子都给他打破了。”

珊瑚听得大吃一惊，暗暗叫苦：“耿大哥怎的被他们擒到这儿，又和钊哥打起了架来？哎呀，这可真是糟透了！”

后头那汉子道：“且慢，且慢，我可给你弄糊涂啦。姓耿这小子既然是俘虏身份，怎么却又与孟钊打架？”

前头那汉子道：“幸亏你问着我，我刚好向刘彪探听了这件事情。你猜

孟钊为什么要和这小子打架，原来孟钊有个心爱的姑娘，给这小子勾搭上啦，想必是刘彪想替孟钊出气，故此将这小子捉来。却想不到主母对这小子颇为偏袒，说男子汉争风吃醋，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拼个你死我活，因此她就迫主公给那小子解了穴道，让他和孟钊打起来啦！”

说话的这个汉子，只是公孙奇手下的三等脚色，他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当耿照是被刘彪捉来替孟钊出气的，却不知是出于主人之意。但他所说的事实经过，倒是不差，珊瑚越听越惊。

那汉子又道：“当时，我也恰巧在场，哈，打得可真精采。起先孟钊吃了点亏，后来主公出言指点，姓耿的这小子一连吃了他重重的几拳，吃亏更大。可是有一件事你更想不到，孟钊有主公暗中帮他，那小子却也有人相助。”他的同伴诧异道：“什么人这样大胆？”那汉子笑道：“你想还有什么人这样大胆？就是咱们的二小姐呀！也幸亏有二小姐出头，要不然这小子早没了命啦。”当下将他当时目击的情形仔细说了一遍，又嘻嘻地笑道：“看来二小姐对这姓耿的小子很有点意思呢！”

珊瑚心里想道：“耿大哥的运气倒真不坏，处处都能得到女孩儿家的欢心，以前有个玉面妖狐，现在又有个什么二小姐了。但愿这个二小姐是个好心肠的女子，不要像那个玉面妖狐存心害他才好。”她与耿照千里同行，意气相投，结为兄妹，两人都是胸襟坦荡，不拘小节，珊瑚也未曾想到男女私情。可不知怎的，如今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却着实有点不安，也不知是出于对耿照的关怀，还是由于对那个二小姐的疑忌。

只听得那个汉子笑了一笑，接着又说道：“姓耿这小子长得比孟钊还俊，难怪二小姐看上了他。可是他虽然得了有力的保镖，性命却还是捏在孟钊的手上。”他的同伴诧异道：“孟钊惹得起二小姐吗？”先头那汉子道：“那小子有二小姐替他出头，但孟钊却有主公给他撑腰，这回主公是下了决心，连主母也不得不顺从他，主公已下了命令，将那小子交给孟钊处置，要杀要剐都听随孟钊的便。二小姐再骄蛮，也总不能拗过她的姐夫姐姐。”他的同伴道：“然则孟钊何以不当场杀了他？”那汉子笑道：“他也总得给二小姐一点面子呀。听说孟钊的那个旧情人明天便会到来，主母的意思是要孟钊见过了他的旧情人，待事情更加清楚之后，再去处置姓耿那小子。其实事情早已清楚了，即使主母有心维护，最多也只能让那小子多活一天。”

他的同伴道：“怎见得事情已清楚了？”那汉子道：“据刘彪说，那小子和孟钊的旧情人可要好得紧呢，他们同行同宿，刘彪曾暗中窥伺，亲眼见到，半夜三更，那女的还和他同在一个房中，小声说，大声笑，连灯火都没有。要说没有男女私情，谁能相信？”后头那汉子笑道：“哎呀，这么说来。孟钊这顶绿帽子是戴稳了。”先头那汉子道，“可不是吗？所以我说，主母要他明天见过那个女的，再去处置姓耿这小子，这简直是给孟钊出了一个难题啦！你想：他怎好意思问那女子：‘喂，你是不是和那臭小子有了好情？是不是半夜三更还在和那臭小子打情骂俏？’不过，我想孟钊也没有这样笨，他尽可以不必问那女的，就把那小子杀了。回头禀告主母，就说已问出真情，料想主母也不会为那小子伸冤。”他的同伴笑道：“孟钊杀这小子容易，但如何应付他那个旧情人，那倒是为难了。依你看，他还要不要她？”那汉子笑道：“我又不是孟钊肚里的蛔虫，怎能知道他的心意。如果是我，我就不要！”他的同伴道：“哈，这件事真是有趣，那女的可漂亮吗？刘彪还看到什么他们偷情的勾当，说来听听。”

珊瑚听他们污言秽语，将自己说得如此不堪，早已气炸心肺，这时她所要知道的，都已知道了，便猛地从假山石后跃出来，手出如电，点了那两个汉子的穴道。

珊瑚抓着污蔑她的那个汉子，正要一掌击下，忽地心中一动，改了主意，剥下他的大衣，披到自己身上，将他抛进山洞。

另一个汉子被点了穴道，动弹不得，正自惴惴不安，只见珊瑚拔出一把湛蓝的匕首，已是走到他的面前。珊瑚将匕首在他面门一晃，冷冷说道：“这是童进的毒匕首，想必你认得吧？你若要活命，乖乖听我吩咐。”抓起那个汉子，低声说道：“孟钊在什么地方？你带我去。”匕首贴着他的背心，然后解开他的穴道。

这汉子在毒匕首威胁之下，怎敢不依，默默地点了点头，便向前走。他怕撞见同伴，专拣偏僻小径，后园的防范本来较疏，这汉子又善知趋避，果然没有惹出麻烦，走了一会，那汉子停下了脚步，指着前面一幢房子，说道：“孟钊就在这里了，我可以走了吧？”珊瑚道：“你急什么，给我歇一会儿吧。”再次点了他的穴道，独自向前走去。

珊瑚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阔别多年的孟钊就快要见面了，“钊哥肯不肯相信我，会不会仍似从前那么听我的话？我要他将耿照放了，要他们两人做好朋友。钊哥要是真心实意地爱我，他应该听信我的话！，唉，就不知他是不是变了？”这时她已进了院子，正自胡思乱想，忽听得有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钊哥！”这声音正是从一间房子里传出来的，房中有摇曳的烛光，纱窗上映出两个人影，珊瑚心上似坠了一块石头，直往下沉，她偷偷绕到后窗，只见房中男女二人，男的果然是她多年来日夕思念的“钊哥”，女的似个丫鬟装束的少女，相貌倒很俏丽，只是带着几分妖气。

只听得那丫鬟娇笑道：“钊哥，我道你有这样好心，约我到此私会，却原来是向我探听消息。哼，要是我回去禀报小姐，就说是你引诱我背叛她，哈，我看你纵有主公撑腰，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孟钊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嘻皮笑脸地对那丫鬟道：“姐姐一向对我很好，我知道姐姐定会帮我的忙的。”那丫鬟道：“那也要看是什么事情。”孟钊道：“我也决不是要你背叛小姐，我只想知道小姐刚才做了些什么事情？她、她、她偷会了那小子没有？”

那丫鬟“噗嗤”一笑，说道：“孟钊，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后悔了吧！小姐本来对你很有意思，你却爱理不理的，怎怪得她看上别人？好啦，现在她爱上了别人，你又急了。依我说，你也别三心两意啦，我听小姐说，你的心上人明天就会来的，你何必还要管小姐的闲事？”孟钊道：“唉，难道你还不知那小子，他、他……”那丫鬟笑道：“他把你的姑娘勾搭上了，所以你恨不得把他置之死地，是吗？”

孟钊尴尬笑道：“姐姐，你既然知道，那我也不必瞒你。不错，我以前是有过一个我心爱的姑娘，但那时彼此年纪都小，尚未曾谈到婚嫁之事。现在，她做下这样下贱的事情，你想我还能要她吗？”珊瑚在门外偷听，气得七窍生烟，几乎忍不住就要闯进去打他的嘴巴，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心里想道：“且听听他们再说什么。”

只听得那丫鬟笑道：“我想，你也是不能要她的了。哈哈，这么一来，你岂不是两头都落了空了。”孟钊道：“姐姐休得取笑。我给你说心里的话吧，那贱人我是决计不要的了，但这小子是我的仇人，我却不能任他逍遥自

在，你想二小姐倘若真的给他骗上了手，岂不是给我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碧绡姐姐，你告诉我吧，二小姐是不是偷偷去会过他了？”

那丫鬟道：“瞧你这么着急，我就告诉你吧，只怕你听了更要着急。二小姐不但到牢房里会过这小子，还准备明天就和他私奔呢！”孟钊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那丫鬟道：“小姐一回来就叫我帮忙她收拾衣物，说是明天一早要出远门。她虽然没有和我讲明，但我瞧她的神色，她一面收拾衣物，一面笑个不停，我又知道她是刚从牢房里回来的，她想做些什么，我还有猜不中的吗？”

孟钊面色铁青，忽地咬了咬牙，向那丫鬟又作了一个长揖，说道：“碧绡姐姐，请你帮我一个大忙，事成之后，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处！”那丫鬟斜着眼睛，盯着孟钊，似笑非笑地说道：“你要我帮你什么忙呀？”

孟钊道：“这是一包毒药，请你放在茶水之中，偷进牢房，将那小子毒死！”那丫鬟道：“哎哟，原来你是要我杀人，这个忙我可帮你不得，给小姐知道了，我还能活命吗？”

孟钊笑道：“我当然早已想好了，决不会连累你。事成之后，我马上去见二小姐，就说我是为了喜欢她才主使你下这毒手的，她要杀要剐，我独自担当。我知道她的脾气……”那丫鬟笑道：“不错，小姐的脾气，可能一时发怒，打你几记耳光，但随后一想，反正姓耿那小子已是人死不能复活，你在旁边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她求饶，讨她欢心，她不得已而思其次，多半就会与你覆水重收了。哈，你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如意。”孟钊道：“依你看，行得通吗？”那丫鬟冷笑道：“行得通之至，但于我有什么好处？我犯得着帮你这个大忙？”孟钊涎着脸孔说道：“姐姐，我早已说过，事成之后，我决不会忘了你的好处。我的心事，你还知道吗？”那丫头伸出小指头轻轻戳了他一下，娇嗔道：“你的心事，留着对小姐去说吧：我是下人，不配听你诉说心事。”孟钊忽地将她搂在怀中，在她的脸上就香了一下。

那丫鬟满面通红，甩开了孟钊的手，嗔道：“你缠我作什么？给人看见了，那，那……”孟钊哈哈一笑，说道：“姐姐，你担心什么？三更半夜，怎会有人到这里来偷偷看你，来、来、来，让我再香你一下，”那丫鬟道：“你这样偷偷摸摸的，把我当作什么人了？我不来啦！”作势便要离开。

孟钊看出她似怒实喜，身形一晃，拦住她的去路，又作了一个长揖，笑道：“碧绡姐姐，你现在知道了我的心事了吧？我欢喜小姐是假的。欢喜你才是真的。你给我办了这件事，我绝不会负你。我和小姐说去，将你也一并讨过来，那时你和小姐‘姐妹’相称，平起平坐，那就不再是偷偷摸摸啦！你是小姐的心腹，她一定会答应我的。”那丫鬟“哼”了一声道：“原来你是打这个主意，要我做小。”孟钊道：“这是委屈了你，但只要我欢喜你，你做我的侧室胜于随便配给一个下人么？”那丫鬟本来私恋孟钊，心中一想：“男子汉一妻一妾，事属寻常，如今他为了除掉仇人，迫得娶小姐为妻，我总不能越过小姐，争正室的名份。他说得不错，只要他欢喜我，做大做小，又有何相干？总胜于随便嫁给一个臭小子。”这么一想，心中已是愿意，低下头来，默然不语。

孟钊鉴貌辨色，知道这丫鬟已给自己说动了心，当下就把那包毒药，塞到她的手中，又亲了她一下，说道：“事不宜迟，你赶快去吧。”

那丫鬟接过了毒药，说道：“我假装送茶水，要是那小子不肯喝呢？”孟钊笑道：“你不会灌他吗？你武功比他高明，冷不防点了他的穴道，还不

任你施为？”那丫鬟迟疑了片刻，又道：“这个时候，正是轮着刘彪看守牢房，要是他不买我的帐，不让我进去呢？”孟钊冷冷说道：“把他杀了！”那丫鬟吃了一惊，道：“把他杀了？他可是主公宠信的人啊！”孟钊笑道：“你看主公对刘彪好些，还是对我好些？”那丫鬟道：“府中这么多人，以你最得主公宠爱，那还用说？”孟钊道：“对啦，有我和小姐给你撑腰，那你还怕什么？再不然就给他捏造一个罪名，说是他受了那小子的贿赂，要放他私逃，给你撞破，故此将他杀了。”那丫鬟道：“这岂不太冤枉了刘彪？”孟钊笑道：“你当刘彪是好人吗？他为了要那小子的宝剑，暗杀了丁立，这事情我早已知道了。咱们杀了他，既可以替丁立报仇，又可以将宝剑拿过来，正是一举两得。不必再犹疑了，去吧，去吧！”

珊瑚在外面听得毛骨悚然，要不是她亲自听到孟钊的这番话，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她曾经爱过的一个大好青年，竟会变得如此歹毒！心念未已，只听得丫鬟的脚步声，已走了出来。

珊瑚焉能容得她带了毒药去害耿照，立即从暗处一跃而出，伸指点她的肩井穴。那丫鬟的武功本来不弱，但她一来是作贼心虚，神思恍惚；二来她也做梦料不到会有人在暗中伏击，冷不防的就着了珊瑚的道儿。只听得“咕咚”一声，那丫鬟已被点中穴道，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孟钊听得外面声响，正想出来察看，说时迟，那时快，珊瑚先已进了房间，孟钊这一惊，非同小可，只道阴谋已经被识破，登时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呼的一掌，便向珊瑚击下。珊瑚单掌一立，划了一个圆圈，将孟钊的掌力化开，随手一带，孟钊身不由己地踉踉跄跄奔出几步。

孟钊站稳脚步，定神一看，珊瑚与他分别多年，且又戴上了人皮面具，仓卒之时，孟钊哪能认出，越发惊疑，“咦”了一声，连忙问道：“你是谁？”

珊瑚捏着嗓子，阴阳怪气他说道：“你干的好事，我是来拿你的！”孟钊道：“喂，你是新来的吗？你认不认得我？我是孟钊，我与你到主公面前分辩，主公也绝不会相信你的话。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与我为难？咱们交个朋友，只要你守口如瓶，以后总有你的好处。”原来孟钊见她“面貌”陌生，只道她是新近投到堡中的高手，堡中武士如云，有一两个新来的人自己不认得，那也不是为怪。堡中防备森严，孟钊根本就没想到能有外人偷进，更想不到就是珊瑚。

孟钊心里想道：“堡中谁不知道我是主公最宠信的人，这厮新来，不认得我，也该听得伙伴说过我的名字。”他刚才与珊瑚交手一招，已知对方的本领胜过自己，要想杀人灭口，那是很难的了，因而便改了主意，晓以利害，只望此人不声张开去，然后徐图后计。

珊瑚冷冷说道：“我认得你是孟钊！”这时她心中痛苦已极，眼泪几乎掉下，只觉一片茫然，急切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处置。

孟钊道：“你既然知道我是孟钊，你卖不卖这个交情？”忽见对方似乎呆了一呆，孟钊心里暗暗得意：“好，原来你也有点发慌了。”但见对方的眼光冷森森地盯着他，又似乎并不想卖这个交情，孟钊给她盯得心里发毛，陡地杀机又起，心想：“这小子此际尚在犹疑不决，我可得先下手为强。”突然呼的一掌，又当头击下，这一掌用了十成功力，他是想趁着对方未曾防备，一掌就将对方了结。明知此举冒险，也顾不得了。

掌风扑面，珊瑚恰似在恶梦中给人惊醒，就在孟钊的掌风堪堪切到她的肩头的时候，她猛一侧身，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孟钊给震退两步。

这还是珊瑚手下留情，仅用了五成功力。孟钊不知厉害，心里想道：“此人本领是比我高明，却也高明不了多少。碧绡懂得运气冲关之术，我只要支持一会，待她解了穴道，合两人之力，何愁对付不了这不知好歹的小子？”他已然偷袭在前，情知不能善罢甘休，当下横起心肠，又再施展公孙奇教会他的杀手招数。

珊瑚一来还未打定主意，二来也想看看分别之后孟钊到底学了些什么本领，于是不急于求胜，使出了一套护身掌法，一言不发，与孟钊哑斗。

孟钊也颇了得，一退一晃，把珊瑚眼神往上一领，连环步往前一冲，突然飞起一脚，珊瑚左掌一个“伏地斩虎”，孟钊右腿一收，左腿又起，连环飞脚凶猛非常，珊瑚也不由得退后一步。孟钊得理不饶人，快步抢进，足尖一勾，右臂一弯，呼地打出一拳。

这一拳是五行拳中的龙拳，拳力极猛，珊瑚横掌一挡，拳掌相交，掌心也微微感到疼痛。珊瑚随掌一拨，把孟钊的右拳黏出外门，顺掌一推，孟钊煞是溜滑，一个“狮子摇头”，突然改用“钻拳”，上击对手面门，这一拳有个名堂叫做“冲天炮”，珊瑚掌背一挥，改推为“挂”，用“崩掌”往外一挂，孟钊的拳头又给挂开。但孟钊的招数变化也极迅捷，蓦地翻身，双拳齐出，捣胁击肋，使出了五行拳中的虎拳和豹拳，珊瑚滴溜溜的一个转身，全避开了。孟钊打得性起，五行拳拳招全取攻势，一招未收，二招又到，连用“劈、钻、炮、横、崩”五字诀，脚踏五门八卦方位，着着进迫，他这套拳法，五行生克，疾如狂风，一拳接着一拳，端的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也委实不可小觑。珊瑚暗暗喝彩，又是欢喜，又是感慨，暗自想道：“他的武功确是比以前强得多了，可惜心术也变得坏了。”

孟钊久战不下，心中焦躁，霍地一个“凤点头”，两枝短箭忽地从衣领内射出来，这也是他从公孙奇那里学来的暗器绝技，珊瑚不知他有这门本领，距离又近，猝不及防，险险给他射中。幸亏珊瑚轻功超卓，身手矫捷，就在间不容发之际，蓦地身躯后弯，双足钉牢地上，使出了“铁板桥”的上乘功夫，只听得“嗖嗖”两声，那两枝短箭几乎是贴着她的面门射过，珊瑚眼光一瞥，只见那两枝短箭，箭簇黑油油的，鼻端还闻到一股腥味，显然是毒箭无疑！说时迟，那时快，“孟钊趁她还未能长身而起，倏地就是一招“弯弓射雕”，五指如钩，迳向珊瑚胸膛插下，他五指一伸，骨节格格作响，珊瑚一听，就知是邪派中一种厉害功夫，倘若给他五指插下，马上就是开膛破腹之灾！

这一刹那，珊瑚也不由得怒气暗生，心里想道：“他怀疑我是堡里的人，撞破他的私情，但即使如此，也不该这么凶狠，竟要取伙伴的性命！唉，他真是变得太坏了！”正是：

容颜未变心肠变，可堪重对旧时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往事辛酸情若梦 新愁凄苦友成仇

说时迟，那时快，孟钊的指甲已触及珊瑚的胸膛，珊瑚心念电转，主意亦已打定，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使出了蓬莱魔女所授的“弹指神通”，中指一弹，弹中孟钊的虎口，孟钊的一条手臂登时酸麻酸软，指尖虽然点中了珊瑚的胸膛，内劲已是使不出来。珊瑚倏地长身而起，双掌迅如疾风，施展大擒拿手法，把孟钊的胳膊扣着一扭，捉将起来，向前一掷，恰恰将他掷入那张有扶手的红木椅中，冷冷说道：“你还要再打吗？还是歇一会儿吧！”

孟钊气喘吁吁，又惊又妒，心里想道：“他是一个新来的人，怎的这样快便得到了主公宠信，居然传授了他这门功夫？”原来这“弹指神通”功夫乃是公孙奇的看家本领之一，孟钊几次想学，公孙奇尚未肯传授给他。孟钊见珊瑚会使“弹指神通”，便以为她是公孙奇新近收录特加宠信的人，自不免嫉妒交并，却不知珊瑚是蓬莱魔女所授，而公孙奇却正是蓬莱魔女的师兄。

但如此一来，孟钊认定了珊瑚是“堡中的自己人”，料想他不敢将自己杀害，心神倒也定了许多，当下喘着气说道：“兄弟，你对主人忠心耿耿，我不怪你。刚才我在屋子里和碧绡所说的话，想必你已听到一些了。”珊瑚道：“不错，都听到了。”孟钊道：“然则你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老实告诉你吧，姓耿那小子是主公有令由得我处置他的，这小子意图诱惑二小姐与他私奔，我为了不让二小姐上当，故此要提早将他除掉。你向主公告密，主公也决不会怪我。再说——”珊瑚冷冷的插口说道：“再说你除掉那姓耿的，你就可以和二小姐成婚，变作主人的连襟了，是吗？”孟钊道：“是呀，所以你实在犯不着与我作对，这于你有害无益。咱们不如交个朋友，以后彼此提携，我有好处，也决不会忘你。”

珊瑚淡淡说道：“多谢，多谢。可惜我也是奉了主人之命，没法卖你这个交情。”孟钊道：“你奉了什么命令？”珊瑚道：“奉命来拿你这不义之徒。”孟钊叫道：“我不相信！”珊瑚道：“你知道我的主人是谁？我的主人嫉恶如仇，公孙奇他尚且要拿，何况于你？”

孟钊这一惊非同小可，颤声问道：“你，你主人是谁？”珊瑚缓缓说道：“你听着，我的主人正是你的主人的克星，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是也！”原来珊瑚刚才偷听了园中那两个巡夜汉子的谈话，知道华谷涵已与公孙奇订下约期，不日就要到来，因此她灵机一动，便用华谷涵来吓吓孟钊，用意是想问出孟钊和公孙奇之间的关系。

孟钊见她武功如此高强，对她的谎话不由得不全然相信，心里倒抽了一口冷气，暗自想道：“原来他是华谷涵的手下，怪不得他能偷进堡中，如入无人之境。”

珊瑚缓缓说道：“我主人是个侠义为怀，宽宏大量的人。他这次到来，只要捉拿首恶公孙奇和公孙奇几个最宠信的心腹爪牙，你自己也承认你是公孙奇跟前最得宠的红人，而且还准备和他的小姨成亲的，那你还有何话说？”

孟钊叫道：“冤枉，冤枉！”珊瑚盯着他问道：“怎么冤枉？难道你刚才和那丫鬟说的都是假话？公孙奇若不宠信你，又怎会传授你的功夫？”孟钊道：“好汉有所不知，我跟随公孙奇并不是甘心情愿的。”珊瑚道：“难道是他强迫你做他的手下不成？”

孟钊道：“那也不是，但我是另、另有用心的。请好汉容我分辩。”珊瑚说道：“好吧，反正我也不急，你就详细分辩吧。说说，你何以要跟从公

孙奇，怀的什么用心，随他做了些什么坏事？但你可得放明白些，我主人对你的来历已调查得一清二楚，你若有半句谎言，可休怪我手下无情！”

孟钊道：“好汉请听，孟某决不敢有半句虚言。这事得从五年之前说起。五年之前，我是登州邛莱乡下的一个乡民，我爹爹是个退休的镖师，我的邻家姓玉，玉老头也是一位退休的镖师。玉老头和我爹爹从前是同在一个镖局做事的，交情很好，两人同时退休，比邻而居。这玉老头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姑娘。我与她情如兄妹，唉，我就是为了她才投到公孙奇门下的。”珊瑚道：“这位玉姑娘就是你们刚才骂她作‘贱人’的，说她明天就要来找你的那位姑娘吗？”孟钊颇是尴尬，点点头道：“不错。但那时我怎会知道她后来会变得如此下贱？”珊瑚道：“好，那位姑娘下不下贱，咱们暂时可以不必讨论。你只说，你何以为了那位姑娘而自愿作公孙奇的爪牙？是她要你这样做的吗？”

孟钊道：“我爹爹退休之后，不久就死了。玉老头待我如同亲生儿子一般，教我武艺。有一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伙强盗，把玉老头杀了，将他的家也放火烧了，我家和他家相邻，也被波及，一同烧了。”珊瑚道：“那时你在哪里？”孟钊道：“那时我还年小，心里害怕，我想倘若玉老头也打那强盗不过，赔上我一条小命，那也没有什么用处，我，我在邻家杀声冲天的时候，我，我就悄悄逃跑了。”珊瑚心里暗暗骂了一句：“胆小鬼”，问道：“后来又怎么样？”孟钊道：“后来我回来一看，两家都已被烧成一片瓦砾，玉姑娘也不见了。我很是伤心，我就打算——”珊瑚问道：“你打算怎么样？”孟钊道：“我一来要找寻玉姑娘的下落，二来也打算为玉老头报仇。于是我就流浪江湖，意欲寻访名师，学成武艺。”珊瑚稍觉欣慰，心道：“这小子倒还有点良心。”问道：“就是因此，你投到公孙奇门下么？”

孟钊道：“最后只能这样。”珊瑚道：“你爹爹是著名的老镖师，生前交游广阔，你的父执辈也不乏有本领的高人，你要求师习技，尽可以投入名门正派，却何以定要跟随公孙奇？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无恶不作的魔头？”其实珊瑚也是丝毫不知公孙奇的来历，但见他的手下人个个行事狠毒，而且狂侠华谷涵又是他的对头，因此料想他绝不会是个好人。

孟钊叹了口气，说道：“你有所不知，我当时何尝不是像你这般想法？你可知道杀害玉老头的强盗是什么人？”

这正是珊瑚几年来梦寐难忘，急欲查访的事情，连忙问道：“是谁？”孟钊道：“我先把两次投师碰壁的经过说给你听，你就知道这强盗的厉害了。我爹爹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南阳名武师霍恭，一个是长安震远镖局的总镖头铁拐仙娄子义。我先到南阳求见霍恭，我还未说，霍恭早已知道玉老头被害的事情，也知道了我的来意，他不但不敢收我为徒，而且还劝我切不可动报仇之念。后来我到长安去找娄总镖头，娄子义也是这么说。当时我一着急，就口不择言他说道：‘娄伯伯，你和玉老前辈也曾是八拜之交，你以信义两字驰誉江湖，如今玉老前辈被害，你却置之不理，还劝我不要为他报仇，这对于江湖道义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娄子义登时变了面色，过了好久才长长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你跟我来。’珊瑚诧道：“他要你到什么地方？”孟钊道：“不是去什么地方，原来他对那个杀害玉老头的强盗恐惧之极，生怕隔墙有耳，泄漏风声。因此他将我带入内室，将门窗紧紧关闭，这才敢对我说出那个强盗的名字。”珊瑚听得呼吸紧张，迫不及待地又连忙问道：“究竟是谁？”

孟钊见珊瑚如此着急的神气，也觉得有点奇怪，缓缓说道：“你是狂侠华谷涵手下，见闻必广，想必知道江湖上有四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合称‘四霸天’？……”珊瑚吃了一惊，失声叫道：“是四霸天中的哪一霸？”

孟钊出奇地瞅了珊瑚一眼，说道：“是南霸天，绰号南山虎的南宫造。这南宫造本是一个独脚大盗，有一次玉老伯和我爹爹等七家镖头合保一支镖，被他所劫，当时七家镖头都给他打得大败，那支镖银也给他劫去了。可是那南宫造却也中了玉老伯的一枚暗器，南宫造生平从未吃过一次小亏，玉老伯和我爹爹已经因此退休，他还是不肯放过，寻到了邛莱乡下，来报此仇，幸亏我爹爹早死，得以寿终正寝。玉老伯却在暮年，遭此大劫了！”

珊瑚本是戴着人皮面具，面上的表情看不出，可是她露出来的那对眼睛，眼中泪光莹然，孟钊却是瞧见了。不禁起了疑心，问道：“足下可是与玉老头也有甚渊源么？”

珊瑚咽着眼泪说道：“玉老镖头一生正直，义声久播，遭此横祸，识与不识，谁不悼念？”孟钊方始释然，心里想到：“原来他们也是钦敬我们的玉老伯的，那么想来对我大约也不会怎样为难了。”

孟钊接着说道：“那娄子义倒还念在世交之谊，见我飘泊无依，遂我把荐到洛阳龙门镖局里去做事，那是洛阳最大的一家镖局。我最初很不明白，他何以不肯将我收留在他的镖局，后来年纪稍长，懂事一些，也就明白了。”珊瑚道：“不错，娄子义对那南山虎实在是畏惧得紧，他与玉老镖头又曾是八拜之交。已是怕受牵累的了，再收留你，不怕更惹出麻烦吗？不过这人虽然浪得侠义之名，他肯照顾你，倒也还算得有点良心。”孟钊听珊瑚的语气，似乎是越来越对他同情，心里暗暗欢喜。

珊瑚道：“你既在龙门镖局做事，做得好好的，何以又会投到公孙奇的门下呢？”孟钊叹了口气，说道：“看来这是命运注定了的，要是我不在龙门镖局做事，也不会遇上那公孙奇了。”他接下去说道：“我在龙门镖局学师学了两年，第一次被派出去保镖，就碰上了一桩意外的事。”珊瑚道：“是公孙奇劫镖？”孟钊道：“不是，说起来是我们自己惹出来的。我第一次出师，当然还不能独负重责，我是跟副总镖头尹冲去历练的，尹冲交游广阔，武功很强，只是脾气有点暴躁。”珊瑚点点头道：“他为人梗直，嫉恶如仇，这我是知道的。”孟钊道：“可是也正因为他性情如此，那次就惹出麻烦来了。我们保那趟镖，一路平安无事，有一日到了南阳，忽然碰到一班江湖侠客，带头的人名叫宋金刚，他是南阳武学名家云仲玉的好朋友。他对尹冲说出了一桩骇人听闻的事情。云仲玉有个女儿名叫云紫烟，是峨眉无相神尼门下，剑法精绝，也是江湖上一位有名的女侠。想不到竟有一个人敢迫她作妾，那个人登门造访，向云家父女出言侮辱，云家父女竟给他打得大败，那人声言非要云仲玉将女儿送给他作妾不可！”这件事情，蓬莱魔女曾对珊瑚说过，当年云紫烟就曾派了师妹，来求蓬莱魔女相助的。不过蓬莱魔女不愿说出公孙奇是她的师兄，故此略去了“那人”的名字。

珊瑚道：“这事我也略有所知，敢情那人就是公孙奇？”孟钊道：“不错，正是公孙奇。不过当时那班侠客却无一个知道公孙奇的姓名来历。要是知道，只怕他们也没有这么大胆了。”珊瑚眉头一皱，对他的想法很不以为然，却不作声。孟钊接着说道：“这件事云仲玉本来不欲张扬出去，但任何秘密，总是不能遮盖的，他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终于还是知道了。这宋金刚激于义愤，遂瞒过了云仲玉，纠集了一班朋友，来给他帮忙。”

孟钊往下说道：“那魔头给了云仲玉十天期限，到期就要强讨他的女儿为妾。宋金刚得知这个消息，义愤填胸，连夜发出了英雄帖，邀请了许多江湖豪杰，到时埋伏在那魔头必经之路，拦途截击。我们来到南阳那天，正巧就是限期的前夕。”

“我们的副总镖头尹冲和宋金刚见了面，听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情，激于义愤，不待宋金刚出言邀请，便自告奋勇，愿为助阵。我和另外两个随行护镖的镖头，也只好唯他马首是瞻，随同大伙儿前往。”

“在这班人中，有两个本领最高的人，是东海龙东园望的弟子，有好些人就是因为有他们二人助阵，才放心接下英雄帖的。”

“到了那日，我们埋伏在一处险要所在，等候那魔头，从午时直到黄昏，兀是未见那魔头的踪迹，宋金刚正想派人去云家探听，那魔头忽然来了，只见他衣衫破碎，面有伤痕，垂头丧气，活像一个斗败的公鸡。”

“众人见他这副神气，均是心想：‘莫非云仲玉另外还有好手，早已给了他重创。那正好打落水狗了！’于是在宋金刚一声号令之下，群起而攻！”

“那魔头双眼一睁，蓦地冷笑道：‘鼠辈也来欺我，我正要杀几个人出出气！’狞笑声中，扑入人丛。看来他也不过二十多岁年纪，也不携带兵器，只是挥着一把折扇，出手却是凶狠之极，掌劈扇戮，群豪不是给他一掌击碎脑盖，就是给他扇柄点了穴道。给他掌力击毙的还好一些，给他点了穴道的，倒在地上呻吟呼号，更是惨不忍闻。霎时间脑浆涂地，血流成渠。这一役除了我和宋金刚和东海龙那两个弟子之外，其余的人，或死或伤，无一幸免！”

珊瑚诧道：“宋金刚和东海龙那两个弟子凭着自身本领，得以逃脱，犹有可说，你的本事远远不及他们，何以也能幸免！”

孟钊满面通红，说道：“我自知本事低微，当时不敢随大伙动手，躲在一角，装作被点了穴道，闭上眼睛。岂知那魔头厉害之极，打发了众人之后，突然一把将我抓起来，厉声喝道：‘想装死么？’”

珊瑚正在为孟钊感到羞愧，只见孟钊面有得意之色，接着说道：“我以为是必死无疑了，岂知那魔头望了我一眼，忽地嘿嘿嘿的怪笑了几声，说道：‘你是孟钊？’真是奇怪，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那魔头说道：‘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的来历，你是想替玉老镖头报仇的是不是？玉老镖头有个女儿和你很要好的是不是？你的仇人是南山虎，你再学十年，也打他不过的。不如你跟了我吧，我有办法成全你的心愿！”

珊瑚也不禁十分惊诧，心里想道：“那时我跟随小姐还未多久，在江湖还是个无名小卒，这魔头怎么就知道我的底细了？”只听得孟钊继续说道：“我一时糊涂，听他说可以成全我的心愿，我就依从他了。后来我才知道，在他遭遇宋金刚这伙人围攻之前，已经到过云家，宋金刚所料不差，他在云家确是碰了劲敌，给那个人打败了。你当然知道那人是谁，我也不必说了。”珊瑚早就猜中。说道：“不错，公孙奇给我主人逐出云家，他们就是那次结下梁子的。”孟钊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没有你这么好运道，要是我能有机缘碰到华大侠，我也不会跟随公孙奇了。”

珊瑚冷冷笑道：“公孙奇对你可很不错啊！”孟钊连忙说道：“公孙奇对我虽然不错，但他每次出门，从来没要我跟随，我委实没有给他当过帮凶，干过坏事。我在堡中，所担当的职务只是给他掌管翰墨。”

珊瑚听了他的叙述，虽然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言，却也感到其中疑窦甚多，

心里想道：“孟钊临阵退缩，这魔头何以反而看得起他，对他这样宠信？”当下问道：“你跟随了他这几年，那么他帮忙你完成心愿没有？”

孟钊道：“南山虎在北方结怨太多，早已到江南做独脚大盗去了。报仇之事，只好暂且搁下。”珊瑚道：“那位玉姑娘呢？是不是他答应代你寻访的？”孟钊道：“不错，堡中有人已经遇见了她……”珊瑚道：“那些人就是你的主人派出去的？”孟钊道：“我也是今日方知。”珊瑚道：“公孙奇何以对你的事这样热心？”孟钊道：“这我就知道了。”

珊瑚忽地笑道：“我瞧，你投到公孙奇门下，替你玉老伯报仇倒还在其次，要借他之力，找寻那位玉姑娘却是真的。”孟钊给她说中心事，面上一红，说道：“这两桩事情，在我都是同样重要。但既然得知她的踪迹，当然是想先见见她了。”

珊瑚心中稍稍欣慰，心里想道：“孟钊毕竟还不算变得太坏，心中还惦记着我。”但今晚的所见所闻，她小时候从未曾注意到的，孟钊性格中卑劣的一面，却都已显露无遗，珊瑚百感交集，只觉眼前这个孟钊，声音容貌犹似当年，却似个陌生人了。

珊瑚想了一想，问道：“现在你还想见那位玉姑娘吗？嗯，我已瞧出了你的心事，你是不是正在后悔？”孟钊叹了口气道：“现在是见也好，不见也罢了。不错，我是为了她的缘故，以致误入歧途，投到这魔头门下，现在已是后悔莫及。”珊瑚冷笑道：“你倒是推卸得一干二净，你自己就没有过错吗？”孟钊呆了一呆，原来珊瑚一直是捏着嗓子说话，这几句话却用本来的声音，孟钊一听这笑声好生熟悉，不禁大大惊疑！

珊瑚缓缓说道：“你既然对我说了真话，我也不必假冒下去啦，我的主人不是华谷涵。”孟钊退后两步，嘶声说道：“你、你、你是谁？”珊瑚道：“你还认得我吗？”轻轻将面具揭下。

孟钊面上一阵青、一阵红，这刹那间两人都似乎僵直了。这些年来，他们都是渴望与对方重晤，也曾不止一次想象过会面的情形，但这次相逢，却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没有拥抱，没有欢呼，也没有悲喜交集的眼泪。珊瑚心中所有的只是难以明说的怅惘，孟钊则是极度的尴尬。

过了半晌，孟钊吁了口气，说道：“珊瑚，想不到你今晚竟会突如其来，与我开了这么一个大玩笑！”

珊瑚定下心神，平静说道：“孟钊，我不是和你开玩笑来的。我来求你两件事情。”孟钊道：“请说。你我之间用不上一个求字。”

珊瑚道：“第一件事情，耿照关在什么地方？请你带我去，将他放出来。”

孟钊冷笑道：“原来你不是为我，是为了姓耿这小子来的。”珊瑚道：“随便你怎么说吧，他无辜被你们囚禁，这都是我牵累了他，我不能坐视不救！”孟钊道：“他是你的什么人？”珊瑚道：“你管不着。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光阴磊落，绝不至于像你们所猜疑的那样卑鄙下流。”

孟钊道：“此事慢一步说，第二件呢？”珊瑚道：“孟钊，我感激你要为我父报仇，也感激你多年来寻访我的好意。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仇人的名字，这冤仇我会自己去报，不必你费心了。你说是为了我而误入歧途，好，现在我所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救了耿照之后，你和我们一同离开魔窟，从今之后，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孟钊冷笑道：“与你们一道离开，你是限他还是跟我？”珊瑚抑住怒气，淡淡说道：“我是弱不禁风的女子，一定要跟随男人、倚靠男人的吗？我有

我的去处，他也自有他的去处。”孟钊道：“那么咱们——”珊瑚道：“你改邪归正，咱们自然还是朋友。”孟钊道：“我与那丫鬟的说话，嗯，我说要向她小姐求婚，那是出于一时的愤激，不是真的。嗯，你、你不会疑心我吧？”珊瑚道：“我才没有这么多工夫去疑心别人呢。”孟钊道：“珊瑚，你就一点也不关心我了？”珊瑚正色说道：“我正是因为关心你，才要你马上离开此地。再说一句心里的话，你是男子，将来总是要娶妻的，但我不希望你与这魔女成亲。你应该另选择个好人家的女子。”

孟钊道：“记得咱们小时候也玩过小夫妻的游戏。——”珊瑚道：“那是游戏。孟钊，我现在方始知道，咱们的性情旨趣，其实大不相同。嗯，小时候的游戏，那也不必提了！”

孟钊心思起伏不定，片刻之间，已转了无数念头，一时想道：“珊瑚要我离开此地，乃是一番好意，我如今心愿已了，留在这儿也的确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了。”此念方起，另一个念头又生，驳斥前一个念头：“没有什么意思？不见得吧？你这是言不由衷！主人对你如此宠信，他的深奥武功，你只要学得十之一二，将来出去，就可以纵横江湖。”“可是主人究竟是被正派人士所轻视的魔头，我依附于他，别人岂不是也把我当成妖邪一路？”“管它什么正派邪派，我学了他的武功，不做坏事，那也就是了。”“当今之世，武功高于我的主人的，只有狂侠华谷涵一人，还有，主母的武功听说也在主人之上，华谷涵即使真的到来，也决计敌不过他们夫妇联手。”

正邪之念在胸中交战，邪念渐渐占了上风，终于想道：“珊瑚倘若愿意嫁我，那也罢了。如今她分明已爱上别人，我和她同走，那又有什么好处？”“二小姐的武功虽然不及她姊夫姊姊，想也相差不远，珊瑚是绝不能作我的妻子的了，我不如就弄假成真，要了二小姐吧。与她成亲，我的前程无限。”

珊瑚站在一旁，见孟钊眼光闪烁，久久不语，珊瑚心中有气，冷冷说道：“怎么？你还舍不得离开这魔窟吗？时候已经不早啦！”

孟钊心意已决，嘿嘿的冷笑数声，说道：“不错，时候已经不早，你快走吧！天一亮了，难保你不给人发现，你本领再强十倍，也决计敌不过堡中的众多高手，那时我也难保护你了。”

珊瑚怔了一怔，道：“孟钊，你要我走，你自己不走？”孟钊道：“我为什么要走？你我已恩断义绝，你有你的耿公子，我跟你走作什么？”

珊瑚气得打抖，半晌说道：“好，人各有志，你不走，我也不能勉强你。那么，我求你的第一件事情呢？耿相公关在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带我前往？”

孟钊冷笑道：“我没有这个胆量，擅自带了外人去放堡中的囚徒。看在过往的情份，你有本领，你尽可以自己去找他，我不声张便是。”

珊瑚颤声说道：“孟钊，你、你、你简直变得不像一个人啦！”

孟钊冷笑道：“随便你怎么说吧。从今之后，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求你，你也不必求我。”

忽听得有人哈哈笑道：“好，孟钊，你说得好，这样的贱人理她干嘛？早就该赶她走了。”原来是那个名叫碧绡的丫鬟，已经自己运气冲开了穴道，回到房中。她吃了珊瑚的亏，气恨不过，笑声未毕，一掌就向珊瑚掴去。

珊瑚正自满肚皮没好气，见碧绡一掌掴到，身形不退不闪，反而跨上一步，双指一伸，对着那丫鬟掌心的“劳宫穴”，这“劳宫穴”是人身十二个“残穴”之一，倘被对方的内力封了穴道，气血逆流，一条手臂便要成为残废。碧绡这一掌倘若仍然按照原来的方位掴来，那就等于将劳宫穴送上去让

她点了。

这碧绡是桑青虹的贴身丫鬟，武功委实不弱，心中一凛，变招奇速，掌风一偏，改搥为斫，横掌如刀。斫削珊瑚的小臂，哪知珊瑚早已料到她的后招，变招比她更快，双指一屈一伸，已是改为“二龙抢珠”的招数，倏地上移，贴近了碧绡的面门，作势就要挖她的眼珠。

碧绡大惊，霍地一个“凤点头”，只觉头皮一阵剧痛，她的眼珠是保全了，可是一缕青丝，已被珊瑚扯去。这还是珊瑚手下留情，并非真想挖她眼珠，否则焉能容她避过？

碧绡大怒喝道：“孟钊，你还在袖手旁观？你究竟是要这贱人还是要我？”

孟钊正在为难，心里想道：“事情已经闹翻，倘若任由珊瑚伤了碧绡，珊瑚固然难以逃出堡中，我也脱不了关系。倘不当机立断，相助碧绡，我的全部计划，就都要毁了。”

在他心中，正是邪念渐占上风，再给碧绡这么一喝，无暇考虑，双掌一立，立即斜身进掌，截住了珊瑚的攻势，沉声喝道：“珊瑚你还不快走，在这里闹下去，只有你吃亏！”他这一掌如封似闭，以守为攻，心中还是不愿意真的与珊瑚动手。

碧绡缓了口气，趁着珊瑚一愣之际，倏地一个转身，挣的一声，一枚指环脱手飞出，向珊瑚的面门疾射，原来她也想打瞎珊瑚的眼睛。

两人距离不过咫尺之地，这枚指环用急劲射来，本是极难避过，好个珊瑚，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间，蓦地一个弯腰折柳，身向后弯，几乎贴着地面，硬生生的用“铁板桥”身法，避开了这枚指环，她双足钉牢地上，身形未曾恢复，双袖轻扬，又已拂开了孟钊的一掌。

碧绡也厉害得紧，指环一发，立即便是手脚兼施，趁着珊瑚未曾起立，一手便叉向珊瑚的喉咙，脚尖一起，又踢珊瑚的膝盖。

珊瑚见她招招狠辣，竟是立心要取自己的性命，不由得也是怒气陡生，蓦地长身而起，一托碧绡的脚跟，内力一起，碧绡翻了一个筋斗，头下脚上，在半空中居然又使出“夜叉探海”的招数，双掌斜斜劈下。珊瑚振臂一格，碧绡身子凌空，使不出力，双臂都给珊瑚拦过一边，珊瑚抽出左掌，就在她身形落下，脚下刚刚沾地的时候，用力一搥，清脆玲珑地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

孟钊左右为难，既担心珊瑚不能逃脱，更担心碧绡为她所伤，那时桑青虹发了脾气，只怕还要连累及他。一听得这一记清脆玲珑的掌声，不由得大吃一惊，无暇思量，“呼”的便是一拳捣出。

孟钊这一拳，正是公孙奇所授的龙拳杀手，用的竟是十分刚猛的拳力，珊瑚气怒交加，冷笑说道：“孟钊，你好！”倏地一个转身，孟钊一拳捣空，身子前倾，珊瑚一咬银牙，一掌搥到他的耳根。

这一掌正要搥下，珊瑚蓦地芳心一软：“宁可他无情，不可我无义！”心念一动，掌锋已移，从孟钊的肩头斜斜削过，连他的皮肉也没伤着。

碧绡吃了一记耳光，气得七窍生烟，喝道：“孟钊，你还要放这贱人逃跑吗？哼，来人呀。”她一面大叫大嚷，一面抢着占了门口，与孟钊一前一后，将珊瑚夹在当中。

珊瑚冷笑道：“你再骂一句贱人，我就再打你一记耳光！”反手一拍，将孟钊迫退，她自己则头也不回，径自向前直冲，手掌高高举起，作势又要

打碧绡耳光。

碧绡吃过她的大亏，纵然气怒交加，究竟不无怯意，珊瑚迳直冲来，碧绡不由自主地向旁边一闪，说时迟，那时快，珊瑚已抢到门外。

碧绡紧迫不舍，孟钊也只好跟她追下，但他们二人忌惮珊瑚的厉害，却也不敢太过接近。碧绡大声唤人，一面施放暗器。

珊瑚挥袖拍打，头也不回，拍落了碧绡发来的两枚指环，三枝袖箭。这时她已将到墙边，眼看就可越墙而出，忽地心想：“耿想公还未救出，我怎可就一走了之？”此念一生，主意立改，不向前奔，反而回过身来。

碧绡吃了一惊，只听得珊瑚冷冷笑说道：“你怕我逃跑么？我还不走呢！”身形一掠，倏地一个“游空探爪”，便向碧绡抓下。原来她是想把碧绡抓住，迫她带路。

碧绡的武功本来比珊瑚也弱不了多少，因她一来对敌的经验远远不及珊瑚，二来先吃了亏，不免心怯胆寒，给珊瑚猛攻几招，手忙脚乱，孟钊只好帮忙碧绡招架，合二人之力，堪堪招架得住。

珊瑚喝道：“孟钊，你再不退下，可休怪我手下无情。”孟钊心中一凛，进退两难。珊瑚欺身直进，倏地一招“饥鹰扑兔”，扭住了碧绡的手臂。

眼看碧绡就要落在她的手中，忽听得一声喝道：“哪里来的妖女，胆敢到堡中放肆！”声到人到，端的是迅如闪电，只听得“唰啦”呼响，一条长鞭，已向珊瑚当头击下！正是：

伤心故友成仇敌，又见强人肆虐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珊瑚心头一凛：“这人来得好快！”她正扭扭碧绡，一时间无暇闪避，就把碧绡往前一送，只听得“嗤”的一声，碧绡的衣裳被长鞭撕去了一幅，鞭势未停，仍然向前挥出，卷向珊瑚。

这人的鞭法端的是到了轻重随心，收发自如的境界，那么凶猛的鞭势，误碰着碧绡，竟然丝毫没有伤着她的皮肉，便能立即变招追击敌人，连珊瑚也觉意外。可是珊瑚的轻功也极了得，那人的鞭势虽然未衰，但究竟是给碧绡阻慢了少许，珊瑚身形疾起，已斜窜出三丈开外。

她落脚之点正在一丛玫瑰花的旁边，立足未稳，忽觉微风飒然，幸而珊瑚耳音聪敏，立时察觉，急忙往前一个滑步，说时迟，那时快，花丛中已窜出一人，却原来是个身长不及三尺的矮冬瓜，他伏在玫瑰丛中，就是准备突施袭击的。

这矮冬瓜身手却是十分矫捷，他使的是一对判官笔，珊瑚滑步急退，他居然不即不离，如影随形，便即跟上。珊瑚早已取出拂尘，一挥一拂，将那矮冬瓜的双笔荡开。就在此时，只听得鞭风呼呼，先前那人的长鞭又已追踪卷到。

这人却是个身长七尺的高个子，他人高鞭长，居高临下，以远攻配合矮冬瓜双笔的“近袭”，鞭法更见凌厉！

碧绡惊魂未定，扶着孟钊，娇喘吁吁，不敢上前参战，孟钊也乐得袖手旁观。碧绡定了定神，叫道：“高、林两位大哥，这女贼擅闯本堡，意图劫人，你们务必把她擒了！”那高矮二汉齐声答道：“姑娘放心，她走不了！”

原来这高矮二汉乃是堡中有数的好手，高个子就姓高，叫做高出云，矮冬瓜名叫林深渊，他们二人是一对老搭档。

高出云的长鞭越展越快，呼呼风响，使出了连环三鞭、“回风扫柳”的绝技，卷起了一团鞭影，向珊瑚上三路打来，珊瑚使出蓬莱魔女授的独门轻功，双肩一晃，脚尖一滑，身子旋风似的，随着鞭梢直转出去，鞭梢离她三寸，没有打着。矮冬瓜林深渊一个虎跳，双笔齐出，点她两足膝盖的“环跳穴”。

珊瑚怒道：“你也看我的点穴！”拂尘一挥，运上内劲，尘尾竟是聚而不散，形如铁笔，与林深渊的判官笔碰个正着，竟然发出“”的一声，林深渊也不禁心头一凛：“这女娃子不但轻功绝妙，内功也这么了得！”他的一双判官笔竟给拂尘震歪，珊瑚用力一抖，尘尾倏地又再散开，根根如刺，万缕千丝的尘尾，倏然间好似变成了无数利针，齐刺林深渊的浑身穴道。这拂尘刺穴的家数，乃是公孙奇的父亲、蓬莱魔女的师父公孙隐所独创的，林深渊虽是公孙奇的手下，却也从未见过。

只听得“咕咚”一声，林深渊倒在地上，但却并非给珊瑚刺着了穴道，原来他因身材的便利，练成了一套巧妙的“滚地堂”的功夫（矮子最适宜练这种功夫），和身卧倒，一滚就滚出了两丈开外，脱开了拂尘笼罩的范围。

高、林二人，高矮配合，训练有素，高出云一见同伴遇险，立即迈前一步，“唰”地一鞭打出，他人高腿长，一迈就是数尺，一招“神龙出海”，长鞭“呼”的一声，已打在珊瑚的前头，截住了珊瑚的去路，不让她追击林深渊。他的鞭法收发随心，一越过珊瑚的前头，将她阻了一阻，立即又倒卷回来，变为“枯膝缠树”，鞭梢向珊瑚的下三路卷到。珊瑚拂尘一展，缠上

了他的长鞭。

高出云气力很大，但给珊瑚用上了一个“缠”字诀，再暗运内力一粘，他的长鞭竟然摆脱不开。高出云用劲一夺，反而越缠越紧，竟然给珊瑚扯得又向前奔出两步，几乎立足不稳。

说时迟，那时快，那矮冬瓜林深渊又已滚了回来，双笔贴着地面平伸，珊瑚一起步，他的判官笔就点向珊瑚脚跟的“涌泉穴”，点穴讲究是“迅速准确”四字，平常人卧倒地上，点穴法实难施展得开，但这林深渊与众不同，他以一身巧妙的“滚地堂”功夫，在地上滚来滚去，比站起来更灵活，那对判官笔专点珊瑚膝盖以下的“阳维”“阴矫”两大经脉的十八处穴道，更是防不胜防。珊瑚抬腿一踢，险险给他点中“趾突穴”，珊瑚急忙变为“十字摆莲”，腿力跌荡，向旁边横扫，林深渊随势滚动，笔尖一翘，又几乎戳着她脚跟的“涌泉穴。”珊瑚无可奈何，只得把拂尘一抖，放开了高出云的长鞭，仍以“刺穴”之法，再来对付这矮冬瓜，林深渊哈哈一笑，迅即滚开，高出云的长鞭立即配合，又打来了！

这高矮二汉，倘若是与珊瑚单打独斗，那是必败无疑。但现在他们二人联手，配合得丝丝入扣，却是把珊瑚缠得毫无办法，时间过一分，她的气力就多消耗一分，渐渐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只听得喔喔鸡啼，东方天际微露曙光，天色快要亮了。天亮之后，堡中高手起来，珊瑚就更难逃脱了。

珊瑚正在着急，忽见一条人影，疾奔而来，高声叫道：“咦，瑚妹，是你吗？”转瞬之间，那人已是声到人到，珊瑚抬头一看，也不禁“咦”了一声，叫道：“照哥，是你！”

原来耿照练了那大衍八式，打通了十二重关，功力已平增数倍。桑青虹也未料到他成功如此之速，她本来计划在天亮之时，来打开地牢，与耿照一同私奔的，她预算耿照在天亮之时，方可大功告成，哪知耿照在五更时分，便已功行完满了。

这时正轮到那鹰鼻汉子刘彪看守，刘彪有意令他多吃苦头，巡视牢房之时，将他百般凌辱，耿照一怒之下，便将刘彪击晕，顺手夺回了宝剑，逃出牢房。他本来不想多事，但听得这边厮杀，免不了看它一眼，却不料这一眼就看见了珊瑚。

耿照吃了一惊，再看一眼，这一眼又看见了孟钊和碧绡。耿照更是惊魂不定，连忙叫道：“孟大哥，你怎么不上去帮忙她？”话犹未了，只听得孟钊大吼一声，已是振臂向他扑来！孟钊昨日与他平打，吃了点亏，但这时有碧绡在旁，他已是恃无恐。耿照一个“游身滑步”，闪开了孟钊的一拳，恼道：“孟大哥，你这人怎的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缓急轻重？玉姑娘一心前来会你，她遭受围攻，你却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反而要来打我！你即使对我有所误会，也该先止住你的同伴，让玉姑娘出来说话呀！”孟钊越打越凶，耿照大叫大嚷，他却是一拳重过一拳，哑声不响地接连打了一十三拳，耿照虽然没有给他打着，但由于不想还手，一味退让。他本是想冲过去援救珊瑚的，连让一十三拳，离开珊瑚更远了。

珊瑚大为着急，叫道：“耿大哥，你赶紧自己走吧，不必管我！”她不知耿照已练成了上乘内功，估量他勉强可以应付孟钊，但倘若碧绡出手，那么，他就一定逃跑不了。

碧绡发了一声冷笑，得意扬扬地笑道：“孟钊，你听见了吗？你这位心

上人，她的心可并不是向着你，而是向着这姓耿的小子！你放心打他吧，他跑不了！”她身形一晃，截住了耿照的后路，手中扣着暗器，只待孟钊一个不敌，她就要放暗器伤人。

珊瑚与那高矮二汉对敌，本来就已处在下风，这时又在担心耿照的安危，一个疏神，那高个子的长鞭，已是乘虚而入，只听得“唰啦”呼响，长鞭刷过，把珊瑚的衣裳撕去了一幅，幸而她闪避得快，要不然这一鞭就是皮破肉绽之灾。

珊瑚着急，耿照更急，就在这时，孟钊大吼一声，又是一拳打到。耿照叫道：“好，你不救她，我去救她！你让不让开？”一掌平推，只听得“砰”的一声，孟钊跌了个四脚朝天！

耿照这一掌，只用了三成功力，他新练成上乘内功，自己也不知道气力有多大，想不到这轻轻一掌，竟把孟钊摔得个头破血流，不禁呆了。

耿照正想说几句道歉的言语，说时迟，那时快，碧绡把手一扬，五枚指环，已是连珠般的向耿照打到，这指环是她所练的独门暗器，专打人身大穴，耿照手忙脚乱，只避过了两枚指环，还有三枚都打在他的身上。碧绡恶狠狠地喝道：“躺下来吧！”

哪知耿照非但没有应声躺下，反而向前冲上了两步，原来他刚刚练成了上乘的内功，体内真气鼓荡，那三枚指环碰着他的身体，立刻给反弹回来，反弹回来的力道比碧绡发出去的力道更急，碧绡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跳过一边，只听得叮叮叮连珠密响，那三枚指环打中了一块太湖石，火星迸现，石屑纷飞。

那三枚指环打中耿照的穴道，但打来的劲道给他本身的真力全挡了回去，自是毫无伤损，不过等于给小孩子抓痒一般，只是略微感到一阵酸麻。他向前猛冲几步，气血运行加速，这酸麻之感也立时消失了。孟钊只道他要冲过来施展杀手，吓得连爬带滚，远远躲开。耿照根本就不是想对付孟钊，他双臂一振，脚步不停，就向那高个子扑去。高出云见他一个照面就摔倒孟钊，又震飞碧绡的暗器，也是不敢轻视，长鞭一抖，用了十成气力，反手一鞭“回风扫柳”，打到了耿照的面前。珊瑚吓得慌了，叠声叫道：“耿大哥，快走，快走！”拂尘一起，要抢上去缠高出云的长鞭，矮冬瓜林深渊早已滚到她的脚边，双笔平伸，点她腿弯的“鼠蹊穴”，珊瑚迫得将拂尘一拂，荡开他的双笔。

高出云的鞭法迅如闪电，一招“回风扫柳”，连环三鞭，一鞭狠过一鞭。耿照内功虽已练成，临敌的经验还很幼稚，招数也很平庸，而且他所会的只是剑法掌法，对这种精奇的鞭法却是见所未见，不知如何招架。他仗着家传的“蹶云步法”，闪开了两鞭，第三鞭却是再也闪避不开，只见那鞭梢抖动，恍如一条藤蛇，堪堪就要缠上他的颈项。这一鞭正是高出云得意的杀手鞭法，名为“锁喉咙”！

耿照心中一凛，倘若给他的长鞭缠上喉头，岂不是要立时气绝？百忙中无暇考虑，霍的一个“凤点头”，伸出手臂，硬抓长鞭。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让对方的长鞭打断手臂，也绝不能让它缠着喉咙。

他这一来正巧应付对了，高出云鞭法精妙，当然不会给他抓着，长鞭见物即绕，倏地就缠上他的手臂，转了十几匝，将他的臂膊缠得结结实实。可是这一来耿照的内功立即有用武之地，高出云猛力一拉，耿照分毫未动，高出云却反而给他带动了几步。

高出云与林深渊本是一对配合得极好的老搭档，这时高出云的长鞭缠上了耿照，既不能将他拉倒，急切间又不能解开，只剩下林深渊一人对付珊瑚，却怎是珊瑚的对手？不过数招，珊瑚拂尘一展，尘尾散开，宛如千万根利针，将林深渊罩住，一齐刺下！

林深渊将身子缩成一团，使出“滚地堂”的功夫，活像一个皮球，刹那间就滚出数丈开外。可是他没有高出云的长鞭呼应，珊瑚可以毫无顾忌地放胆追他。林深渊的滚转虽然迅速，怎也快不过珊瑚的轻功，珊瑚身形一掠，尘尾如影随形，轻轻一拂，已拂中了他尾龙骨的“尾闾穴”。林深渊登时变作了一滩烂泥似的，再也不能动弹了。

珊瑚转过身来，正要相助耿照。只见耿照与高出云业已分开，高出云身似陀螺疾转，在地上直打圈圈，越转越快，忽地“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原来高出云拉不倒耿照，反而给耿照的内力牵动。他是个武学行家，情知不妙，急忙松手，可是身上所受的那股力道，急切之间却是不能化解，由于运动中“惯性”的作用，身子兀是转个不休，终于支持不住。

珊瑚又惊又喜，急忙走上前去，替耿照解开缠在臂上的长鞭，问道：“耿大哥，你受了伤没有？”耿照道：“没有。”珊瑚吁了口气，说道：“好，那么咱们走吧！”

耿照道：“瑚妹，你怎么走？”珊瑚道：“我为何不能走？”耿照道：“孟大哥在这儿呢，要走你也该和孟大哥一同走。孟大哥，我刚才摔了你一跤，并不是有意的，望你不要见怪。”碧绡正扶着孟钊，远远地躲在一边，孟钊见耿照向他走来，又气又怒又是惊慌，“哼”了一声，退后几步，却不敢骂。

珊瑚心中酸楚，又说了一声：“耿大哥，咱们走吧！”眼光从孟钊身上移开，从此再也不瞧他一眼。耿照惊疑不定，问道：“瑚妹，他、他不是你要找的那位孟大哥吗？”珊瑚摇了摇头，说道：“不错，他的名字叫做孟钊，但已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孟钊了。”话声低沉，无限凄凉。

耿照莫名其妙，一片茫然。珊瑚又道：“耿大哥，咱们走吧！”这是她第三次催促了，耿照茫然地只好跟着她走，刚走得几步，忽听得有个冷峭的声音说道：“耿照，你好呀！就想走了吗？”只见花丛中走出一个白衣女子，正是那公孙奇的小姨桑青虹！

桑青虹在他们的前头一站，冷冷说道：“耿照，你昨晚说过什么话来？你说和这位玉姑娘不过是兄妹之谊，哼，哼，好一个兄妹之谊！你要带她到哪里去？”珊瑚道：“你胡说什么，我们是兄妹也好，不是兄妹也好，你管不着！”

桑青虹面似寒霜，冷笑说道：“我管不着你却管得着耿照，耿照，你学了我的武功，是用来和孟钊抢女人的吗？”耿照又羞又气，说道：“又不是我要学你的武功，是你迫我学的。”桑青虹冷笑道：“真是笑话，手脚长在你的身上，你不练那大衍八式，我怎能强迫你练？好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珊瑚柳眉微蹙，问道：“照哥，你真跟她练了什么功夫？”心想：“照哥真糊涂，岂不知学了别派的功夫，即算未曾正式拜师，也得算是那一派的记名弟子，从此就要受那一派长辈管束的了？”

耿照急得大叫道：“不是的，她是用诡计骗我上当的。”当时桑青虹是用“封穴逆息”的邪派手法，令得耿照真气逆行，浑身发热，神智迷糊，不知不觉之间，自自然然地就要练那大衍八式以求自解。但仓促之间，耿照却

哪能说得明白？

珊瑚一时间也想不通何以用“诡计”可以使一个人练别派的武功，但她相信耿照，耿照说是“诡计”，那就定是诡计无疑。当下说道：“你向这位姑娘发个毒誓，以后绝不使用从她这儿学来的武功。”珊瑚只道这“大衍八式”乃是武术的招式，故此按照武林规矩，叫耿照发一毒誓，永不再用，那也就等于宣告与那一派脱离关系，可以不再受她管束的了。

她哪知道“大衍八式”不是武术的招式，而是邪派的内功中“导气归元”的八个图式，内功练成之后，举手投足，便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出来，要制止也制止不了的。

耿照又是羞惭，又是气急，讷讷说道：“这个，这个……”桑青虹笑道：“这个毒誓你是发不出来的。”耿照愤然说道：“好，你把我的功夫收回去吧！”桑青虹笑道：“除非我把你杀了。否则焉能只收回你一部份的功夫，再不然，另外就只有一个法子——”耿照忙道：“什么法子？”桑青虹道：“你留下来，从此永远不能离开我。在我管束之下，你就不能擅用本派武功了！”说至此处，顿了一顿，回过头来，又对珊瑚说道：“玉姑娘，你擅入本堡，按说我也不能任你要来便来，要去便去；但现在耿相公已是本派弟子，看在耿相公的份上，我卖个人情，放了你吧。你一人走，或若和孟钊同走，都行！”

孟钊叫道：“二小姐，你杀了我，我也决计不能再要这个贱人。二小姐，这小子也不是好人，你不要上他的当！”桑青虹微笑道：“孟钊，多谢你的好心，我不必你来给我打算。好，玉姑娘，孟钊既然不要你了，你就自己走吧。”珊瑚见耿照不肯发誓，心中很是不满，这时也是气怒交加，拂袖便走。

耿照大叫道：“你凭什么把我留下，你杀了我也不留！瑚妹，咱们一同走。”珊瑚见他坚决要与自己同行，不知怎的，心中感到一阵喜悦，想道：“对，和这种妖女，讲什么武林规矩？照哥不肯发誓，其中定有道理。我答应过保护他的，岂能让他陷身魔窟？”她本是个有几分男子气的巾帼英雄，想到自己有保护耿照之责，豪气顿生，不自觉地拉着耿照，便要硬闯过去。

桑青虹冷冷说道：“好，你们要作比翼双飞，那就一个也走不了！”忽地伸手朝珊瑚面上一抹，珊瑚轻功已得蓬莱魔女的五六成功夫，早有防备，但桑青虹这一掌无声无息地突如其来，珊瑚侧身一闪，鬓角已给她冰冷的手指触了一下，登时头晕目眩，幸而她应变还算机警，一个“鹞子翻身”，立即倒纵出三丈开外，未曾给桑青虹的指力透入她的穴道，尚可支持。但如此一来，她与耿照也不得不分开了。

桑青虹这一抹不中，也觉有点意外，冷笑道：“果然是个美人胎子，怪不得男人都着了你的迷汤！”妒火中烧，如影随形，又是一掌向珊瑚面门掴去，这一掌若然给她掴中，登时就可毁了珊瑚的月貌花容。

珊瑚大怒，拂尘一展，一招“千丝万缕”，也向桑青虹的面门拂来，这时两人距离不过咫尺之地，桑青虹也不敢让她拂中，当下张口一吹，尘尾登时飘散，可是由于她要运气抵御，那一掌的劲力就减了几分，珊瑚也从容地格开了。

桑青虹笑道：“好，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手法！”五指一拢，倏地疾弹而出，将珊瑚的“天璇”“地阙”“玉门”“玄机”“委中”五处大穴，都笼罩在她五指可及的范围之内，她五指伸缩不定，难以捉摸，饶是珊瑚的点穴本领也得了蓬莱魔女的真传，急切间也不知该如何防御。她的拂尘被桑

青虹一口气吹散，急切间也聚拢不来，难以防身。

耿照本来不想与桑青虹动手，但这时见珊瑚已是危在旦夕，一急之下，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当下大喝一声：“撒手！”一掌就向桑青虹劈去。

桑青虹面色铁青，冷笑道：“耿照，你好啊！你可知偷来的技艺打不到师父吗？”五指一收，化指为掌，也是一掌拍出，只听得“蓬”的一声，双掌相交，耿照只觉手心一凉，一股阴柔之极的力道，已被他的掌力化开，身不由己地倒退几步。

桑青虹也觉掌心一热，上身也不由得晃了一晃，这一掌未能把耿照击倒，也是大出她意料之外。原来耿照从小练的是正宗的内功心法，一练了那“大衍八式”，打通了经脉之后，真气流贯全身，内功的基础已是比桑青虹更为扎实。不过，桑青虹的上乘内功早已练成，论到运用之妙，那当然是比耿照胜过不知多少，所以较量之下，耿照还是要稍吃点亏。

桑青虹心中后悔：“早知他如此负心，不该传了他大衍八式。”爱恨交并，追上去对耿照又是一掌。珊瑚喘过口气，立即转过身来，拂尘袭击桑青虹的后心大穴，桑青虹长袖向后一甩，右掌挥舞，仍向耿照疾攻。

耿照拼命挡了几招，越来越觉应付为难，急得连忙叫道：“瑚妹！你快走！”桑青虹冷笑道：“你们两人彼此爱护，好得紧啊！”瞬息之间，攻出七招，每一招都是指掌兼用，指尖点穴，掌心拍击，掌拍指戳，都是攻向耿照意想不到的方位。耿照内功虽然练成，招数的精妙却是远远不如对方，他双掌齐出，抵御桑青虹单掌的攻击，兀是给迫得手忙脚乱。珊瑚这时要走，本来可以全身而退，但她又怎肯舍弃耿照，一走了之？那支拂尘，也攻得更急了。

桑青虹头也不回，反手挥舞长袖，抵敌那支拂尘，衣袖拂尘都是柔软之物，双方使出刚柔兼济的功夫，打得难分难解。但桑青虹以一掌一袖，分敌二人，仍占上风。耿照见形势危急，猛的张开双臂，便要抱住桑青虹的纤腰，原来他情知不敌，一急之下，索性使用出这“奋不顾身”的“笨法子”，只要一给他抱住，珊瑚就可以逃走了。

桑青虹面上一红，喝道：“你找死么？”掌心倏地往他胸膛印下，掌力将发未发之际，耿照的手指已触及她的纤腰，桑青虹忽地心头一软，按着掌力不发，改用指尖一戳，点中了耿照的麻穴。但她给耿照的手指触了一下，身形不免稍稍迟滞，只听得“嗤”的一声，背心一幅衣裳，已给珊瑚的拂尘撕破。

桑青虹大怒，回过头来，全力对付珊瑚，珊瑚虽得了蓬莱魔女的四五成功夫，却怎是她的对手？桑青虹双袖齐飞，一条衣袖与拂尘相抗，另一条衣袖，倏地从下面卷上来，卷着了尘柄，衣袖一甩，尘柄撞中了珊瑚肋下的麻穴，珊瑚也不能动弹。

孟钊刚才给耿照摔了一跤，头破血流，血虽止了，气还未消，气呼呼地过来，便要殴打耿照。桑青虹双眼一翻，冷冷说道：“你要打他，我就放开了他，让你们再打！”孟钊道：“二小姐，你不可上了这小子的当！”桑青虹道：“我自有主意，不必你为我操心。”孟钊大是尴尬，只好讪讪退下。

桑青虹恨恨地盯了耿照一眼，一时间却是心乱如麻，打不定主意。忽听得她姐姐的声音说道：“妹妹，你干的好事！”只见一个妇人分花拂柳而来，正是她的姐姐桑白虹。

桑青虹不怕姐夫，对她的姐姐却是有几分顾忌，只好垂下手来，听她姐

姐斥责。桑白虹面挟寒霜，冷冷说道：“妹妹，你以往怎么胡闹，我都可以任由你的性子。但这次你却是太过胆大妄为啦，你怎么可以把咱们传家之宝的大衍八式私传了外人？你可知道这大衍八式，我是连你姐夫也不传的？”桑青虹低下了头，说道：“我违反家规，业已做了出来，随便姐姐责罚吧。”桑白虹叹了口气道：“论理我本该废了你的武功，谁叫你是我的亲妹子？好吧？事到如今，我不杀你，就只好杀这小子了！”

桑白虹缓缓举起手掌，慢慢地向前推进，逐渐接近耿照的脑门。桑青虹忽地将姐姐抱住，说道：“姐姐，你还是责罚我吧！”桑白虹道：“你不肯让我杀这小子，你宁愿让我废了你的武功？”桑青虹道：“过错在我，是我迫他练这大衍八式的。杀了他那未免太不公平！”珊瑚心道：“耿大哥果然没有说谎，是这妖女迫他练的。”她刚才未明真相，对耿照肯学桑家的功夫不免有点不满，现在听得桑青虹自己招认出来，是迫耿照练的，她这一点点不满，也就烟消云散了。

桑白虹笑道：“你居然也讲起公平二字，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好吧，只要你想得出一个恰当的处置办法，我就饶了他吧。”其实桑白虹也并不要杀耿照，她那一掌故意缓缓落下，就是准备让妹妹求情的。

桑青虹却想不出恰当的处置办法，一时恼怒，说道：“这麻烦都是这妖女带来的，我先把她毙了！”一掌便向珊瑚击出，她这一掌快如闪电，与刚才桑白虹击向耿照的那一掌大不相同。

哪知她姐姐比她更快，她手臂一抬，掌力尚未发出，桑白虹已将她一把拉开。桑青虹诧道：“姐姐，你怎么也不让我杀她？”桑白虹道：“是你姐夫不许。这里发生的事他都已知道了，他要我提这两个人去问话，你若杀了这个女的，他一定杀那男的。”桑青虹道：“哦，原来你早就打定主意，要交姐夫处置，那你还问我做什么？”桑白虹道：“反正你也想不出恰当的处置办法，那就不如让你姐夫去发落吧。再说，你姐夫总是一家之主，你也不该太过拂逆他的意思。”桑青虹冷笑道：“人人都说姐夫怕你，依我看来，却是你越来越怕姐夫了。”桑白虹道：“胡说八道，我与你姐夫相敬如宾，说不上谁怕谁。”桑青虹暗暗冷笑，桑白虹又道：“你倘要保全这小子的性命，我劝你在你姐夫面前，还是不要胡乱说话的好。”桑青虹冷笑道：“好，你既然帮定了姐夫，那我就一声不响。”

孟钊听得她们姐妹的口气，对耿照都似颇为偏袒，心里又惊又恼。要想跟去，却又不敢。桑白虹道：“孟钊，你也不必着急，主人总不会亏待你。你受了伤，让碧绡替你好好料理吧。”她交代了这么几句，随手一招，唤来了另外两名丫鬟，便扶着耿照、珊瑚二人走了。

公孙奇正在大堂里独自徘徊，见她们来到，笑道：“很好，玉姑娘，你也来了。”他向珊瑚说话，脚步却朝着耿照走去，忽地一掌拍下，这一掌事先毫无征兆，突如其来，桑青虹想要拦阻已来不及，不禁失声惊呼。

耿照忽然觉得手足能够活动，原来公孙奇那一拍并非取他性命，而是替他解开穴道。可是由于这一掌突如其来，耿照却怎知他的用意？穴道一解，本能地便挥掌抵御。

双掌相交，毫无声响，耿照触着对方的掌心，只觉一团绵软，他所发出的那么刚猛的掌力，竟似泥牛入海，刹那间便都溶化在大海之中，公孙奇哈哈一笑，信手又点了耿照的穴道，说道：“夫人，你们桑家的大衍八式，果然是神奇无比，这小子再练上十年，不难与你我比肩。他得了你们桑家的不

传之秘，怪不得你要感到为难了。嗯，是杀他呢还是不杀？”原来公孙奇解开耿照的穴道，正是要试他的功力，一试就试出了耿照已练成上乘内功，虽然目前还未能给他伤害，但已是委实不容轻视。他聪明绝顶，当然也就立即猜到了，这是桑青虹私下传授耿照，而他的妻子则正在为此感到为难。

桑白虹心里暗暗叫苦，原来公孙奇当年受她诱惑，宁愿舍弃老父，与她私奔，这固然是由于他贪图外面的享受，不甘老父的拘束，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为了想学桑家的武功。桑白虹姐妹的父亲桑见田是邪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生前与公孙奇的父亲公孙隐并驾齐名，但若论到功夫的歹毒，桑见田尚在公孙隐之上。公孙隐少年时候曾受过桑见田的凌辱，自此与桑家结仇，桑见田虽然死了，他这口气尚未曾消。因此公孙奇与仇人之女私奔，他才会那样生气。

公孙奇想学桑家的武功，这心思他妻子当然知道。也正因此，桑白虹隐瞒了大衍八式，不肯教他，目的就是为了留着一手，以作为挟持丈夫之用。要知公孙奇的天资胜于妻子，他本身又有家传的武功，倘若再学全了桑家的功夫，桑白虹就再也不能制服丈夫了。公孙奇的手下人人以为公孙奇惧怕妻子，其实是为了这个原因，这原因也只有桑白虹自己明白。如今大衍八式的秘密已经泄露，桑白虹自是觉得不妙，只怕公孙奇要学，那就难以砌辞推搪了。

桑青虹道：“姐夫……”公孙奇笑道：“这小子心不向你，你还是要为他求情么？”桑白虹道：“妹妹，听你姐夫处置。”桑青虹嘟着嘴儿，却也不敢不依。

公孙奇转过身来，说道：“玉姑娘，你跟随柳清瑶不过四年，居然能够和高出云、林深渊二人打个平手，确实不错。你的功夫我是不用再试了。孟钊呢？”桑白虹道：“孟钊正在养伤。”公孙奇道：“玉姑娘，是你将他打伤的吗？”珊瑚闭口不答，桑白虹道：“是这姓耿的小子将他打伤的。”公孙奇哈哈大笑道：“孟钊的一片相思要付之流水了。如今我才知道，原来玉姑娘爱的不是孟钊，而这位照相公，也愿意为玉姑娘拼命，看来是郎有情，妾有意的了。”

耿照要想辩解，苦于口不能言，珊瑚哑穴未封，可以说话，但她却不愿意说话。

桑白虹笑道：“这只是你揣测之辞，玉姑娘心意如何，还应该问过她才好。”公孙奇道：“不错，昨日我本来想把这小子交给孟钊，任由孟钊处置，如今玉姑娘亲自来了，事情又有了出乎意外的变化，对这小子的处置，当然应该由玉姑娘亲自决定了。”珊瑚正在心乱如麻，为耿照担忧，听了这话，不觉大为奇怪，“这魔头安的是什么心思？为何他对我似乎颇为尊重，居然肯让我处置此事？”桑青虹听了，却是大为着急。

只听得公孙奇接着说道：“玉姑娘，这里有两路任你选择，这位耿相公的命运，也就要看你如何选择而定了。”珊瑚这才知道，原来公孙奇所说的由她处置，也还是附有条件的。

公孙奇笑了一笑，接续说道：“第一条路，你要是当真喜欢这位耿相公，我也可以让你们成亲，不过，你们成亲之后，却不能擅自离开本堡。也即是说，从今之后，我就是你们的主人，你们一切都得依从我的命令。你意下如何？”珊瑚一直默不作声，这时忽然抬起头来问道：“第二条路又是如何？”耿照望了珊瑚一眼，他满腔忧愤，在眼光中表露无遗；但珊瑚却似心底有了

主意，神情反见镇定了。

公孙奇道：“第二条路是让你嫁给孟钊，这么样，这姓耿的就不能留在这儿。”桑青虹喜道：“这样最好，你不杀他？”公孙奇道：“我废掉他的武功，保留他的性命，让他逃出本堡。不过，这两条路要由玉姑娘选择，与你无干。你不必多出主意。”桑青虹叫道：“姐夫，你这是分明要迫玉姑娘嫁给这姓耿的小子！”依她想来，珊瑚本来就已移爱耿照，与耿照成婚，又可保全他的武功，那岂不是正遂了他们心头之愿？珊瑚当然是要选择第一条路了。

哪知珊瑚却咬着嘴唇，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说道：“我愿意嫁给孟钊，但你们也得依从我一个条件。”公孙奇颇出意外，但他的用意只是想留下珊瑚，她嫁给谁人，公孙奇都是无可无不可。当下便立即问道：“好吧，什么条件，你就说吧。”珊瑚道：“不要废掉耿相公的武功，让他走吧。”公孙奇面色一沉，道：“你可知道，他学了我岳家不传之秘的武功？我岂能让他带了这武功出去？”珊瑚冷笑道：“我知道了，你们是惧怕他在十年之后，武功胜过你们！”

公孙奇极为自负，听了这话，纵声大笑道：“我本是非废掉他的武功不可，但听了你这话，我倒可以重新考虑了。不过，夫人，这是你家的事情，我还得听听你的意思。”桑白虹望了妹妹一眼，说道：“我听凭夫君的处置。”公孙奇道：“好，那么我就让这位耿相公保存武功，不伤他一丝毫发。只是他从今以后，可不许再踏进本堡一步！”

公孙奇随即解开了耿照的穴道，淡淡说道：“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耿照本来盼望珊瑚与孟钊“有情人终成眷属”，如今得到这样的结果，自是满意不过，但他回头一望，忽见珊瑚眼眶红润，泪光莹然，却不禁心头一震，脚步登时似有千斤之重，再也踏不出去，不觉呆了。

耿照避开了珊瑚的目光，定了定神，心里想道：“不对，珊瑚刚才不肯认那孟钊，对他似是甚为厌恶，她为了什么原因不爱孟钊，我不知道；但我总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不愿意嫁给孟钊的了。然则，她何以如今又突然改了主意？嗯，莫非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么？”

珊瑚见他举步踌躇，大为着急，连忙说道：“耿大哥，咱们从今之后，各走各路，你有你的去处，我有我的归宿。你还不走，留在这里做什么？”

耿照听了这话，登时明白，“呀，她果然是一片苦心，完全为我！”原来珊瑚情知不是公孙奇的敌手，她若选择第一条路，她与耿照就都要陷身魔窟，在他们看管之下，只怕插翼难飞！她想到耿照负有使命，要将父亲的遗书携到江南，岂可令他受自己的连累？因此，她为了成全耿照，只好佯允嫁给孟钊。她与耿照说的那几句话，就是点醒耿照，叫他记得他有他的去处。

公孙奇笑道：“噢，你们两人怎么还是依依不舍？”耿照心中悲苦，咬了咬牙，转身便走。桑青虹忽地拦住门口，叫道：“且慢！”耿照愕然道：“你要怎么？”桑青虹向公孙奇道：“姐夫，堡中之事，由你作主。但这姓耿的不是堡中之人，他的大衍八式是我私相传授的，我有过错，我要补救，我可不能让他这样容易出去！”公孙奇道：“哦，你要废掉他的武功？”桑青虹柳眉一竖，道：“不废他的武功也行，他可得由我处置！”

珊瑚叫道：“公孙堡主，你说的话不算数？”公孙奇见她如此着急，大大起疑，冷冷说道：“也好，耿相公，你且待一会儿。”珊瑚又叫道：“公孙堡主，你出尔反尔，算得什么英雄？”公孙奇淡淡说道：“玉姑娘，你别

忙，我还有几句话要问，问清楚了就放他走。咄，姓耿的，你是什么人？何方人氏？父亲是谁？师父是谁？”

原来公孙奇派出手下跟踪耿照之时，虽对耿照也曾有过调查，但只打听到他的姓名，知道他曾在蓬莱魔女山寨中作过客，其他有关耿照之事，却是未曾打听清楚。当时公孙奇只是想以耿照为饵，将珊瑚引来，对耿照并不放在心上，所以也未曾仔细盘问。如今公孙奇见珊瑚如此着急地要耿照离开，不由得蓦地起了疑心。

耿照心头一震，暗自想道：“这魔头不知与金人有无勾结，但总之不是好人，我的来历，岂能说与他知道？”要待措辞搪塞，但一来他不惯说谎，二来公孙奇问及他的父亲，父亲的名字岂能胡乱捏造？正在踌躇，盘算该如何回答，珊瑚忽道：“公孙堡主，我有一事，先要请教。”公孙奇道：“请说。”珊瑚道：“这位耿相公是你答应让他走的，那么，你是不能将他当作囚犯的了？”公孙奇道：“我是好好问他，也没动刑，谁说我将他当作囚犯？”珊瑚又道：“你的命令，是不准他今后再踏进贵堡半步，那么，你当然也是不把他当作朋友的了？”公孙奇傲然说道：“不错，当今之世，够得上与我朋友相称的，本来就没有几人！”珊瑚道：“着呀，那么，他与你非友非敌，毫不相干，你何须问他来历？”

公孙奇怔了一怔，哈哈笑道：“玉姑娘，你辞锋锐利，果然不愧是柳清瑶亲手调教出来的女中豪杰！好，我就不盘问他了。但你们之事，与我无关，与孟钊却大有关系，你如今已答应下嫁孟钊，那么理该将孟钊叫来，三面言明，耿相公才好离开。”珊瑚又羞又恼，亢声说道：“公孙堡主，你是存心羞辱我吗？这话，你刚才可没有说过。”公孙奇道：“我刚才一时思虑未周，如今补救，还来得及。你和孟钊已定了夫妻名份，夫妻之间何事不可明言？何况耿相公是你的好友，也就应当是你丈夫的好友，你们夫妻俩送他一程，也是应该，此事光明磊落，焉能说是羞辱？”

公孙奇说至此处，便不再理珊瑚，迳自向妻子问道：“孟钊伤得重吗？”桑白虹道：“摔破了头，并非很重。”公孙奇道：“好！”立即吩咐一个仆人：“你给我将孟钊叫来，叫他顺便将冀州的卷宗带来。”

原来孟钊颇通文墨，“替公孙奇掌管文书。公孙奇曾叫手下将各地的成名人物编成名册，附有事迹；各地所发生的大事，也多有记载，与现代间谍组织所必备的档案差不多。

他听出耿照是冀州口音，所以便叫孟钊将冀州的“档案”调来，看一看冀州有没有姓耿的武林人物，希望从这档案中可以查到耿照的来龙去脉。

枝节横生，风波叠起，珊瑚、耿照均是忐忑不安，但既然还在公孙奇掌握之中，公孙奇执意如此，他们亦是无可奈何。桑青虹在一旁偷偷欢喜。

那仆人接了命令，匆匆便走。哪知刚走到门口，外面忽地有个人也匆匆跑进来，“砰”的一声，撞个正着，那仆人跌了个四脚朝天！

公孙奇喝道：“穆弘，你不在大门把守，失魂落魄地跑来干什么？”这穆弘抬起头来，满面鲜血淋漓，叫道：“主公，不好了！”正是：

才伤情海风波起，又见寻仇怪客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豪气干云来御敌 师恩深重护同门

珊瑚心中一动，暗自想道：“莫非是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来了？”只听得公孙奇问那穆弘道：“何事大惊小怪，是什么人来了？”他竭力装作神色自如，但声音亦已微微发抖，原来他也疑心是华谷涵来到，心想：“为何没听见他的笑声？”

穆弘叩了个头，说道：“外面来了个陌生汉子，要见主公，我们拦着他向他讨取拜帖，那人哈哈大笑，说道：‘我平生从来不具拜帖！’大踏步便要硬闯进来，我们当然将他拦阻。他忽地冷笑道：‘你们当真定要拜帖？好，那你就给我带去吧！’话声未了，反手便打了小的一记耳光。”

公孙奇惊疑不定，听穆弘所说的这人行径，有几分似是笑傲乾坤华谷涵，当下也顾不得生气，连忙问道：“那么拜帖呢？”穆弘道：“他说拜帖已印在小人面上。”

公孙奇道：“你抬起头来。”仔细端详，只见穆弘面上伤痕遍布，纵横交错，公孙奇细心审视，看了好久，才看出那些伤痕虽然纵横交错，但却有轨迹可寻，似是顺着笔势，在他脸上剃出来的草书，隐隐现出“东园望”三字！

公孙奇吃了一惊，问道：“他只打了你一掌？”穆弘道：“不错，只是一掌。”心想：“再打一掌，那还了得？”不解主人何以如此问他。原来穆弘自己尚未知道，那人只是一掌打下，在这极短促的时间之内，已用指力在他脸上划出了三个草字！

武功中本来有金刚指之类的功夫，指力刚劲的人，在石头上书写并不困难，但在一个人的脸皮上划出三个草字，那却是比在石头上书写，要难过十倍百倍。脸皮不比石头，其薄如纸，即使用刀剑划过，要划出三个草字，而又不伤及眼睛鼻子，已极困难，何况是用指力，又何况是在这么短促的时间之内？

不过公孙奇虽然暗暗吃惊，却也松了口气，心道：“原来不是华谷涵，而是四霸天之首——东海龙东园望这老匹夫来了！”当今之世，公孙奇最害怕的是华谷涵，对东海龙倒并不怎样恐惧，不过，东海龙露了这手神奇奥妙的功夫！公孙奇却也不敢有丝毫轻视。

穆弘又磕了个头，说道：“求主公替小人出一口气。”公孙奇“哼”了一声，说道：“你有眼无珠，滚下去自己敷药吧。”话虽如此，他心中亦自有气，心想：“俗语说得好，打狗也看主人面，你伤了我仆人的颜面，那也就是存心损我的面子了。”

当下提一口气，朗声说道：“原来是东海龙王驾到，请恕下人无知，切莫见怪。公孙奇在此恭候了！”他用的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声震屋瓦，远远的传了出去。

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心神不安，公孙奇夫妇与耿照等人，功力深厚，还不觉得怎么，珊瑚已自觉得有点儿晕眩，几个仆人，更是禁受不起，不由自主地随着啸声起舞。公孙奇心道：“果然不愧是四霸天之首，他这长啸远胜于西岐凤的高吟，但若比起笑傲乾坤华谷涵的狂笑，却还似乎略逊一筹。”当下在每个仆人的身上拍了一下，说道：“这里用不着你们伺候了，都给我退下去吧。”这几个仆人受了公孙奇这轻轻一拍，心头一震，登时恢复清醒，身形也稳定下来，立即退入后堂，远远避开。

公孙奇顺手又点了耿照的穴道。

啸声起时，远在堡门外面，啸声一停，只见一个虬须大汉，已大踏步走了进来。桑白虹起立说道：“东园叔叔，许久不见了啊，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原来桑白虹父亲桑见田在生之时，东园望曾经到过，那时桑白虹还是十多岁的小姑娘。

东园望道：“桑大小姐，恭喜你嫁得个好夫婿，可惜我事后方知，没赶得上喝你这杯喜酒，今日特来补贺。嘿嘿，惭愧得很，我可没有什么好的礼物带来啊。”

公孙奇道：“东园前辈，不必客气，你赏赐我仆人这份厚礼，已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还不知道怎样报答你呢。”

东园望道：“是么，我还嫌出手太轻了呢。我这不过是礼尚往来而已。比起你对我那个小徒弟的厚赐，那是自愧不如了。”眼看唇枪舌剑，已是箭在弦上之势，桑白虹笑道：“东园叔叔远道而来，纵有天大的事情，也请先坐下喝一杯茶再说吧。青妹，倒茶，嗯，东园叔叔，你上次到我家来，我这妹妹尚在襁褓之中，大约你未见过吧。”

说话之间，桑青虹已倒了满满的一杯茶，她心中有气，暗自想道：“我倒要试试你这老龙有什么本领，胆敢欺上门来。”她有意卖弄功夫，笼了双手，长袖一拂，已把那个盛满了热茶的茶杯卷了起来，说声：“叔叔，请用茶。”茶水没有溅出半点，平平稳稳地送到东园望面前。

东园望道：“不敢当，不敢当。”把手一招，手指并未接触茶杯，茶杯已是缓缓落下，他这一招，暗中已与桑青虹较上了内功，桑青虹猛地被他那股内功招引，不由自主地身向前倾，跨出一步，桑白虹连忙将妹妹扶住，笑道：“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东园叔叔，你不必与她一般见识。请用茶吧。”

东园望将茶杯轻轻一放，说道：“这茶么慢慢再喝不迟，我是个急性子，心中有事，可得先向公孙世兄请教。”他只是那么轻轻一放，茶杯已是深陷桌内，杯口与桌面相平，茶水也没有溅出半点。虽说那是只银杯，但这份功力亦已足以震世骇俗了！

公孙奇道：“东园前辈有何见教？”东园望“哼”了一声，说道：“不敢当，东园望无德无能，怎配做你的前辈！”公孙奇淡淡说道：“东海龙王言重了。”武林中人将东园望称为“东海龙”，有些人还加上一个“王”字，那是表示对他尊敬之意；但公孙奇从称他“前辈”而改呼绰号，虽然加上一个“王”字仍是表示尊崇，却总是有失敬意了。东园望更是心中暗怒，冷冷说道：“公孙先生，你口称前辈，眼中何尝有我东园望这个人？要不然你也不会将我的两个徒弟打得重伤了。”他改口称公孙奇“先生”，正是针锋相对。

公孙奇道：“哦，原来你是指那回事情，当时晚辈遭受围攻，出手难免稍重，不过对令徒已是留情的了。”言下之意，若不留情，你那两个徒弟焉能活着回去？

东园望面色铁青，正要发作，桑白虹说着：“东园叔叔，这件事是他鲁莽了些。但你也不能怪他，他动手之时，并不知道其中有两位是你徒弟。事后知道，他很是懊悔。”桑白虹深知东园望之能，虽然并不怕他，但心想还是留着精神对付华谷涵的好，因此意图调解。

桑白虹又道：“我们本该早早向叔叔请罪的，但叔叔远处海外，先父又没有留下叔叔的地址，以至拖延下来。直到上月西歧凤叔叔来了，我们才知

道叔叔在东海的飞龙岛纳福，当下即已遣人送信至飞龙岛向叔叔道歉，这封信叔叔还没有见到吗？”

桑白虹已尽力转圜，哪知东园望的性子是老而弥辣，那封信他其实是早经过目的了，但他恼恨公孙奇出言不逊，却佯作不知，说道：“有这回事么？我飞龙岛的规矩是这样的：别处遣下人送信来，我这里也由下人收阅，是主人送信来，那才由我收阅。不过这点小事，现在也不必追究了，反正我现在已到此地，那封信内容，公孙先生，你口述一遍。”这意思明显得很，那是怪公孙奇没有亲自登门赔罪，现在要他亲口道歉。

公孙奇怒气暗生，心想：“我不过看在岳家份上，尊你一声前辈，你当我就当真是怕了你么？”盯了妻子一眼，对她的示弱表示不满，再转过头向东园望道：“这封信是我一个下人起草的，底稿不在我这儿。东海龙王，你今日在我仆人面上，印了一张拜帖，这拜帖上只有尊姓大名，似乎也未合拜帖的规矩。请前辈另送一张拜帖来，然后我再叫下人将那封信的底稿与你交换，咱们的梁子也就可以哈哈一笑而罢了。前辈意下如何？”公孙奇的话意也很清楚，那是要东园望先向他送帖赔罪，他才肯向东园望道歉。

东园望长须抖动，霍地起立，大声说道：“好，你嫌一张拜帖不够，我就再送一张给你！”

眼看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桑白虹忽地轻移莲步，在东园望面前衿袂一揖，娇滴滴地说道：“东园叔叔别生气，侄女给你赔罪来啦！”这一揖用的正是“大衍八式”中的一式“童子拜观音”，一股怪异阴柔的掌力，倏然间无声无息而来。原来桑白虹到底是爱护丈夫，情势既是难以善罢甘休，她便意图速战速决了。

东园望何等人物，焉能容得她的掌力袭上身来，他立时警觉，双掌一翻，一股纯阳的刚猛掌力也发了出去，哈哈一笑，说道：“不敢当，还礼！”

双方掌力一交，桑白虹鬓边的玉蝴蝶微微颤动，心中一凛，想道：“这老匹夫果然不愧是四霸天之首，掌力好生了得！”原来东园望的劈空掌力无孔不入，桑白虹的防御圈已给他突破了一丝空隙，波及了鬓边的玉蝴蝶。

东园望更是惊诧不已，他虽然略胜一筹，但这么刚猛的掌力发了出去，却被对方阴柔的掌力包住，就似陷入了一团棉花之中，竟是难以发挥，好不容易才能突破一丝毫空隙，但对方的掌力一分，立即又弥补了这个漏洞。东园望暗暗吃惊，也在心中想道：“桑家的大衍八式，果然是奥妙神奇，人所难测。幸亏她还没有练到最上乘境界，要不然我真要给她以柔克刚了。”

两股劈空掌力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地暗斗，两人都有顾忌，一步一步后退，距离拉开了一丈有余，但双方仍是感到对方掌力的重压，呼吸也渐渐紧张了。

公孙奇笑道：“东园前辈，你如此多礼，我夫妻俩怎当得起？我这厢也给你赔礼了！”双掌一合，遥遥一揖，只听得“波”的一声，有如炸裂了什么东西，原来他用的也是阳刚掌力，两股刚猛的掌力碰撞，旗鼓相当，登时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桑白虹的压力一松，神色恢复自如，笑吟吟地说道：“东园叔叔是长辈，长辈不肯收礼，晚辈只好奉陪了。”她吸了口气，衿袂又是一揖。

这时她和丈夫已是各自占了有利的方位，两股力道一刚一柔，分向两边袭来，东园望的功力比桑白虹稍胜一筹，与公孙奇则是半斤八两，但若论到内力的运用之妙，公孙奇夫妻却又都在他之上。公孙奇的刚猛掌力，似是大海潮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重重的力道不断地加上去，渐渐压得东园

望透不过气来。桑白虹的阴柔掌力则如游丝袅空，水银泻地，逢隙即钻，侵袭穴道。东园望忽觉一股凉气直透心头，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他若是和公孙夫妻单打独斗，或者可以打个平手，但如今力敌二人，那是强弱悬殊，决难应付的了。公孙奇道：“娘子，东园前辈是你世叔，请你作主，是送他回去，还是留他多住两天？”桑白虹笑道：“东园叔叔远道而来，哪能让他立即回去，当然应该多留几天！”公孙奇道：“好，东园前辈，那就请你容我稍尽地主之谊，留下来吧！”左掌一劈，右掌一推，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前推后挤，将东园望的退路全都封住。

原来他们夫妻俩的话，话中有话，“送他回去”的意思即是要取东园望的性命；“留他住下”的意思则是将他打伤，然后再给他医好。桑白虹主张采用后者，那是因为照江湖的规矩，似东园望这等有身份的人，倘若受伤之后给敌人医好，那就是受了对方的恩惠，以后决不能向对方报复的了。要知东园望是四霸天之首，倘若公孙奇夫妻杀了东园望，其他三人定不肯善罢干休，公孙奇夫妻纵然不怕，也总是麻烦，因此桑白虹一想，还是将他收服的好。

东园望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当然知道他们夫妻的用意，不禁心头一凛：“好阴狠的手段！”以他的身份，倘若真的给对方打伤，又让对方医好，以后就永也不能抬头做人，这当真是比杀了他还难过了。

东园望情知不敌，咬了咬牙，就想自断经脉而亡，但对方的掌力催迫甚紧，他的真力已全发了出去应付敌人，急切之间，要将真力撤回自断经脉，也不可能。

再过一会，东园望所受的压力越来越重，一股腥味冲上喉头，一口鲜血就要吐了出来，东园望不肯在敌人面前出丑，紧紧咬住牙关，把那口鲜血又吞下去，正待把真力慢慢收回，自断经脉，就在此时，忽听得一阵幽微的笑声似在远方摇曳而来。声音虽细，却是清亮之极！

笑声忽地拔高，宛若从天而降，倏地变为大声狂笑，当真是山鸣谷应，响遏行云。公孙奇面色大变，刹时间，只听得四面八方都是笑声，明明是一个人的笑声，却好似同时从许多不同的方向进了城堡，随着那笑声起处，四面八方，人声脚步声乱成一片，不问可知，那是因为各处的守卫都以为发现了敌人，倾巢出动了。

公孙奇夫妻心里一惊，劈空掌力不免稍稍减弱，东园望缓了口气，好生诧异：“这是谁人？竟有如此超凡入圣的神通！”

公孙奇面色铁青，喝道：“华谷涵你捣什么鬼，要来便来吧！愚夫妇已在此恭候多时了！”话声未了，只听得那笑声已到门前，宛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饶是东园望这等功力，也自觉得神摇魄动，暗暗吃惊。

忽地笑声嘎然而止，就在余音袅袅之中，一个丰神俊秀的白衣书生走了进来，正是那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

华谷涵笑道：“东园先生，这位公孙堡主与小可有约在前，请恕小可僭越，要抢来接这一场了。”说话之间，他已走到三人中间，长袖一挥，将公孙奇的掌力隔断，他说话甚为得体，保全了东园望的颜面，东园望从容退下，好生感激。心中想道：“原来他就是笑傲乾坤华谷涵，想不到如此年轻！我只道人言失实，却原来果然名不虚传！”

桑白虹道：“久仰大名，拙夫也曾蒙指教，今日得华大侠光临寒舍，幸何如之！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双掌一揖，合成一个圆圈，她的“大衍八式”，

功力运用得神妙无比，她本来是和丈夫并肩而立，站在华谷涵的对面，这双掌一挥，一股阴柔的内力，已无声无息地绕过了华谷涵的正面，突然从他背面袭来。这一种正面发掌而能袭击敌人后心的打法，乃是桑家的不传之秘，当真是天下无双，人间仅有！

若是换了另一个人，即使功力高于桑白虹的，突然受到这背后的攻击，也一定是防不胜防，非吃亏不可，但华谷涵是何等人物，衣袖一甩，斜斜地跨出一步，表面看来，是不敢受她的礼，故此避开，其实已是将她这股内劲暗中卸去。但桑白虹这一掌迫得华谷涵不能不立即闪避，华谷涵也禁不住心中一凛，想道：“怪不得桑见田当年号称天下第一魔头，武学上果然是有独到之处！今日之战，倒是不容我掉以轻心的了。只不知这妖妇得了她父亲几成功夫？”

心念未已，公孙奇已是一声喝道：“华谷涵，你今日欺上门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接招！”双掌借这一喝之威，猛地拍出。在桑白虹发掌之时，夫妻俩心意相通，公孙奇已料到他妻子发的是何种掌力，也料到华谷涵必定闪过右边，他这双掌就正是朝着华谷涵迎面打来，双掌齐发，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桑白虹身形不动，双掌一招，招数已变，掌力分成两股从背后包过来，分袭华谷涵两胁要穴。

华谷涵哈哈笑道：“江湖传言，贤伉俪联手，天下无敌，今日见识了！”倏地一个盘旋，长袖一挥，将桑白虹所发的两股掌力卷在一起，单掌拍出，又接着了公孙奇双掌的掌力。

只见他掌袖翻飞，狂飙骤起，公孙奇那么刚猛的掌力汹涌而出，却竟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而桑白虹所发的掌力，却感到似乎是碰在钢墙铁壁之上，竟然给反弹了回来。

原来华谷涵竟是在同一时间，发出刚柔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力，对公孙奇的是用“以柔克刚”，对桑白虹的却是“以刚破柔”，公孙奇还好一些，虽是被对方克住，尚足自保；桑白虹的武功虽然神奇，但内力修为，与对方相差甚远，却感到有点吃不消了。

桑白虹退了两步，笑道：“笑傲乾坤，果然名下无虚，好厉害的金刚掌力！”华谷涵见她忽然稳住了身形，言笑自如，心里也好生诧异，仔细一瞧，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桑白虹退了两步，后背已靠着一根柱子，上乘武学中有一种“借物传功”，“移花接木”的功夫，可以将本身的内力传到一件物体之中，用以伤害敌人，是为“借物传功”；也可以将己身所受的敌方力道转移到另外一件物体上，是为“移花接木”。桑白虹自知功力不及对方，因此只能施用“移花接木”的功夫，背靠木柱，将华谷涵攻来的金刚掌力，转移到木柱上。这种功夫，华谷涵当然也懂，但却不及桑家秘传的神妙，心里想道：“这妖妇可惜资质较差，内功始终练不到最上乘境界，功力比不上她的丈夫；但若论到武学的造诣，她却要胜过丈夫许多了。怪不得公孙奇当年受她诱惑，宁愿舍弃家庭，与她私奔。”

桑白虹以“移花接木”的本领，接去了华谷涵六成以上的内力，公孙奇登时转守为攻，相持片刻，两人的头上都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看来是半斤八两，哪一方想要取胜，都是不易。

桑青虹踏进一步，正要拍出一掌，助她姐姐，但她手掌刚刚扬起，东园望已拦在她的面前，说道：“贤侄女，叔叔刚才接了你一杯茶，尚未还敬啊！”桑白虹喝道：“青妹，退开，不用你多事！东园叔叔，请你也不要以大欺小。”

东园望笑道：“你们夫妻和华大侠比武，旁人自是不该插手。但倘若你们恃多为胜，那我也就顾不了以大欺小啦。”言下之声，只要桑青虹不插手，他也不插手。桑青虹自忖打不过东园望，只好讪讪退下。

其实此时东园望已受了相当严重的内伤，正凭着本身深厚的内功运气自疗，倘若真打起来，他还未必是桑青虹的对手。而华谷涵此时正全力与公孙奇夫妇相持，哪一方有人相助，哪一方便可以取胜了。但桑青虹却看不出东园望已受内伤，被他吓住。

再过片刻，忽听得“喀喇”一声，那根柱子当中断折，屋顶也塌了一块，瓦片纷落，尘土飞扬，随即又听得“叮”的一声，桑白虹头上的玉钗坠地。原来木柱已断，失了凭藉，她身上所受的内力，无可转移，便波及了头上的玉钗了。

公孙奇自忖内力比不过对方，说道：“华谷涵，咱们再领教你兵器上的功夫。你远道而来，咱们理该陪你打一场痛痛快快的。”华谷涵笑道：“不错，我也很想打一场痛痛快快的，客随主便，你们要如何便如何吧！”

公孙奇虚拍一掌，铮的一声，解开了腰带，却原来他的腰带，乃是一柄软剑。与此同时，桑白虹也拔出了佩剑，她的佩剑更为古怪，剑尖上透出一层墨绿的光华。

华谷涵见多识广，一看就知是把淬过毒药的宝剑，却也不惧，当下哈哈一笑，取出一把扇子，轻轻一摇，说道：“客不僭主，请贤伉俪进招吧。”

武林中原有“折铁扇”这门兵器，但华谷涵这把扇子却并非铁扇，而是一把雅致的湘妃竹扇，扇骨极薄，看来似乎吹弹得破。华谷涵书生打扮，丰神俊秀，配上这把扇子，自是更增几分“雅”气，但用来御敌，却是匪夷所思。东园望虽然已知道他的武功超卓，也不免为他暗暗担心。

公孙奇夫妻站好方位，布成犄角之势，公孙奇左手持剑，桑白虹右手持剑，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华大侠接招！”双剑同时刺出，剑尖晃动，激动气流，嗤嗤声响，俨如两条毒蛇，突然窜出，择人而啮。剑气纵横，华谷涵全身的穴道经脉，都在他们剑势笼罩之下。

原来公孙奇夫妻这套剑法是专为对付华谷涵而设的，他们一持左手剑，一持右手剑，双剑合璧，可以同时在一招之内，遍袭敌人的奇经八脉，剑尖可以刺穴，锋刃可以切割，同时具有判官笔与宝剑的功能，当真是厉害无比。

华谷涵凝神应敌，一飘一闪，就在这瞬息之间，公孙奇的软剑倏地伸长，俨如一条白练，袭击华谷涵的阴维、阳维、阴跷、阳跷四脉；桑白虹的招数更为奇妙，短剑盘旋飞舞，宛如一条墨龙，凌空伸爪，疾刺华谷涵的任、督、冲、带四脉的奇经大穴。华谷涵是个武学大行家，知道只要他们夫妇双剑一合，虽然未必能制自己死命，但要解拆，那就难得多了。当下也不敢怠慢，折扇一挥，长袖飞舞，也同时发出两招，将公孙奇两夫妻隔开，不让他们双剑合璧。

只听得“叮”的一声，公孙奇的剑尖触着他的折扇，竟然穿不进去，反而给他的扇子轻轻一引，带过一边。

原来华谷涵的内功深奥神奇，早已到了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境界，他使出上乘的卸力消劲功夫，扇子一拨，便已轻描淡写地将对方的劲力化开。公孙奇的剑锋虽利，但触及扇子之时，劲力已消，也不过等于柔枝轻拂而已，还焉能将他的扇子刺穿？但公孙奇也好生了得，一觉不妙，立即收回，摆脱了华谷涵扇子上发出的粘黏之劲。

桑白虹的毒剑则被华谷涵的短袖荡开，华谷涵对付桑白虹的方法又有不同，他经过了刚才那一场比试内力，已知桑白虹武学的造诣颇深，招数也很奇妙，但内力却是较差。因而华谷涵也就不必用卸力消劲的功夫，干脆就来个硬打硬接，使出铁袖神功。

衣袖本是柔软之物，但经过华谷涵的内力运用，登时坚逾精钢，只听得“ ”的一声，竟如金属交击，把桑白虹的宝剑荡开。他的“铁袖神功”已练到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最上乘境界，与宝剑一碰，立即又趁势反弹，夭矫如龙，倏地又变成软鞭招数，横卷桑白虹的脚踝，桑白虹跃起闪避，宝剑下撩， 的一声，又碰了一下，这一下桑白虹身体离地，气力自是不能全部使出，只觉虎口发热，宝剑险些就要脱手飞出。

公孙奇大喝一声，长剑一指，一招“星海浮槎”，疾刺华谷涵带脉四穴，同时剑中夹掌，发出刚猛异常的金刚掌力。

这一招“星海浮槎”极为奇妙，剑花朵朵，宛如洒下了满天星雨，四面八方都是剑光人影。原来公孙奇领过一次教训学了一次乖，这次改用了游身晃斗，闪缩不定的剑法对付华谷涵，同时以刚猛的掌力荡开他的扇子，目的在不让他的扇子粘上自己的软剑，乘暇抵隙，有隙即钻。

岂知华谷涵的内功轻功俱臻佳妙，打法也是不拘一格，他先赞了一声“好剑法”，随即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看看我的点穴功夫！”身形一晃，竟在剑光笼罩之中，倏地欺到了公孙奇身前，折扇挟着一股劲风，疾点公孙奇顶门的“百会穴”。这“百会穴”是人身死穴之一，公孙奇的长剑已攻出去，急切间撤不回来，只得将捏着剑诀的手指弹出，明知功力不如对方，手指可能断折，但为了救命，那也顾不得了。

桑白虹在半空中倒翻了一个筋斗，一招“鹰击长空”，毒剑向华谷涵背心插下，她刚刚受了华谷涵内力的震荡，居然立即又能使出如此凌厉的攻击招数，华谷涵也不禁暗暗喝彩：“这婆娘果然了得！”桑白虹这一招攻得恰是时候，华谷涵反手挥袖，对正面敌人公孙奇的攻击就不能不稍稍放松，公孙奇霍的一个凤点头，在间不容发之间，避开了华谷涵的一击，连手指也保全了。

这几招兔起鹘落，惊心动魄，旁边观战的东园望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惊险的大场面，这时也看得目眩神摇，矫舌难下。但见华谷涵的身法宛如行云流水，忽攻忽守，倏进倏退，虽在凶险绝伦的搏斗之中，仍是不减其潇洒从容之态，东园望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暗自想道：“笑傲乾坤已是胜算在握，看来最多半个时辰，公孙奇夫妻定然落败！”

哪知心念未已，忽见华谷涵眉头一皱，身法略见迟滞，若非东园望这样的高手也看不出来。公孙奇夫妻登时转守为攻，剑光大炽！但华谷涵长袖挥舞，仍然把他们隔开，不让他们夫妻俩双剑合璧。不过这时主客之势已变，华谷涵已渐渐落在下风，是否能将他们夫妻一直隔开，那却是难以逆料了。

再过片刻，只见华谷涵的眉心隐隐现出一丝黑气，淡得似有若无，若非东园望这样经验丰富、目光锐利的人，当真还不能发现。东园望不觉大为奇怪，他知道桑家有使毒的功夫，桑白虹现在所用的这把短剑就是毒剑，但他一直在旁边凝神观战，双方任何微细的动作都瞒不过他的眼睛，桑白虹用的虽是毒剑，却从未接触到华谷涵的身体，她也一直是凭着武功搏斗，并未发过暗器，也未撒过毒粉、放过毒烟，但华谷涵却又分明似有中毒的迹象，东园望百思不得其解。桑青虹冷笑道：“东园叔叔，你紧张什么？你说过的话

算不算数？”原来她是怕东园望上前插手。东园望“哼”了一声道：“你们纵有千般伎俩，华大侠也未必会输。你瞧着吧！”

华谷涵虽然眉心隐现黑气，但双眼仍是神光奕奕，显然并未受到多大损伤，功力还是深湛之极。原来桑白虹擅于“隔物传功”，她的毒剑虽然未碰过华谷涵的身体，但却触着他的衣袖，她一口气吹去，将衣袖上所沾的毒吹得向上蔓延，沾着了华谷涵的肌肤，本来以华谷涵的深厚内功，皮肤纵然沾毒，也决计侵不进他的体内，但桑白虹又用“隔物传功”的本领，内力从毒剑的剑尖上迫出，透过华谷涵的衣裳，催那股毒气向华谷涵身体侵袭，如此一来，华谷涵同时要应付两方面的进攻，又要运功御毒，纵有天大神通，也难照顾周全，终于侵进了一丝毒气。

华谷涵内功卓绝，侵进这丝毒气当然不能制他死命，但也总是受了一点影响。他以一敌二，本来只是稍占上风，如此一来，此消彼长，形势逆转，就变成是他屈居下风了。

东园望空在一旁着急，却是无计可施。一来他有话在先，只要公孙奇夫妇这边没人帮手，他也决不插手。他是何等身份，岂能自毁前言？二来他现在的功力，不过恢复三四成，还未必是桑青虹的对手，若是双方添人相助，对华谷涵反而不利。因而东园望只有希望华谷涵在功力未曾怎样耗损之前，速战速决，将公孙奇夫妻任何一个击倒。

但华谷涵却并不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反而将招数放慢，但见他的折扇东指西划，宛如挽了千斤重物，举步维艰。公孙奇趁势狂攻，剑招有如暴风骤雨，东园望正在为他着急，忽听得“铮”的一声轻响，华谷涵的折扇已搭着了公孙奇的长剑，公孙奇连用几个手法都摆脱不开，转眼间双方的兵器——长剑与折扇便似胶在一起，彼此都不能移动。

原来华谷涵渐渐感到喉干舌燥，亦知不妙，久战下去，必会吃亏。但他经过了这两场激战，对公孙奇夫妻的武功深浅摸得比东园望更为清楚，深知双方相差不远，速战速决，决不可能。

要知单以功力而论，华谷涵单打独斗，自是可以胜过公孙奇或桑白虹，但他们夫妻联手，双方的实力便已相差不远，何况他们夫妻练成了这套剑术，乃是专门对付华谷涵的，只因华谷涵武功超卓，始终将他们夫妻隔开，这才削减了他们双剑合璧的威力；但倘若华谷涵全力抢攻，防守方面势必露出破绽，这就很可能给对方以可乘之机，一旦他们夫妻俩双剑合璧，华谷涵就更难支持了。华谷涵深通武学，想到了这层道理，决定了采用“半守半攻、个别击破”的战术，先行示弱，诱公孙奇来攻，然后突然以闪电的手法，用折扇胶着了公孙奇的长剑，加上了几分内力，令他再也摆脱不开。

桑白虹暗叫不妙，挥剑急攻，剑剑指向华谷涵的要害穴道，华谷涵施展铁袖神功，长袖飞舞，呼呼风响，将桑白虹挡在离身一丈之外。片刻之间，只见华谷涵、公孙奇两人的头顶都冒出热腾腾的白气，一颗颗黄豆般的汗珠从额角上滴下来，显然两人的内力都在一点一滴地消耗，所不同的是公孙奇以全力与华谷涵比拼内功，而华谷涵除了要损耗内力应付公孙奇之外，还要应付桑白虹的毒剑猛袭。

这样激烈的拼斗当真是危险非常，华谷涵对公孙奇主攻，对桑白虹主守，他七成功力用来对付公孙奇，可以稳占上风；但只剩下三成功力来应付桑白虹，却是微嫌不足，铁袖神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只有招架之功。

桑白虹加紧运用“隔物传功”的本领，内力透过剑尖，将毒气迫入华谷

涵体内，过了片刻，华谷涵的一处穴道被她攻破，又侵进了一丝毒气，迫得将用来对付桑白虹的三成功力又移了一成来抗毒疗伤，桑白虹一步一步迫近，到了他身前七尺之内。但另一方面，公孙奇亦已显出不支之象，汗下如雨，身子也似矮了半截，原来他以全力支撑，双足已把方砖踏碎，陷入泥中。

这形势摆得鲜明：倘若公孙奇的内力先被耗尽，华谷涵再对付桑白虹就可以轻易取胜；但倘若华谷涵抵御不住桑白虹，先中了她毒剑的话，那么就要一败涂地了。这胜败之间，相差不过毫厘，就看谁先得手了。东园望一生纵横湖海，胆气豪雄，号称“四霸天”之首，这时在旁边观战，却也不禁胆战心惊。

双方越迫越紧，眼看胜负就可分明，忽听得外面金铁交鸣之声，如雷震耳，不问可知是堡中来了强敌，公孙奇心中一凛，心念未已，只听得“砰”的一声，那是板门破裂倒塌的声息，敌人已攻入内院，公孙奇冷笑道：“华谷涵，你好啊！真是英雄，真是好汉！原来还埋伏了这许多人！”话犹未了，只见一大群人已一窝蜂涌入。正是：

虎斗龙争犹未已，腥风血雨又吹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欲图霸业挥神剑 初识佳人奏玉箫

这群人中有“风火轮”宋金刚；青海三马：马奔、马驰、马行；彝山双雄：娄师陀、盘大王；“关东铁汉”铁大鼎；东园望的大弟子杜永良等人，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成名人物。原来这些人都是公孙奇的仇家，他们从杜永良处得知消息，趁着东海龙来向公孙奇寻仇的机会，大举而来。无巧不巧，恰值华谷涵也是今日来到，其实华谷涵之来，这班人事先是并不知道的。

堡中的守卫因为华谷涵刚才一闹，四处听得笑声，疑神疑鬼，也不知来了多少敌人，早已四处分散，搜索敌人，因此宋金刚这班人从正门攻入，竟然势如破竹，很容易就攻到了内院。

这时形势非常明显，胜负无待卜龟，公孙奇夫妻已被华谷涵累得筋疲力倦，再加上这一大群龙精虎猛的生力军来到，公孙奇夫妻纵有天大神通，三头六臂，那也是性命难保的了。

宋金刚等人本以为这个时候东海龙大约还在与公孙奇激战之中。谁知到来一看，东海龙却站在一边，和公孙奇夫妻激战的却是一个少年书生，而且看来双方正是功力悉敌，都不禁大为诧异。

就在此时，华谷涵忽地哈哈一笑，说道：“华某岂是以多为胜之人，公孙奇，咱们彼此同时收招吧！”公孙奇哪敢相信，心念方动，陡然间忽觉压力一松，华谷涵的扇子忽地移开，拨开了桑白虹的毒剑，跃出了圈子。公孙奇因为不敢相信，内力尚未来得及撤回，身向前倾，立足不稳，正好碰上马奔的长剑，“嗤”的一声，肩头的衣裳已被挑破，只差半寸，险些就要穿过他的琵琶骨，幸而公孙奇内功精纯，沉肩一引，这才把马奔凌厉的剑招化解了。

公孙奇夫妻又喜又惊，喜者是劲敌华谷涵竟不乘人之危，反而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走开；惊者是他们已累得筋疲力倦，而来的这一群人，又个个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

桑白虹长袖一挥，遮拦着立足未稳的丈夫，毒剑倏地从袖底刺出，指东打西，剑尖刺向马奔的穴道，剑身平削马驰的手腕，倏地收剑，剑柄又撞到了马行的肋下。三马之中，马行本领最弱，“咚”的一声，肋骨已被剑柄撞折一根，翻了一大筋斗，幸而剑柄无毒，肋骨虽断，尚非致命之伤，公孙奇早已趁此机会，吸了口气，稍稍调匀了紊乱的内息，“呼”的一掌打出，碰着了盘大王的开山掌，双方都退后三步。

盘大王的掌力有开碑裂石之能，被公孙奇一掌震得几乎跌倒，吃惊非小。但他却不知，公孙奇比他吃惊更甚，原来公孙奇这一掌打出，发觉自己的内力，剩下的已不到三成了。

铁大鼎手持独脚铜人，一招“泰山压顶”，向着公孙奇的天灵盖猛磕下来，铜人的手臂，又插到了公孙奇肋下，中指尖对着他的“愈气穴”。铁大鼎号称“铁汉”，这铜人用力磕下，没有千斤，也有七八百斤气力，而且不单是兵器沉重，他还可以用铜人点穴，兼有武学中“重、拙、巧”三者之长，当真是厉害非常，公孙奇挺剑一挡，“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摇摇晃晃，又退三步，看来已似步法凌乱，但却刚好避过了铁大鼎的铜人点穴。桑白虹抢上两步，挥袖拂开马驰的斫山刀，一剑刺出，刺中了铁大鼎的铜人，“”的一声，火星蓬飞，铜屑纷落，这一剑将铁大鼎的猛劲引过一边，铁大鼎收势不及，身子倾侧，踉踉跄跄地奔出两步，也几乎跌倒。宋金刚双轮

平举，挡住了桑白虹的毒剑，喝道：“公孙奇，你已是网中之鸟，釜底之鱼，快快扔剑求饶，或者我们还可以从轻发落！”公孙奇厉笑道：“大丈夫死何足惧，嘿嘿，只是你们这一班下三流的颜色，想要取我顶上人头，只怕也没那么容易！”他嘴角满是血污，这一笑牵动脸上的肌肉，狰狞可怖，宋金刚也不觉心头微凛。只听得“嗤”的一声，公孙奇出剑如电，在杜永良的手臂划了一道伤痕，回剑又削到宋金刚的左肩，宋金刚双轮攻出，急切间未及回防，幸而他功夫老到，百忙中用“铁板桥”身法，双足钉牢地面，腰躯后弯，几乎贴着地面，只听得“唰”的一声，公孙奇的剑锋削过，将他的衣裳削去了一幅，却没伤着他的皮肉。

华谷涵道：“东园前辈，我看这里的事，不必咱们理了。”东园望点了点头，叫道：“永良，咱们走吧！”要知东园望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他当然也不愿意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趁此时机，以多欺少，故此叫他的大弟子随他回去。

杜永良中了公孙奇一剑，如何肯退？说道：“弟子已与宋大侠他们相约，生死与共，患难同当，临阵退缩，舍弃朋友，是为不义。请恕弟子不能遵命了。”东园望道：“好，那你自己可要小心了，”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原来他已看出目前的形势，公孙奇夫妻在恶斗华谷涵之后，力竭筋疲，固然是性命难保；但困兽之斗，仍是极为凶狠，只怕群雄也难免死伤惨重。这杜永良是得了他衣钵真传的大弟子，他实在不愿见他丧命，但江湖上以义气为先，杜永良说的也是正理，东园望不愿勉强他，心里暗暗叹气，只好转过了身，低声说道：“华大侠，咱们走吧！”就在这时，只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原来是宋金刚与铁大鼎联手夹攻桑白虹，宋金刚的日月轮已锁着了桑白虹的剑尖，铁大鼎的铜人又在她的剑身上猛力一撞，桑白虹在连场恶斗之后，功力亦已削减了一半有多，挡不住两人的猛力，毒剑竟被震落！

宋金刚双轮推出，他绰号“风火轮”，出手自是快到极点，只听得“嗤”的一声，他日轮的轮齿，勾破了桑白虹的裙带，可是仍然给桑白虹避开了。宋金刚叫道：“铁大哥，并肩子上啊！”

忽听得杜永良大叫道：“铁大哥，你怎么啦！”只见铁大鼎状如醉酒，打了一个盘旋，铜人忽然脱手飞出，娄师陀、杜永良心知不妙，连忙抢来扶他，公孙奇一掌拍出，娄师陀给他打中，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幸而公孙奇功力只剩三成，要不然这一掌就能送他性命。

盘大王气力最大，连忙接下铜人，免得误伤同伴。宋金刚随即飞步上前，挡住公孙奇。就在这时，只听得铁大鼎一声厉呼，忽地拔出一支匕首，左手持刀，“嚓”一声，将右手手腕斩断，原来他与桑白虹硬拼了几招，被桑白虹用“隔物传功”之术，毒气已攻入他的腕脉，他只好采用“毒蛇啮臂，壮士断腕”的方法，以阻止毒气向上蔓延。

“隔物传功”甚是耗损真气，桑白虹虽然迫得铁大鼎“壮士断腕”，但她的功力又已减了一成，而且失了毒剑，形势更是不利。两夫妻背靠着背，抵挡群雄的围攻。

华谷涵、东园望二人见他们厮杀得如此惨烈，也觉目不忍睹。但以他们的身份，绝不能乘人之危，何况又已有话在前，自是不便相助宋金刚这一班人。华谷涵心中想道：“这一班人除了宋金刚算得是侠义道外，其他诸人都是介于邪正之间的人物，也罢，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吧！”东园望心悬徒弟的安危，却是欲行又止，举步踌躇。

华谷涵道：“东园前辈，还是走吧。”两人刚走到门口，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华大侠救我！”却是个女子的声音！

原来珊瑚懂得“冲关解穴之法”，但公孙奇独门点穴的手法何等厉害，她运气冲关，穴道始终不解，不过已能开口说话。

桑青虹在旁监视他们，她正想加入战团，助她姐姐，听得珊瑚叫嚷，猛地起了杀机，一声狞笑道：“已经迟啦！”倏地便是一掌击下，她正站在珊瑚的身边，华谷涵距离尚远，回身来救，已是不及。

眼看这一掌就要击碎珊瑚的天灵盖，忽听得呼的一声，耿照一拳捣出。原来耿照练了那“大衍八式”之后，功力已是胜过珊瑚，他虽然也是同样的被公孙奇点了穴道，但公孙奇点他的穴道用的是隔空点穴的功夫，内力并未深透，耿照的解穴本领虽然不及珊瑚，却比珊瑚先解开了穴道。

拳掌相交，“蓬”的一声，耿照给震得倒退几步，但在他倒退之时，也把珊瑚拉开了。桑青虹大怒，上前追击，华谷涵身形一晃，已拦在她的面前。

桑青虹正自一掌击出，眼看就要拍中珊瑚的后心，华谷涵忽地打开扇子，隔在当中。桑青虹这一掌，立心要取珊瑚性命，用尽浑身气力，即使是碰着一堵墙也会给她打塌，哪知华谷涵这一把薄薄的湘妃竹扇，竟胜似铁壁铜墙，桑青虹的掌心被扇子一按，竟不能再向前推动分毫，幸而华谷涵没有运劲反击，只是将她的内力卸开，否则桑青虹不死也得重伤。

桑青虹知道厉害，又惊又怒，急忙将掌力收回，斜跃一步，怒声说道：“华谷涵，你说过袖手不管的，这话算不算数？”华谷涵笑道：“这一场打斗我说过绝不插手，但这两个人是局外之人，你要加害他们，我可不能不管。”

桑白虹叫道：“青妹，让他们走吧！”就在这时，只听得“唰”的一声，杜永良一剑削去，桑白虹霍地一个“凤点头”避开，但头上的一缕青丝已被他剑锋削断，随风飘散，有几条沾上了桑青虹的头面。

桑青虹虽然是舍不得让耿照离开，对珊瑚也是抱着满怀妒恨，但眼看姐夫姐姐已是岌岌可危，何况此际华谷涵又已出头庇护他们，自己亦是无计可施，权衡轻重，审度利害，只好压下刁蛮的性子，恨恨地盯了耿照一眼，转过身相助姐姐。

公孙奇夫妇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在群雄围攻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桑青虹加入战团，也帮不了多大的忙，群雄分出马家三兄弟来阻截她。马家三雄的功夫，虽然没有一个及得上桑青虹，但他们兄弟配合有素，三兄弟布成了犄角之势，使用三种不同的兵器，同进同退，互相呼应，三兄弟联手合斗，三种不同的兵器，配合得丝丝入扣，登时将桑青虹围在当中，桑青虹无法突围，根本不能与姐姐姐夫会合。

青海三马拦住了桑青虹之后，群雄对公孙奇夫妻更是加紧进攻。铁大鼎裹好断臂的伤口，娄师陀调匀了内息，又再加入战团，这两人虽然是受了伤，但他们功力深湛，顽强之极，受伤之后，满腔怒气，切齿报仇，打得更猛。去了三马，补上这两个人，围攻公孙奇夫妻的主力，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强了。

华谷涵扇子一指，解开了珊瑚的穴道，无暇问她来历，转身便走。耿照想起桑青虹对他到底是有过好处，这时眼见桑青虹性命难保，却不禁有点惘然，多看了一眼。珊瑚低声说道：“耿大哥，不管你心意如何，此间之事，你我都是无能为力的了！”耿照默然不语，也只好转过了身，拉着珊瑚便走。

尚未走出大门，忽见一条人影，来得快极，华谷涵眼光锐利，看出是个

背插拂尘的白衣少女，不觉心中一震，“是她来了！”

华谷涵心念未已，这少女已是闪电般地进了大门，眼看就要和华谷涵碰上，华谷涵迅即一个“移形换位”，巧妙闪开，只觉香风扑鼻，那少女轻轻“噫”了一声，已是擦肩而过。东园望在武林中辈份极高，是介于邪正之间的人物，脾气古怪，一向倚老卖老，心里却在想道：“岂有此理，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娃儿竟敢横冲直撞，不把老夫看在眼里。我偏不让路，看你如何？”念头刚动，只觉微风飒然，陡然间一股力道涌来，原来是那少女的长袖挥出，贴着东园望的腰身轻轻一带，凭着东园望这等老练的功夫，竟然给她攻个措手不及，未能避开。少女那股力道用得恰到好处，东园望身不由己地转了一圈，让开了路。东园望转了一圈，身上所受的劲道也登时消失，稳了身形，毫无伤害。东园望心中明白，这少女只是要他让路，并未用内力震他五脏，否则自己早受重伤了。东园望的功力虽然未曾完全恢复，但也是一等一的功夫，竟禁不住这少女衣袖的轻轻一带，心中好生骇异！

华谷涵已看出来者是谁，刹那间心中转了几个念头，寻思：“且看她如何？不必忙着招呼，她终须要找我说话。”华谷涵冷眼旁观，珊瑚则已失声叫道：“小姐，小姐，你来了呀！”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柳清瑶。

蓬莱魔女这时已看见珊瑚和耿照站在一道，心中也有点奇怪，但无暇多说，挥挥手道：“你们且站过一边！”脚步不停，向前直走，前面宋金刚这班人围着公孙奇夫妇，激战正酣。

宋金刚认得蓬莱魔女，叫道：“柳女侠，你来得正好。这魔头困兽犹斗，请你助一臂之力，早点收拾了他。”

公孙奇忽地也大声说道：“师妹，你来得正好，快把愚兄杀了，一来成全你的威名，二来也省得愚兄受这班鼠辈的凌辱。愚兄死在你的手下，死也瞑目！只是我的爹爹，以后可得拜托你照顾他的晚年了。”

蓬莱魔女在这一瞬间心情激荡之极，她明知师兄作恶多端，但念及师父对她的教养深恩，念及师父对这肖师兄又恨又爱的心中隐痛，再听了公孙奇这番激愤而又辛酸的言语，她又焉能投井下石，与师兄作对？

宋金刚等人并不知道蓬莱魔女与公孙奇的关系，陡然听得公孙奇叫她“师妹”，都不禁吃了一惊。公孙奇也因心神不定，又给娄师陀刺了一剑，虽非要害，却是血流如注！

蓬莱魔女忽地缓缓说道：“请诸位看在我的份上，各自回去吧！”

蓬莱魔女虽然名震江湖，但这一班人也非等闲之辈，其中只有宋金刚一人是和蓬莱魔女相识，其他人众，只是听过她的名字而未曾见过她的功夫，焉能给她一言吓退？人人心中均是想道：“杀虎容易放虎难，公孙奇夫妻比猛虎凶狠百倍，今日放过他们，日后祸患无穷！”

彝山双雄娄师陀、盘大王性情最为暴躁，娄师陀“哼”了一声道：“我们割了公孙奇的首级自然会走，不必你催！”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喇的一剑，就向公孙奇刺去；盘大王更是连话也懒得说，呼呼风响，金刀夹掌，早已是左攻公孙奇，右击桑白虹。其他各人，见他们二人动手，也一窝蜂地涌上，而且人人使出杀手绝招，意欲一举便将公孙奇杀了，那时造成定局，料蓬莱魔女也无可奈何。哪知蓬莱魔女出手更快，她一声冷笑，淡淡说道：“诸位既然不卖我的面子，那就请恕我也不客气了。”话犹未了，拂尘一展，只听得两声，盘大王的金刀，娄师陀的长剑，同时给她卷去，盘大王那

柄金刀，重七十二斤，飞上空中，“轰隆”一声，将屋顶撞穿，飞出了屋外。宋金刚大惊，慌忙后退，杜永良却还来不及收势，一剑刺到了蓬莱魔女胸前，蓬莱魔女心道：“看他是东海龙弟子的份上，让他知难而退吧。”倒转拂尘，杆尖一点，正中杜永良的腕脉，杜永良虎口一麻，青钢剑也登时坠地。

蓬莱魔女滴溜溜一个转身，又杀入了青海三马那群人中，长袖一挥，“啪”的一声，打落了马驰的大斫刀，拂尘一展，卷去了马奔的长剑，纤足一起，又踢落了马行的判官笔。但见她衣袂飘飘，宛如穿花蝴蝶，举手投足，挥袖扬尘，无一不是恰到好处，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转瞬之间，群雄的兵器，尽都被她打落。公孙奇也看得好生惊骇，心中想道：“我纵然没有受伤，也决不能似她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班人都打败了。她所使的功夫，有许多我也未曾学过，想来是我父亲晚年所创。哎，原来我家的武功，如此奇妙，其实并不输于桑家，可叹我见异思迁，反而让她一个外姓女子，全得了我家的真传了。”再看蓬莱魔女月貌花容，不知比他的妻子桑白虹胜过多少，心中不觉暗暗后悔。

桑青虹刚才被马氏三雄杀得香汗淋漓，如今一得解围，怒气未泄，唰的一剑，竟向失了兵器正在狼狈不堪的马奔刺去，蓬莱魔女喝道：“住手！”拂尘一挥，桑青虹的剑尖被她一拂，歪过一边，但她的武功在群雄之上，蓬莱魔女那一拂，只用了三分功力，却还未能将她的青钢剑拂落。桑青虹使出“大衍八式”的上乘功夫，剑锋一颤，居然又刺过来。蓬莱魔女心中着恼，加了几分内力，拂尘一招“倒卷天河”，这才听得“啷”一声，桑青虹的青钢剑，终于脱手坠地了。

桑青虹面色灰白，做声不得。桑白虹道：“柳姑娘，我妹子不懂事，你看在她姐夫面上，担待些儿。多谢你解开了这场纷争，今日之事，过了便算。只要这里的列位英雄不再来找碴子，我夫妇俩也决不向他们算帐便是。”原来桑白虹早已看出蓬莱魔女的心意，知道她只是为了同门的情谊，才保护公孙奇的，却并非完全站在公孙奇这边。桑白虹这番话其实是言不由衷，她已打定主意，只待过了今日之难，待他们夫妇养好了伤，便要一个个地报复。

蓬莱魔女道：“师兄，你怎么说？”公孙奇声音枯涩，叫了一声：“师妹……”底下的话未曾出口，忽地便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子晃了几晃，突然倒地。原来他内力消耗过甚，已呈油尽灯枯之象。恶斗一停，精神松散，便再也支持不住了。

蓬莱魔女大惊，连忙扶起她的师兄。就在此时，忽听得一阵狂笑之声，华谷涵朗声吟道：“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高山流水人何在？侠骨柔情总惹愁！”吟声清越，到了最后那一个“愁”字，声音已似在数里之外，原来当蓬莱魔女打落了群雄的兵器之时，华谷涵与东园望已飘然走了。这笑声、诗声，是华谷涵用“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远远送来的。

珊瑚叫道：“小姐，这人就是你要找的那人，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蓬莱魔女呆了一呆，心头怅惘之极。她入门之时，早已看出华谷涵武功卓绝，心中已自思疑，如今听到了这笑声、诗声，不必珊瑚说明，她也已经知道是“笑傲乾坤”华谷涵了。

听他这一首诗，内中实似含有许多难言的情意。蓬莱魔女聪明绝顶，过耳即能背诵，她心中再次默念这一首诗：“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高山流水人何在？侠骨柔情总惹愁！”第一句似是说华谷涵之所以“弹剑狂歌过蓟州”，也正是为了寻觅她；二、三两句则是华谷涵自己慨叹“红

豆空抛”、“知音难觅”；第四句以一个“愁”字了结，更是寄意遥深，似有无限衷情待诉。蓬莱魔女想起华谷涵送给她的那三件东西，想起了其中的那对联体孖生的红豆，不禁脸上泛起一片红晕。再想起自己的身世之谜，自己父母究竟是谁，是否还活在世上，这种种疑团，也只有向华谷涵才问得明白，她几乎就要追出门去。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她也发觉她扶着的师兄，手足已经冰冷，她师父只有这个儿子，她又怎忍在这样危险的关头，坐视师兄死去？蓬莱魔女想起师父待自己的恩情，终于抑制下追华谷涵的念头。她扶起了师兄，手掌贴着他的背心，一股真气从她的内心大穴透了进去，过了半晌，公孙奇才睁开双眼，低声说道：“师妹，多谢你啦！”

桑白虹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蓬莱魔女为她丈夫运功疗伤，内心却似一锅煮沸了的开水，十分激动，又似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混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惊惶、妒忌、感激、忧虑……种种情绪，互相纠结，刺得她的心头隐隐作痛。为丈夫的受伤而惊惶；为丈夫对蓬莱魔女所流露的情意而忧虑；对于蓬莱魔女的尽心尽力为她丈夫疗伤，则是又感激又妒忌。但此际她自己的功力尚未恢复三成，决无本领为丈夫运功疗伤，却只有倚靠蓬莱魔女了。

蓬莱魔女的心思却是单纯，她只是为了感激师父之恩，要救活师父的独生爱子。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避嫌，更想不到师嫂会对她存有敌意。她全神贯注地为公孙奇运功疗伤，待到公孙奇苏醒过来，能够开口说话了，她才吁了口气。

宋金刚这班人早已走了，公孙奇道：“师妹，我真是惭愧，我、我不知从哪里说起……”蓬莱魔女道：“师兄，你能够知错就好。你在不必思想太多，静心调治吧。我这里有几种药丸……”桑白虹道：“我们有自练的大还丹，柳姑娘你不必操心啦。”蓬莱魔女笑道：“不错，我一时忘记了，你们桑家的大还丹是最好的补中益气的灵药。嫂子，请恕我不能久留，我把他交给你料理了。”公孙奇道：“师妹，你就要走了？我爹爹他，他老人家怎么样？我想知道他的消息。”蓬莱魔女道：“他老人家很好。师兄，我也有许多话要和你讲，不过，不必急在此时，待你养好了伤，我会再来探望你的。”她治好了师兄的伤，心中想的已是另一件事情，华谷涵的影子在她脑海中重现，华谷涵的笑声在她耳边索回，她是急着要去追赶华谷涵了。

珊瑚叫道：“小姐，等一等我！”拉着耿照紧紧跟着蓬莱魔女，转瞬间已走得无影无踪。桑白虹冷冷说道：“你的好师妹说过要回来探望你的，你不必呆呆地望出去的！”公孙奇瞿然一惊，连忙说道：“娘子，你是从哪儿说起，我是感激她解救了今日之难，这干醋你吃得好没来由。”桑白虹冷冷一笑，心中自打主意。

蓬莱魔女走出了城堡，在孤鸾山下停下脚步，珊瑚追了上来，说道：“小姐，我有事禀告……”蓬莱魔女道：“你先回山去吧，你们的遭遇，待我回去再听你说。耿公子，我看你的武功已大大精进了，我不知道你何以得罪桑家，但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再与你为难了。我那枝令箭，还在你身上吗？”耿照道：“已给你师兄拿去了。”

蓬莱魔女无暇追究，另给了他一枝令箭，说道：“凭你现在的武功，再有这枝令箭，此去江南，大约没有什么灾难了。好，祝你一路平安！”

珊瑚忽道：“小姐，慢走！我要请你恕罪……”声音有点哽咽，蓬莱魔

女愕然止步，回头说道：“珊瑚，你有什么心事？”珊瑚道：“小姐，请恕我不能服侍你啦，我，我不想回山了。”蓬莱魔女怔了一怔，望了耿照一眼，微笑说道：“不是想和耿相公一道走吗？”珊瑚道：“倒不是为了这个缘故，耿相公现在无需我来护送的了，但我已打听得我杀父之仇的消息，此人现在在江南。”蓬莱魔女道：“是谁？”珊瑚道：“是四霸天中的南山虎一南宫造。求小姐允许我到江南报仇。”

蓬莱魔女与珊瑚名为主仆，情如姐妹，听了这话，既为她欢喜，也为她担忧，说道：“南山虎的武功委实不弱，只怕你不是他的对手。”珊瑚说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纵然打不过他，也是要拼一拼的。”蓬莱魔女想了一想，说道：“珊瑚，多谢你这几年来一直陪伴着我，现在你要为父报仇，我不能拦阻你，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这本小书你带去吧。”

珊瑚接过来一看，原来是蓬莱魔女手抄的“天罡拂尘十八式”和“柔云剑法三十六式”，虽然不是蓬莱魔女的全部武学，却是她武学精华所在。拂尘本是柔软之物，但天罡拂尘十八式却是用的阳刚功夫，练成之后，可以把拂尘当作刀剑；“柔云剑法”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练成之后，可以把百练精钢的宝剑化为绕指柔，这样刚柔互易，端的是武学中罕有的功夫。蓬莱魔女道：“你练了这两样本领，虽然也未必就一定胜得过南山虎，但料想他要伤你，那也很不容易的了。”

珊瑚喜出望外，但欢喜之中却带了几分感伤，不禁潸然泪下，说道：“小姐，你待我这样好，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真不知如何报答你的恩情。”蓬莱魔女强笑道：“傻丫头，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但愿你了却平生大事，一去报了父仇，再找个如意郎君，将来你与妹夫同来见我，做姐姐的就欢喜无限了。”珊瑚忍了眼泪，也强笑说道：“小姐，我也祝你早日了却心愿，见着送你红豆的人，小姐，我走啦！”

珊瑚与蓬莱魔女含泪告别，耿照意想不到珊瑚又与他同行，心头却是不由自己地感到喜悦，走到山坳，低声说道：“瑚妹，我只道要与你分手了，谁知咱们又同往江南。你这次冒险而来救我，我粉身碎骨无以报答，将来你报仇的时候，有用到我的地方，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珊瑚嫣然一笑，说道：“这些话到了江南再说吧。让小姐听见了，她会取笑咱们的。”蓬莱魔女没听见他们的话，但她从珊瑚、耿照的神情眼色之中，已然可以察觉他们二人互萌爱意，眼看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不由得一阵欢喜，又是一阵惆怅。

蓬莱魔女心中想道：“珊瑚的身世和我同样可怜，但是她却比我幸运多了，她有耿照陪他同往江南，我还在独自探索我的身世之谜。嗯，却到哪儿去寻觅笑傲乾坤华谷涵？”想至此处，脸上不觉微微发热，珊瑚临走时那句祝辞：“祝你早日了却心愿，见着送你红豆的人。”似是一颗石子投进她的心湖，余波荡漾，久久未能平静。珊瑚这句话也揭破了她心底的秘密，这秘密是她自己也不敢触及的。——她去寻觅笑傲乾坤华谷涵，只是为了探索身世之谜吗？还是为了也要找个知心的人儿，就像珊瑚找到耿照一样？

“今日本来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意外地碰见了，却谁知又当面错过了。”华谷涵的诗句：“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又一次地触动了她的情怀，“不论如何，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着他。我要向他查询我的身世之谜，我还要向他问个明白，他送还红豆，临走狂歌，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蓬莱魔女寻思：“他是和东海龙一同走的，东海龙元气未曾完全恢复，

我未必就追他们不上？”

走了一程，地上发现许多凌乱的足印，这是宋金刚这班人留下的。蓬莱魔女心想：“华谷涵决不会与这些人同行。”于是改了一个方向，又走了一程，这回果然发现了一个异乎常人的大足印，但却没有发现另外的足印，这大足印决不会是华谷涵的。但蓬莱魔女一想，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华谷涵轻功卓绝，踏雪无痕，焉能在地下留下足印？东海龙身材高大，他的轻功虽也很好，但却是受了点伤，落步难免沉重，这大足印一定是东海龙的了。只要追上了东海龙，那就一定可以见着华谷涵。”这推论似乎不错，但蓬莱魔女却未想到，华谷涵和东园望也只是萍水之交，东园望虽然受了点伤，武功却早已恢复了六七成，亦无需乎华谷涵保护。她只道他们二人是同来同去的，便下了决心，跟着这大足印追踪。

可惜蓬莱魔女先后为了救治师兄以及和珊瑚谈话，已耽搁了不止一个时辰，她的轻功虽然远胜于东园望，但急切之间，却怎能追上？

蓬莱魔女跟着足印，穿山过岭，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足印到了平地，不久又到了大路。大路上来往人多，车轮的轨迹，健马的蹄痕，行人的脚印，重重叠叠，早已把东园望的脚印掩盖了，哪里还能分辨出来？

蓬莱魔女不肯死心，想道：“听说东海龙每年要到泰山一次，他这次离开了海岛，很可能也要到泰山去住几天。我索性追到泰山去，若还不见，再出海找他。总要在他的身上追查华谷涵的下落。”

蓬莱魔女一路追踪，不到两日功夫，已从商河县来到泰山脚下，走了七百里路程。这时已是暮霭苍茫，暝色四合、夜幕初降的时分了。蓬莱魔女在山脚歇了一会，正自寻思要不要待到明日上山，忽听得隐隐似有笑声，宛如游丝袅空，若断若续，随着山风送来，虽然不很响亮，但却甚为清晰，从这么高的山峰上传来的笑声，山下居然可以听到，显然是一个内功极其深厚的高人所发。

蓬莱魔女精神一振，心想：“难道华谷涵已知道我追来了，发这笑声引我？嗯，若然不是笑傲乾坤，旁人也无如此功力。”于是不再踌躇，立即上山。

山间明月冉冉升起，抬头望去，峰峦隐约，俨如蒙上了一层薄雾轻纱，泰山夜景，在朦胧的月色之下，更显得幽美绝伦。过了“岱宗坊”，仰望泰山顶，浮云奇幻，变化万千。古人把它形容为“云以山为体，山以云为衣”，有时朵朵白云倏然飞出，似是把山峰拦腰切成两段，看上去好像山上有山，更属罕见的奇景。但蓬莱魔女却无心观赏，心中只是想道：“云海茫茫，不知他藏身何处？”默念唐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两句，不禁一片惘然。

忽听得前面传来几种乐器混合的乐声，蓬莱魔女仔细一听，有清亮的声音，有激越的笛声，还有“咚咚”的铜鼓声，蓬莱魔女大为奇怪，心想：“是谁夜间在此奏乐，若说是华谷涵和东园望，但听来又不止两种乐器，最奇怪的是还有塞外的笛声。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物？”乐声越来越高，诸声杂作，恍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蓬莱魔女心头一凛，心道：“这是一片杀伐之声，决非心性平和的隐士高人所奏。”但亦可以料想得到，这些人也决非寻常人物。蓬莱魔女好奇心起，不管其中有没有华谷涵，便循着乐声的方向寻去。

山路弯弯曲曲，过了“二天门”，远远望去，有五棵古松，老干苍虬，枝条茂密，遮住了月光。传说秦始皇曾在这里避过风雨，封这五棵松树为“五

大夫”，“秦松挺秀”是泰山八大景之一。蓬莱魔女心想：“这些人在秦始皇避过风雨的松下奏出杀伐之声，胸中抱负，实是不凡。”这时蓬莱魔女已隐约可以看出松树下人影幢幢，但因月色朦胧，古松的枝叶又极茂密，人数多少，却是看不出来。

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借物障形，又走近了一段路，天空飞来一片浮云，遮着月亮，夜色如墨。乐声倏然停止，忽听其中一人哈哈笑道：“我又得了一首新词，你们听听！”

于是朗声吟道：“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蓬莱魔女听了这阕新词，也不禁吃了一惊，心想：“好凶的口气！只因浮云蔽天，碍他赏月，他就恨不得要一剑腰斩紫云，好仔细看嫦娥体态。似他这等凶横霸道的，普天之下，只怕没有第二个了。”

在刚才月被云遮之际，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飞上了一棵古松。这时云开月现，蓬莱魔女轻轻拨开树叶，偷望下来，只见松树下约有十余男子，有的武士装束，有的文人打扮，这些人排成两排，当中坐着一个中年汉子，身穿圆领窄袖五色绣龙的长袍，脚登鹿皮马靴，头戴一顶貂皮披风帽，相貌颇为威武，看他对这班人的神气，似是一个身份很高的贵人。他朗吟了这阕新词之后，哈哈大笑。

这些人拍手赞道：“好词，好词！”有一个文士模样的人似是要卖弄学问，更摇头晃脑地说道：“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真是奇句，奇句！想古来那些腐儒，也曾有过许多吟咏嫦娥的诗词，不是为嫦娥抒发幽怨，就是为自己空寄相思，哪里及得上主公这首新词的立意新奇，豪迈超俗。”又一个道：“想古来吟咏嫦娥的佳句，首推李商隐的那首‘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他就只知怜悯嫦娥，却不懂如何去解嫦娥的寂寞。主公，你一剑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嫦娥也一定很感激你了。”这些人说辞纷进，大拍马屁，蓬莱魔女听了，颇觉作呕，但也不能不承认那人的新词，确是异想天开，奇句不凡。

那人哈哈笑道：“不嫌我太粗鲁了么？”那些人又纷纷说道：“主公是天下第一人，主公赏识嫦娥，嫦娥若有知，也定感恩宠，说不定还要下凡来叩见主公呢。”

那人又哈哈笑道：“你可知道朕生平有三个愿望。一愿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二愿亲自指挥将帅，讨平各国，将各国的君主，都俘虏来问他们的罪；三愿得天下绝色的女子做我的后妃。如今第一个志愿是已经达到了，第二个志愿嘛看来也总可以做到，只有第三个志愿，那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寻思：“听此人的口气，难道他竟是金主完颜亮？”

蓬莱魔女猜得不错，这人正是金国的当今皇帝完颜亮。此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荒淫无道，无所不用其极。但野心却是极大，也颇有才情。

他这次来到泰山，是想学中国古代帝王的“封禅”之举。（羽生按：中国古代以为泰山最高。“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到泰山来祭天地，是表示帝皇至高无上的尊严的一种仪式。）“封禅”既毕，这晚就在泰山赏月，蓬莱魔女恰好遇上。

那个最善于拍马屁的文臣说道：“主公无须烦恼，依小臣之见，美人也

并不难求。”完颜亮斜着眼睛问道：“到哪里去求啊？”那人说道：“江南素多佳丽，主公你兴兵灭了赵宋，那时江南的女子玉帛都属主公所有，还怕选不到绝色的美人？”完颜亮闻言意动，笑道：“听说西湖风景绝佳，临安（今杭州）成了南宋京都之后又极是繁华，倘得在西湖上拥江南佳丽，赏山色湖光，也是人生一大快事！”那文臣道：“可不是么！南宋词人柳永有一首‘望海潮’，把临安的风景人物写得美极了，主公不知可听过么？”完颜亮意兴更豪，说道：“你唱来听听。”

那文臣轻捻沙喉，装模作态，曼声唱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 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完颜亮哈哈笑道：“好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咱们今年就到临安过中秋，赏桂花去也！哈哈，我投鞭足以断流，何愁他天堑不能飞渡！”那些文臣武将欢声雷动，齐道：“主公英武圣明，古往今来，无人能及，干戈一动，江南定可一鼓荡平！”完颜亮哈哈大笑道：“但也不可太轻敌了，左仆射，你替朕起草诏书，回大都之后，立即征集各部精兵，克日兴师！”

蓬莱魔女听得大怒，寻思：“这是极难得的机会，我且把这狗皇帝一剑杀了，也免得生灵涂炭。”猛喝一声：“金狗看剑！”倏地从树上跳下，剑光如练，迳刺完颜亮。

完颜亮吃了一惊，待看清楚了是个绝色女子，随即又哈哈笑道：“美人何必到江南去求，这个女子就胜于月里嫦娥！你们将她拿下，却不可将她伤了！”

完颜亮的随身侍卫，都是一等一高手，怎容得蓬莱魔女杀到完颜亮身前，早就把她挡住。蓬莱魔女左手飞舞拂尘，右手挥动长剑，展开了“天罡拂尘三十六式”和“柔云剑法”，在武士包围之中，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那些武士不敢伤她，却是吃亏，只听得“ ”两声，两名武士的长剑已给她拂尘卷去，紧接着唰的一剑，又一名武士给她利剑刺穿了咽喉。众武士见她如此厉害，无不大惊，但蓬莱魔女要想突围，一时间却也不易。

忽地有个武士叫道：“我识得她，她是蓬莱魔女柳清瑶。各位小心了！”一条长鞭，矫如游龙，倏地从蓬莱魔女下三路卷来。正是：

惊见名山腾剑气，蓬莱魔女遇天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忍令上国遭胡辱 拟绝天骄拔汉旌

这武士是四霸天中的“北芒狗”——北宫黜，他使的是连环三鞭，“回风扫柳”的绝技，端的十分厉害。蓬莱魔女冷笑道：“好，我今日先杀狗，后屠龙！”她的拂尘和长剑应付众武士的各般兵器，已腾不出手来，北宫黜就是觑准她这个弱点，长鞭卷地扫来，攻她下盘，叫她无法招架。

哪知蓬莱魔女的内功已到收发随心、摘叶伤人、飞花杀敌的通玄境界，就在长鞭卷到的那一刹那，她运了口气，柳腰轻摆，系腰的绸带忽地飞出，北宫黜的长鞭卷不着她的脚踝，她的绸带反而卷着了北宫黜的长鞭。

蓬莱魔女喝声：“撒手！”移足就向鞭梢踏下。斜刺里一柄长枪闪电刺来，这人是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出名的“闪电神枪手”，只听得“啾”声响，蓬莱魔女一剑削断他的枪头，但他的枪尖却也先刺穿了蓬莱魔女的腰带，北宫黜解了束缚，长鞭已是倏的收回。

北宫黜的武功比起蓬莱魔女当然是相形见绌，但他名列“四霸天”，毕竟也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他加入战团，一条长鞭，神出鬼没，乘暇抵隙，配合同伴的攻击，对蓬莱魔女也是增加了不少威胁。蓬莱魔女独力难支，包围的圈子越缩越小。

完颜亮哈哈笑道：“这分明是蓬莱仙子，怎说是蓬莱魔女？”北宫黜退后数步，离开了蓬莱魔女长剑、拂尘的威胁，说道：“主公明鉴秋毫，说得丝毫不错。这女子本来确是号称蓬莱仙子，只因她心狠手辣，江湖上才把她的绰号改了。”完颜亮笑道：“朕不怕她心狠手辣，只要你们将她擒了，朕就重重有赏。”

那个善于拍马的文臣侍立在完颜亮身边，笑道：“主公词中那两句佳句，微臣意欲妄改一字，那就完全切合了眼前的情景了。”完颜亮道：“改哪个字呀？”那文臣道：“将一个‘云’字改为‘裙’字，那就变成了‘一挥截断紫裙腰，仔细看嫦娥体态’，嘻嘻，这岂不对了眼前的情景了？”完颜亮大笑道：“妙，妙，你改这个字，俗到极了，却也有趣极了。但不嫌唐突了美人儿么？”

这两君臣肉麻当有趣，越说越下流。蓬莱魔女大怒，忽地背向那个绰号“闪电神枪手”的御林军副统领，背心突然向他撞去。那副统领已换过一杆长枪，这时正向蓬莱魔女刺来，但他却意料不到蓬莱魔女有此怪招，不由得心中一凛：“我这一枪刺去，怕不把她搯个透明窟窿！”要知金主已有吩咐，是要将蓬莱魔女生擒，这副统领最多敢将她刺伤，却怎敢将她刺死？心中一凛，长枪闪电收回。哪知蓬莱魔女正是要他如此！

那副统领正待换招刺她脚跟，想叫她摔一大跤，哪知他号称“闪电手”，蓬莱魔女的身手却比他还快半分，就在这瞬息之间，蓬莱魔女已是唰的反手一剑，仍然滑步倒行，头也不回，长剑已是从肋底穿出，向后刺去，竟似背后长了眼睛一样，一剑就穿过了那副统领的喉咙！蓬莱魔女这一着看似冒险之极，其实她已是计虑周详，副统领那一枪即算不收回变招，刺着她的背心，她有护体神功，也不会致命，最多是受一点伤。蓬莱魔女本来就是拼着受一点伤突围的；现在由于这副统领心存顾忌，稍一踌躇，却先被蓬莱魔女杀了。蓬莱魔女则毫发无伤。

这副统领一死，登时也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副统领两侧的武士虽然立即过来填补空当，但他们的武功比那副统领又差得多，蓬莱魔女运剑如风，唰

喇两剑，瞬息间又杀了两名武士，身形一起，捷如飞鸟，人在半空，一招“倒卷珠帘”，左手拂尘，已是对准了北宫黝凌空击下！

北宫黝吓得魂飞魄散，长鞭一抖，急忙使出他最得意的一招绝招——“八方风雨会中州”，长鞭抖起了一圈圈的波浪，只听得“呼”的一声，蓬莱魔女拂尘卷去，一下子就把他的绝招破了。北宫黝只觉手腕突然似是给利针一刺，不由得五指一松，说时迟，那时快，他那条虬龙鞭早已被蓬莱魔女卷去。蓬莱魔女喝道：“狗才纳命！”身形落地，“呼”的一声，拂尘再展，北宫黝扑倒地上，和衣一滚，只听得“嗤嗤”声响，原来蓬莱魔女以上乘内功，力透拂尘，尘尾散开，千丝万缕，一齐罩下，那根根尘尾，都似变作了利针，把北宫黝的衣裳刺得千疮百孔，只是这么一招，就在北宫黝的身上添了数十处伤口，幸而北宫黝功力也颇不弱，他刚才那招“八方风雨会中州”，又稍稍消去了蓬莱魔女一点劲道，滚得又快，虽然被尘尾刺伤了几十处，却还未曾毙命。

蓬莱魔女心念要杀完颜亮要紧，无暇追击北宫黝，当下脚尖一点，身形再起，俨如鹰隼穿林，掠波飞燕，来势更疾，剑光如练，一剑就向古松下的完颜亮刺去。那些武士从背后追来，却哪里及得她的快捷。

只听得一声惨呼，血花飞溅，众武士大惊失色，蓬莱魔女却“噫”了一声，骂道：“好狡猾的狗皇帝，看你逃到哪儿？”原来完颜亮见避无可避，急中生智，抓住那个侍立在旁的文臣，向前一推，挡了蓬莱魔女一剑，这文臣最善于拍马屁，这时却变成了替死的羔羊，哼也未曾哼得一声，就给蓬莱魔女的利剑，从前心穿过了后心。

蓬莱魔女何等快捷，如影随形，追上了完颜亮，立即又是一剑！

正在蓬莱魔女连环剑发之时，忽听得霹雳般的一声大喝：“休得伤害我主！”斜刺里突然飞来了一团红云，遮在完颜亮面前，蓬莱魔女一剑刺去，只听得“”两声，宛如鸣钟击磬，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原来是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僧人，突然从完颜亮身旁扑出，展开双钹挡住了蓬莱魔女这雷霆万钧的一击！

蓬莱魔女心头微凛，暗自想道：“这番僧功力不弱，看来绝不在四霸天之下，足可与我师兄比肩。想不到这狗皇帝还伏有能人未出，倘若再多一两个这样的高手，只怕我今日要想脱身也不易了。”

这红衣僧人乃是西藏密宗教祖的师弟，法号鸠罗法师，武功之高，西域无人能敌，完颜亮将他聘来，待以国师之礼，每逢外出，必定派他同行。他因为身份崇高，且又负有保护完颜亮的责任，所以在众武士围攻蓬莱魔女之时，他依然守护在完颜亮身边，未曾出手。

鸠罗法师虽然及时挡住了蓬莱魔女，可也吓出了一身冷汗。蓬莱魔女刚才闪电般的一击，身法之快，大出乎他意料之外。要不是完颜亮抓着那文臣作挡箭牌，鸠罗法师已是迟了一步。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转瞬之间，蓬莱魔女的长剑，已与鸠罗法师的铜钹碰击了数十下，鸠罗法师双钹展开，将全身护得风雨不透，蓬莱魔女在急切之间竟是攻不进去，但鸠罗法师却也无力反攻。

众武士陆续赶到，又把蓬莱魔女围在核心。蓬莱魔女自出道以来，战无不胜，这次是第一次遭逢强敌，精神倍振，长剑夭矫拂尘飞舞，在围攻之下，兀是攻多守少，杀得众武士暗暗心惊。

完颜亮身上都沾满了血，他自己虽然没有受伤，亦已吓得魂飞魄散。忽

见一条人影落在他的面前，他惊魂未定，又吓了一跳。那人说道：“刚才护驾来迟，主公受惊了。”完颜亮定下心神，这才知道来的是他的御林军统领檀道清。檀道清本来是参加围攻蓬莱魔女的，只因此际那鸠罗法师已亲自出手与蓬莱魔女恶战，完颜亮身畔无人防护，檀道清遂替代了鸠罗法师刚才的位置。

北宫黜爬了起来，他身上受创数十处，鲜血淋漓，甚是骇人。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完颜亮跟前，跪下来奏道：“这魔女十分厉害，奴才斗胆，请皇上另传圣旨，倘若不能生擒，也只好将她伤了。”

完颜亮刚才因为震惊于蓬莱魔女的绝世容颜，才下了只许生擒，不许伤她的命令。他初时以为蓬莱魔女只是一个孤身女子，本领再强也强不过他的众多武士，这才下了那道命令。如今他已见识了蓬莱魔女的武功，连他自己也险些丧在蓬莱魔女剑下，他纵然是好色如命，也不能不更改主意了。

完颜亮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望了蓬莱魔女一眼，心道：“想不到这样一个天仙似的人儿，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女，嗯，这一技长满毒刺的鲜花，只怕朕是无缘攀折了。”当下只好改过命令，叫檀道清宣布。

檀道清大声说道：“皇上有旨，这女贼最好能够生擒，倘若不能，也准许你们格杀！”其实这道命令即算不下，鸠罗法师也已拼着受责，要与蓬莱魔女拼个你死我活了。这道命令一下，他更加得了一颗定心丸。

完颜亮只道鸠罗法师武功盖世，这道命令一下，蓬莱魔女便难免玉殒香消，心中好生惋惜。哪知看了一会，只见蓬莱魔女越战越勇，他的那班武士，围着蓬莱魔女，走马灯似的乱转，竟然不敢迫近她的身前；鸠罗法师也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完颜亮的惋惜，登时变了惊惶。

原来那鸠罗法师武功虽然极高，但比起蓬莱魔女却还是稍逊一筹。蓬莱魔女此时已杀了五名武士，又重伤了北宫黜，御林军统领檀道清又因为要保卫完颜亮而不得不退出战团，檀道清和北宫黜是仅次于鸠罗法师的两大高手。这么一来，围攻蓬莱魔女的实力，虽然多了一个鸠罗法师，却少了两大高手和五名一等卫士，两相抵消，实力不是增强，而是反为削弱了。

鸠罗法师的内功与蓬莱魔女相比，尚相差不远，轻功却是大大不如。蓬莱魔女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出手如电，招招凌厉，凶狠异常。鸠罗法师的铜钹只能保护自己，却不能兼顾众人。斗到紧处，蓬莱魔女看出一个破绽，倏地移形换位，突然间抢到了东北角，东北角那两名武士本来是因为胆怯才离得她远远的，想不到她突如其来，来不及招架，已给她一剑一个，都了结了。

鸠罗法师连忙赶来，蓬莱魔女闪电般杀了两个武士，一声长啸，转过身来，又和鸠罗法师相斗。众武士见她如此厉害，更为胆怯，不过片刻，又给她连杀三人！

眼看包围之势便要瓦解，鸠罗法师咬紧牙根，拼死苦斗。蓬莱魔女反手一剑，将背后的几名武士迫退，蓦地喝声：“着！”脚尖一点，身形平地拔起，拂尘一展，已向鸠罗法师的顶门罩下，鸠罗法师也真不弱，霍的一个“风点头”，立即便是一面铜钹向上空飞去，挡住了蓬莱魔女的拂尘。蓬莱魔女双腿一弓，一个筋斗向斜方落下，拂尘一拖，几根尘尾恰好从鸠罗法师的光头拂过，登时起了几道血痕，还幸蓬莱魔女的拂尘先给他的铜钹挡了一挡，只是余波所及，否则他早已是头破血流。

鸠罗虽然保了性命，但失了一面铜钹，防御的力量又减弱了许多。

御林军统领檀道清仗剑守在完颜亮面前，手心里捏着一把汗，本来他与鸠罗法师联手的话，足可与蓬莱魔女打成平手，但他不知蓬莱魔女是否还有同党，要想上前助战，又怕完颜亮遭逢不测，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终是不敢离开。

完颜亮忽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可惜那人不在。那人若在，何愁此女不擒。”蓬莱魔女“哼”了一声，心中冷笑：“你死在眼前，还想擒我？”唰、唰两剑，又刺伤了两名武士。

完颜亮叫道：“朕把江山与你平分，你总可以满意了吧？哼，哼，你也未免太骄傲了！”蓬莱魔女冷笑道：“我只要你的性命，谁要你的江山？”蓬莱魔女以为完颜亮这几句话是对她说的，一想却又觉得有点儿不对，她眼光一瞥，只见完颜亮仰面朝天，喃喃自语，看那神气，不似向她发话，却似向另一人求救，那人不肯答应，故而 he 许以重赏。

蓬莱魔女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除了檀道清卫护着完颜亮之外，完颜亮身边已没有第二个武士，蓬莱魔女也察觉不到附近还有埋伏，心想：“难道是完颜亮急得疯了，胡言乱语？哼，管他是真是假，纵有埋伏，我也不怕！”当下接连施展两招杀手，拂尘在鸠罗法师面门一晃，引开了他的目光迅即一剑，刺向他左面空门，鸠罗法师只有一面铜钹，遮拦不住，这一剑正中他的肩头，只差一寸，就要挑穿他的琵琶骨。鸠罗法师中剑受伤，血流如注，迫得连连后退。蓬莱魔女打开了一个缺口，运剑如风，左荡右决，不过片刻，就杀出了重围。

蓬莱魔女正要向完颜亮杀去，就在此时，耳边忽听得一个声音说道：“蓬莱魔女，你武功果然不错，但要想杀害大金皇帝，那却是万万不能！”音细而清，发话的人，就似贴在她的身边与她耳语！鸠罗法师与那班武士却似全无所觉，兀自大呼小叫，赶来阻拦蓬莱魔女。

饶是蓬莱魔女胆大包天，也不禁吃了一惊，她是个武学大行家，听得出这是最上乘的“传音入密”的功夫，发话的人，运用绝顶内功，将声音凝成一线，传入某一个人的耳中，只有那一个人才听得见，他旁边的人，即算距离很近，也是茫然不觉。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鸠罗法师已拾起了刚才被打落的那面铜钹，退到完颜亮身旁，与檀道清站在一起，准备蓬莱魔女来攻。

空中飞来一片浮云，月光再被云遮，蓬莱魔女杀退了面前的武士，正自飞身掠起，忽又听得那声音在耳边说道：“你还不罢手吗？我与你较量较量！”忽觉微风飒然，蓬莱魔女急展拂尘防护，只听得“叮”的一声，她头上一支玉簪，已给暗器打落！

蓬莱魔女有生以来，从未吃过别人半点儿亏，不禁又惊又怒，只听得那声音又在耳边笑道：“怎么样，你敢来与我较量较量么？”蓬莱魔女从声音辨别方向，挥舞拂尘防身，身形疾起，就向那方向一剑刺去。

一剑刺空，月亮又钻出来了，蓬莱魔女已追进树林，但见月华如练，树梢风动，有几只乌鸦似是受了惊吓，“嘎嘎”地叫了几声，展翅飞起，却哪里有半个人影？

蓬莱魔女喝道：“鬼鬼祟祟地暗中偷袭，算得什么英雄好汉？有胆的就出来斗斗！”那声音笑道：“有胆的你追来吧！”蓬莱魔女听出那人不是用的“传音入密”功夫，距离最少在二三里外，寻思：“这人分明是想引我离开，我可不要上他的当！”

这一瞬间，她转了好几个念头，正待回转那“大夫松”下，取完颜亮的性命，只听得那笑声又在前头，蓬莱魔女定了定神，心里想道：“罢了，罢了，有这样的高手暗中助那金国狗皇帝，我今晚是难以杀他了。好，且待我看看这厮是什么人，如此可恶。”于是又再向前追去。

追了一会，蓬莱魔女心中又起了个疑团，这人能够打落她头上的玉簪，虽说一来是那时恰巧月被云遮，二来蓬莱魔女要分心应付其他强敌，但那人在黑暗里发出暗器，居然打得如此之准，这种上乘的暗器功夫，已经是罕见罕闻，蓬莱魔女心想：“他为什么不乘机打我要害，却只打落我头上的玉簪？”

蓬莱魔女又再想道：“这人不许我杀完颜亮，按说应该是金朝的鹰犬了。但以他的武功而论，只怕未必在我之下。他若出来，与鸠罗法师、檀道清等人联手，我决计斗他们不过，甚至逃脱也未必容易。他却又为何要引我离开，约我单打独斗？”如此一想，似乎此人又未必是金朝鹰犬。蓬莱魔女一路思量，那笑声在前头也不绝如缕。蓬莱魔女蓦地心中一动：“难道是笑傲乾坤华谷涵，故意和我开玩笑来了？”但随即又想道：“不对，不对。华谷涵的笑声实大声宏，听得出是正宗的最上乘内功，这人的‘传音入密’功夫虽然也已到了最高境界，但却听得出是带着三分邪派的功夫，两人的声音也似乎并不一样。”蓬莱魔女心中又是失望，又是好奇。她本是追华谷涵而到泰山的，现在碰到了个武功绝顶的高手，却又多半不是华谷涵。在此之前，她的心目之中，以为天下高手，撇开两三个已闭门隐居的前辈不算，除了华谷涵外，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她相比了，哪知今晚又碰到这样一个神秘人物，看来武功也不在华谷涵与她之下。“这是何等样人？具有如此武功，为何又要暗助那金国狗皇帝？”种种疑团，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好奇之念油然而生。……

好奇之念一生，蓬莱魔女心意立决，“不管他是不是华谷涵，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施展轻功，继续追赶。那人亦似是知道她已追来，不再行逗引，笑声也渐远渐寂了。

过了“五大夫松”，出了“中天门”。便是“快活三里”，这是泰山第二段路。“快活三里”的意思是登泰山只有这三里路最好走。蓬莱魔女转瞬走完这三里路程，仍是不见那人踪迹。再向上去，过“升仙坊”“朝阳洞”等处，越上越高，山势也越来越险，走了一会，只见两侧陡峭壁立，这是泰山最险峻的处所——“南天门”，曲径盘旋，但从下望上，却又陡直如线。蓬莱魔女提防那人伏击，提心吊胆地走过了这段路，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蓬莱魔女松了口气，哑然自笑，笑自己太过紧张。

登上了南天门，地势渐转平坦，登高纵目，四围景色，尽收眼底。月色澄明，向西远眺，是一片莽莽平原，白云深处，隐隐似有一条青白色的玉带，那就是黄河了。蓬莱魔女心道：“登泰山而小天下，古人这话，真是说得不错。”默念唐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句，在雄伟的景色之中，胸襟也不禁豁然开朗。天风吹过，松涛发声，蓬莱魔女瞿然一惊，“我是追踪那人来的，怎的却贪看景色了。”

忽听得树林中有琴声传出，蓬莱魔女悄悄走去，只见一个披着白狐裘的男子在树下操琴，蓬莱魔女心想：“此人在泰山绝顶操琴，倒也算得是个高人雅士，却不知是否就是那人？”琴声忽而飘逸，忽而局昂，似是一个胸怀壮志却又不得已遁迹烟霞的英雄，在藉着琴音倾诉心曲。

蓬莱魔女听得呆了，不觉现出身形，缓缓走去。那人却似视而不见，仍

在全神贯注地操琴。蓬莱魔女心道：“且不要打扰他。”遂停下脚步。

那人在弹得急处，在琴音高昂之中，忽地放声歌道：“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着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唐代诗仙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长诗中的一段，蓬莱魔女听得心神俱醉，眼前的这个男子几似幻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仙。忽听得铮的一声，琴弦断了。蓬莱魔女如在梦中醒来，正自心想：“此人与笑傲乾坤华谷涵，倒是一对。”那人突然把琴一摔，竟号陶大哭起来。

蓬莱魔女倒给他吓了一跳，心想：“难道是个疯子？”不禁问道：“喂，你是谁？为何在此大哭？”那人道：“我哭我的？与你何干？你又是谁？”蓬莱魔女道：“我是大宋百姓，你意欲如何？”那人道：“你知道我是谁？”蓬莱魔女道：“你这人说话怎的如此糊涂？我若知你是谁，还用得着问你吗？”

那人脸上还带泪痕，却忽地又仰天大笑，蓬莱魔女道：“你又笑什么了？”那人道：“我笑你才是糊涂，你我素不相识，你既然不知道我是何人？又何必来关心我？叫我哭也不能哭个痛快。”蓬莱魔女气道：“呸，谁关心你了？你尽管哭吧，哭死了也没人理你。”那人喃喃自语道：“哭死了也没人理你。哈哈，天下之大，果然是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笑声一收，忽地又大哭起来。

蓬莱魔女心道：“当真是个疯子！”要想离开，又自想道：“却不知他是否就是刚才暗助完颜亮的人？若然是同一个人，他引我到此，就不该自哭自笑。”几次想要发问，但那人正哭得“热闹”，蓬莱魔女怕又遭他冷嘲。只好暂且忍着，心想：“我且看你能哭到几时？”

那张琴摔在地上，已是片片碎裂。蓬莱魔女站在一旁甚是无聊，眼光触及这张破琴，她是个识货的人，一看就看出这是一张世所罕见、难以估价的古琴，心想：“焚琴煮鹤，乃是大杀风景之事。哼，我最初还当他是雅士高人呢。”不禁微噫一声：“可惜，可惜！”

那人眼泪一收，忽地又哈哈大笑，朗声说道：“可惜什么，一掷乾坤亦等闲，区区一张古琴，又有什么可惜了？哈哈，我以为你是个女中豪杰，却原来如此小气。好，你的东西我还给你吧，免得你心疼！”

蓬莱魔女正自心想：“我有什么东西落在他的手上，这不是怪话么？”心念未已，忽听得暗器破空之声，银光一闪，一件物事已向她飘来！蓬莱魔女怒气暗生，只当是那人用暗器突然偷袭，当下便施展接暗器的上乘功夫，把手一招，双指一夹，把那件东西夹住。但觉虎口微微一震，这人的劲道确是不弱。

月光下一看，蓬莱魔女不禁又怒又惊，却原来这人打来的“暗器”正是她原来插在头上的那根玉簪。这时一切都明白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刚才暗助金主完颜亮，打落她这根玉簪的那个人。当时他一直未曾现身，只在月被云遮的那片刻之间，就把打落的玉簪偷走，这份身手，当真说得是神出鬼没！

蓬莱魔女喝道：“好呀，果然是你！你为何助那狗皇帝？”那人冷笑道：

“宋朝的皇帝就很好么？”蓬莱魔女骂道：“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你是狗皇帝的狗奴才！”那人冷笑道：“我是何人，无需让你知道。你目中无人，我就看不顺眼！”

蓬莱魔女一怒，本来就要动手，心念一转，却又忍住，也自仰天长笑。那人道：“你又笑什么？”蓬莱魔女道：“我笑你不辨是非，不分黑白，只知责备他人。”那人道：“哦，倒要请教。”蓬莱魔女道：“说到狂妄，完颜亮这狗皇帝才是天下第一等狂妄之人，他要兴师灭国，吞并江南；他以为大宋无人，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完颜亮狼子野心，今天下生灵涂炭，你不恨他，反来骂我，除非你真是他的奴才，否则又如何说得过去？”

那人神色黯然，忽地长叹一声，说道：“金宋对立，干戈难免。不论是你是我，都无法挽回浩劫的了。我刚才这一场大哭，就是为此。你要刺杀完颜亮，我不怪你，但有我在此，却也不能让你得逞。”

蓬莱魔女听了这话，对此人敌意大增，但却也暗暗奇怪，心里想道：“完颜亮是金国皇帝，此人若是金朝鹰犬，何以敢直呼其之名？”当下按剑说道：“如此说来，你是决心为完颜亮卖命的了？”

那人冷冷说道：“普天之下，谁也不能叫我为他卖命，我是但求心之所安。你我萍水相逢，我的心事难对你言说。”蓬莱魔女嗔道：“谁要知道你的心事，我只要知道你是站在金国狗皇帝这一边的，那就够了。好吧，不必多言，看剑！”

那人退后一步，忽道：“且慢！”蓬莱魔女道：“你尚有何言？”那人道：“我与你订个约如何？”蓬莱魔女道：“什么？”那人道：“你若胜得了我，任凭你去刺杀完颜亮，我撒手不管。可是倘若你输给我呢？——”蓬莱魔女截断他的话道：“除非你把我杀了，否则我一有机会，还是要刺杀完颜亮：我大宋儿女与金国狗皇帝势不两立。我不与你订约！”

那人眉头一皱，随即大笑道：“也好。那么咱们也就不必订约，就按江湖规矩较量较量。我要叫你知道，天下除了你和笑傲乾坤华谷涵之外，也并非就没人了！”

蓬莱魔女心中一动，“他也知道华谷涵的名字？”对此人身份，更觉神秘。但此时亦已无暇多问，拂尘一举，长剑一挥，便即说道：“亮兵器吧！”

那人笑道：“不必客气了，你是客人，先发招吧！”蓬莱魔女怒道：“你要空手与我相斗？”那人取出了一支洞箫，笑道：“你嫌我双手空空，好，我就给你吹一支迎宾曲子。”

箫声清冷，响遏行云，只吹了两下，又放下来道：“迎宾曲子已奏，你这位贵宾还不来么？”

蓬莱魔女大怒，心道：“你敢如此轻视于我！”当下也就不再和他讲什么江湖礼节，身形一起，天罡坐法发动，一招“倒卷星河”，尘尾散开，根根如刺，千丝万缕，就向那人当头罩下。

这一招“倒卷星河”乃是“天罡拂尘三十六式”中一招极厉害的杀手，尘尾散开，千丝万缕，那人整个身形，都已在拂尘笼罩之下，避无可避。但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之下，他却好整以暇，从容不迫地把洞箫凑到口边，又吹将起来。

蓬莱魔女心头一震，忽觉一股热风迎面吹来，尘尾也登时给吹得散开。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这人果然是已练成了登峰造极的邪派内功。”原来这洞箫中空，那人就是从洞箫中吹出一股纯阳罡气，将蓬莱魔女

的拂尘吹散的。

那人笑道：“我这支迎宾曲子尚未吹完呢！”萧声再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蓬莱魔女听出他吹的是一首唐诗谱成的小曲，正吹到后半阙，曲辞是：“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泣空相向，风尘何所期？”辞意寄托遥深，既表示了结识佳客的喜悦，又表示了各怀心事，感伤时世的无限哀愁；最后归结为一层无可奈何的惆怅，因而问客人“风尘何所期？”这支曲子，极切合他们今日相遇的情景，那人借曲寄情，恰到好处。

蓬莱魔女眉头一皱，长啸一声，冷冷说道：“势同仇敌，何来主客之谊？”喇的一剑刺去，登时把他的萧声打乱。

那人叹口气道：“可惜，可惜！”横起洞萧一架，这支洞萧也不知是什么做的，只听得一片铿锵，蓬莱魔女的青钢剑竟给他荡开，虎口微微发热。那支洞萧却是丝毫未损。

蓬莱魔女这柄长剑虽非宝物，但以她深厚的内功，莫说是拿着一把剑，就是一根树枝，也可以将石头打裂，但现在碰上那人的洞萧，反而被他将长剑荡开。显然这人的功力，只有在她之上，绝不在她之下。

蓬莱魔女初逢强敌，精神陡振，青钢剑扬空一闪，剑尖晃动，闪起了朵朵剑花，俨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将下来，一招之内，连袭那人的三十处大穴，那人赞道：“好剑法！”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叮 密响，就在这一招之内的瞬息之间，那人的洞萧已与蓬莱魔女的长剑接触了一十三下。

蓬莱魔女剑锋一转，拂尘再次拂到，这次她拂尘聚成一束，当作判官笔用，迳刺那人的太阳穴，青钢剑涮的刺出，却用了个“粘”字诀，要把那人的洞萧引开，“粘”出外门。那人又叹口气道：“咱们点到即止，岂不甚好？你却当真要与我拼命么？”他口中说话，手底却丝毫不缓，洞萧一举，一招“举人撩天”，将拂尘荡开，迅即换招横扫，与青钢剑一触，洞萧一旋一绞，又把蓬莱魔女那股“粘”劲解了。蓬莱魔女同时用两种兵器，一柔一刚，而且又随时可以刚柔互易，这本是武学中最上乘的功夫，却不料竟被那人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不觉一片茫然。

那人笑道：“投桃报李，请小姐也接我几招。”洞萧一挥，幻出了千重萧影，一口气攻出六招，连点蓬莱魔女三十六道大穴。蓬莱魔女以拂尘护身，以长剑攻敌，竭尽所能，将他这六招一一化解。那人赞道：“好，蓬莱魔女果然是名不虚传！”蓬莱魔女却不由得暗暗自惭，心中想道：“他从容应敌，而我却费了如许气力，才解了他这六招。”

蓬莱魔女好胜之念一起，将“天罡拂尘三十六式”和“柔云剑法”的精华尽数施展出来，拂尘或聚或散，剑势忽疾忽徐，身如流水行云，步似穿花蝴蝶，剑锋所指，嗤嗤有声，拂尘挥舞，飒飒风起。这两种刚柔相济的武林绝学施展开来，果然是非同小可。那人只凭着一支洞萧，似乎渐渐遮拦不住，过了一會兒，蓬莱魔女已挽回颓势，又再转守为攻。

那人一声长啸，叫道：“好，我也要抛砖引玉了！”横萧护胸，忽地一掌拍了出来，这一掌看似轻飘飘的若不经意，劲力却大得出奇，恰似暗流汹涌，突然涌来，蓬莱魔女用了千斤坠的重身法，仍不免微微一晃。

蓬莱魔女心道：“此人功力在我之上，我必须速战速决。”柔云剑法一变，化为追风剑式，配合了拂尘进攻，两般兵器都用了阳刚之劲，招式更为凌厉，那人也一掌紧过一掌，掌风呼呼，荡得蓬莱魔女的拂尘飘飘，剑光四

散。蓬莱魔女一阵狂攻，却是攻不进去。

两人越斗越紧，直打得树叶纷落，林鸟惊飞，只见斗转星横，玉兔西坠，不知不觉，已斗了相近百招。蓬莱魔女渐觉内力不加，暗叫不妙，只好更加紧进攻。那人却反而从容不迫起来，又把洞箫凑到口边，笑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既奏了迎宾之曲，如今是该奏送客之曲了。”一片凄凉悲感的箫声吹了出来。蓬莱魔女妙解音律，听得奏的是唐诗人李商隐的一首五言诗，诗道：“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原诗本来不是作送客用的。但却暗合他们二人今晚的情景，看来那人仍是要藉此曲来表达他的心境。蓬莱魔女听他吹到“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两句，心中暗暗嘀咕，“这是什么意思？他是把我当作新知么？但‘旧好隔良缘’又何所指？”

那人的箫声吹得极为伤感，似是惋惜和一个新相识的朋友，一相识便相离，而自己今后便似黄叶飘零，羁泊天涯了。蓬莱魔女本是对他怀着甚深的故意，但听了他这哀怨的箫声，却是不由自主地也感到凄恻起来。

蓬莱魔女瞿然一惊，心道：“莫要被他的扰乱我的心神，令我糊里糊涂的输了。”当下一咬牙根，唰的一剑猛刺过去。正是：

一片情怀何处托，几多心事付箫声。

欲知二人胜负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欲求知己萧声咽 为救红妆剑气腾

那人正吹到最后一个音节，似是连自己也沉醉在这乐声之中，被蓬莱魔女闪电般的疾攻几剑，不知不觉地退到了悬崖边缘，蓬莱魔女心想：“你还不挥萧招架，那就是自寻死路了！”一曲已终，余音袅袅，那人的洞箫仍是放在唇边。蓬莱魔女出手何等快捷，就在那人正要移开箫来招架的时候，已又是“唰”的一剑刺去。她面临强敌，一有了制胜之机，本能地就使出最厉害的杀手，剑势如虹，隐隐带着风雷之声，那人的掌力封闭不住，明晃晃的剑尖，倏然间就刺到了他的胸口。

那人一步踏空，忽地似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坠下悬崖！蓬莱魔女刚才和他恶斗之时，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如何制他死命，但却想不到胜利来得如此容易，这一瞬间，她却禁不住大吃一惊，只觉心中一片茫然，竟是带了几分惋惜的情绪，险险叫出声来：“呀，他就这么死了？”

幸而她没有叫出声来，就在这一瞬间，但见那人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右脚在左脚脚背一踏，已是平平稳稳地落下来踏着了实地。只听得他朗声吟道：“我自飘零湖海去，嗟君此别意何如？告辞了！”亢声长啸，展开了绝顶轻功，转瞬之间，背影在荒烟蔓草之间，月色迷朦之下，已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再过片刻，连那模糊的影子也不见了。但那啸声仍是远远传来，宛如神龙夭矫，飞出天外！

蓬莱魔女一片茫然，良久，良久，才定过神来，心里想到：“此人武功实在我之上，看来他是有意让我的，却不知是何用意？哎，完颜亮有了此人相助，我是绝不能再去刺杀他了。嗯，此人究竟是何等样人，真是难以猜测！”

蓬莱魔女独自沉吟，正要离开，忽又听得有轻微的声息隐隐传来，一听就知是有轻功高明的夜行人到了。蓬莱魔女瞿然一惊，沉思：“难道是这怪人又回来了？怎的却是两个人的脚步声？”不暇思索，便即跃上一棵树上，细观动静。

月光下果然看见两个军官并肩而来，但刚才那人却并不在内。这两个人，一个是金国的御林军统领檀道清，另一个蓬莱魔女叫不出名字，只认得是刚才也和她交过手的金国勇士之一。武功之强，仅在鸠罗上人、檀道清和北宫黜之下。在完颜亮那群武士中，也算得是出类拔萃的了。

这两人来到了蓬莱魔女刚才和那人恶斗的场所，察看地上留下的打斗的痕迹，檀道清朗声说道：“万岁有请，请公子容许我们拜见。”荒林寂寂，只有檀道清自己的回声。

檀道清叹了一口气，说道：“呀，看来他还是不肯奉诏！”那武士却忽地惊叫起来！

檀道清道：“何事大惊小怪？”那武士道：“檀将军，你看这里，这崖边只有半个足印，这块土块缺了半边，是刚刚掉落的，哎呀，我看不妙，莫非是那人业已遭了蓬莱魔女的毒手了！”原来他正在悬崖的边缘察看刚才的打斗的痕迹，崖边只有半个足印，看得出不是女子的足印，故此他推想那人已被蓬莱魔女迫得坠下悬崖。

这推想本来不错，但檀道清却哼了一声，根本就不去察看，就冷冷说道：“胡说八道，咱们的武林天骄，怎会输给别人？”蓬莱魔女这才知道那人号称“武林天骄”，心想：“这称号倒是新鲜得很，口气却未免太大了。”

那武士很不服气，但檀道清是他顶头上司，他却不敢反驳，半晌问道：

“檀将军，你见过这位武林天骄吗？”檀道清道：“见过一面。”那武士道：“我只是听说过他的事迹，檀将军，他的武功是否真有人传说的那么厉害？依你看，鸠罗上人比他如何？”檀道清道：“那就如溪流之比大海，萤火之比月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别以为那魔女胜得过鸠罗上人，就天下无敌了，咱们的武林天骄定然可以将她制服。”那武士仍是疑惑不已，忍不住又道：“但是你看这崖边的足印……”檀道清打断他的话道：“足印安能据以推断，武林天骄武功深不可测，做事每每出人意外，你又焉知不是他将那魔女杀了，或是将那魔女擒去了。”

那武士道：“这么说来，他现在已是去向皇上报功领赏啦，咱们还在这里等待甚么？”檀道清冷笑道：“武林天骄若是要向皇上领赏的人，他就不会被称为‘天骄’啦！你不知道——”说到一半，突然停止，那武士道：“不知道什么？”檀道清道：“不必说了，这些事情，你知道了反而不好。”那武士道：“我也有点风闻，听说皇上是想用他而又怕他，这……”檀道清喝道：“皇家的事情不是咱们可以议论的。”随即叹了口气，说道：“武林天骄不肯露面，那咱们只有回去了。”

蓬莱魔女正想从这二人口中，探听那武林天骄的来历，如今见这二人就要回去，怎肯放过他们？当下一声冷笑，从树上一跃而下，说道：“你们看我谁？我还没有死哩！武林天骄是什么人，快说？”那武士吓得面如上色，心道：“果然是她把武林天骄杀了。”

檀道清身为御林军统领，武功胆量当然都是远在那武士之上，蓬莱魔女虽是突如其来，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却也并未慌乱，倏地拔出长剑，唰唰两剑就向蓬莱魔女刺去，蓬莱魔女拂尘一绞，檀道清长剑居然能够及时变招，避开蓬莱魔女拂尘夺剑的绝招，随即和蓬莱魔女展开迅速的对攻。

那名武士拔出了月牙弯刀，也上来助战，他自料必死，反而忘了害怕，高呼猛搏，竟然每一刀都是豁了性命的进手刀法。蓬莱魔女卖个破绽，让他一刀砍进来，待他砍到跟前，蓦地倒持拂尘，当作判官笔使，尘杆一点，点中了那武士膝盖的“环跳穴”，那武士的月牙弯刀停在半空，登时不能动弹。

檀道清一口长剑遮拦击刺，兀是酣斗不休，转眼又和蓬莱魔女斗了二十余招。斗到紧处，蓬莱魔女剑诀一领，突扑空门，檀道清反手一剑，只觉微风飒然，蓬莱魔女已自变招易位，剑尖在左侧晃动，指着他左肋的要穴，檀道清回剑一格，蓬莱魔女又到了他的右方，一缕青光，剑尖又已指向他的右肋要穴。檀道清运用几种身法，几种剑法，始终摆脱不开，蓬莱魔女总是抢快一步，剑尖指着他的要害穴道。

原来蓬莱魔女为的是留个活口，否则焉能容得檀道清拆到三十招开外？这时檀道清已被她完全克住，她的剑尖只要往前一送，便可要了檀道清的性命，檀道清喝道：“你要杀便杀，却不下手，意欲如何？”蓬莱魔女笑道：“檀将军，你服输了吧？看你也是一条汉子，我不想杀你，那武林天骄究竟是什么人，你把他的来历说了，我便放你回去。”檀道清怒道：“大丈夫宁死不辱，我岂能在你剑底求饶？你要杀我容易，要我吐露半句却难！”忽地便要回剑自插丹田，蓬莱魔女拂尘一卷，把他的长剑夺出怀中，但他的剑尖业已划破了自己的小腹，鲜血涔涔滴下。

蓬莱魔女见他如此刚烈，对他倒有几分敬意，有心让他逃走，便转过身，不再理他，拂尘一拂，解开了那武士的穴道，剑尖指着他道：“你虽未见过武林天骄，也听过他的许多事情，只要你将你所知道的对我说了，我便

饶你一命。”那武士有了一线生机，心中动摇，踌躇片刻，嗫嗫嚅嚅地说道：“我，我说……”刚吐出两个字，忽听得嗤嗤两声，蓬莱魔女拂尘一挥，将一枝袖箭拂落，但另一枝袖箭从不同的方向射向那个武士，蓬莱魔女却来不及扑打，只听得那武士一声惨呼，那枝袖箭已是穿过他的喉咙，活不成了。

蓬莱魔女骂道：“岂有此理，我放你逃走，你却来坏我之事！你以为我当真不敢杀你么？”把眼望时，只见檀道清有如风中之烛，摇摇晃晃，断断续续地说道：“大金国不能留这等没骨头的人，我是要你知道大金国也有好汉！”蓦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扑通”便倒，原来他在射杀了那个武士之后，自己亦自震断经脉而亡！

血雨腥风之后，荒林又归于静寂，只留下地上两具尸骸。蓬莱魔女想要知道的武林天骄的来历，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蓬莱魔女这次登上泰山，本是为了追踪“笑傲乾坤”狂侠华谷涵而来，却不料碰上个“武林天骄”，一场激斗，倒把华谷涵暂时抛之脑后了。此际，激斗已过，华谷涵的影子重又泛上心头，蓬莱魔女不知不觉把两人连想起来：“武林天骄知道笑傲乾坤华谷涵的名字，不知他们是不是相识的？他们二人的武功也不知孰高孰下？”“武林天骄纵使不是金朝鹰犬，也是要保护完颜亮的人。听檀道清刚才和那武士的谈话，这‘武林天骄’多半是金国的贵族。嗯，笑傲乾坤华谷涵是大宋男儿，江湖奇侠，他们两人决计不是一路的了。”但随即又想到：“他们两人虽然不是一路，但想必华谷涵也会知道这武林天骄的来历，可惜华谷涵却不知在哪儿？”

想至此处，蓬莱魔女不由得一阵惆怅，她自己的身世之谜，父母存亡之谜，以及武林天骄来历之谜，这种种疑团，都要等待华谷涵来给她解开，但却偏偏无缘相见。蓬莱魔女寻思：“檀道清也知道寻声觅迹，寻到此处，倘若华谷涵在此山中，他听到武林天骄的啸声，岂有不引起好奇之念？岂有还不出来之理？想来定是不在泰山的了。”

蓬莱魔女怅怅惘惘，不知不觉已是天色破晓。她这时站在泰山之巅，只见一团团白云，聚集在一起，云中闪发白光，东方天色由朦胧逐渐变红，转眼间天际出现了一条闪动发亮的银线，那是数百里外的东海，眩目的半轮红日，突然从云雾中露出来了，映起了半天红霞，大地一片金黄的颜色。在泰山山顶上看东海浴日乃是世上罕见的奇景之一。端的是：水面霞光，灿烂万道；旭轮突现，霄漠顿清。令人豁然开朗，胸襟顿广！

云雾散开，曙光一现，从山顶望下去，也见到了旌旗招展，蚂蚁也似的军队在山坡上移动。蓬莱魔女心想：“原来完颜亮还带有御林军护驾的。想必是他受了昨晚的惊吓，要调动御林军搜山了。昨晚行刺不成，今后要想刺杀他，那更是千难万难了。”

蓬莱魔女并不畏惧御林军的搜索，但见了完颜亮军容之盛，也不禁瞿然一惊。这时，她浴在金色的朝阳之中，目注东海，莽苍苍的祖国大地山河，奔来眼底，她心中那一些个人的烦恼，也就像云雾一般在阳光之下消散了。她瞿然一惊，忽地想到：“金国要兴兵侵宋，这是何等紧要的大事！我怎能尽是想着自己的事情？嗯，这件大事，须得设法报个讯给南宋的朝廷才好。”她最初的计划，本是准备若在泰山寻不着华谷涵，就出东海访东园望，探听华谷涵的消息的，这时则在想道：“东海之行，暂缓也罢。耿照、珊瑚正在前往江南，我得先追上他们。要是见不着他们，我就自己往江南一趟！”

蓬莱魔女心意已决，烦恼即消，将什么笑傲乾坤、武林天骄都抛过一边，

胸中坦然，立即施展绝顶轻功，翻过了泰山的最高峰“玉皇顶”，从南面下山。那些蚂蚁似的御林军，还未曾爬到二天门。

蓬莱魔女趁着清晨时分，行人稀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过了泰安县城，将近徂阳，不知不觉已是日头近午，蓬莱魔女渐觉腹中有点饥饿，这才放慢了脚步。

到了一处三岔路口，忽见彩旗招展，唢呐沸扬，一队吹鼓手随着一顶花轿，“的的打打”的闹得正欢，但花轿中传出的哭声却极凄凉，吹吹打打的乐声也掩盖不了，组成了极不谐和的合奏。

蓬莱魔女心道：“原来是娶亲的。新娘子怎的兀是哭个不停？唔，敢情她是不乐意这头婚事？”要知按照民间的习俗，新娘子出嫁之时，为了表示舍不得离开父母，总要大哭一场，但上了花轿之后，哭声就得停止，否则就犯了男家的喜庆之忌。这新娘子在花轿里大声号啕，哭得又那么凄惨。绝不似是故意装出来的；故此，蓬莱魔女就不免觉得出奇了。还有几件出奇的是，按照当地的风俗，新郎应该骑马来迎亲，女家的亲人也应该有人护送，但却只见吹鼓手和撑彩旗的人护送花轿。花轿前面，既未发现披红挂彩，骑马前导的新郎，花轿后面，也没有发现女家的人跟随。而那些吹鼓手和撑彩旗的个个都是健硕的汉子，连那四个轿夫，也是健步如飞。蓬莱魔女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练过一点功夫的人。山东向来“响马”（强盗）很多，民风好武，而且又是世局混乱的年头，乡下人多多少少练过一点功夫，这也不算奇怪。但吹鼓手、轿夫之类的人，在当时的民间，却是一向被视为“贱民”的，尤其是吹鼓手，多半是没气力或者弱的人才肯担当，而这一队吹鼓手，却个个都是壮汉，这就有点出奇了。

按照蓬莱魔女的脾气，若在平时她非得问个明白不可。但此际她心中有事。虽然觉得有点出奇，随即想道：“八成是抢亲的吧？乡下习俗，男家出不起彩礼，或者女家拖延不肯嫁女，新郎派人去将新娘抢回来，那也是常有的事。至于新娘子乐意不乐意，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呀，女孩儿家命运总是操在别人手里，本来就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新郎，你哪管得了这许多？她乐意不乐意，正是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蓬莱魔女这么一想，就自顾自地赶路，那队迎亲的行列，也走过去了。

蓬莱魔女和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同，走了一会，经过路边一家茅屋，忽听得屋子里也有哭声，是个老婆婆的声音哭道：“老汉啊，咱们的闺女被人抢去了。咱们都活不成啦。呀，不如就死了吧！”

随即听得“咚咚”两声，是拳头捶击板壁的声音，一个老汉喘着气说道：“可恨！可恨！可恨俺有病在身，眼睁睁看着闺女被人抢去，如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老伴，我没气力上吊，你找条绳子来把我勒死吧！”那老婆婆尖声叫道：“喜儿她爹！”抱着老汉放声大哭。

这茅屋千穿百漏，墙上裂开一个拳头般大的窟窿。蓬莱魔女从路边经过，不但可以听到屋内的哭声，还可以看得见屋中的情形。蓬莱魔女再也按捺不住，“砰”的一掌就推开板门，闯进屋内。

那老婆婆吓了一跳，叫道：“大王，你走错了人家啦。”她只当来的乃是强盗，定睛一看，始知是个美貌的女子，但这女子又带有宝剑，不禁惊疑不定，哭声也不自觉地停止了。

卧在炕上的那老汉说道：“女大王，你来得正好，我早就不想活啦，不怕你笑话，我穷得买不起砒霜，屋内连绳子也找不到一根，就请你大发慈悲，

将我一剑杀了吧！”

蓬莱魔女微笑道：“我没有走错人家，你们却看错人了。我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杀你的。”那老汉怔了一怔，半晌说道：“你是来救我的？呀，多谢你的好心。可是谁也救不了我啦！我的闺女被人抢去，我怎么还活得成？”

蓬莱魔女道：“你别着急，你先告诉我，是谁抢了你的闺女，我马上给你要回来！”那老婆婆道：“哪有这样容易的事情，她是给活阎罗抢去的，要不回来的啦！”

蓬莱魔女道：“活阎罗是什么人？”那老婆婆道：“他是个做过大官的人，养有许多打手的。姑娘，我不想连累你，你、你不用管啦。老婆子死了也感激你。”蓬莱魔女道：“你不用怕，活阎罗碰上我，我也要剥他一层皮！你说清楚些，他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怎的抢了你的女儿？我才好去找他算帐呀！”

那老婆婆听蓬莱魔女口气如此之大，吓得呆了，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还是那老汉有点见识，看出蓬莱魔女不是常人，心想：“不管她有无办法，姑且一试，那也无妨。反正我是要死的了，出口怨气也好。”于是说道：“这活阎罗姓严，名叫佛庵，以前做过莱州的知州的，他名字中有个‘佛’字，对老百姓可是残暴不堪，因此人人都叫他活阎罗。”他喘着气一口气说了这么些话，咳个不停。那老婆婆倒了一碗水给他喝了，蓬莱魔女道：“你歇歇再说。”那老汉道：“不，你让我都说了，我这口气已经忍了许久了。这活阎罗家里有几千亩田，不做官了，回到乡下，仍是作威作福，我家种了他几亩田，大旱失收，交不起租，利上滚利，他，他就硬要把我的女儿抢去做他的小老婆。我又得了病，不能做工。唉，唉，你说怎么还活得成？”

蓬莱魔女心中一动，说道：“我刚才在三岔路口碰到一顶花轿，轿里那个新娘子哭哭啼啼，想必就是你的女儿了？”那老婆婆道：“不错，就是那杀千刀的活阎罗刚才派了打手来抢去的。唉，苦命的女儿啊！”两夫妻抱头又哭起来。

蓬莱魔女道：“别哭，别哭，这活阎罗住在哪里？”那老汉道：“住在白沙村，就是三岔路左边那条路，大约走七八里，村子里最大的那座青砖屋，有围墙的就是了。”蓬莱魔女道：“好，知道了。我这就去把活阎罗杀掉，接你的闺女回来。”那老婆婆吓得叫起来道：“姑娘，这可不是当耍的，这，这要闯大祸的呀！我们死不足惜，别连累了姑娘你呀！”

蓬莱魔女正要跨出门槛，听了这话，又走回来，说道：“对了，我还应当为你们安排一下。”说罢就在囊中掏出了一把银子来，那老汉只道蓬莱魔女不敢去了，要拿银子来救济他，心中虽然感激，可也有点失望，说道：“姑娘，多谢你怜贫惜老，但老汉多活几年，也没什么意思了。还是请你将银子收回去，让老汉死了算数。”

蓬莱魔女道：“你死了，你闺女回来可依靠谁呢？我又不能一直带着她的，你忍心让她再落到坏人手里吗？”那老汉怔了一怔，道：“什么，你，你还是要去杀活阎罗，将我的女儿接回来吗？”

蓬莱魔女笑道：“当然，我几时说过不去了？这里有三个元宝，另外五两碎银，老婆婆你赶快雇定一辆骡车等我，你闺女一回来，马上上骡车就走，走得越远越好。剩下的银子，你们留着医病，还可以做点小买卖，不必再种财主的田，受财主的气了。”说罢，扔下银子就走。那老汉见蓬莱魔女说得好像极有把握，似乎杀那活阎罗竟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禁半信半疑。喃

喃说道：“当真如此，那我们就是遇上了活菩萨了。老伴儿，那你就听菩萨的吩咐，去雇骡车吧。”

蓬莱魔女找到了严家那座青砖大屋，只见门口张灯挂彩，果然是办喜事的样子，大门两边还贴有一副红纸对联：“喜有小星来伴月，愧无旨酒可迎宾。”这是将通用的娶新妇的喜联：“喜有香车迎淑女，愧无旨酒奉嘉宾。”改换了几个字，便成了纳妾的“喜联”。蓬莱魔女心道：“可恨，可恨，强抢人家黄花闺女做小老婆，还居然这样开心，贴出这等臭气薰天，不伦不类的对联来。好，等会儿我看你是喜是悲？”当下，不通名，不送礼，一使劲儿的就往里闯。严家是个官宦人家，交游很广，家主纳妾，贺客盈门。蓬莱魔女衣饰不坏，更有一种威严高贵的气度，在门外迎宾的知客，见一个单身女子背插拂尘，既不似道姑，也不似富家小姐，很是觉得奇怪，但心想：“老爷所结交的什么人都有，这女子昂然直入，看来大有来头……”这么一想，竟是不敢拦阻。

蓬莱魔女逡行闯席，只见宾客满堂，红男绿女，好不热闹。这时恰好正好席位，宾客大致就坐。蓬莱魔女一眼望去，但见首席上都是蟒袍玉带的官员，坐在主位的则是个头发斑白年近花甲的老头，襟上插着一朵红绸花，笑得合不拢嘴，想必就是那满心欢喜，等着做新郎的“活阎罗”严佛庵了。

蓬莱魔女目光向严佛庵那边射去，严佛庵的目光也正对着她射来，不由得蓦地一惊，他平生见的女子也见得多了，却几曾见过如此花容月貌的美人儿？暗自想道：“这却是谁家的女子？比我抢的那个可要胜过百倍千倍！只不知是什么身份？”

金国的风俗，男女间的关防并不很严，男女客人混杂一堂并不稀奇，不过座位却是分开的。严佛庵见蓬莱魔女向他行来，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有点奇怪，忙站起来道：“请恕老夫记性太坏，记不起是在哪儿见过的了？令尊可有同来么？”

蓬莱魔女心里暗暗好笑：“你不是活阎罗，是活见鬼了。”有心作弄，信口说道：“严大人，你贵人事忙，怎还记得我这个小丫头？你在莱州的时候，家父曾在你跟前当差，哈，你想起来啦？”严佛庵搔了搔头，突然作个恍然大悟之状，说道：“哦，我记起来了，你是杨参将的女儿？”蓬莱魔女道：“不错，老大人你的记性还不算太坏。”严佛庵手下只有个杨参将有个小女儿，自幼姿容出众，他不知是也不是，姑且一撞，想不到一撞就着，大为高兴，笑道：“你那时还是梳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现在呀，是越长越标致了，要不是你提醒来，我当真还不敢认呢。令尊大人呢？”蓬莱魔女道：“最近天气不好，他的旧伤复发，起不了床。听说老大人纳妾，只好叫我代他前来道贺。”她心想做武官的人总难免受过伤，便信口开河，胡说一通。

这时仆人已在一旁等候上菜，严佛庵道：“哦，原来如此。请到那边就座吧，难得姑娘你来，可要多住两天才好。管家的，你带这位姑娘到夫人那一席。叫夫人好生招待。”

蓬莱魔女心想：“新娘子还未出来，我又正在肚饥，好，反正他是我手心里的蚂蚁，随时都可捏死他，且吃他一顿再说。”

严佛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疑心，他也看得出蓬莱魔女身上藏有兵刃，但心想她是武官的女儿，年头不好，藏有兵刃防身那也不足为怪，何况她一个孤身女子，纵是刺客，那也济不了事。因此，他却是唯恐蓬莱魔女走了，心中在暗暗盘算，怎生把这美貌娇娥也弄到手中。

女客坐在另一边，严佛庵的正室是首席主人，陪着许多官太太。管家的把蓬莱魔女的座位安排在主座旁边，严夫人有点诧异，心里很不高兴，蓬莱魔女却不理三七二十一，大马金刀的就坐下了。

严夫人扁了扁嘴，冷冷说道：“我家老爹专爱弄一些骚蹄子上门，去年刚讨了一个，今年又讨了这个，现在又不知看上哪个了，真是缺德！”有个官太太劝道：“你家老爷富贵双全，做了这么大的官儿，不多讨几个小的，也配不上他的身份。夫人，你就看开一点吧。我家老爷，官还没做得那么大，也讨了七个小的呢。”又一个官太太道：“俗话说‘老尚风流是寿征’，但得你家老爷长命百岁，就让他多讨几个小的，服侍服侍你，也是你的福气呀！”这些官太太既要讨好严佛庵，又要奉承严夫人，说的都是一派肉麻的话。蓬莱魔女听得不耐烦，端起杯子说道：“严夫人，你的话说得不错，真是缺德！我敬你一杯。”严夫人那几句冷言冷语，本是指桑骂槐，暗里讽刺蓬莱魔女的，她心里也确是害怕她的“老爷”看上蓬莱魔女，想不到蓬莱魔女却抓着她一句话柄，就向她敬酒，一句“真是缺德”，既骂了严佛庵，又似骂了她。严夫人满肚子是气，但她又要维持官太太的身份，却也不便发作，只好忍着气和蓬莱魔女干了这杯。

男客那边也正在起哄，原来是催“新娘子”出来敬酒，严佛庵拈须微笑道：“小妾是个小户人家的女儿，不懂礼仪，等会出来，尚有礼貌不周之处，还要请列位大人多多包涵包涵。”那些官员轰然笑道：“严大人果然是疼惜如夫人，还没出来，就先帮着她说说话了。”严佛庵微笑挥手，吩咐管家道：“既然各位大人这样赏面，你就催新姨太快点出来给各大人磕头吧。”

严夫人在席上气得吃不下东西，揉着心口说心气痛。蓬莱魔女心想，“‘新娘子’出来，我可就要动手了。这会儿可得多吃点东西。”她可不管什么礼貌不礼貌，端起杯子，提起筷子，旁若无人，就那么大吃大喝。同席的官太太们吓得呆若木鸡，心里都想：“这么美貌的姑娘，却简直像个女强盗！”她们哪里知道，蓬莱魔女本来就是强盗。

过了一会，那管家的出来，咕咕噜噜的在严佛庵耳边说了几句，严佛庵面上变了颜色，原来那“新姨太”在新房里哭哭啼啼，抵死也不肯出来。严佛庵忍着气沉声说道：“你再去传我的命令，还不听话，就把她拉出来。”

严佛庵正在生气，忽听得有人报道：“杨参将来来了。”严佛庵怔了一怔，道：“请他进来！”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随即想到：“也好！待他揭开了我的谎话，我便提前动手。”匆匆忙忙地喝了几杯，又吃了一条鸡腿。

那杨参将来到严佛庵面前，行了一个官礼，说道：“听得老大人纳妾，我特地从城里赶来。来得迟了，请老大人恕罪。”严佛庵道：“你不是旧伤复发了么？听说起不了床，怎的就好得这么快了？”

那杨参将呆了一呆，讷讷说道：“老大人是听谁说的？”严佛庵知道事有蹊跷，悄声问道：“你家小姐呢？”杨参将莫名其妙，说道：“小女现在在家中，改日再带她来拜见老大人、新姨太。”

严佛庵吃了一惊，心道：“好个大胆的女贼，竟敢冒充杨参将的女儿，莫非是意图对我不利？”但他老奸巨滑，随即又道：“此时若戳破她，在这喜筵之上，动起手来，未免大杀风景。”就在这时，只听得又有人高声报道：“耿将军派辛大人送贺礼来了！”

严佛庵这一喜非同小可，连忙说道：“快打开中门迎接！”心想：“这女贼孤身一人，有何可虑？我还要纳她作新宠呢，可不能令她太难堪了。再

说耿将军的人来了，要是在这个当口闹出笑话，那更不妙。反正她是个送到口的馒头，慢慢我再把她吞掉，还怕她飞了不成？”当下向那杨参将说道：“我也记不起是听谁说的了，想是误传。好，好，你既然安然无事，那就恭喜了，就在这儿替我陪客吧！这位辛大人你也是相熟的。”

那管家的又来禀道：“新姨太还是不肯出来敬酒。”严佛庵面色一沉，那管家的小声说道：“她哭哭啼啼，硬拉出来，恐怕不好看。”严佛庵道：“你告诉她，她若还执拗，不肯敬酒，我马上就派人把她父母杀了，看她还不敢不敢抗令！”那管家应了一声“是”，严佛庵道：“且慢，还有一件事情，你先去办。”在那管家耳边说了几句。

这时外面正奏起迎宾的鼓乐，宾客们听说“耿将军”派人送来贺礼，也都轰动起来，纷纷说道：“严大人好大的面子！”鼓乐声中，严佛庵和那杨参将说的话，除了他们同席的客人之外，谁都没有听见。

蓬莱魔女正准备事情发作，却见那杨参将坐在严佛庵旁边，连看也不向自己这边一眼看，显然严佛庵还没有对他说破。蓬莱魔女艺高胆大，心想：“这活阎罗不知打什么鬼主意？好，且不管他。这耿将军却不知是什么人物，他只是派手下人送礼物来，就弄得那么轰动，要是他亲自来了，那还了得？”

席上一位官太太道：“严夫人，你家老爷真是天大的面子，娶个小老婆，居然惊动了耿将军送礼来，而且还派了他最亲信的记室（书记）辛大人亲来道贺！”另一位官太太道：“这辛大人又是谁？”那官太太道：“这位辛大人你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辛弃疾呀，听我家老爷说，他文武全才，填得非常好的词，甚至什么词呀诗呀，我可不懂，但他们男人人人赞好，想来一定是了不起的了。又听说他年纪轻轻，还未定亲呢，可不知谁家的小姐，有那福气？”严夫人笑道：“可惜我没有女儿，王太太，你有几位千金，可不要错过此人。”那些官太太们相互笑谑，蓬莱魔女听了，可是吃了一惊。

原来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的确是当时最有才华的北国词人，人们将他和北宋的一代文豪苏学士东坡相提并论，合称“苏辛”。蓬莱魔女不但久闻其名，而且也很喜欢读他的词，心中想到：“他的词沉雄豪放，时怀故国之思，例如最近流传的他的一首新词：‘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一片忠愤填膺之气，跃然纸上。如此之词，如此之人，他却怎样会替什么耿将军来到此间，向这个活阎罗送礼？这岂非不可思议之事？”

心念未已，只见那辛弃疾已走了进来，果然年纪很轻，大约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剑眉虎目，英气勃勃，背后跟着一个武士，比他还要年轻。再后面就是一队扛着贺礼的兵了。那些官太太们啧啧称赏，“这位辛大人果然仪表非凡！”“难得他有潘安之貌，又有子建之才！”有的官太太甚至连带称赞他的从人，说道：“你们瞧，他这个随从武士也长得挺俊的，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

人人都注目辛弃疾，蓬莱魔女却更注意他那个随从武士。辛弃疾在这样一个场合出现，蓬莱魔女已是大大诧异，而那个青年武士随着他来，更是令蓬莱魔女惊奇不已！

你道这个武士是谁？原来正是耿照！蓬莱魔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暗自寻思：“这事定有蹊跷！耿照怀着父亲的遗书，投奔南宋，他几次险死还生，报国之心，始终不改。他怎肯也来向一个伪官献媚？哎，看来他

们定然是有所为而来了。”又想：“我那珊瑚妹子是和耿照一道的，可不知她现在如何，等下倒要问问耿照。嗯，他来得正好，可以省得我多跑一趟江南了。”那严佛庵眉开眼笑的连忙站出来迎接，同席的一个现任知府凑趣说道：“幼安兄来得好极了，严大人今日纳宠，新娘子迟迟未肯出来，请幼安兄写首新词代为催妆，那岂不妙哉！”那严佛庵连忙摇手道：“张大人说笑了，岂敢，岂敢劳动幼安兄的大笔。”

辛弃疾道：“耿将军听说严大人纳宠，有点薄礼送来，这是张礼单，先请严大人过目。至于催妆词么，那不是别人好越俎代庖的，请恕我不能从命了。”那些官员掩着嘴笑，笑那知府附庸风雅，不懂避忌。但因他是现任大官，却也不敢笑得大声。

耿照将那张礼单捧过头顶，依着官场礼节，屈了半膝，献给严佛庵。严佛庵道：“承耿将军厚赐，真是太不敢当了！惶恐，惶恐！”正要接过礼单，耿照忽地大叫一声，礼单撕破，化为片片蝴蝶，空中飞舞，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大喝声中，他已揪着严佛庵，一举手就将他擒了！

辛弃疾喝道：“都不许动！哪个跑的，就把他一刀斫了！”他带来的那队兵丁，早已放下“贺礼”，掣出兵器，守着门口，监视全场。这“石破天惊”的意外事变突如其来，满堂宾客都吓得呆了！

那位“知府大人”抖抖索索他说道：“辛、辛大人，这，这是什么意思？”另一个胆子较大的武官试探道：“可是严大人有什么事得罪了耿将军了？但我们只是贺客，不该牵连我们吧？”辛弃疾冷笑道：“耿将军说，你们平日鱼肉百姓，和这严佛庵一样，都是一丘之貉，你们还想走么？”那军官大叫道：“怎么，我们也被捕了？”辛弃疾道：“不错，从此刻起，你们不再是什么大人，是犯人了！来人，将他们都绑起来！”立刻有四名健卒应声而出，两个持刀，两个持索，分头去绑那些官员。

席上有个金国大官，官居“兵备道”之职，大怒说道：“耿京虽然是节度使，但也总得守点王法吧？他未有圣旨，岂能擅捕朝廷的地方大员？这样胡作非为，敢情是想造反么？”

辛弃疾哈哈大笑道：“不错，正是造反，我们汉人的地方，岂能任你们金狗来蹂躏？耿将军今日起义啦！”那个“兵备道”又惊又怒，手按剑柄，尚未拔出，辛弃疾已是“唰”的一剑刺出，喝道：“先把你这金狗祭旗！”这一剑从前心穿入，后心穿出，登时将那个“兵备道”刺了个透明窟窿！

这时宾客们才明白是这么一回事，人人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原来耿京以前本是金人在中原所立的傀儡刘裕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刘裕后来失宠，被金国四太子兀术所废，耿京收容了刘裕手下一部份军队，又招集了许多草莽豪杰，自成一军，自封为“天平节度使”，金国为了笼络他，承认他这“官衔”，但要他奉金朝正朔。耿京其时势力未大，也只好对金人虚与委蛇，做名义上的金国大官。这次是辛弃疾极力劝他归宋，他最后才下了决定，高举义旗的。

严佛庵家中的武士不少，但见主人已落在对方之手，投鼠忌器，都是不敢轻举妄动。至于那些来喝喜酒的文武官员，更是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只好任从捆绑。

但就在此时，却忽地有个军官把桌子一掀，一个酒盅飞出，朝耿照面上一泼，辛弃疾一剑刺去，“唰”一声，剑尖嵌入桌子。说时迟，那时快，那军官早已拔出腰刀，唰的一刀就向耿照斩下！

耿照霍的一个“凤点头”，避开了那被当作暗器的酒盅，但已泼了一脸酒，眼睛睁不开来。这军官出手如电，那一刀倏地就斫了到来。他竟然丝毫不把严佛庵的性命放在心上，根本就不理会严佛庵尚在耿照手中。

这一剑来得凶狠之极，耿照听那金刃劈风之声，心头也不禁微微一凛：“想不到在此处竟也碰着一流高手！”在那人不顾一切的狠劈猛斫之下，耿照倘若把严佛庵当作盾牌，严佛庵自是难保性命，但那一剑劈下，余力未尽，耿照也难免受伤。在这瞬息之间，耿照无暇思索，只好先行避开。

那军官出手快极，竟是如影随形，跟踪追到，唰唰唰连环三剑，狂风暴雨般的猛攻过来，有一剑几乎贴着严佛庵的颈项刺到耿照的手腕，耿照连退三步，这才腾得出一只手来拔出宝剑，迎御敌招。

耿照是用右手抓紧严佛庵的，就在他腾出左手拔剑，缩回右手避招的那一刹那，右手的腕力稍松，严佛庵猛地挣扎，对面那军官的剑招又到，耿照一时之间难以兼顾，竟给严佛庵挣脱了他的掌握。

说时迟，那时快，那军官抖起一朵剑花，一招“白虹贯日”，剑锋迳刺耿照胸膛，耿照横剑一封，同时举足猛蹴严佛庵的脑袋。不料那军官的剑法虚虚实实，变幻莫测，忽地中途变招，剑锋一转，倏然间改削耿照的双足，耿照急忙一个“游身滑步”，避招还招，脚尖踢那人的手肘，左手剑也横削那人的腰肋，好不容易才化解了那人的攻势，但严佛庵在地下一滚，早已钻入了人丛之中。

耿照左手使剑不便，被那军官迫得连退几步。耿照大怒，也学对方的办法，掀翻了一张桌子，挡了那军官一挡，立即剑交右手，一声大喝，便和那军官以攻对攻。

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飞溅，那军官的剑刃损了一个缺口，可是却也未曾脱手。那军官喝道：“好一把宝剑！”剑法丝毫不松，唰唰唰又是连环三剑，剑剑指向耿照的要害穴道，竟是以强攻抑制强攻，他的剑法轻灵翔动，耿照再想用宝剑来削他的兵刃，已是不能。

这一来双方都是暗暗吃惊，也都知道了彼此的优劣。耿照练了桑家的“大衍八式”之后，内功已到一流境界，功力要比对方高出一筹；但那军官的剑法却是比他更为精妙。那军官顾忌他的宝剑，不敢和他硬碰；耿照被他轻灵迅捷的剑法所制，要仗着主剑护身，也不敢全力和对方抢攻，如此一来，一方是仗着宝剑之利和功力深厚，一方是仗着剑法精妙和经验宏丰，恰恰是八两半斤，旗鼓相当，打得难分难解。

耿照和那军官固然是各自暗惊，但还有一个暗暗吃惊的则是蓬莱魔女。这倒不是因为那军官的本领令得蓬莱魔女吃惊，而是由于他那一手精妙的剑法，蓬莱魔女蓦地想起一个人来！正是：

喜席筵前腾杀气，画堂红烛剑光寒。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将军妙计除奸贼 妖女迷人脱楚囚

蓬莱魔女想起的不是别人，正是昨晚那个在泰山绝顶和她较量过的“武林天骄”！当时“武林天骄”是用一支洞箫和她比划，使出了许多种兵器的招数，其中有判官笔的点穴手法，也有长剑的击刺招数。

现在蓬莱魔女看这军官的剑法，其中几招竟是武林天骄的家数，而且看得出他的身法步法也有与武林天骄相似的地方。虽然，拿他来与武林天骄相比，那是如小溪之比大海，如萤火之比皓月，但从这两者之间的类似，却是可以确定他与武林天骄定有渊源。蓬莱魔女心想：“难道他是武林天骄的弟子？不对，武林天骄比他还要年轻。但若是同门，何以两人的武功又相差得如是之远？嗯，或者他是得过武林天骄指点的吧？嗯，不管他与武林天骄关系如何，看来他或多或少总会知道一些武林天骄的来历。”

严佛庵一挣脱了耿照的掌握，他手下的武士再无顾忌，登时与辛弃疾带来的那帮人混战起来。那杨参将拔出腰刀与辛弃疾打在一起，严佛庵则被那几个“扛礼贺”的兵丁拦住，严家的教师爷和几个护院抢来保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恶斗。严家的教师爷原是江湖大盗出身，挥舞双刀，出手极狠。但那几个兵丁也不是寻常的士卒，他们都是经过辛弃疾训练出来的随从，武功底子固然不弱，对辛弃疾尤其忠心耿耿，虽然众寡悬殊，其中且有两个受了教师爷的刀伤，但仍然是浴血恶斗，誓死不退。

那严夫人吓得慌了，坐在席上，浑身发抖，不停地念道：“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蓬莱魔女忽地一声长笑，霍地站了起来，拿起了一碗红烧蹄子，“咻”的打在严夫人的面上，喝道：“臭婆娘，看你还敢不敢乱骂人骚蹄子。你赶快给你丈夫念倒头经吧，我去超渡他了！”在那些官太太的尖叫声中，蓬莱魔女已是离席而起。

忽听得有人喝道：“女贼休得逞凶！”嗖、嗖、嗖，三支飞镖射了过来，那是两个护院所发的暗器。原来刚才严佛庵吩咐那个管家，就是要他如此布置，安排了两个武功最强的护院来监视蓬莱魔女的。

蓬莱魔女怎会将他们放在心上，把手一抄，三支镖接在手中，反手一抄，品字形的都插在桌上，那些官太太吓得屁滚尿流，一个个变了滚地葫芦，有的四脚朝天，有的钻进了桌子底下。那严夫人更是吓得晕过去了。

蓬莱魔女哈哈大笑，那两个护院，一个抡枪，一个挥刀，急奔上来，蓬莱魔女不想取他们性命，懒得出手，只是滴溜溜一转，引得那两个护院跟着她直打圈圈，拿刀的那个护院给他同伴刺了一枪，他也一刀斫穿了同伴的额角，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在地上。

那教师爷大吼一声，手舞双刀斫来，喝道：“好个大胆的女贼，你可知道我是谁？”蓬莱魔女笑道：“不知道啊，贵姓大名？”那教师爷双刀指着蓬莱魔女，傲然说道：“镇三山仇彪在此，快快束手受擒，严大人喜欢你，决不伤你性命。”蓬莱魔女笑道：“什么镇三山仇彪，我可从没听过。”这仇彪在未入严府当教师之前，本是个江湖大盗，自以为名头甚响，哪知蓬莱魔女丝毫没把他放在眼内。

那教师爷大怒，喝道：“你还想动手么？”双刀霍霍，立即便斫过来，一刀上手刀，削蓬莱魔女的肩膀；一刀下手刀，却是翻转刀背，磕蓬莱魔女的膝盖。意图斩伤蓬莱魔女非要害的部位，将她生擒，献与主人。

蓬莱魔女冷笑道：“凭你这样的草包，也配与我动手？呸！”拂尘一起，

的一声，已把那教师爷的上手刀卷脱了手。那教师爷武功也还算不弱，一  
觉不妙，下手刀连忙缩回，他虎口酸麻，一条右臂已是不能动弹，大惊失色，  
颤声叫道：“你是谁？”

耿照已看见了蓬莱魔女，大喜叫道：“柳女侠，你也来了！你来得正好！”  
那教师爷近年虽已脱离黑道，但绿林中的朋友仍有来往，蓬莱魔女柳清瑶名  
震绿林，他如何能不知道？一听得耿照说出“柳女侠”三字，更是吓得面无  
人色，失声叫道：“你、你是蓬莱魔女？”

蓬莱魔女笑道：“不错，镇三山仇大爷竟也知道我的匪号么？真是不胜  
荣幸之至！”只听得“咕咚”一声，那教师爷已跪倒地上，向她磕头，连忙  
说道：“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柳女侠饶、饶命！”

蓬莱魔女斥道：“你不过是活阎罗的一条看门狗，也敢称做‘镇三山’，  
没的丢尽绿林好汉的面子！我最看不起软骨头的狗东西，你求我饶命，我偏  
偏不饶。”拂尘一击，那仇彪还未叫得出声，已是头颅碎裂，一团烂泥似地  
倒下去了。

严佛庵这时当真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缩低了头，举袖遮面，  
意欲从人丛之中溜走。蓬莱魔女笑道：“活阎罗，这次是真阎罗有请你啦！  
你既然也号称阎罗，就去见见阴世的阎罗吧，还害怕什么？”一伸手就把他  
揪了出来。辛弃疾叫道：“别忙把他弄死。”蓬莱魔女哈哈一笑，将“活阎  
罗”摔倒地上，自有兵丁过来，将他绑了。那杨参将倒是一员勇将，和辛弃  
疾打得旗鼓相当，有几个糊里糊涂的官儿不明就里，还在叫道：“杨参将，  
这女子不是令千金么？怎么反而帮了敌人？你赶快制止她吧！”话犹未了，  
蓬莱魔女已是一掠而至，冷笑说道：“我可不能让你占这个便宜，对不住，  
也只好让你去见阎罗王了！”拂尘一展，登时把那杨参将的穴道封闭，打得  
他七窍流血而亡。

蓬莱魔女道：“耿相公，你去收拾那几条看门狗吧，让我来对付这厮。”  
那军官“唰”的一剑刺来，蓬莱魔女笑道：“你的剑法很不错啊，但我要你  
三招之内，长剑脱手！”那军官也知道蓬莱魔女的名头，最初听她一赞，心  
里甚为得意，暗自想道：“怪不得这魔女名头响亮，倒真是识货之人。”  
哪知蓬莱魔女接着说的，却是要在三招之内夺他兵刃。

那军官勃然大怒，喝道：“好个狂妄的妖女！好，你就试吧！”用足了  
劲道，长剑一抖，登时剑光闪闪，恍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蓬  
莱魔女拂尘一展，说道：“好，这是第一招星汉浮槎！”拂尘到处，如汤泼  
雪，那军官的剑光被拂得四面流散，虎口也给震得隐隐作痛。

那军官大吃一惊，赶忙侧身一剑，使出了一招“弯弓射雕”，剑直如矢，  
剑尖上嗡嗡有声，剑势比第一招更见凌厉。这一次蓬莱魔女倒持拂尘，只用  
尘杆一点，只听得“铮”的一声，那军官的长剑反弹回去，几乎伤了自身。  
蓬莱魔女笑道：“小心，只剩下一招了！”

那军官脚跟一旋，剑势划成了一道圆弧，剑光如环发出。这是他最后  
的一招剑法，名为“笼罩六合”，攻守咸宜，将周围一丈之内封闭得风雨不透，  
心里想道：“看你如何能夺我的兵刃？”

蓬莱魔女见他连输两招，剑法仍是丝毫未乱，最后仍能使出这样精妙的  
剑招，心里也不禁暗暗赞了一个“好”字，想道：“看他这三招剑法，他与  
武林天骄定有渊源，可无疑义了！”

那军官心念未已，只见蓬莱魔女拂尘一举，突然就插入他的剑光圈中。

拂尘是极柔之物，那军官怎也想不到她竟敢如此硬打硬拼，当下剑光一合，正要绞断他的尘尾。哪知蓬莱魔女的拂尘忽地变得如同铁笔，就在这刹那间，只听得 的一声，那军官的手腕寸脉下的“关元穴”突然似被利针刺了一下，说时迟，那时快，长剑已是“ 啷 ” 坠地。蓬莱魔女信手就用重手法封了他的穴道。原来蓬莱魔女用的是“天罡神拂”的武林绝学，拂尘虽是极柔之物，经过她的玄功运用，至柔也变成了至刚，同时她又飞出了一条尘丝，当作梅花针用，刺进了那军官的关元穴，那军官虽是本领高强，却怎禁得起蓬莱魔女双管齐下的武林绝顶功夫？

这时耿照早把严府那几个护院击倒，其他的家丁见主人已落在对方手中，教师爷和杨参将又都已被杀了，人人心惊胆战，哪里还敢再为严佛庵卖命，个个举手求饶。辛弃疾指挥随从，将严府的家丁驱过一边，又把赴宴的文武官员全都绑了。蓬莱魔女无暇盘问那个军官，先来与辛、耿二人相见。

说将起来，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原来起兵抗金，自封“天平节度使”的耿京，便是耿照的叔叔。辛弃疾和耿照也是幼年同学，彼此知心，辛弃疾便是由于耿照的推荐，这才到耿京幕下，当了耿京的“记室”（书记）的。

耿照路过济南，顺道去探望叔叔和好友，这次见面，决定了耿京起义之事，耿照自是义不容辞，只好将行程暂为耽搁，留下来帮忙他们。他们打听得严佛庵已定好日子纳妾，济南、莱州的高级文武官员；十之七八，都会到严府道贺，遂定下计划，就在这日举事，分头进行。一方面由耿京进兵济南，发出讨金榜文，一方面由辛弃疾充当耿京的代表，到严府送礼，趁此机会，把严佛庵和那些大小官员，都拿下来。这样一来可削弱金军伪军的力量，二来可以抄没严佛庵的家财，移充军费。无巧不巧，恰遇蓬莱魔女，一举成功。这时辛弃疾正忙于处置那些被俘的官员，蓬莱魔女无暇和他多谈，当下笑道：“你们是为着这老无耻的‘新郎’来的，我却是为着那可怜的‘新娘’来的。你们在这里上演‘拷新郎’，我可要去见‘新娘子’，上演‘救佳人’了。”

蓬莱魔女闯进内院，吓得狗走鸡飞，但却不见人影，原来那些丫鬟婢仆，都已躲起来了。蓬莱魔女一个个房子搜查过去，到了一个房子，隐隐听得哭泣之声，蓬莱魔女赶忙一脚踢开房门，只见一个穿着新娘衣饰的少女，正在上吊，原来这可怜的少女，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难得服侍她的那班伴娘和丫鬟们都逃跑了，无人看管，她本来可以乘机逃走，但她自思逃不出活阎罗的掌握，又怕连累了父母，左思右想，无计求生，因此在大哭一场之后，找到了一条绳子，便即悬梁自尽。

蓬莱魔女叫声“好险！”幸而那少女刚刚打好活结，正将脖子伸进圈中，蓬莱魔女连忙将那绳子扯断，将她解了下来。

那少女骂道：“你也是女人，为什么却要帮那活阎罗来折磨我？我要死你也不许我死吗？”她还以为蓬莱魔女是活阎罗的家人。蓬莱魔女笑道：“活阎罗倒是快要去见阎罗了。活阎罗死了，你就不用死了。快快抹了眼泪，随我出去，你爹娘在等着你呢。”

那少女吃了一惊，一时之间，还不敢相信，讷讷问道：“你是谁？”蓬莱魔女笑道：“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你是西头村的喜儿不是？我已经见过你的爹娘了，我是来救你出去的。”那少女半信半疑，蓬莱魔女道：“你还不相信，你随我出去看一看就明白了。”拖着她走，一踏出大堂，果然便见着辛弃疾的手下正在拷打那“活阎罗”。

原来他们正要查抄严佛庵的家产，他们事先已打听清楚，严家有个埋藏

金银的宝库，此际将他拷打，就是要迫他供出这个宝库的所在的。严佛庵视财如命，抵死不肯透露。蓬莱魔女笑道：“待我来治他一治。”举起拂尘，在严佛庵身上只是轻轻一拂，严佛庵登时似觉有千百条小蛇钻进他的身体，到处乱啮，各处关节又痛又痒，全身骨头都似要松散一般。这种痛苦，实在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毒刑。严佛庵一向养尊处优，哪能禁受得起，登时痛得他在地下打滚，颤声叫道：“我、我愿招了。求、求女侠免刑。”蓬莱魔女道：“你把地点说出来，叫你的管家带他们去搬运。待他们确实找到了金库，我再免你的刑。”严佛庵不敢不依，只好一一遵办。

蓬莱魔女对那少女笑道：“你看见了吧，活阎罗现在快变成死泥鳅啦。你相信了吧？”那少女将“活阎罗”恨得如同刺骨，但这时见他在地下打滚嘶号，心中固然痛快，却也掩目不敢多看。

蓬莱魔女笑道：“你放心回去吧，活阎罗今后是再也不能为害你们了。”那少女惊魂稍定，这才跪倒地上，给蓬莱魔女磕头，说道：“多谢女侠救命之恩，请女侠赐示姓名，让小女子一生供奉女侠的长生牌位。”

蓬莱魔女大笑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你要将我当作菩萨一般来拜，那我可吃不消。免了，免了！”

蓬莱魔女一看，却不见耿照在场，那些被俘的官员也都不在。辛弃疾道：“我们要留在这里查抄活阎罗的家产，恐怕要费一些功夫。因此我叫耿兄先把这班官儿押回去。这班官员当中，有几位是现任的统兵官员，耿将军正有用得着他们之处呢。”蓬莱魔女有两件事情挂在心头，一是要与耿照叙叙别后的情形，问问珊瑚是否还和他同在一起；二是要盘问那个军官，想从那军官的口中，探听“武林天骄”的来历。当下问道：“刚才使得一手好剑法，被我所擒的那个军官呢？”辛弃疾道：“也一同押解去了。”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但随即心想：“那厮已被我用重手法点了穴道，谅他武功虽高，也决难自己解开。耿照武功已是今非昔比，又有宝剑在身，想来也不至于路上失事。”但虽然如此，她仍是有点放不下心，本来她是想亲自送那少女回家的，这时也只得改了主意，向辛弃疾道：“我想请你帮个小忙，派两名兵士送这位姑娘回家，可以吗？”辛弃疾道：“当然可以。”问了那少女的住址，便选派了两名健卒，送那少女回家。

那少女还未出门，查抄严家金库的一个人已带了那管家出来报喜，说是果然找着了金库，而且库藏之多，还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就在此时，忽听得骇人心魄的一声尖叫！

原来那“活阎罗”抵受不了身上的奇痒奇痛，早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这时他听得一生搜刮的金银财宝，都已落在别人手中，痛上加痛，一声尖叫，等不及蓬莱魔女给他“免刑”，已是心脏爆裂而亡。

蓬莱魔女笑道：“这是你自己赶着去见阎王，可怪不得我言而无信。”那少女目睹“活阎罗”惨死，虽然也有点害怕，但祸根已除，却可以更安心地回家了。

蓬莱魔女放心不下耿照，当下便对辛弃疾说道：“这里没我的事了，我先走一步，赶上耿照，帮忙你们押解那些官儿吧。”辛弃疾道：“我正担心耿照人单力薄，得女侠相助，那是最好不过。咱们到城里再叙吧。”回头便吩咐随从给蓬莱魔女备马，蓬莱魔女急着要走，笑道：“不必坐骑！”身形一晃，已是出了大门，转瞬之间，不见踪迹。辛弃疾又是吃惊，又是佩服，心里想道：“怪不得耿贤弟常常称赞她本领了得，说是那些江湖大盗，遇见

了她，就如同耗子遇见了猫，我最初还不大相信，却原来果然是名不虚传！想不到巾帼之中，竟有如此人物！”但可惜蓬莱魔女轻功虽然卓绝，却终于还是慢了一步，耿照已经在路上碰到意外了！这是辛弃疾和蓬莱魔女都想不到的事情。

且说耿照押解那辆囚车，车中有十几个职位颇高的文武官员，那现任知府和那使得一手好剑法的军官也在其内。走了一程，忽听得前面马铃声响，一骑骏马，绝尘而来，不一会儿，就看得出坐在马上的是个刚健婀娜的少女。就在这同一时间，他和那少女同时叫了出来：“连姐姐！”“耿贤弟！”

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义姐连清波。这刹那间，耿照不禁蓦然一震，心如乱麻。这连清波对他曾有救命之恩，但后来他又曾听到许多关于连清波的坏话，说她坏话的人，包括他所佩服的蓬莱魔女和他近日最亲近的珊瑚在内。他也知道了连清波在江湖上被人称为“玉面妖狐”。但耿照随即想道：“连姐姐和蓬莱魔女的身份相同，都是强盗头子。她们利害冲突，结下冤仇，也难怪她们各自说对方坏话。而且蓬莱魔女指摘她的种种，也只是捕风捉影之辞，至今还未找到真凭实据。至于说到她那‘玉面妖狐’的绰号，那柳女侠不是也被人叫做‘蓬莱魔女’吗，妖狐、魔女都是不好的名称，但‘蓬莱魔女’其实却是个巾帼英雄，焉知连姐姐也不是如此？无论如何，她总是对我有救命之恩，也与我八拜之交，别人可以误会她，我却怎可以将她冷淡？”

心念未已，连清波已到了他的面前，勒住了坐骑，说道：“照弟，你没有遭那魔女的毒手吗？唉，自从那日遭逢意外，我无时无刻不在悬挂着你！好在终于还是见着你了！”

耿照道：“好在咱们都平安无事，我也可以放心了。”他正在暗自思量，要不要将别后的遭遇告诉连清波，连清波已在问道：“照弟，看你这身装束，你是当了军官么？还是做了强盗？你押的这辆车子装的是赃物还是犯人？”要知囚车的式样和普通的车子大不相同，封闭得密不通风，驾车的又是两个兵士，所以连清波一眼就看得出来。

耿照说道：“说来话长，我先问你，你去哪儿？”连清波道：“前面那村子里有个做过大官的土霸，名叫严佛庵，人称‘活阎罗’，他今日娶小老婆，我就是要到这活阎罗家里去的。”耿照吃了一惊，说道：“去做什么？”连清波笑道：“当然是去做生意啦！你忘记了我是个强盗头子吗？那活阎罗今日大宴宾客，这正是难得的机会，我要去洗劫严家，还要将他请来的那些贵客，都掳了去作肉票。”

耿照连忙说道：“使不得，使不得！”连清波道：“为什么使不得？那‘活阎罗’作恶多端，我就是把他一刀杀了，也不为过。你却为何要劝阻我？哦，是不是你已当了金国的官儿，所以要保护严家，和我作对了？”耿照连连摇手道：“不是，不是！你所想干的事情，早已有人在严家动手了。”连清波道：“是谁？”耿照道：“乃我的叔叔耿京派去的人。”连清波诧异道：“天平节度使耿京是你的叔叔？这么说，你是刚刚从严家出来的了？”耿照道：“不错，在严家动手的我也是其中之一。还有，还有一位，你、你大约不想碰见的人，也在其中。”连清波眉毛一扬，尖声说道：“你说的是谁？”耿照道：“是蓬莱魔女！”连清波面色倏变，说道：“哼，原来这女魔也插了一只手进来吗？照弟，你，你和她……”耿照道：“其实蓬莱魔女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等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依我看来，她还算是个侠盗。”连清

波喘着气问道：“照弟，你，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归顺了她，做了她的手下了。”耿照道：“这却不是。但那次我被她所擒，倒反而因祸得福，这是真的。”连清波道：“哦，竟是这样吗？她和你说了些什么话，怎么对待你，你这样帮她说话？”耿照道：“说来话长，我此刻要赶着押这辆囚车回济南城去。不如咱们再另外约个地方，我和你细谈。”连清波道：“这女魔头也要到济南吗？”耿照道：“我也是刚在严家和她碰上的，还未来得及和她交谈。不过，她的一个心腹侍女现在在济南，多半她也是会去的。所以我不敢现在就请你和我一同去。依我猜想，你和蓬莱魔女之间，多半是彼此有所误会，其实不应该敌对的。不过在误会未消除之前，双方还是避免见面为宜。”耿照这是完全为连清波着想，怕蓬莱魔女一见着连清波，就会动手伤她。连清波何等聪明，当然也明白了耿照的用心，她暗暗松了口气想道：“还好，还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糟糕。”

连清波道：“这么说来，我所要掳的肉票，都已在你这辆囚车中了？”耿照道：“我叔叔起兵抗金，连姐姐，你愿意助一臂之力么？”连清波道：“这是应该的，但有那魔女在此，我却怎能与她共事？你不是也说我不宜与她见面吗？”耿照道：“你们二人若能解开梁子，敌忾同仇，那固然最好；倘若暂时不能，那就留待以后再说。总之，我当稍尽绵力，为你们排解就是。不过，此刻你也可以助我叔叔一臂之力的，就不知你愿不愿意？”连清波道：“怎么助法？”耿照道：“囚车中这班官儿，我叔叔有用得着他们之处。连姐姐，我要向你讨一个情了。”连清波笑道：“哦，你绕着弯儿说话，原来是要我放弃这些肉票。好，别说是为了抗金大事，就是单看你的情面，我也应该答应的。我做姐姐的难道还好意思向你做弟弟的来一套黑吃黑吗？”耿照听了，心中大为欣慰，想道：“连姐姐果然是我道中人，也是中华的好女儿。柳女侠曾怀疑她是我们的敌人，这真是毫无根据的猜疑了。”

连清波道：“但我也要向你打听一个人，你在活阎罗家里，曾否见到这么一个军官，三十岁上下年纪，身材修长，眉毛很浓，使一柄长剑的。要是他曾经出手的话，你可以看出，他的剑法还算得是很不错的。”耿照听了她的描绘，立即知道便是那个曾和他交过手的军官，怔了一怔，问道：“不错，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谁？”连清波道：“他是我的哥哥。”耿照吃了一惊，道：“是你的哥哥？怎么从未听你提过？”连清波道：“不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是我一个疏堂兄弟，他现在也是我的副寨主。”耿照更是吃惊，说道：“这、这是怎么回事？他既然是你的兄弟兼副寨主，又怎会变成了金狗的军官？”连清波笑道：“他这个军官是冒充的，是我派他到活阎罗家里‘卧底’的，你懂得了吗？我们经常俘虏有伪军的军官，服饰甚至印信都是现成的，要冒充一个军官，这还不容易吗？况且严家今日贺客盈门，想那活阎罗也不会仔细盘问。”

耿照吁了口气，说道：“哦，原来如此。你是准备与他里应外合的。”心想：“怪不得我捉着活阎罗的时候，他丝毫没有顾忌，要来强抢肉票。”连清波道：“这个军官是不是你们也将他绑了？”耿照道：“是啊，我不知他是你的哥哥，我还曾和他交过手呢。后来便是蓬莱魔女将他擒了。”连清波皱了皱眉，说道：“这你不能怪他，他只知听我的命令，是我吩咐他务必要将那活阎罗捉回来的，他大约也不敢相信你叔叔的起义是真的，因此就只当作是两帮绿林中人，在互抢肉票了。好，现在我已向你说明底细了，这些肉票都让给你，可是我的哥哥，你总应让我带走吧？”

耿照好生为难，讷讷说道：“这、这个，这个……”连清波面色一沉，嗔道：“什么这个、那个的？干脆地说，你现在翅膀硬了，又有了那个魔女，眼中早没有我这个姐姐了，是吗？”叹了口气，声音渐转悲凉：“你可还记得我从前是如何看待你么？我哥哥现在在你的囚车上，你从前也曾在过我所驾的骡车上，囚车骡车，那当然大不相同，不过，那次你若不是上了我的骡车，就要上了北宫黜的囚车了。这些事你还记得吗？唉；想不到你这样无情无义！”

囚车在向前行进，车轮滚动如飞，耿照的一颗心也似乎随着轮子滚动，眼中有泪如珠，泪水模糊中，眼前那辆坚固的囚车，变成了一辆破烂的骡车，一幕往事，再次在他心头闪过，那次他被“北神鞭”北宫黜打得重伤，幸亏连清波救他，给他打走了北宫黜，又向农家买了一辆骡车，带他同走，三天三夜，目不交睫，小心地照料他……

耿照心里想道：“要是没有连姐姐，我早已活不到今天了。既然他的哥哥，只是个冒牌的军官，放了他也没什么打紧。”又想：“连姐姐的武功远胜于我，其实她要强劫囚车，我也没有办法。可见她还是顾念着姐弟之情。”想至此处，心意已决，抹了眼泪，说道：“连姐姐，你别说这些伤心的话啦，做兄弟的怎能忘记你的好处。咄，停车！”最后这一句命令，却是向那两个驾车的士兵说的。

那两个兵士神色惊疑，说道：“耿相公，这、这恐怕不大好吧？”话犹未了，那两匹马忽地屈下前蹄，伏地不动。连清波到了囚车旁边，跃下马来，喝道：“耿相公的话你也不听，快打开囚车！”

耿照道：“你们放心，有甚关系，我来承担便是。耿将军决不会怪责你们。”那两个兵士，知道他是主帅的侄儿，又见连清波出手便将两匹健马制服得不能动弹，也是好生骇异，心想：“既是有他出头担承，放就放吧，我们又何必得罪了这个女魔头？”当下其中一人抖抖索索地摸出了锁匙，打开了囚车。

连清波“噫”了一声，一伸手就将那军官抓了出来，有几个也想跟着出来，都被她推倒了。那两个兵士随即关上车门。耿照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想道：“她果然只是要她的哥哥。”在此之前，他虽然相信连清波的话，但总还有点儿不大放心，现在则是毫无怀疑了。

那军官双目怒视，却说不出话。连清波脸上也有诧异之色。原来那军官运气自解穴道，毫无效果，连清波试了两次，也解不开蓬莱魔女的重手法点穴。连清波恨恨说道：“好狠的魔女！”耿照心中抱歉，说道：“真是对不住了，我刚才实在不知，请大哥休要见怪。待我试试吧。”

耿照练成了“大衍八式”之后，内功已进入一流境界，一指点去，嗤然有声，力透指尖，只见那军官张开嘴巴，“啊呀”一声，手足已能活动。原来那军官也正在运气冲关，两股内家真力，里应外合，果然把蓬莱魔女的重手法点穴解了。

连清波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幸亏我早已知道桑青虹曾把桑家的‘大衍八式’，私传给他，刚才没有鲁莽从事。这‘大衍八式’当真非同小可。现在看来，他的功力果然是大胜从前，只怕只有在我之上，决不会在我之下了。”

那军官穴道虽解，手足也能活动，但仍是感到筋骨麻软，浑身乏力，对蓬莱魔女的点穴功夫，也是好生惊异。当下向耿照施礼说道：“多谢耿相公相救。我怎敢怪你，我是恨那魔女。”连清波笑道：“你们都不必客气了。”

他是我的义弟，你是我的哥哥，你们二人也就是兄弟一般。”那军官道：“照弟要赶回济南，咱们不可再耽搁他了。”他脸上有几分惶惑而又焦急的神色，说了这几句话，便即匆匆上马，但他手足无力，一跨竟是跨不上马背，还是连清波把他拉上去的。

连清波道：“照弟，你刚才说要另约个地方与我相会，那么就三天之后，我在大明湖畔的那座道观等你吧！”随即向那两匹驾车的健马各踢了一脚，那两匹马本是伏在地上不能动弹的，被她踢了一脚之后，长嘶一声，立即便能起来，又拉着囚车走了。

耿照虽也懂得一些点穴解穴的法门，但论到“杂学”的广博，他当然是远远不如连清波，例如连清波将这两匹健马制服得妥妥帖帖，这一手点马匹“晕穴”的功夫，他就完全不懂。心里想道：“幸亏连姐姐不是敌人，她只要是释放她的哥哥，并非截劫囚车。”他一直以为连清波的武功远胜于他，却不知道他自己的内功早已在连清波之上，要是当真打起来，一个招数高明，一个功力深厚，当真还不知鹿死谁手。

连清波与那军官合乘一骑，她那匹坐骑是大宛良驹，驮着两个人仍是四蹄如飞，片刻之间，走得无踪无影，耿照怅然遥望，心里有几分欢喜，喜的是连清波安然无恙，今日又得重逢；但也有几分惶惑，惶惑的是他这次违背军中纪律，私自将那军官释放，这件事不知是做得对了还是做得错了？

心急未已，忽见一条人影，疾奔而来，耿照定睛一看，却原来是蓬莱魔女赶来了。耿照心想：好在连姐姐已经走了，要不然倒是一场麻烦。连忙迎上前去，说道：“柳女侠，你来了？珊瑚也正在惦记你呢。”蓬莱魔女脚步一停，急不可待的便问道：“路上没有出事么？”

耿照面上一红，讷讷说道：“没，没什么事。”蓬莱魔女起了疑心，两道眼光如利剪、如寒冰，紧紧盯着耿照问道：“当真没什么事吗？车中的囚犯一个也没有走失吗？”耿照给她盯得心里发毛，只好半吞半吐他说道：“这囚车中有一个是不相干的人，经小弟查明之后，已把他放了。”蓬莱魔女诧道：“有哪一个是不相干的人，你又怎么知道？”耿照道：“就是那个、那个军官……”蓬莱魔女赶忙问道：“究竟是哪个军官？”耿照好半天才说得出来：“就是那个被你所擒的军官。”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沉声说道：“你查明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他不相干？”耿照倒不是想瞒骗蓬莱魔女，只是意欲拖延时刻，到了此时，无可再拖，只好咬着牙根依实说道：“适才我、我碰到一个人，她是我平素相信的人，她说这个人，其实不是军官……”蓬莱魔女打断他的话道：“且慢，你碰着的那个人是谁，怎么不说？”耿照涨红了脸，颤声说道：“是小弟的义姐连清波、她、她……”蓬莱魔女又惊又怒，跳起来道：“什么，是玉面妖狐连清波！咳，耿照，你、你好糊涂！”

耿照讷讷分辩道：“连姐姐其实也是咱们同道中人，她只是带走了她的哥哥，并没有截劫囚车。我看你们多半是误会了。”蓬莱魔女哪有闲心听他分辩，再一次打断他的话道：“你说什么？那军官是玉面妖狐的哥哥？”耿照道：“不错，他是连姐姐派他到严家卧底的，并非真的军官。”蓬莱魔女“哼”了一声，板了面孔说道：“耿照，你真是不识天高地厚，不懂分别黑白是非，你又上了那妖狐的当啦！”她斥了耿照几句，迳自上前向那两个驾御囚车的兵士道：“那妖女走的是哪个方向？”那两个兵士指着同一的方向道：“那两个人合乘一骑，是刚刚走的。”蓬莱魔女是怕耿照不肯实说，才

问那两个兵士的。如今见这两个兵士所指的方向相同，情知属实，心里想道：“那军官被我用重手法点了穴道，谅那妖狐无法解开。时间一久，他就要受伤。那妖狐岂能置之不理？尽管这是她力所不及，她也定要设法救治，在路上必然受到耽搁。我立即去追，未必就追赶不上。”蓬莱魔女想得不错，可惜她却不知，耿照早已把那军官穴道解开了。

蓬莱魔女面色稍稍缓和，说道：“耿照，你现在还是糊里糊涂，待我将那妖狐拿了回来，再和你细说。”身形一晃，去势如风，迳自向连清波逃走的方向，追踪去了。

耿照呆若木鸡，心中隐隐感到恐惧，心想：“连姐姐当真是坏人吗？”“蓬莱魔女追上了她，会不会就把她伤了？哎，她们两人为什么要彼此敌视，误会得如是之深！”可怜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上当，还在替连清波害怕担忧。正是：

不识妖狐真面目，画皮未揭意迷茫。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听鼓依稀闻叹息 追舟隐约见伊人

耿照没精打采地押解囚车前往济南，暂且按下不表。且说蓬莱魔女施展绝顶轻功，向连清波逃走的方向追去，追了一程，前面是一条泥泞的小路，马蹄痕迹分明。蓬莱魔女心中暗喜，想道：“那匹马驮着两个人，在这种稀烂的泥路上，一定跑得不快。跟着这蹄印追下去，何愁追不到他们。”

蓬莱魔女提一口气，使出“八步赶蝉”的本领，脚不沾地，几乎是御风而行，转瞬间就走过了那条泥泞小路，弓鞋上不过沾了几片泥土。蓬莱魔女揩拭干净，再向前行，前面是比较干净坚实的黄土路，但那匹坐骑刚从泥泞的路上走过，所以仍是一步一个脚印，十分清楚。

可是蹄痕虽然分明，她却碰到了个难题，原来前面还有一条岔路，而且两条路上都有马蹄痕迹。蓬莱魔女到了路口，仔细审视，两条路上的蹄印也是一般大小，看得出是同一骑马踩出来的。蓬莱魔女甚为纳闷，寻思：“这妖狐不知弄什么玄虚？究竟她是向哪条路走了？”

蓬莱魔女略一犹疑，先向左边那条路追去，走出了六七里地，忽然不见了马蹄的痕迹，就似那一骑马到了此地突然消失了似的。蓬莱魔女更为纳闷，心想：“我且回去向另一条路再追，我就不信那妖狐当真就会妖法。”她回到来的路口，向右边那条小路再追，不料走了一程，又是如出一辙，马蹄的痕迹忽然又不见了。蓬莱魔女究竟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她呆了一呆，蓦地恍然大悟：“我上了这妖狐的当了！”原来连清波在一条路上走了一程之后，便用厚布裹住马蹄，从路旁的草地回到原来的路口，再解开厚布，又从另一条路走了一程，然后再如法施为，一去无踪。待蓬莱魔女想出个中道理，她已是白费了许多时间，而且也还未知道连清波究竟是向哪条路走，当然是无法再追上连清波了。

蓬莱魔女大为懊恼，只好放弃追踪，心想：“我且到了济南，见了耿照再说。”她白白走了几十里冤枉路，到得济南，已是二更时分。这时济南刚被耿京的义军攻占，防守得极为严密，四面城门都布满了兵士，每一个进出的行人，都要受到仔细的盘查。蓬莱魔女急着要见耿照，不愿多耽搁时候，她情知耿京叔侄和辛弃疾那些人，在攻占了济南之后，定是驻在府衙，心想：“我且和他们开个玩笑，迳自到府衙去作个不速之客。”当下施展绝顶轻功，飞身掠上城头，从一间间的民房上踏过，直扑府衙。守在墙头的那些兵士只觉微风飒然，从他们身边掠过，连蓬莱魔女的影子也未瞧见，只是觉得这阵风来得奇怪，却怎知已有人在他们众目睽睽之下，业已进城。

府衙里灯火通明，斗酒喧闹的声音喧腾于外，原来耿京正在大堂摆下庆功宴，大宴今日有功的将士。蓬莱魔女很容易就找到宴会的所在，在屋顶上望下去，只见一众军官划拳赌酒，笑逐颜开，好不热闹。当中坐着的是个中年将军，甚为威武，辛弃疾就坐在此人身边。蓬莱魔女心想：“此人想必就是耿照的叔叔、义军的统帅耿京了，但却怎的不见耿照？”

心未已，只见耿京站了起来，哈哈笑道：“今日旗开得胜，攻下了济南，又抄没了那活阎罗的万贯家财，俘获了金虏的许多官儿，这都是靠了幼安（辛弃疾之字）的策划，功劳簿上，应该记上幼安兄的首功！”众军官纷纷举杯向辛弃疾祝贺。耿京又道：“幼安兄文才武略都是出色当行，各位喝了这杯酒，请听听幼安兄刚刚填好的新词！”众人意兴更豪，纷纷道好。

耿京把手一招，唤来了几条关西大汉，各抱铁板铜琶，高声唱道：“渡

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一曲未终，已是喝彩声四起，蓬莱魔女也忍不住大声赞道：“壮哉，此词！”就在铜琶铁板声中，自屋顶一跃而下！

众军官哗然大呼，有几个胆子较小的，还未看得清楚，就在高叫：“刺客！”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脚尖刚刚着地，便听得金刃劈风之声，有个军官已是拔刀向她斫来。

蓬莱魔女微微一凛，心道：“耿京帐下果然人才甚多，这人的武功，就不在耿照之下。”辛弃疾连忙叫道：“张都尉，住手！这位就是我才所说的柳女侠了。”那军官怔了一怔，立即收招。但仅仅在辛弃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也已连所了六六三十六刀，刀法之快，实是难以形容。不过他的刀锋连蓬莱魔女的衣裳也未沾上，他心中的骇异也是更在蓬莱魔女之上。座上那一众军官，几曾见过蓬莱魔女这等美妙的身法？在蓬莱魔女闪避那六六三十六刀的那一瞬间，个个都是目眩神摇，紧张得几乎闭了呼吸，直到那军官收刀之后，众人才不约而同地吐了口气，突然间爆出了如雷的喝彩声！

辛弃疾从严家回来之后，早已把蓬莱魔女相助之事，对耿京以及同僚说了，这时他们知道来的就是蓬莱魔女，都是不胜欢欣。耿京亲自出来迎接，蓬莱魔女笑道：“我无礼闯席，还望将军恕过。”耿京哈哈笑道：“柳女侠是请也请不来的。多承相助，难得到来，请让我先敬一杯。”蓬莱魔女与耿京干了一杯，刚才那个与她交手的军官，也上来与她相见。

辛弃疾道：“这位是步兵都尉张定国，张将军。”那张定国伸出手来，哈哈笑道：“久闻女侠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胜似闻名！”他伸出手来，这是要和蓬莱魔女拉一拉手，表示亲近的意思。虽说江湖儿女，脱略形骸，而这种礼节，也很普遍，但一般都是行于两个男子之间，若是一男一女，由男的先伸出手来表示亲近，这在江湖上却也是很少见的。

蓬莱魔女心中一动，暗自想道：“是了，我刚才只是闪避他的快刀，未曾还过一招，想是他要试探我的武功深浅来着。”蓬莱魔女性情豪迈，也不放在心上，就大大方方地伸出手去，与他一握，果然感到对方的内力，透过掌心，攻击过来，试探的虚实。蓬莱魔女玄功默运，将他攻过来的内力化解于无形，但见他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神色似是惊疑不定，还自不肯放手。蓬莱魔女不觉有点不悦，心道：“这人怎的如此不识进退？”当下略显本领，指尖在他掌心轻轻一颤。张定国登时似感到有一根细如游丝的炽热火线，从他的虎口钻入，又似一根无形的银针似的，刹那间就从虎口上升到时端的“曲池穴”，刺了一下，张定国的一条臂膀登时酸麻，热辣辣的好不难受，吓得他慌不迭地松手，满面通红，连忙说道：“柳女侠真好本领，佩服，佩服！”蓬莱魔女一笑说道：“张将军的快刀，我也是佩服之至。”旁人见他们互相客气，还只道他们是为了刚才之事，各表惺惺相惜之意，蓬莱魔女美若天仙，有不少人还暗暗羡慕张定国，羡慕他得到蓬莱魔女的垂青。却不知他们已暗中又较量了一次内功，而且要不是蓬莱魔女手下留情，不愿他太难堪的话，只怕张定国已是不能动弹了。

坐定之后，蓬莱魔女便问耿京道：“耿照回来了吗？怎的不见？”耿京道：“他回来之后，又出去了。”蓬莱魔女道：“有什么紧急的军情吗？”耿京道：“这倒不是，他是为了一点私事。”蓬莱魔女怔了一怔，说道：“私事？恕我冒昧，不知可以让我知道么？”

耿京喝了杯酒，笑道：“这私事和柳女侠倒有点关系，当然应该让柳女侠知道。”蓬莱魔女更是诧异，不禁问道：“是为了他私放那军官的事情吗？”这回轮到耿京有点诧异，问道：“怎么，他放那军官的事情和柳女侠有什么相干吗？”蓬莱魔女道：“这军官是我擒获的，只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耿照在路上碰到一个从前相识的女贼，浑名玉面妖狐的，他上了这妖狐的当，将那军官放了。这妖狐也是与我有点过节的。”耿京摇了摇头，说道：“这件事他已向我禀告过了，不过我却不知其中还有这些内情。”原来在耿照的叙述中是把连清波说成个好人的，耿京不知相信谁的话好，只是心里想道：“照侄说他们各不相容，这倒是真的。看来孰是孰非，只有待照侄回来之后，再查个水落石出了！……”

耿京接着说道：“他放走那个军官之事，处置失宜，柳女侠责备他是应该的。但他这次回来之后，又再出去，却不是为了这件事情，确是完全为了私事。”这回轮到蓬莱魔女大感意外，说道：“哦，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是与我相干的？”

耿京笑道：“我那照侄是和一位姑娘同来的，这位姑娘名叫珊瑚，听说是曾服侍过柳女侠的。”蓬莱魔女正自挂念珊瑚，连忙说道：“不错，这位珊瑚姑娘是我的义妹，是我叫她送耿相公前往江南的。她在这儿吗？”耿京道：“就是因为她今日突然离开，所以我那照侄去找寻她了。”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这样巧，我一到来，她却又离开了？她是怎么走的？”耿京道：“我也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耿照和珊瑚姑娘住在同一个院子，他将囚犯点交给我之后，就回去看望珊瑚姑娘，珊瑚姑娘还没定了多久，听说他就匆匆忙忙地追着出去了。”辛弃疾道：“这事我曾经查问过，听说在耿照未回来之前，有个人送一封信来给珊瑚姑娘，珊瑚姑娘就随着那人走了。耿照回来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很是着急，他还带了那头虎头灵獒去追踪呢！”耿京笑道：“也不知他们年轻人闹什么别扭，一个走一个追的，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倒叫我们给他担心了。”蓬莱魔女诧异不已，心想：“珊瑚为人爽朗，从那日在桑家堡的情形看来，她对耿照已是一往情深，纵然她和耿照闹了什么别扭，也决不会趁着耿照不在，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便悄悄的离开的。嗯，这件事可真是有点古怪了！”因此问道：“给珊瑚送信是什么人？”辛弃疾道：“我也不清楚，我是听得伺候珊瑚姑娘的丫鬟说的。听说衣裳破烂，倒像个乞丐的模样。起初守门的卫兵不肯放他进去，他大叫大嚷，才惊动了珊瑚姑娘的。”蓬莱魔女更是奇怪，心想：“珊瑚和丐帮的人可并不相熟呀？”又问道：“虎头灵獒又是什么东西？”耿京道：“是西域异种猎犬，我得了两头，分了一头给耿照的。这种猎犬鼻子最灵，善于跟踪气味去追寻猎物。要是耿照将那位姑娘的一件衣物给它嗅了，带着它追下去，那一定可以追到的，他去了这么些时候，按说也应该早已经追上了。”

可是过了许久，耿照还是未见回来，已是三更时分了，一众军官都喝得酩酊大醉，庆功宴也宣告结束了。耿京皱了皱眉，说道：“奇怪，怎么这个时候，还未见他们回来。柳女侠，你先歇息去吧。我和幼安在这里等候他们。”蓬莱魔女道：“我不困，我陪你们等候吧。我不见着我那珊瑚妹子我也不能安心呢？”耿京道：“也好，那咱们就再聊聊。”众军官陆续散去，耿京叫下人撤去酒席，换上清茶，大堂中就只剩下他和辛弃疾和蓬莱魔女三人，三人心里都是有点怔忡不安。

耿京道：“我这侄儿年纪轻、见识少，有时难免糊涂，心地倒是很纯厚的，就不知珊瑚姑娘看不看得上他？”蓬莱魔女笑道：“这个么，元帅就不必为他们担心了，珊瑚是我的妹子，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要是她不欢喜的人，她半句话也懒得多说。但对于令侄么，我本来只是要她送到山东境内的，她却要一直送到江南呢！她为了令侄，连我都抛弃了，说起来我倒真要妒忌令侄了。”耿京哈哈大笑，说道：“这么说，我这侄儿倒是福气不浅，但也得多谢柳女侠。”蓬莱魔女道：“多谢我作什么？”耿京笑道：“一来多谢女侠调教出这样一位好姑娘；二来多谢女侠对舍侄的好意，让珊瑚姑娘与他同行，给了他一个好机会；三来，这是我要预先多谢的了，待他们回来之后，我还要请柳女侠从中撮合，让他们早日成亲，成亲之后，小夫妻闹闹别扭，那就无伤大雅了。”蓬莱魔女大笑道：“原来元帅是要我作个现成的媒人，别的媒我不会做，做这个媒却是容易不过。”

他们故意找些开心的话来说，想冲淡不安的心情。但三更过去了，不久，四更的更鼓也敲起来了，耿照和珊瑚仍是未见回来。这时连蓬莱魔女亦已有点心慌，心想：“不知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不如待我亲自去走一趟。”

耿京黯然说道：“这时候还未回来，大约今晚是不会回来的了。柳女侠先歇息吧。”蓬莱魔女道：“元帅还有一头虎头灵獒，请借来一用。”耿京道：“柳女侠是要带虎头灵獒前往追踪？这个，这个——”正自沉吟，话犹未了，忽听得“汪汪”的犬吠之声，耿京大喜道：“他们回来啦！”

蓬莱魔女却是好生诧异，暗自想道：“怎么只是耿照一人的脚步声？脚步又是这么沉重，难道是耿照受了伤了！”心念未已，只见耿照已大踏步走了进来，怀中抱着一个少女，正是珊瑚。原来不是耿照受伤，而是珊瑚受了伤了。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上前看时，只见珊瑚双目紧闭，面如金纸，眉心却现出一团黑气。蓬莱魔女是个大行家，一看就知珊瑚是中了毒，吐了口气，说道：“还好，中的毒还不算很重。”连忙从耿照手中接下珊瑚，一掌贴着她的背心，将本身真气贯输进去，助她驱毒，过了一炷香时刻，珊瑚面色渐见好转，蓬莱魔女又取出一颗药丸，叫耿照拿来一杯热茶，撬开她的牙关，塞了进去，珊瑚喉头咯咯作响，手足微微颤动，蓬莱魔女说道：“好了，好了，不久她就会醒了。幸亏她的功力已大有增进，拔毒清血之后，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妨碍。”

众人放下了心上的石头，蓬莱魔女也才有余暇向耿照问话，当下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珊瑚妹子，遭了谁的毒手？”

耿照颤声说道：“桑家的小妖女桑青虹。”蓬莱魔女很是奇怪，沉吟说道：“怎么是桑青虹？好端端的她为什么向我的珊瑚妹子下了毒手？你碰上了那妖女没有，把经过的情形说给我听听。”耿照与桑青虹的一段纠纷，蓬莱魔女尚未曾知道，耿照面上一红，也不好意思向蓬莱魔女细说，当下只是简简单单地将他到场之后的情形约略说了出来。耿照到场的时候亦已是桑青虹与珊瑚的一场恶斗将近结束的时候，桑青虹被珊瑚刺伤了好几处，但珊瑚也被桑青虹的毒掌击中，伤得更重，正自支持不住，幸亏耿照来得及时，才救了她的一命。桑青虹见耿照抱起珊瑚，不惜用身子来掩护她，气得面色铁青，但她这时受伤不浅，情知奈何不了他们，只好悻悻地大骂了耿照一场，便即走了，耿照念及她以前的一番情义，也不愿与她计较，一声不响，抱了珊瑚便即回来。可怜珊瑚受伤之后，又遭刺激，在他的怀中早已晕过去了。

所以耿照对于珊瑚何以会被桑青虹骗来相会，也是毫不知情。

蓬莱魔女听了耿照的叙述，很觉奇怪，心里想道：“这桑青虹是我师哥的小姨子，那日他们遭受围攻，还是我给他们解救的。她难道不知珊瑚是我的侍女？真是莫名其妙，岂有此理！”

心念未已，忽见珊瑚翻了个身，星眸半启，呻吟说道：“水，水，我要喝水。”耿照正要给她拿来，蓬莱魔女道：“且慢！”拦住珊瑚的右手，取出一枚银针挑破她的中指，只见一股黑色的血箭喷射出来，腥臭扑鼻，过了半晌，血色渐渐鲜红，珊瑚的眼睛也张开了。原来是蓬莱魔女用上乘内功给她推血过宫，将毒血都挤了出来，免留后患。

珊瑚眼睛一张，就看见蓬莱魔女，喜出望外，叫道：“姐姐，这不是作梦么？”蓬莱魔女道：“不是作梦，我和耿相公都在你的身边呢。妹子你吃了苦了。”耿照将煎好的一碗参汤给她端来，珊瑚失血甚多，身体虚弱，喝了参汤，精神这才渐渐恢复。

珊瑚说道：“姐姐，我真是惭愧得很，我跟你这么多年，自以为已熟悉江湖各种门道，哪知今次还是上了那桑家小妖女的大当。”蓬莱魔女道：“你是怎么上她的当的。”

珊瑚道：“那妖女派一个冒充丐帮弟子的人前来，带给我一个口信，说是耿相公在路上遭受敌人围攻，受了重伤，刚好他们路过，将耿相公救了出来，耿相公说出我的名字和地址，要我赶快去接他回来。”说到这里，蓬莱魔女插口道：“你这么容易就相信了？”珊瑚道：“那个人带有耿相公的信物，不由我不信。”耿照奇怪之极，问道：“我有什么信物在他手里？”

珊瑚将衣袖一抖，“”的一声，一件环状的饰物落在几上，乃是一枚玉块。耿照大呼奇怪，原来这枚玉块正是他的东西，当时的风俗，据说戴上玉制的饰物可以辟邪，这枚玉块还是他的母亲在他几岁大的时候就给他佩上的，一直没有离开过，却不知怎的会落在那人手上？珊瑚笑道：“我还以为是那小妖女当作定情之物的呢。现在看来，这枚玉块是几时失落的，你敢情也还未知道呢？”耿照在身上摸了一摸，说道：“我没有送过东西给桑青虹，她倒是送过一样东西给我，那是一颗夜明珠，我也不是想要她的，只在当时我是被囚在石窟之中，要藉它的光华，练那石壁上的大衍八式，后来就随手放在身上，准备还给她的。哪知随后就发生了群雄围攻公孙奇夫妇事，而我又被公孙奇点了穴道不能动弹，直到柳女侠来了，方才给我解开穴道，我一直没有机会还给她。”珊瑚诧异道：“这些事情我早知道了，现在和你说的这枚玉块，你却为何要连带提起她的那枚夜明珠？”蓬莱魔女忽地笑道：“我猜到了几分了，是不是这颗夜明珠和那枚玉块都不见了？”耿照一片茫然讷讷道：“是呀！真是奇怪，我记得昨晚临睡的时候还在身上的，真不知怎的忽然不见了？”珊瑚心中一动，问道：“姐姐，你怎么一听见他说起这颗夜明珠，就想到这夜明珠也失落了呢？”蓬莱魔女道：“我还想到了偷他这两件东西的是什么人。不过，还是请你把经过先说出来，然后我可以知道我的猜疑对是不对？”

珊瑚急着要打破这个闷葫芦，于是便接下去说道：“照哥以前在咱们山寨里养病的时候，我曾服侍过他，知道他有这枚玉块，因此当我看见那个冒充丐帮的人，拿得出这件信物，就深信不疑。我急着要见照哥，就匆匆随他走了。

哪知走到一处荒林，桑家的小妖女突然出现，指着她冷笑道：“你抢走

了我的耿照，现在却要到我这儿来找回他吗？哈哈，你要再见到他，那除非是来世了。’话犹未了，立即便对我施展杀手。”说到这里，珊瑚固然是杏脸飞霞，耿照也是面红过耳。但蓬莱魔女却已是心中雪亮，明白了桑青虹何以向珊瑚下毒手的缘故。

珊瑚呷了一口参汤，接着往下说道：“那妖女的武功本来高我许多，幸亏这个多月来，我勤练柳姐姐你传给我的柔云剑法和天罡拂尘三十六式，也颇有点进境，这才能和她打个平手。倘若不然，只怕等不到照哥赶来，我已丧在她的手上了。那妖女给我刺伤了好几处，终于用毒掌打伤了我，照哥业已赶到，后来的事情，想来照哥已经对你说了。”

蓬莱魔女听完了珊瑚的说话，笑道：“我已猜到了八九分了。耿照，你还未知道吗？”

耿照呆了一呆，讷讷说道：“知、知道什么？”蓬莱魔女道：“是谁从你的身上取去了玉玦与夜明珠？是谁指使桑家那小妖女来害珊瑚？”耿照忐忑不安，避开了蓬莱魔女的目光，一时间竟不敢回答。

珊瑚听说还有个主谋害她之人，心中惊诧之极，急不可待，便即叫道：“到底是准？姐姐你就说了吧！”她还以为耿照确未知情。

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蓬莱魔女身上。蓬莱魔女却看了一下耿照，然后缓缓说道：“这人是玉面妖狐连清波！耿照，事到如今，你还相信她吗？”

其实耿照也已经猜疑是连清波了。昨晚临睡的时候，这两件东西还在身上，可知那不是很久以前失落的而是今天失落的了。要从他的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去他的东西，除非是一个曾靠近他的身子而又是他毫不提防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得是个武林高手。具备这些条件而又是他今日所接近的人那就只有一个连清波了。连清波曾和他并辔同行，曾在他手上接过囚车的锁匙，当他全神贯注给那军官解穴的时候，她又一直是紧靠在他的身边，有这许多机会，以连清波的身手，又在他毫不提防的情况之下，要偷走他身上的东西，当然是有如探囊取物。

珊瑚叹了口气，忧形于色地对耿照说道：“我早说过这妖狐不是好人了，偏偏你却不肯信我的话！你是怎样碰见她上了她的当的？”耿照面红耳赤，只好将遭遇又说一遍，这一次是说得详细多了。

蓬莱魔女道：“这妖狐正是因为珊瑚识得她的底细，怕有个珊瑚在你的身边，你就不会上她的当，因此使用借刀杀人之计。她将夜明珠拿去见桑青虹作为信物，又代桑青虹定计，叫人冒充丐帮弟子，将那玉玦拿来见珊瑚作为信物，她却躲藏起来，避免出头，以便以后在耿照面前还可冒充好人。她以为桑家那小妖女定可将珊瑚杀掉，哪知珊瑚的武功已是今非昔比，而耿照又得虎头灵獒之助，及时赶到，她的奸谋也终于给我们识破了。哼！这妖狐实在是一个最阴险的敌人，只怕其志不小，还不单单是想除掉珊瑚呢！”

蓬莱魔女这一番推测合情合理，又有那玉玦作为证据，不由得耿照不信，但心里仍是想道：“连清波知道珊瑚是蓬莱魔女的侍女，她和蓬莱魔女是势不两立的仇家，因此意欲加害珊瑚，只怕也是有的。但著说她是和金虬勾结的一个阴险敌人，似乎还未能找到真凭实据。”

蓬莱魔女接着说道，“那军官是什么人现在我还未十分清楚，但我知道他决不是那妖狐的哥哥。我不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当下蓬莱魔女将在泰山上碰见金主完颜亮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得众人目瞪口呆。辛弃疾拍案而起，愤然说道：“岂有此理，完颜亮狼子野心，竟敢

口出大言，要进兵江南，将中国灭了？哼，哼！咱们偏叫他不能如愿！他能够投鞭断流，咱们也就能叫他丧身鱼腹！”珊瑚却连声叹道：“可惜，可惜！给那金狗皇帝逃了性命。”

蓬莱魔女道：“要不是有那‘武林天骄’暗中作完颜亮的保镖，我早已将这狗皇帝一剑杀了。”接着说道，“那军官的身份来历，我虽然全无所知，但从他的武功家数看来，他和‘武林天骄’定有渊源，殆无疑义。我正要从这军官身上，查个水落石出，谁知你却又上了那妖狐的当，将他放了。那妖狐为什么要编造谎言，救这军官，现在你总可以明白了吧？妖狐、军官与那武林天骄，身份高下，各有不同，但那是一条路上的人！”

耿照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心中难过已极，暗自想道：“难道连姐姐当真是金虏的鹰犬？却为什么她当日又从北宫黜的鞭下救了我性命？但蓬莱魔女说得这样确实，却又不容我还有怀疑。”蓬莱魔女看耿照眼光流转不定，心头一动，说道：“耿相公，你也不必太难过，只要以后不再上当，那就好了。你在想些什么？”

耿照愧悔交进，终于咬了咬牙，说出来道：“柳女侠，事情是、是我做错了，但、但还有一点希望，可、可以补救。”蓬莱魔女问道：“怎么？”耿照道，“那、那，那连清波与我相约，三日之后，在、在大明湖畔的一座道观与我相会。”蓬莱魔女道：“三日之后，大明湖畔？咦，这大明湖不就是在济南城中的？这妖狐竟有如此胆量？”

耿照道：“大约她、她是相信我不会伤害她的。但，但家国之仇是件大事，我也顾不得她对我有过好处了。事情是应该查个水落石出才行。柳女侠，到时我想请你同去，你先躲在一边，让我问她。”原来耿照还是有一两分怀疑，未敢全然相信连清波就是敌人。所以他没有跟着她们叫连清波做“妖狐”，而且又担心蓬莱魔女一见面便杀掉连清波，因此才要如此安排。

蓬莱魔女知他心中之意，笑道：“耿相公，你放心，我不是胡乱杀人的。当然要问个明白。怕就怕那妖狐又是说谎，到时不来。”

珊瑚道：“这妖狐只怕还有党羽，这几日耿将军只怕还得多加小心。”蓬莱魔女明白，珊瑚说的妖狐党羽，主要就是指那“桑家小妖女”桑青虹，但碍于她的面子，所以不好明说。蓬莱魔女心中也是难过之极，却不是为了桑青虹，而是为了她的师哥。“桑青虹与那妖狐有所勾结，唉，我的师哥不知是不是也与她们一路？”

耿京说道：“玉姑娘说得是，我当然要多加小心，严防刺客，我也已经有了周密的布置了。”回过头来，忽地对辛弃疾说道：“幼安，我与你相约一事，你意下如何？”辛弃疾道：“请元帅示下。耿京掀须笑道：“这不是公事。我知道你酒量甚豪，我平日也爱喝两杯。从今日起，你我都不喝酒，到了临安，咱们再开怀痛饮如何？”“临安”乃是南宋的国都，辛弃疾听了，大喜说道：“元帅愿意南归投宋了？”原来辛弃疾早就劝过耿京归宋，只是耿京颇想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受南宋的约束，故此迟迟未决。

耿京说道：“幼安，你的话我已反复思虑过了。你说得很有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咱们举义，虽很顺利，但这点兵力，还不足以应付金国的大军，如今完颜亮已如箭在弦上，即将大举进犯江南，咱们率部南归，正可以更好地为国效力。我准备自请防守江防，倘若胡马渡江，我就当先打头阵。”辛弃疾道：“南宋自岳少保（飞）被害之后，人心消沉，元帅起义南归，不但国家多了咱们这支军队，而且还可以大大振奋士气，当真是最好

不过。”耿京接着说道：“我还想请你代我写几封信，给与咱们有来往的义军首领，请他们早日准备，一到完颜亮兴兵侵来之时，他们就在各处起事，或切断敌人的粮道，或骚扰敌人的后方，总之要配合大军，打得金狗手忙脚乱。这么一来，说不定咱们还可趁反攻，收复中原失地。”辛弃疾大为兴奋，说道：“元帅策划周密，我预祝元帅成就千秋功业！这些信我马上去写好。”耿京笑道：“也无须如此急迫，天就快要亮了，天亮再写不迟。”歇了一歇，又笑道：“所以我要与你相约戒酒，以免喝得糊里糊涂，误了军情。我就只是怕你没有酒喝，写不出好词。”辛弃疾笑道：“我只怕没有豪情壮志，有豪情壮志，就可以写得好词，与酒何干？元帅放心，未到临安，我滴酒不沾便是！”耿京哈哈大笑。

蓬莱魔女也是大为高兴，说道：“我若不碰见你们，本是准备前往江南报讯的，如今元帅亲自率部南归，那比只是派人报讯又强得多了。好，我也可以少走一趟了。”辛弃疾道：“柳女侠与我们同去，岂不更好？”蓬莱魔女说道：“我留下来，也还有些事情可以做做。”耿照说道：“柳女侠是冀鲁绿林领袖，各处山寨，都听她的号令的。”耿京说道：“那么柳女侠留下来是更好了。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我也就不必另外给你发信了。”

蓬莱魔女之所以不往江南，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她的师哥公孙奇。她要探究个明白，公孙奇是否和金人也有勾结？

蓬莱魔女正自心事如潮，忽地感到外间似有轻微的声息，惊然一惊，正拟悄悄出去察看，耿照已在小声说道：“外面似乎有人！”原来他也听见了。

辛弃疾喝道：“外面是谁？”那人立即应声道：“是我。”走了进来，原来就是那个曾和蓬莱魔女交过手的张定国。

耿京诧异道：“张将军还未睡么？”张定国道：“咱们刚刚打下济南，今晚大家喝酒，又都喝得醉了，未将放心不下，不敢安眠，是以陪同士兵巡夜。”耿京道：“哦，你一夜都未曾睡过觉么？太辛苦了！”张定国道：“元帅都未曾安寝，未将怎敢辞劳？”

耿京大为感动，拍拍张定国的肩膀笑道：“我有这样忠心耿耿的好部下，何愁金虏不平。张将军，你放心，有柳女侠在这儿呢，还怕刺客么？”张定国道：“总是多些小心，着意提防的好。”耿京哈哈大笑道：“诸葛一生唯谨慎，咱们当军人的，往往有勇无谋，更要记着这谨慎二字。”大大的夸耀了张定国一番。

蓬莱魔女本是有点疑心，但见张定国是耿京的爱将，耿京又正在对他夸赞，蓬莱魔女也就不方便再说什么了。心里想道：“张定国武功高强，他怕守卫防备不周，故而亲自守夜。今晚的庆功宴，军官们十之八九又确是都喝醉了，他放心不下，这也是情理之常。”

耿京抬头看看天色，笑道：“天已发亮了，你辛苦了一晚，现在可放心去睡觉啦。”张定国打了个“千”，说道：“是，请元帅也早点安歇。”

当下各人散去安歇，蓬莱魔女与珊瑚同住一间房间，就在耿照的隔壁，到得房间，已是天光大白。耿照喃喃自语道：“又是一天啦。”珊瑚笑道：“不错，再过两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连姐姐啦！你数着日子，当真是这么渴望见她么？”耿照满面通红，说道：“瑚妹说笑了。”其实他的确是在想着连清波，在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之前，他的心头就似坠了一块铅块似的沉重，既怕连清波真是敌人，又怕万一只是误会，蓬莱魔女却把连清波伤了。他的心中似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日子过去一天，他的心情就多沉重一分。

两天的时间，转眼即过。这两天中，金兵没有来攻，营中安然无事，珊瑚的伤也都完全好了，武功恢复如初。耿照与连清波之约，是这日中午时分，在大明湖畔相会，这日吃过了早饭，珊瑚笑道：“你可以动身了，咱们不必同路，免得吓走了你的连姐姐。”耿照怔了一怔，道：“你也去么？”珊瑚笑道：“怎么，你怕我去碍你事么？”耿照红了脸道：“瑚妹，别这样开玩笑啦，我是怕你精神不济。”

珊瑚笑道：“这次又用不着我动手，我和柳姐姐同去，精神再差，也不至于遭受那妖狐的毒爪，不必你替我担忧。”蓬莱魔女道：“你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就到。那妖狐约你中午时分相会，你就依时进那道观，也不必到得太早。以免有什么意外，彼此照应不及。”耿照应了声：“是！”心里却想：“柳女侠和珊瑚她们也未免太多疑了，清波若是有意伤害于我，早已不知有多少次机会可以下手了，还等到今天吗？”要知耿照如今虽然对连清波的身份已有所怀疑，但始终仍认定连清波是他的救命恩人，决非意图谋害他的凶手。

大明湖在城的南边，千佛山下，耿照吃了早点，步行到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向对面划去。千佛山的梵宇僧楼、苍松翠柏，高下相间，倒映湖心，又有那初夏的丹枫，在朝阳下将湖水映得金碧，赛过工笔画图，端的是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但耿照有事萦怀，却是无心欣赏。

时间尚早，且又刚是战事过后，游湖的客人极少，偌大的湖边，只有寥寥几只小船，在这美妙的画图中作为点缀。耿照悠然存思，茫然若梦，在船边看湖心的倒影，心头怅触，暗自想道：“清波，清波，但愿你名副其实，是澄明似大明湖水的一片清波。唉，到底是清波还是浊流，等一会儿，也就可以全然分晓了。”正自胡思乱想，忽有橹声咿过了他的前头。耿照眼光一瞥，隐隐看见舱中一个少女的背影，很是眼熟，心间一震，那小船已去得远了。那少女背向着他，两人都没有打照面。耿照惊疑不定，心里想道：“这是谁呢？怎的这样眼熟？该不会是她？是她吧？”转瞬间那小船已变成了一个黑点，在他目光所及的范围中消失了。连清波的影子也重新占据了我的心头，这是他今日最关心的事情，他已无暇去思索那似曾相识的背影是谁了。

小舟横过了大明湖，耿照打发了船钱，走上岸来，时间尚早，距离正午，大约还有半个时辰。耿照漫步从湖边走去，走到了历下亭前，亭子里悬有一副对联，写的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这本是唐诗人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中的两句，本地人士觉得这两句诗正是合用，便拿来作了历下亭的对联。这历下亭是济南一处名胜，游人多喜在亭中歇息，欣赏山色湖光。耿照到了此地，也到亭中暂时驻足。

忽听得“咚咚”的梨花鼓响，原来有几个说书的江湖艺人，在亭子旁边摆开了摊子，敲起锣鼓，招徕观众。游客虽然不多，但过了一会，也有三二十人围拢了来，将清静的气氛破坏了。

耿照见时间还早，便也去听书。说书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瓜子脸儿，长得倒还秀气。旁边给她弹弦子的却是个满脸疙瘩的山东大汉，弦子铮铮鏦鏦弹起，这姑娘便丁丁冬冬地敲响了梨花筒，律吕调和，忽地揭鼓一声，歌喉速发，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声声宛转，字字清脆，抑扬顿挫，入耳动心。唱的是红拂慧眼识英雄，逃出相府，追随李靖的故事。红拂是隋末太师杨素的婢女，李靖向杨素献策，杨素不受，红拂其时侍立在旁，爱上他的轩昂气概，识得他是个英雄人物，当晚就女扮男装，逃出相府与李靖私

奔，后来又结识了虬髯客，结为兄妹。李靖得虬髯客之助，终于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佐李世民成就帝业。这段故事，就是流传千古的“风尘三侠”的佳话。耿照听了，颇有感触，他虽然不敢自比李靖，但想起珊瑚的身份却与红拂有相似的地方，而珊瑚的侠气豪情，只怕也不在那古代侠女红拂之下。要知耿照并不痴呆，珊瑚与他一路同行，对他一片芳心，他也隐隐感觉到了。只因他心中还有所牵挂，所以一直不敢明白表示情怀。近来他正是为了这些儿女私情苦恼。

说罢了这段“红拂传”，这姑娘又说了一段“陈世美不认妻”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宋朝初年的事情，时间较近，故事家喻户晓，人人熟悉，听起来也更加有味。这说书的姑娘卖弄精神，将陈世美的寡情薄义，他妻子的痛楚辛酸，都刻划得淋漓尽致，转腔换调，百变不穷，宛转悲凉，曲尽其妙。弦声一止，听众都大叫起好来。

在叫好声中，耿照忽似隐约听得一声叹息，远远传来。耿照不觉又是心头一震，抬起头来，远远望去，只见一个少女的背影正没入竹林之中，正是他刚才在湖中所见的、那个似曾相识的背影！耿照夹在人丛之中，一时挤不出来，他本来要追上去看个明白的，但见那女的已去得远了，而且自己也有事在身，心里想道：“未必真有这样巧，也许是个身材稍微相似的人，我自己疑心生暗鬼了。”他前后左右都是男人，记得也似乎没有女的来听过说书，那似曾相识的背影，大约是个路过此地的少女，远远听到几句唱词，勾起了自己的伤心之事，因而发出了这一声叹息的。

耿照这抬头一看，也看见了红日已到天中，不由得蓦地一惊，心里想道：“我只顾着听人说书，却几乎忘了时间，误了正事了。”那大汉正托着盘子向听众收钱，耿照等不及来到身边，便掏出了几钱碎银子扔盘中，匆匆忙忙地走了。

走不一会，那道观已经在望，耿照放慢了脚步，心里又似有十五个吊桶，在七上八落了！正是：

旧梦尘封休再启，此心如水流东流。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疑念冰消怜旧燕 画皮揭破识妖狐

因为在耿照心里，他始终还未敢完全相信连清波就是敌人，他走近约定的地点一步，心里就多一分惭愧与不安，暗自想道：“连姐姐相信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所以她才敢约我在此处会面，可是我却告诉了对头的对头。蓬莱魔女虽然是侠义中人，但她对连姐姐却是一向有偏见的。她虽然答应过我不先动手，但却难保她怒气一起，不就忘了？哎，要是她们一言不合，打将起来，我怎么办？”“要是蓬莱魔女当真伤害了连姐姐又证实了不是敌人的话，我以后还怎能心安？”他越来越觉恐惧不安，心情混乱之极，一忽儿希望连清波不来赴会，一忽儿却又希望能快点见到她，弄个水落石出。终于他还是跨进了道观了。

殿上有几个小道士正在烧黄纸做法事，见有人来，便上前迎接，耿照掏出几钱银子签了香油，即道：“我是来游湖的，到宝殿歇歇，观光观光。今日香客多么？”小道士答道：“不多，总共还不到五人。”耿照道：“可有一位小娘子么？”那小道士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耿照脸上一红，说道：“她是我的表姐，也是今日游湖，约好了在这里见面的。”那小道士向一个方向指了一指，说道：“是有一位小娘子，向水仙祠那边去了，不知是不是你的表姐。那边的花卉这几日正开得茂盛，游客们都喜欢到那里看花。”耿照谢过了那小道士，心想：“连姐姐当然不会与我在人多的地方见面，对了，一定是在那一边。”

耿照已知道连清波来了，心里更是“卜卜”地跳个不休，三步并作两步，便走了大殿，穿过回廊，到了一个园子里，园中珍品的花草不少，但却不见有游人看花。耿照定了一定心神，想道：“蓬莱魔女和珊瑚不知来了没有？那么，她们大约还未曾到吧？”

园子的一角有间古庙，有个破匾，上题“古水仙祠”四个字，祠前一副破旧的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耿照心道：“这道观以前的主持倒是风雅得很。”但他此时的紧张心情却与对联所表达的闲逸情趣，相差极远极远。

耿照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水仙祠，游目四顾，却还是未见连清波，心想：“难道她不在这里？”正要再到别处去看，忽见一角罗裙，在帐幔后面露出来，随即听得环佩叮咚，一个少女的半边身子也已经露出来了，可以想象，她是因为颤抖得厉害，所以发出环佩声响。耿照急忙叫道：“连姐姐，我在这儿！”他话声未了，只听得那少女已是一声尖叫，走了出来。耿照一见，呆若木鸡，半晌才叫得出来：“是你？”那少女也喘着气颤声叫道：“果然是你！”

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耿照的表妹秦弄玉！耿照在湖上曾见过她的背影，在历下亭前听说书之后，曾听过她的叹息，背影似曾相识，声音也似熟人，当时耿照已隐隐起了疑心，但却不敢相信天下有这样的“巧事”，还以为是自己“疑心生暗鬼”，所见的只是个身材与他表妹相似的人。哪知天下竟有这般巧事，站在他面前的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他所爱过的，而又恨过的人，不是梦也不是幻影！他和他所爱过的而又恨过的表妹，在这里陌路相逢了！

这刹那间耿照是呆若木鸡，秦弄玉也是心痛如绞。在那一声尖叫之后，大家也都是心乱如麻，茫然不知所措！在耿照这方面来说，秦弄玉是杀了他母亲的仇人；在秦弄玉来说，耿照是杀了她父亲的仇人，现在又知道多了一

件事情，知道耿照对她无情无义，旧仇加上新恨，她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二人因为突然看到对方而大感意外。耿照心想：“是偶然相遇的呢？还是她已经知道我会到这儿，因而藏在这里等我的？听她那声‘果然是你’，似乎她已知道了我今日的行踪？但也似乎是她听得别人这么说而她还未敢十分相信，因而到这里来以求证实？”“为什么连姐姐不来，却是她来了？”秦弄玉则在想道：“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在这里和另一个女人约会！他杀了我的爹爹，与我一分开就把我置之脑后，似此寡情薄义，我岂能还把他认作表哥？”

本来在那一场意外的惨变之后，他们二人都是同样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是把对方当作仇人，一方面却又对旧日之情忘怀不了。因而双方都在竭力掩盖心底的创伤，避免想起这件事，避免谈起这件事，也避免和对方再次相逢，要在心上抹去对方的影子！

可是，不知是造化弄人，还是有人故意安排，他们逃避不开，终于还是在这里陌路相逢了！刹那间心底的创伤再被撕开，他们的心头都在流血，灵魂都在颤栗！是爱？是恨？是要报仇？还是要求谅解呢？

耿照经许多磨练，还比较冷静一些，秦弄玉则被极度的痛苦所煎熬，已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了，蓦地把心一横，叫道：“耿照，你好，我与你一同死！”“铮”的一声，一枚透骨钉射了出来，距离这么近，而且耿照又是在精神恍惚的时候，本来是非中不可，但却不知怎的，只听得“铮”的一声，微风飒然，透骨钉在耿照的身边飞过，却并没有打着他。原来秦弄玉在发暗器的刹那间，终是心中不忍，把准头打偏了。

耿照再也忍受不住，叫道：“弄玉，咱们是不是还可以谈谈？”话犹未了，只听得秦弄玉一声长叹，叫道：“好，我就让你称心如意吧！”

秦弄玉掌心还扣着一枚透骨钉，她这句话一出口，掌心已是移到自己的胸前，透骨钉对准了胸口的“璇玑穴”猛地一戳！

就在这性命俄顷的瞬息之间，猛听得“叮”的一声，秦弄玉的透骨钉脱手飞去！就在这同一时候，耿照也失声惊呼，猛地跳上来抱住了秦弄玉。

秦弄玉叫道：“放开，放开！我死了不正是遂你所愿么？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她用力挣扎，但耿照哪肯放手？秦弄玉在他强有力的臂膊中，心情混乱之极，有说不出的痛苦，但也似有说不出的舒服，只觉四肢乏力，身子软绵绵地倒在耿照怀里。

忽听得有人说道：“秦姑娘，你用不着死。我看，你是上了当了。”声到人到，只见人影一晃，屋子里已多了两个人，正是蓬莱魔女和珊瑚。原来她们早已伏在梁上，刚才发生的一切，她们都已看在眼里，秦弄玉那枚拿来自杀的透骨钉，就是被蓬莱魔女打落的。蓬莱魔女是最上乘的内功，飞出了一条拂尘的尘尾，在她的虎口刺了一下，令她的透骨钉脱手飞出，但秦弄玉却不知道这是蓬莱魔女所为，还以为是耿照做的手脚。

耿照是早已知道蓬莱魔女会来的，所以并不怎样惊奇，但这时他正把秦弄玉抱在怀中，突然看见蓬莱魔女与珊瑚来到，也不禁感到有点难以为情。秦弄玉可是大大惊奇，暗自想道：“这女子是什么人？她怎么知道我是姓秦？她又为什么说我上当，这是什么意思？”她蓦然看见两个陌生人，更是难以为情，用力一挣，耿照也正好在这时松手，秦弄玉身体失了重心，踉踉跄跄地转出几步，蓬莱魔女走上前去将她扶住。

珊瑚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们，心中有几分惊奇又有几分妒忌，她所见的情

形令她百思不得其解，暗自想道：“这女子最初想杀照哥，后来又想自杀，为什么？看来她似是照哥的仇人，但照哥却又为什么把她抱在怀里？在照哥凝视着她的眼色之中，为什么似有愤恨又似有爱怜。”这时秦弄玉已离开耿照的怀抱了，但珊瑚冷眼旁观，耿照的眼神却始终未离开秦弄玉，他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珊瑚来到他的身边，他也似视而不见。珊瑚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更不舒服了。

珊瑚捡起了那枚透骨钉，送到蓬莱魔女面前，说道：“你瞧，这是一枚喂有剧毒、见血封喉的透骨钉。”蓬莱魔女看了一眼，说道：“我知道，好狠毒的妖狐！”珊瑚冷冷说道：“那妖狐没来，却是她来了！”言下之意，直指秦弄玉是妖狐同党。蓬莱魔女却笑道：“这里面大有文章，你且少安毋躁，今日总会查个水落石出便是了。”珊瑚将那枚透骨钉在秦弄玉面前一晃，峭声问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狠毒的暗器来害耿照？”

秦弄玉冷笑道：“你这样关心他，想必是和他很要好的了？哼，哼，那你为什么不问他去？你问问他，我为什么要杀他？你问问他，是我狠毒还是他狠毒？”蓬莱魔女忽地笑道：“珊瑚，你看不出她打耿照的这枚透骨钉是故意打歪的么？看来，她最初是想杀耿照，但最后却还是狠不起心肠。她意图自杀那却是真的。”

珊瑚回过头来，只见耿照仍是呆若木鸡，原来他也正在心里琢磨：“为什么弄玉说我狠毒？不错，我失手杀了她的父亲，但她却是先杀了我的母亲的。为什么她竟是如此这般理直气壮的样子，只是一味指责我呢？她既然与我势不两立，却又为什么终于手下留情放过了我？”

珊瑚疑心大起，问道：“耿照，你是认识她的，她是你的什么人？”耿照再也忍受不住，掩面哭道：“从前我是知道她的，现在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了。你别问了，我难过得很！”珊瑚心中一震，想道：“难道他们的情形，也是像我和孟钊一样？”不禁也伤感起来，掏出手帕，轻轻替耿照拭了眼泪。

蓬莱魔女柔声说道：“姑娘，你听我说几句话好不好？”秦弄玉冷冷说道：“我落在你们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要审问我么，那可是办不到。”

蓬莱魔女微笑说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了，你是金刚手秦重的女儿！”秦弄玉心想：“你们和耿照相熟，知道我的名字那也没有什么稀奇。”心念未已，却忽听得珊瑚“啊呀”一声叫了起来：“怎么，她原来是秦重的女儿？”

蓬莱魔女又道：“我还知道，在你爹爹被仇家杀害的前夕，曾接了一封书信，这是桐柏山李寨主派人送来的，这李寨主是抗金的义军首领之一。”

此言一出，秦弄玉可就禁不住大吃一惊了，心想：“这个秘密是耿照也还未知道的，她却怎么知道？”

蓬莱魔女又道：“你可知道这封信是谁叫李寨主写的吗？”秦弄玉本来是打定主意不回答她的任何问题的，这时却不知不觉反问道：“难道是你吗？”蓬莱魔女点点头道：“不错，你爹爹和我的师父是老朋友，我小时候也曾见过你的爹爹，知道你爹爹的为人。李寨主要人相助，我想起你的爹爹，他又谈起和你的爹爹也是朋友，只是不知你爹爹的下落。刚好你爹爹的下落，我的手下已访查到了，因此我就授意要李寨主写这封信。你要是不相信，信中的内容我还约略记得。”

当下将内容一一说了出来，除了几个字眼记得不周全之外，几乎是通篇背了出来，听得秦弄玉目瞪口呆。

蓬莱魔女继续说道：“那送信的走了之后不久，又有两个金国军官到你家中，是也不是？”秦弄玉道：“不错，这件事情，你也知道了？”蓬莱魔女道：“送信的人在路口遇上这两个军官，很不放心，因此又偷偷折回去，那两个军官在你家逗留了一会子，放下了礼物，就出来了。那送信的人这才敢离开。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秦弄玉道：“那两个军官是金国皇帝的御前侍卫，他们是来请我爹爹出去做官的，他们不知怎的打探到我爹爹就是当年威震江湖的金刚手，要请我爹爹当他们禁卫军的教头。我爹爹怕当场拒绝，会惹起麻烦，因此假意答允，收下了他们的礼物。第二天一早，就叫我的师哥将金狗送来的金银绸缎，散给村里的贫民。”秦弄玉所说的那个师哥，就是耿照那天早上所碰见的，那个挑着两个箩筐的李家骏，秦弄玉所说的和李家骏所说的完全相同。耿照的心卜卜乱跳。

蓬莱魔女问道：“那天晚上，你离开过家里没有？”秦弄玉此时对蓬莱魔女已是深信不疑，蓬莱魔女问什么她都如实回答。当下说道：“那晚上我和爹爹商量今后的行动，一晚都没睡过。”蓬莱魔女道：“这么说，你是一步也未离开过家里了？”秦弄玉道：“爹爹和我商量好明天一早，就弃家远走，随后就收拾行装，还要安排一些未了之事，哪有工夫离开。咦，你是谁？你为什么这样问？”

蓬莱魔女道：“我是什么人，等下你就会知道。我之所以要这样问你，那是因为就在那一天晚上，蓟州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你可知道么？”秦弄玉茫然说道：“什么大事阿，我一点也不知道。”

蓬莱魔女所说的那件大事，秦弄玉毫不知情，耿照却是明白的，那就是指他家中发生的事了。他的母亲和家人王安、小凤，都被人暗杀，王安、小凤中了透骨钉，母亲被点了“笑腰穴”气绝而亡，随后金兵就到他家里捕人，他靠了连清波之助，这才逃了性命。

透骨钉是秦家的独门暗器，点“笑腰穴”的手法，也是秦家的独门手法，而且据连清波的说法，她那晚来到他家，看见一个少女的影子正从他家溜出，从连清波所描绘的那少女的形貌，与秦弄玉又十分相似，因此耿照一直以为杀害他母亲的凶手，就是他的表妹。

可是现在听了秦弄玉的说法，他以前所确信的种种证据突然都给戳破了，种种疑团，长期来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也突然间全都揭开了，他不禁心头大惊，暗自想道：“怪不得表妹她那日早上没有赴我之约，原来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她家里也发生了这许多事情。他们也正要弃家远走。她那天晚上未离开过家门半步，那么杀害我母亲的决不可能是她了？”

本来他那日遇上李家骏之后，心里已隐隐起疑，但只凭着李家骏一面之辞他还不敢完全相信。他家破人亡，这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莫说是李家骏的话，就算是表妹当时向他剖白，他也不敢完全相信的。但现在蓬莱魔女说出了内中的隐秘，她与秦弄玉决不能预先约好口供，再拿她们二人所说的与李家骏所说的对证，三方面说的相符，真相也就一点一滴的显露出来，终于豁然大白，这可由不得耿照再不相信了。

耿照一片茫然，猛地想道：“这么说来，我姨父非但不是私通金虏，而且是个大节凛然的义士了。我、我当真是杀错了人了？”就在此时，只听得

蓬莱魔女问道：“秦姑娘，我有一事还未明白，杀你爹爹的究竟是谁？”秦弄玉泣不成声，蓦地一指耿照说道：“是他！”几乎就在同一时候，耿照也蓦地站起身来，大声叫道：“是我！”倏然拔剑出鞘，叫道：“表妹，是我错了，我对不住姨父，对不住你！”一剑就朝着自己的胸口猛刺！

只听得“”的一声，蓬莱魔女一展拂尘，已把耿照的宝剑打落，说道：“你们都错了，杀你爹爹的决不是耿照。”

秦弄玉愕然望着蓬莱魔女，心想：“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怎说不是他？”但她心里却又希望真的不是耿照，所以没有立即反驳，只盼望蓬莱魔女说出理由。耿照却已是陷入半疯狂的状态，大声大嚷道：“杀人偿命，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我杀错了人，只有用我的血才能洗去我罪孽！”

蓬莱魔女道：“你静下来，我只问你一句话。”珊瑚捉住耿照的手，把他按下来，低声说道：“你就听听柳姐姐的话吧。”珊瑚这时也是一片茫然，心情非常混乱。

蓬莱魔女道：“你的武功比你的姨父如何？”耿照道：“差得很远！”蓬莱魔女道：“那你又怎能杀得了他？你记得你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杀了秦重之事，我当时就大起疑心。不过，当时你没有说出秦重是你姨父，也没有说出这许多细节。现在我不但敢确定不是你，而且说不定我还可以给你们查获真凶！你将当日动手的详细经过，对我说吧。”

耿照疑信不定，说道：“我的武功是远不及姨父，但他却确是死在我的剑下的。因为他那时正要夺我的宝剑，误撞在我的剑尖之上。”蓬莱魔女道：“他当时用的是哪一招？”耿照道：“我说不上来。”秦弄玉道：“我还记得，我爹爹使的是一招拂云手，手指已勾着了剑环。”蓬莱魔女又对耿照说道：“你说不出对方的招数，你当时自己用的是哪一招，总还记得吧。”耿照道：“我当时用的是一招自固我圉。”蓬莱魔女沉吟半晌，说道：“破绽就在这里了。”

蓬莱魔女拿了耿照的宝剑交给珊瑚，说道：“你使一招自固我圉。”随即问耿照道：“自固我圉是一招防身剑法，只能保护自己，不能伤害敌人的，对也不对？”耿照点头道：“不错，当时我被姨父的掌法罩住，已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击之力。”蓬莱魔女道：“好，你瞧着。”一掌打出，珊瑚横剑一封，蓬莱魔女右手已托起她的时尖，左手的小指又勾着了她的剑环。

蓬莱魔女保持着这个式子，回头问秦弄玉道：“我这招拂云手用得对也不对？”秦弄玉大为敬佩，说道：“一点不差。这是我们家传的擒拿手法，你却用得比我爹爹还好。”蓬莱魔女道：“这招拂云手是要夺对方的宝剑的，现在我已勾着剑环了，顺这个势子，我当然是要向后拉，重心在上身，腰板也是后仰的，对也不对？”秦弄玉道：“你是个大行家，这擒拿法的诀窍，你比我说得清楚多了。”

蓬莱魔女道：“可是你爹爹当时却不是这样，依耿照所说，他是撞在耿照的剑尖之上的，照这样说，他的身子就是向前倾跌而不是后仰的了。”耿照不禁叫道：“是啊，他当时确是这样。”蓬莱魔女道：“这不是很奇怪么？拂云手的式子是向后仰的，他为什么突然向前倾呢？”秦弄玉喃喃说道：“是啊，的确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蓬莱魔女道：“依我猜想，那是因为另有高手隐伏一旁，暗中弄鬼的原故。”耿照与秦弄玉不约而同，齐声问道：“怎么弄鬼？”蓬莱魔女叹口气道：“秦姑娘，你将来去收殓你爹爹的骨殖，不妨仔细留心，我敢断定，你爹爹膝盖的环跳穴上定然有一枚小小的梅花针，

他是被梅花针打中了环跳穴，膝盖酸麻，不由自主地便向前倾跌的！”

秦弄玉呆若木鸡，过了半晌，忽地悲声叫道：“照哥，是我错怪了你了，你没有杀我的爹爹。”耿照也叫道：“玉妹，是我错怪了你了，你没有杀我的妈妈！”两人都是泪眼模糊，不知不觉的双手紧紧相握。珊瑚在一旁又是欢喜，又觉心酸，惘惘然暗自想道：“我只道他们与我的情形相似，哪知却完全两样。耿照和这位秦姑娘是青梅竹马之交，我和孟钊也是自幼一同游乐，两小无猜的好友，这一点是相同。但孟钊长大之后，变了坏人，与我已是情性不投，志趣不合；这位秦姑娘则仍是好人，现在他们误会已经消除，看来更是心心相印了！”珊瑚的性情本是开朗豪爽，但她这时心头怅惘，固然也为耿照与秦弄玉的误会冰消而欢喜，但也禁不住为自己的遭遇而感伤。她惘惘然看了看耿照，又看了看秦弄玉，只觉一片空虚，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自处？

秦弄玉忽地甩开耿照，跪下来就要给蓬莱魔女磕头，蓬莱魔女衣袖轻扬，秦弄玉只觉一股大力托住了她，跪不下去。蓬莱魔女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我怎能受你的大礼。”秦弄玉从耿照的称呼中已知道蓬莱魔女的姓氏，当下说道：“柳女侠，你明察秋毫，想必知道杀害我爹爹的凶手是谁了，求你指点迷津，让我知道仇人的名字，我和我死去的爹爹，都会感激你的大恩。”

蓬莱魔女道：“你爹爹是我的长辈，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秦姑娘，我先问你一些事情，看我猜测对是不对。”

秦弄玉听她口气，似已是胸有成竹，便凝神静听她问话。蓬莱魔女说道：“你遭了惨变之后，便去投奔天宁寺，是么？”秦弄玉道才“不错，天宁寺的老方丈和我爹爹是方外之交。李寨主送来的信，也是约我爹爹先到天宁寺，然后他再派人来接的。可是我却未曾到天宁寺——”蓬莱魔女道，“那是因为在路上碰到一个女子，她假装强盗，要劫你的东西，迫你发出了透骨钉，然后对你说天宁寺的和尚都已给人杀光了，叫你赶紧离开，是吗？”秦弄玉谄道：“一点不错，你怎么知道？当时我信了她的话，因为她的武功远胜于我，要杀我易如反掌，无须骗我。柳女侠，你这样问，莫非她所说的是假的么？”

蓬莱魔女道：“她说的话一点不假。你可知道她是谁？她是我的一一个丫鬟。”秦弄玉道：“当时她好似行色匆匆，没有来得及和我说其中缘故。她为何要劝我速赶离开？最初又为何要假装强盗动我？柳姐姐，你可以为我破此疑团么？”

蓬莱魔女道：“那是因为有人假冒你，把天宁寺烧为平地，将寺中的和尚杀个精光。我那丫鬟迫你发出透骨钉，这才知道你并不是真凶。”这段故事，耿照在蓬莱魔女初会连清波之时，蓬莱魔女叫她的丫鬟出来作证，已听过了。那丫鬟就是名唤明珠的那一个，她和珊瑚、玳瑁与另一个名叫绛烟的同是蓬莱魔女的贴身侍女。秦弄玉这时才知道内里因由，惊诧无比，叫道：“有这样的事情？那是什么人，为何要假冒我干下这等十恶不赦之事？”

蓬莱魔女道：“我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冒充你杀害天宁寺和尚的凶手，也就是杀你爹爹的凶手了。”说至此处，耿照心头大震，因为蓬莱魔女是一向指责连清波就是杀害天宁寺和尚的凶手的，耿照也曾为此事和蓬莱魔女争辩多次，他始终不敢相信，但现在却不能不有几分相信了，心里想道：“这真是越来越离奇了，清波竟然不单是杀害天宁寺和尚的凶手，还是杀害我姨父的凶手？唉，这可叫我相信谁的说话呢？”心念未已，只听得秦弄玉迫不及待地在叫道：“这凶手究竟是谁？”

蓬莱魔女道：“你别着急，等下你自然就会明白。你不去天宁寺，改向另一条路走，后来在路上又碰到了什么？”秦弄玉道：“碰到一个金国军官，他知道我的姓名来历，说我是违抗朝廷命令的秦重的女儿，要拿我去问罪。”蓬莱魔女微有诧异神色，说道：“是个军官么？”似乎这件事情，稍稍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秦弄玉道：“不错，是个军官，这军官手使长鞭，十分厉害，只一鞭就把我的佩剑卷去，再一鞭便将我打伤。”耿照失声叫道：“这军官是北宫黜！”秦弄玉道：“咦，你怎么知道？”耿照喘着气急忙问道：“后来怎么样？”

秦弄玉道：“后来幸亏碰到一位女侠，她把那北宫黜赶跑，将我救了。这位女侠是——”蓬莱魔女笑道：“这位女侠是连清波。这回总猜中了吧？”秦弄玉道：“哦，这些事情你都知道了？连女侠想必也是你的朋友吧？”

蓬莱魔女道：“让我把你后来的遭遇说出来吧，看是对也不对？连女侠给你医好了伤，对你十分体贴，你无家可归，就在她的寨里安身。”秦弄玉道：“她还与我结为姐妹。”珊瑚忍不住叫道：“这妖狐笼络人的手段，真是有她一手！”秦弄玉瞪了珊瑚一眼，很不高兴地问道：“你说什么？谁是妖狐？”蓬莱魔女摆一摆手，说道：“且别岔开，后来你把你过往的遭遇都对你的连姐姐说了？”秦弄玉道：“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不着瞒她。”蓬莱魔女拿起了那枚透骨钉，说道：“你们秦家的透骨钉本来是没有毒的，这是你的连姐姐后来放在毒药里淬过的。”秦弄玉道：“不错，但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是今天早上才放在毒药里淬的。”蓬莱魔女道：“为什么她要这样？”秦弄玉望了耿照一眼，嗫嗫嚅嚅的一时说不出来。

蓬莱魔女将透骨钉晃了一晃，说道：“是你连姐姐叫你到这里来的？”秦弄玉已感到有点不对，点了点头。蓬莱魔女道：“你事前已知道耿照要到这儿？你的连姐姐叫你用毒钉打他？”秦弄玉道：“不完全对。连姐姐并没说明这个人就是耿照，也没有叫我用毒钉打他。”蓬莱魔女道：“她怎么说？”秦弄玉道：“她说有那么一个人，约她到此地会面，这个人对他，对她很好，但她却总觉得有点可疑，她怕上了圈套，因此叫我前来看看动静。她还说这个人也许是你认识的……”蓬莱魔女道：“你还未知道耿京起义的事情？”秦弄玉道：“哦，耿京起义了？这我可还未知道。”接着说道：“连姐姐大约也未知道，所以她叫我用毒药淬过的暗器，预防在济南城里会碰上敌人。后来我见了他、他，一时忍不住怒气，就发出毒钉了，唉，幸亏我没有真个打着他！咦，照哥，你、你怎么啦？”

耿照面色惨白，忽地向自己的胸口猛打一拳，叫道：“我该死，我该死！我当真是错把仇人当作恩人！”蓬莱魔女按着他的拳头，说道：“好了，你终于明白了！”秦弄玉已隐隐感到不对，茫然问道：“照哥，你明白了什么？”耿照喘着气颤声叫道：“玉妹，你还不明白么？你的连姐姐也就是杀你爹爹的仇人！”秦弄玉陡然一震，呆若木鸡，过了许久，才喘着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的？”

耿照道：“我的遭遇，有许多与你相似，我也曾碰到北宫黜，被打得重伤，也是那、那妖狐将我救了，她也与我结为姐弟。今日是她约我到这里来的，她要你到这里来，使的是借刀杀人之计！”当下将他与连清波从相识到结拜的一切经过，都说给秦弄玉听，只听得秦弄玉浑身发抖，又是恐惧，又是愤恨，切齿说道：“天下竟有这样阴险的人！要不是柳女侠在场，只怕咱们死了还被蒙在鼓里！”蓬莱魔女笑道：“也幸亏秦姑娘那枚毒钉，没有真

个打着耿照，要不然就真是死无对证了。”秦弄玉满面羞惭，噙着泪说道：“照哥，是我错怪了你了，你能原谅我么？”两人的手又不知不觉地紧紧握在一起，耿照说道：“不，都是我的不好，是我先错怪了你的。”蓬莱魔女笑道：“不，你们都说错了，都是那妖狐的不好！她使的这条借刀杀人之计毒辣无比，不论是你杀了耿照，或是耿照杀了你，都可以如她所愿！”秦弄玉回想起刚才之事，心想：“照哥的武功远胜于我，倘若他当时一见我就立即动手，要取我性命，实是易如反掌。他当时心中认定我是他的杀母仇人，却还不忍下手，嗯，原来，原来……”秦弄玉想到耿照原来对她实有深情，悲伤之中，也不禁有点甜丝丝的感觉。珊瑚看了他们两人的模样，感怀身世，既为他们欢喜，也为自己悲伤。

秦弄玉抹了眼泪，忽道：“照哥，这么说来，那妖狐既能冒充我去杀天宁寺的和尚，只怕也能冒充我去杀你的母亲，这一层你可想到了么？”耿照心头一震，猛地跳起来道：“不错，不用猜疑了，决然是那妖狐！玉妹，咱们是同一仇人！”

蓬莱魔女道：“报仇之事，以后慢慢想法，好在你们都已明白，要报仇也就不是难事了。咱们现在回去吧，耿将军恐怕已等得心焦了。”耿照道：“玉妹，你还没有见过我的叔叔，他见了你一定很高兴的。”

一行人走出了水仙祠，蓬莱魔女打开角门，笑道：“好在那一锭元宝的香油钱见了效，那道士果然没有放进闲人来打扰咱们。”原来蓬莱魔女是预先买通了观中的道士，要他紧闭角门，不放闲人进来的。就在她说话的当儿，只见刚才领了她香油钱的那个道士已笑嘻嘻地走来。

那道士制媚笑道：“小姐和相公们难得出来一趟，不多叙一会？”蓬莱魔女“噗嗤”一笑，说道：“我们常常出来的，游也游了，花也赏了，还不回去，难道在你这道观里过夜么？”那道士见蓬莱魔女放言无忌，不似个大家闺秀，猜不透她的身份，心想：“一定是那话儿了！”打了一个稽首，说道：“是，是！”接着便丑表功地献殷勤道：“今日好在游客不多，有几个要到这边来看花的。小道推说水仙祠正在修葺，都婉转地推辞了。”蓬莱魔女知道他还想讨赏，怕了他的啰嗦，立即便掏出一锭银子，说道：“好，多谢你啦。再给你添一点香油钱。我们不打扰你了。”那道士接过银子，眉开眼笑，兀是刺刺不休地说道：“小姐的吩咐，小道敢不尽心？这位相公高姓可是一个耿字么？”耿照不耐烦说道：“不错，我是姓耿，怎么？”心里有点暗暗奇怪，这道士如何知道他的姓氏？道士眨了眨眼，笑道：“有个军爹来找耿相公，我说是有这么一个人来过，但早已走了。那军爹说：‘好，要是这位耿相公再来，你告诉他，叫他立刻回去。’哈，我可不敢打扰耿相公！”原来这道士以为耿照和蓬莱魔女是在这里幽会的，其他两个女的大约是给他们把风。他还猜想耿照是军中的文职官员，蓬莱魔女多半是官家眷属，来此私会情郎，却怕给人发觉，故而要许他重赏，请他莫放进闲人。他自以为替耿照掩饰得好，实在还想多讨一点赏钱。

耿照可是大吃一惊，连忙问道：“那军官呢？”道士笑道：“那军官早已走了！这话可是真的。”耿照道：“叔叔派人找我回去，不知什么事情？”无暇与那道士磨牙，急急忙忙便走，那道士好生失望。

路上不便施展轻功，坐船回去要比陆路上走快一些，好在游客稀少，湖边歇着的游艇很多，耿照立即雇了一只小船，再次横过大明湖。

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回去却多了三个女的，尤其是秦弄玉又已回

到他的身边，半日之间，这变化可实在是太大了。耿照看看表妹，再看看珊瑚，心中百感交集，只觉人生的变幻，处处出人意表。

秦弄玉轻声说道：“你叔叔见你久未回来，心中挂虑，故而派人找你，那也是人情之常，未必就有什么紧要之事。照哥，你我分手之后，你遭遇如何，还有许多未曾讲的，趁此余暇，我先听听你的吧。这位柳女侠我已知道了，这位姑娘，我还未请教。”珊瑚与她通了名姓，耿照说道：“我多亏这位玉姑娘，方得逃脱了好几次危难。”当下将蓬莱魔女怎样救他上山，后来珊瑚又怎样护送他来到此地，等等事情，都对秦弄玉说了。

秦弄玉热泪盈眶，说道：“玉姐姐，你真是肝胆照人的女中豪杰！嗯，你与照哥义结金兰，那也就是我的姐姐了，请受小妹一拜。”珊瑚连忙将她扶起还了一礼，说道：“秦姐姐，你受尽苦难委屈，我却不知，适才错怪你了！”两人的手握在一起，只觉对方的手心都是一片冰凉。秦弄玉心想：“这位玉姑娘千里迢迢，出生入死，护送照哥，对照哥实是恩重如山。看她对照哥关切的神情，也似早已有了情愫？唉，纵然照哥对我仍是一片情深，但我不愿他做个忘恩负义之辈，我该如何自处呢？”珊瑚心想：“这位秦姑娘是他的青梅竹马之交，如今误会冰消，旧燕归来，我插在他们中间，算是什么？”耿照心想道：“难得她们一见如故，亲如姐妹。要是我们三人，永远都能这样，那就好了。唉，她们为什么忽然都不说话了？”三人各怀心事，默默无言，不知不觉，小船如箭，已是过了湖心。

这时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那千佛山的倒影在大明湖里，楼台树木，格外光彩，湖面一层芦苇，一片芦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色的绒毯，做了湖里青山的垫子，端的是奇景妙绝，艳丽无情。蓬莱魔女忽地“咦”了一声，说道：“这芦花的倒影，怎么会是红的？”耿照怀着心事，一直没有注意，这时一看，果然如此，连千佛山的倒影也似蒙上一层红晕，茫然说道：“这是夕阳的返照吧？”蓬莱魔女道：“不对，夕阳也不会红得这样深浓！”

说话之间，小船又已走了一段，距离对岸渐渐近了，蓬莱魔女站在船头，举目遥望，忽地叫道：“你们来看，那边似是起火！”只见千佛山的一处所在，黑烟袅袅上升，云霞染得似一匹鲜红的锦缎！

耿照大吃一惊，说道：“起火的地方，正是府衙的所在！”船到了岸，一行四众，连忙疾跑回去，就在街道上施展轻功，也顾不得行人注意了。

好在街上的店铺几乎家家闭户，行人绝少，不怕碰撞，但这样反常的情形，更引起他们的不安，大家都隐隐感觉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耿照等人一口气奔到府衙的原址，不由得大家都呆了！却原来那偌大的一座节度使衙门，已是烧成一片瓦砾，火倒是救熄了，周围还有许多浑身湿透拿着水桶的士兵。

一个军官叫道：“好了，耿相公你回来了！”耿照认得他是叔叔的旗牌官，连忙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叔叔呢？辛将军为什么也不见？”那旗牌官猛地眼泪双流，悲声说道：“元帅被刺死了！”这一声有若晴天霹雳，把耿照震得呆若木鸡！蓬莱魔女道：“你缓一口气，这是怎么回事？元帅是给谁刺死的？”正是：

不防调虎离山计，变生肘腋丧元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